

花城
原创

拉魂腔

陈先发 著
花城出版社

拉魂腔

陈先发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魂腔

陈先发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ISBN 7-5360-4608-1

I. 拉...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6053 号

责任编辑: 钟洁玲 何满意

技术编辑: 赵 琪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375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608-1/I·3659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拉
魂
腔

花城

原创

“花城原创”出版缘起

几年前，网络媒体盛行不久，有一位作家便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了。”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

几年过去，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中国已有1亿网民，3.5亿手机用户，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手机短信流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影像铺天盖地。有人质疑，小说往何处去？作为语言的艺术，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

剧变之际，我们推出这套“花城原创”丛书，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我们相信，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需要艺术的滋养。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

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随着汉语逐渐走强，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

“花城原创”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第一，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第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有人文情怀，有理想主义倾向；第三，作品具备原创精神，鼓励艺术创新，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

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

希望“花城原创”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撷取动人的浪花，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在这里，我们打开一扇门，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各尽所能：是星星，就应尽力地，闪烁；是花朵，就应尽情地，吐艳。

拉魂腔

万事万物存在于
现世的大地；
幽灵与风雨
各有其遗传——



拉魂腔

七 姑

在亡者耳中塞上夹盐的泥土，她就能听见人世的亲人说话。

用苦艾灯盏薰一下她的脚心，她的魂就忘不掉返乡的路。

——沿淮风习之一

七姑出殡，碰上了一场秋雨。

堤上，扯起白条子招魂幡的送葬队伍，稀稀拉拉，有两里多长。打头的尖腮婆子朝路上撒着盐粒。照沿淮七十二乡镇的说法，盐的烟火气重，压得那些在荒郊晃荡的野鬼不敢上前，刚逝的人能落个安生。玻璃罩内莲瓣状明烛，映照她的阴间之路。围着棺木的两个女人，朝地上甩着船形的纸鞋。纸鞋不能是素净的，必须沾点泥土。这也很有讲究，据说阴世的河水，由人世的眼泪一点一滴凝成，一个人死了，为她而哭的人很多，她必须踩着这种船形的纸鞋，才能不被淹没。打头的尖腮婆子姓周，鲁子口乡的人，做姑娘时患过白内障，你坐在她的对面，她连你的鼻尖都看不清，但她能把阴间的事说得根根缕缕、纤毫毕现。乡亲们便东家油盐西家醋地供养着她。就是她亲手给七姑裁剪的纸鞋。每年清明节，当后人祭祀焚香，纸鞋上的泥土会指引她的灵魂返乡。亡灵穿越漫山遍野的杜鹃，两脚沾满碎碎片片的断肠红。

沿淮的秋雨，是个砸不烂、咒不断的憋性子。它一落下来，不把田地稻茬子的根都霉透了、不把田间洞穴的鼯鼠们都憋出病来，它是不会停的。此刻，秋雨就这么不急不躁地飘扬着。

硖石乡，往西北去一百一十余里是河南省，往西去九十余里是鄂、皖两省交界的天堂寨群峰。从桐柏山区跌宕而下的淮河，在此与大别山蜿蜒泄下的淠水、史水、杭水訇然相汇后，出山入垆，戾气全消。像一个男子突然绝了他火薰薰的性子，一下子沉郁起来，侠骨去掉后只剩那九曲回肠。民间就有说法，说在硖石乡境内汇合的诸水中，总有一条是母的，要不，这淮水怎么一下子就温驯了下来？进硖石乡时，

诸水激沫扬沙。宫颈糜烂。出硖石乡时，只一条河陡然变阔，和蔼东去，蕴生出下游旖旎的万千气象。子宫浩荡。换句话讲，硖石乡是数水纵性交媾、挫骨重生的地方。自古，硖石人的性格就不同于外乡，连天气也是一样。像这场秋雨，绵着劲子落了半个多月，没有一刹的缝隙。晴起来也一样，阳光明晃晃的晒得人直晕，地焦唇裂。硖石的一切，透着种大悲大喜的味道。

秋雨落在七姑丈夫麻三叔灰白的头发上，湿发紧贴头皮，让这老头显得更加枯瘦。他死松枝般的长脖梗子上，暴出的筋脉像一堆大青蚯蚓纠缠着。皮上点点褐色的老年斑，就像那蚯蚓的粪便。他手扶棺尾，和捧遗像的养子腊八肩头紧挨着肩头，走在一起。七姑嫁到硖石乡的瘫子村时，填补的是麻三叔的第三房。这一带乡间有着“结发的妻子热、续弦的娘子寒、三房的妾命荒”一说。意思是，头妻往往有个旺夫的命，死搂活抱地厮守着，是理所应当的。二房就要稍稍疏远一点了，否则那男人尝不到好果子。而三房的命多数是块渗苦水的薄田，一年种个一茬、两茬的就够了。和三房守得紧的男人，夜间极其无耻地大晃个髀骨磨着钻头。

“嗯，像合欢的畜牲”。这是要损寿的。从常理上推测，娶到三房时，男人难免年老体衰了，避着一点，也算有理。偏偏这麻三叔只比七姑长三岁，避得急了，两边都口干舌燥地心乱。但规矩毕竟是规矩。硖石乡的人自古不坏规矩，平常的日子里，七姑和麻三叔便不住在一个屋。他们住在隔得很远的两座屋子里，一个村头，一个村尾。七姑和骡夫腊八住在一块儿。

这腊八生得又糙又壮。他的肩膀和麻三叔的下巴一般

高，但他的头顶和麻三叔的头顶也一般高。腊八石碾子一样的脑袋直接嵌在了宽大敦实的双肩上。有人说，这爷俩的相，拧着了，犯忌。据讲沿淮的女人们喜欢腊八这种相，没脖子的男子，肠子里没弯弯绕，脑子缺根筋，过日子省心。说来也怪，缺了脖子，倒像敢于对丑尽了责。而少了别的器官，便横竖不占个巧。按说讨女人的巧，可腊八偏是个鳏夫。麻三叔一声不吭地走着，除了咳嗽，他可以熬过春夏秋冬一个整轮回也不吭一声。腊八却把嗓子嚎得哑掉了，他有个怪毛病，一激动，牙根子就死痒，就得往牙口里塞上硬东西。七姑遗像的小木框被他撕掉了一个角。腊八的嘴角渗着血，掉着木渣屑子。但送殡的队伍太闹，似乎没人听得见他的哭。照硃石的规矩，送葬的队伍哄闹得越凶，死者的棺上就越有哀荣。

只可惜秋雨绵绵不尽地落着，鞭炮不能炸。好在这一天的送葬队伍里，来了一个不邀自到的拉魂腔戏班子，比炸炮来得热闹。拉魂腔，俗称又叫“打秋风”、“铁檀香”，在淮河人民的心里，这可是个了不得的戏种，书上说它揉进了北方戏的沉猛和南方曲子的妖媚，唱起来，软的硬的都入了瘾。在皖北、豫东、鲁西南一带，有炊烟的地方就有人唱拉魂腔。只是这些年，靠卖戏为生的戏班子全凋零了，能唱原汁原味老调子的人越来越少。偏又都爱唱，渐渐地弦就调不准了，就没了个正调。七姑办白丧之礼，本没想着请戏班子。可就有硬生生撞上门来的。唢呐吹的是《月下尸》中的一段，调子凄厉、悲凉，讲的是西楚霸王和虞姬夜间巡察，看见兵士们横尸满坞的场景。曲调中充溢着一种绝望的感情。那唢呐声真个是响遏浮云，不像是从八个汉子硬绷着的

腮帮子里进出，倒似有一条巨蛇甩着金属大镣链的鳞片在雨之上的云中豁命地狂扭。蛇尾的余响，在阴暗的低空中拖得很长，很长。戏班子来自寿县、霍邱县，还是河南的某个偏远的小县？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听说这个小草台班子本是早散了，铁笛铜箫都落了锈。但这次瘫子村死掉的不是别人。这次死掉的是淮河“南拉魂”戏祖师爷班主梅修山的闺女，名动四省的一个旦角儿。老一辈拉魂腔的听客，谁没听过“七姑不到是瘟台”这句话呢。可七姑二十多岁时就硬生生从戏台上失踪了，这沿淮半搭子天的拉魂腔场子，全成了犯瘟的病戏残台。本就是在残阳衰草中红透了天的一个戏种，如今又在残阳衰草间败落了。老一代的看客眼早封了、耳朵早锈了。兀地，隔了四十多年的漫长时日，从硖石乡进出七姑逝去的消息，许多人恍恍惚惚地像刚从一个梦中醒来。

七姑的棺木将被葬在沿河斩龙关外的青迢岗上。

从河的北岸看，平塬上突兀隆耸的青迢岗，像一块巨大又苍翠的遮羞布，挡住了南岸许多茅屋破败的村子。斩龙关一带，共有三十六条水归入淮河。也就是说，在遥远的八百里外的河南郸城屋檐落下的一滴雨水，最终是在这里纳入淮河东逝的正途。青迢，是斩龙关一千多个村村镇镇的顶点。这青迢岗，也叫“丢魂岗”。这名字有个来历，说是一个没结婚的青头郎木匠，夜间从外村做完活回家，在漆黑的田埂上，看见一个窈窕的女子扭着个腰，拎着筐走着，木匠三步并两步地凑上前跟她搭腔。那女子却不回话，只是半偏个头冲他妖笑，煞白的牙齿在黯淡的星光下闪着碎光。她笑得木匠一颗心怦怦地乱撞，终于攒足了劲想横腰搂她入怀，手一

伸哗地抱过来，想从影子里划过一样，没往邪处想，索性把工具包挂脖子上，两手合拢地搂过去，却像搂住了一团雾气。她，就在雾中妖里妖气地笑着。小木匠猛呼着奔逃回屋，当晚就病塌掉，没几天就死了。虽说撞鬼的事为青迢岗落了个外号，却不损害它的名头。照地势，这岗上虬松挺拔、俯瞰诸水，倒真不愧是四省罕见的一块风水旺地。数百年间葬于岗上的人，须经各族族长们合计点头，才能入土。瘫子村梅氏本是沿淮大族，七姑又曾是一个有名的戏子，葬在这，倒没费太多的口舌。

入秋的淮河，一个劲儿地枯。从青迢岗头远望，许多河段黑渣渣的底床，从白水中蹿了出来，河面又撒着性子地时宽时窄，像被野狗乱啃过的一截截白树皮。每年初秋，总有大批褐羽丹顶的鸟群，向南迁徙时在此驻足小歇。鸟去了，此时的河滩上，只剩下大片肮脏的残毛断羽。苍穹下，河滩开阔、荒凉得让人发呆。滩子上有一群觅食的野狗，窜来窜去地在泥沙中刨着，偶尔地从泥中翻滚出一截骨头，嗅嗅，又绝望地弃下了，估计只是别的死狗的遗骨。因为争食、厮斗，一些狗的肠子从肛门、从肚角拖出，像一条条肮脏的绳索。连绵数百里的护岸柳树落净了叶子，雨中愈显黝黑的苍劲树干，连接成无边的肃穆的寂静，铁一般地牢不可破。枝头立着几只呆头呆脑的黑鸟，像几个莫测高深的虚无主义者。堤上，孝服移动着的白色、唢呐的呜咽，葬礼的喧哗，仿佛与这里毫不相干，幻影似的。就像是人世与天堂无关。

在送葬队伍中，我是惟一个拿着木柄纸伞的人。作为一个涉猎不深的民俗史学者，我寄居在瘫子村七姑的家中已有一年多。因研究之需，淮河一带的许多掌故和风习我已烂

熟在心，但这一天，还是不经意地冲了忌。我被一个村民善意地低声告诫，千万别撑伞，这一带的老百姓不愿和死去的亲人散（伞）开。是啊，是啊。我规规矩矩地把纸伞紧紧夹在腋下，冒雨和麻三叔并肩而行。有时，我会扭转头去看他的脸。秋雨中一张如此刻板、枯虬，叫人难忘的脸。在我后来的每个回忆中，这张脸总能清晰地闪现。有一次，我梦见无数脸孔擦压成一本厚厚的书，记载了我经过历的每一个人，熟悉的或是陌生。翻到最后一页，恰是这张脸。刀刻一般的线条，从纸背上穿过去。在他死前，他从未笑过一次，所以让我踏实。如果他大笑，我会被这张脸的扭曲和变形吓倒。或是很快地将它遗忘。木质的沉默像这场秋雨不留一丝缝隙。一年多的时间，留给我太多有关七姑的细节。我是个注重细节的学者。我想，七姑死了，或许就像我一样吧，这个倔犟老头心中的许多死结，这辈子恐怕再也解不开了。

我至少知道这些死结中的一个。

平日里，七姑有不少怪习气，叫麻三叔憋闷得慌。比如，她有洁癖，旧椅破桌子给她擦得掉了层皮，仍是没完没了地擦。农村的人哪有这闲心讲究，有时候亲戚们来了，吐口痰，甩甩鼻涕，七姑就叉着腰撒火，叫人家脸红耳赤地难堪，只得甩着手干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好在两人不住在一起，他忍一忍也就过去了。这还是个鸡毛蒜皮，有一件事怪得真叫麻三叔难以启齿：每逢夏日，夫妻要行房时，七姑总软磨硬泡地逼着他到堤上的破土神庙中，每次总要行一个奇怪的程式。她教麻三叔粗暴地抡起她，往霉味刺鼻的后殿厢房的草铺中猛地一扔，要哗的一下撕开她的碎蓝花对襟

小汗袄。她总是穿着件棉质的碎蓝花对襟小袄。然后再做那实在的硬活儿。行一次房，就像做一次贼，悄悄地溜着避人。更要命的是，整个蓬蓬勃勃的过程中，七姑绝不许麻三叔出一丁点声儿，牙口要擤紧，一嗅着他嘴里的焦旱烟味了，七姑立刻就会败了兴致。刚开始时，三叔琢磨着七姑中啥邪了，死说活讲地不肯做。经不住七姑黑灯瞎火中的媚劲头，笨手笨脚地演了头一遭，不想自个儿竟也犯上了瘾。

“操！够浪。”比在家中木床上果是畅快淋漓多了。依旧是觉着太怪了，又一想，人家毕竟是跑过大码头的戏角儿。久了，忽觉得榆木的脑子透出了点亮，看着她紧闭着双眼、无限沉醉的一副受用模样，熬不住地要探个究竟来。七姑却总是板着个脸，一字也不吐。麻三叔的牛脾气给拧出来了，先是摔盆子砸碗使脸子，后来索性抡起斧头，将家中那张洞房花烛的雕花婚床劈了个稀巴烂，最后愣剁掉了自己的半截小指，仍是憋不出七姑的半句话。渐渐地，两人就疏了。麻三叔想修和，暗地里托人请来神婆驱邪，想让七姑丢掉怪性子，却总没弄出个好成果。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透着个邪劲，深埋的谜底有时却无辜地献给了一个不相干的人。一天晚上，虎背熊腰的腊八喝得大醉，我跟七姑一个抓头、一个抬脚地费尽周折，给他弄上了炕。我们在煤油灯下歇息时，无端端地，七姑突然盯着我说：

“鸭儿，你不是老缠着要问戏班子的底吗？今天就给你说透了。你可不要犯困哦。”我在桐城家乡的乳名叫作鸭儿，老辈的人都这么喊。七姑怕是家乡以外惟一个这样唤我的人了。

“好哇，好哇。”我受宠若惊，忙不迭地说。

一直讲到了第二天天色出青。蝙蝠翅膀一般的青。屋内早已是油尽灯枯了。终了一句话，七姑说：“这件丑事的枝枝桠桠，就掀给你一人瞧了。哪一天我死了，也到底在这世上留了个清白。”对这句话，我一直不解，仿佛里面总有个关节没参个通透。

1944年盛夏七姑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保住个清白的身子回到父亲的祖籍地碛石乡瘫子村。那年淮水溃堤，从河南的鄆城、临颖经安徽的阜南、颍上、凤台、怀远、寿县、霍邱诸县，直达江苏洪泽湖边，八九百里的淮河中下游堤段，纸扎的一般被撕出了千余个豁口子。平日里硬实板结的夯堤成了一段段的朽木，漂浮在一眼无涯的浊水里。许多村子上至垂暮的翁妪，下至呱呱才坠的新婴，无一遗漏地被洪水卷走。河中遗尸百里相接，岸上饿得兽性大发的村民们易子而食。呵呵，因为受史志的影响，我有关水灾的描述未免有些拗口。《寿州水志》中曾记录了这样一幕：“闻决口，同向高处奔避。夫抱七岁之男，妇携四龄之女，行甚迟缓，浪头扑至。夫乃弃七龄之子，且命其妻亦弃子速奔。妻不忍。夫乃夺四龄子欲骤弃之，幼子闻言大恸，紧搂父颈。哭成一片之时，共为洪涛掠去。捞获尸体，父与幼子仍互抱未释也。”想一想，有时在夜间静静地想一想，那个惨状真叫人惊心颤栗。

这一年，偏偏又逢上了战火。从颖上往北约两百里，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血拼鏖战的一个大战场，刚打完几场恶仗，断堤上不时跑过掉了魂的逃兵，像瞎了眼的绿头苍蝇。21岁的拉魂腔旦角“七巧莺”混在哭天喊地的灾民堆里，漫无

目标地跟着人群乱窜着。仿似没有了血，没有了肉，只觉得皮缠着嘎嘎响的骨头在那里昏沉沉地奔着。跑着、跑着，忽听得远处砰的一声枪响，有人扯着哭腔道：“堤断啦，快退呀。”大家便又掉转头来一阵子乱窜。几天前的一个夜里，班子在峡山口的一个村唱戏时，刚清罢场子，脸上的淡妆薄漆还没来得及卸掉，就听得屋外咚咚咚地有人疯跑，大叫着堤垮了，洪峰头扑来啦。来不及跟帐篷里的爹招呼一声，她撒开腿就跟着跑。到了岗头再看时，花红簪绿的戏班子早给洪水卷得没影儿了。一个紫红色的牛皮鼓在浪尖上翻滚着。淮河的灾就是这样，来得全没个准头。

一路上是被牛蹄马足踩得变形了的死婴；一路上是被剥得精赤条条的榆树干；一路上晃动着吃了太多榆树皮、楝树皮、苋草根而变得青紫发亮的浮肿人脸。谁的稀粥要是泼在了堤上，马上就会有一群人呼地趴到地上，连粥带沙子地啃吃下去。他手上拎的粥罐若是撒得慢了点，难保会有饿急了的人连他的手指都要啃断。有时坐在堤上，眼睁睁地看着浊水中漂来浮尸：中间一段腰浮在水面，头和脚都垂在水下。她想，原来人的骨头这样轻贱呢。水往下退时，一些尸体便卡在了岸柳的树杈上，经水泡多日的头颅肿胀如斗，烈日一晒，会爆出嘭的一声巨响，流出脓汁。很快也会被乌鸦啄食得只剩下一副惨白的骨架。

七巧莺的胃浅，裹在腰带里的几块干馒头硬得像黑石块，一小块一小块地撕着吃，倒是挺过了半月。她倒不怕饿死，她存着另外一颗戒心。她用锅底灰掺些黄泥浆，斑斑点点地涂在脸上，用上了上戏装的功底，一脸的麻坑和烂疮让人见了要避一避的。死是轻的，在戏里死了千百回了，留个清淨

的处女身子回乡，是她在 1944 年夏季最大的愿望。

一天夜里，七巧莺在一间旧龙王庙后殿僻静的台阶下钝钝地睡去。那样的年月，反正是逮着个遮风挡雨的角落就能睡去，逮着能填饥的东西都能吃掉，榆树根、观音土最后都成了稀罕物，否则你就很难剩着条命。本就没怎么睡熟，忽然一股子又腥又刺的热水啪的一下射到脸上，她激灵一抖就醒透了。“挨千刀刚的——”，她一边尖声骂道，一边慌了神地用袖子去抹脸。锅底灰呛到了眼里，辣得眼珠子要爆裂了。

那个弓着腰撒尿的黑影掉头就往后跑。猛地，他怔了一下，“挨千刀刚的——”，这在戏台子上锤炼了十八年的一声长调花腔，是如此不同农妇们的粗涩嗓门。在弦月幽深的后庙里突然冲出，太不同一般了。是股子幽怨含怒？透着刀锋转身的宛转劲儿，有点瘆人。多年后，七姑悲哀地对我说道：“哪成想那么多啊，这无意甩出的一声花腔，毁了我的一辈子。”

为什么那么快呢？她火头上揉着眼珠子的手还未放下呢。为什么那么快？那黑影像箭一般地窜到七巧莺身旁。她感到身子猛地一轻。那人呼的一下抱起她就跑。救命啊救命啊，她本能地尖叫着，想用手去挠那人的脸，但双臂却被铁钳般夹得紧紧，分毫也动弹不得。殿前殿后的沟坎里睡满了灾民，没一人应声。这年月最不值得耗神费力去救的，就是命这个贱东西了。她一边绝望地嚎着，一边在他涂满泥渣子的膀上拼命撕咬着。她仰面朝上地疯叫，惊得眼珠子肿胀的眼眶里，湛蓝夜空的星子刷刷地跑着。

没有一丝一毫的犹疑，也没有一个字。他将她猛地朝殿

中的一堆干草上一扔，噗的一下就扯破了她的碎蓝花对襟小袄。七巧莺头一歪就吓晕了过去，但立刻又被下身剧烈的撕痛搅醒了过来。一根铁钻子愣头愣脑地冲进了她的体内，像在带着血欢叫着。她感觉到它的扯筋拽骨的欢叫。她又感到那不是一根铁钻子，而是一根直条条烧着的烈焰，在那隐秘处吱吱嘎嘎烤着她的肉。她的肉烧焦了，慢慢地卷了起来——只有疼，一下一下绞她的心与肺的疼。他用两只手死死卡住了她的手，像座山一样压在她的身上。他深深地埋着头，胡乱地咬着她的脖子、耳根、领子和头发。在最后的痉挛中，他的头又冲到她的怀里，撕咬着她的乳头，一种爆裂的疼从乳头炸开了。她感觉到自己的乳头被咬碎了，血嘶嘶地扑进他的嘴，和他舌尖的盐碰撞在了一起。她又一次晕了过去。

仿佛从一个昏暗又漫长的梦中醒来。一醒，全身就扯着抻着地一块儿疼。她睁开眼，看到那人竟然没走开。这畜生竟敢不走，戏里也没见过这么贼胆包天的人啊。她想扑过去杀了他，一股怨怒从心尖攒着向上冲，可没冲到胸部又倏地缩了回去。一根羽毛般的力气也没有了。她想骂，声音竟然也攒不起来。她想哭，却只是憋得泪水呼呼地淌着，一点响声也发不出。她无限绝望地盯着他。

他坐在庙中的矮台龛上，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这景象，七巧莺记得深，一弯弦月静挂蓝澄之上的谧静窗外，霞青云淡。她躺着，泪水咕咕咕地朝外涌。不知过了多久，窗口已看不见那轮月亮了。他依旧那样安静地盯着窗外，像个哑巴。开始她只能模糊地看见他的侧面，脸在阴影之中。整肃的军装，皮带勒得很深。领口扣得紧，瘦削的脸，下巴朝

前凸出，很尖锐的轮廓。仿佛下半夜，月光偏移，她一下子清晰地看见了他的眉眼。碰到他的眼神的一刹，七巧莺的心好像被一盆热水猛地烫了，心狠狠地紧缩了一下。这双眼睛是如此的安宁柔和，透出婴儿般的清真光泽。右眉上的一条刀疤斜着劈下，一直划至耳边。奇怪的是，这条刀疤没让他的脸沾上一丁点凶气，相反使他黑黢黢的眼珠更加深邃明澈，温驯中仿佛藏着羞怯。这是一双长在野兽般淫贼脸上的眼睛吗？七巧莺恍恍惚惚地看着他，一颗心竟奇怪地渐渐软下来了。世间哪有这一曲？“狗操的七巧莺。他就是个生大疮的狗。我也不啥个好淑女。”后来，她无数次暗暗地诅咒着自己。一直到他起身离开，七巧莺死勾勾地盯着这双眼睛。她想挣扎着起身，但又被身上火燎般的灼疼压了下去。他似乎觉察到了她的偷窥，木刻般的脸稍微扭动了一下，但很快安定了下来。他起身，头也不回，只是轻轻拍了拍身上、袖子的草屑，整了整领口，又轻轻跺了跺脚，消失在殿外的茫茫月色之中。

1944年的整个夏季，拉魂腔刀马旦七巧莺在淮河中游的各段断堤上盲目地游荡着。没有人知道她的内心已经疯了。有时夜间，她独自躲在积着腐尸和蛆虫的堤下，哼唱着《孟春还魂记》中的一些段子。唱的是王宝钏嚼冰咀雪苦守寒窑十八个春秋，等着一个身披生锈铁衣的男人归来。唱着，独自痴痴地笑了；笑靥未消，又哇哇地傻哭着。八百里的洪水，渐渐地退了，她煮着各种野菜吃，吐一口的黄疸水。也是旧军服的那种土黄色。她想找到他。一个她再也不愿叫他畜生的小逃兵，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原谅了他。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经不住内心三下两下地扑腾。很快，堤

上的灾民窝棚拆净了，人散尽了。她甚至呆呆地抚摸着自已的肚皮，巴望着能涌出口酸水，留下那个孽种。然而，一切都没有遗下。她像孤魂一样在凤台、蒙城、颍上诸县游荡。一天夜里，在堤上未烧尽的篝火堆边，忽然地听到一个襁褓中婴儿在哭，她奇怪地想起他的眼睛。等到天明，仍不见人来。她将这个婴儿带回了祖籍地碛石乡瘫子村。

这个孩子正是现年五十二岁的嫖夫腊八。

拉魂腔

历史系姜斯年教授的拉魂腔

女人在流星之下梳头，其夫会暴毙。

——沿淮民间旧说之一

去年春天，我被我的恩师、安徽大学历史系的姜斯年教授折磨得疲惫不堪。

曾有医生说，姜教授患了一种罕见的花粉过敏症，一入春，脑子就抑不住地亢激，做出一些有悖常理的异事。比如，在一次关于宋明王朝因何迁都北上的学术辩论中，他跟同修史学的校长闹僵了，一向谦恭怯懦的姜教授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狠狠地扇了校长两记耳光，并将一瓶墨汁慢慢淋在了校长银白的头发上。你说你把墨汁哗的一下泼别人脸上，倒也罢了，偏偏你要气定神闲地慢慢地淋！怪的是，你越是气定神闲，那个被你抓住侮辱的人越是丝毫没有还手的勇气。他需要抓紧时间思考。这件事让全校震惊。再比如，他在课堂上一讲到荆轲、嵇康、谭嗣同、陈独秀这几个史中人物，有时会禁不住地嚎啕大哭，在满室弟子的目瞪口呆中，掏出脏兮兮的刺花布巾擦泪。本来大家的课堂是个生动的百鸟林，叽叽喳喳的交谈声，嗑瓜子声，趴在桌上酣睡的呼隆声和磨牙声，隐隐地此起彼伏。但这一切，都经不起姜斯年教授的一哭，当姜斯年教授发出深沉的哀鸣，课堂立刻就静得可怕，激灵一下醒过来的同学连揉眼屎都惟恐弄出响动来，手僵在了那里。所以，春天的姜斯年教授是无限孤独的。没有人与他同行，没有人跟他争辩。他在寂寞春深的小林子里散步，只有幽落的鸟鸣伴着他，只有冒着腥气的鸟屎敢溅到他的白发上。人们都远远地躲开了。据说，他也搜过一些偏方煎药吃，而且还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决定：到了春天，只饮酒、漫步，不做学问。刚进大学读书的那个春末，站在姜教授小院中大株白簇簇的夹竹桃花下，嗅着从那烂了角的木格窗中飘出的中药浓香，我一阵阵地晕眩。我想，这

果真就是我梦想中的历史界名宿的小院子啊，连丝毫的貌合神离也没有。姜斯年教授在夏、秋、冬三季都算个严谨的人，也只在这些时候他才肯往学理中深究。

没料去年春天的姜教授却一反常态。他从床底下搬出了一个蒙尘多年的旧课题：《明末至1950年淮河中游的民俗史》，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命我撂下杂活，投身其中。这本是他早就废弃了的一个学问。早年为之累积的一些资料典籍，纸质早已发黄变脆，用力一抖，边边角角就化成了簌簌飘散的碎渣。为何现在要去刨这个老底子？偏又挑了个夹竹桃茂盛得邪乎的一个春末，这确实让我吃惊不浅。有人猜测，“墨汁事件”后，校长故意要找一些难出成果的课题为难姜教授，可我知道这不合逻辑。即便校长如此，宁折不弯的姜教授也不会轻易受命。

起初的师徒谈话并不多涉课题。他只是每天黄昏时，把我拉上他红砖缠绿藤的小阁楼，让我读那些旧纸上的“拉魂腔”戏词给他听。我第一次知道了人世间这个短命的戏种。夹杂着太多乡间俚语、田头淫词、奇风异俗、古涩名称的戏词和旁白，读起来相当拗口，我念得结结巴巴，又始终入不了戏中的境界。戏词中充斥着“女人在梳头时看见流星，会变成寡妇”、“女子鼻尖有藏黑痣，会克夫弑父”、“除夕看见青狐狸，来年必有横祸”之类稀奇古怪的插语。姜斯年教授显然对这些戏词已是烂熟，闭目倾听之时，用指节轻轻敲击椅背，嘴角微微蠕动，像在跟着默读，冷不丁地就指出我的错处。听着听着，他会激动地从竹椅上跳起，踱到窗口，眺望着远处。血色的夕光漫射进屋，照着姜斯年教授雪白可鉴的头发和清癯的侧面，让人不免生出一股苍凉的敬

意。一天，也是这样的站在窗前，他突然一下子唱了起来。老实说，他的调子稍一拔高，就露出一种变态的女腔尾子，像刀片刮得我的耳根生疼。他穿着件异常肥大、全不合体的黑白纹理的裤子，松松垮垮，样子可笑。怪的是，他唱的竟全然不是我正在辨读的戏词。是的，他并不在倾听。他也似乎毫不理会我的存在，自顾自地在昏黄的窗前唱着，这样一段戏词：

天下女子的命呀——
全是那个黑呀。
就像黑夜里安放的黑炭和黑漆呀。
一张木桌转呀转，
安放着爹的黑炭、
娘的黑漆呀——
哥呀，
你这个负心的汉子，
从我的肉中
刚点血呀，
把你的人养大；
从我的奶中
刚点汁呀，
把你的根喂壮；
从我的身子上，
刚条骨呀，
劈成根柴把你的心烧暖！
哥呀，

你这条毒心的汉子，
 生就生在那淮河的舟上，
 死就死在那淮河的舟下呀。
 天下女子的命呀——
 荒荒地就转着那一个字哇。

在我记忆所及的拉魂腔七十多本戏中，并没有这一段词。我听出了这段女子咏叹调中又浓又重的宿命气息。我从未听过拉魂腔戏，照我的推析，与这段词匹配的最佳乐器应是埙、箫一类土生原汁的悠长调子，吹奏出荒凉与深渊般的命运。只可惜，小阁楼中惟有寂静的夕光为姜斯年教授伴奏。看着他浑浊眼中隐隐泛出的泪光，我的心也跟着颤抖。那一刻，他的灵魂定是在这歌唱中回到了他深不可测的往昔，触摸到了一个清新可闻的脸庞。这就是淮河边古老的调子吗？我把记忆中那些破落衰败的农舍、灾难的景象、麦子和一张张没有名字的粗糙面孔打乱在这词里，拆分了，又拼装契合起来。一种宛若新生的感动震慑着我。我在内心斥责了自己读戏词时的油腔滑调，斥责了暗存的对姜教授滑稽之态的讥讽。我得承认“墨汁事件”加深了我对他的敬重。

第二天，我的导师历史系姜斯年教授突然恢复了往年深冬才会有的冷峻风格。他递给我一摞子齐刷刷的资料，说，彻夜未眠哦。他说，四十年了，我总算找到这个巨大课题的入口了。你要理清淮上民俗的嬗变，不钻进拉魂腔是搞不通的。拉魂腔戏就是它的精魂真魄。你想想，洪灾一至，大村小寨荡然无存，许多的民俗也都随着东逝入海了。你哪里还能找到什么实物之证？好在这民俗像韭菜是一茬接一茬的，

生生不息，在一曲接一曲的戏中保存了下来。要掘这民俗的死证，我在这拉魂腔的戏词中是再好不过的啦。要找活证，喏，挖挖这两个人。我翻烂了图书馆的旧典残书，只搜出了这两个人，真的是大有嚼头哦。无论如何你得吃透这两个人！在姜教授面前，我知道我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日子，我完全地融进了姜教授领来的这两个名字中。历史学者的日子总是被垂直降临而至的“名字”篡改着。

〔梅修山〕：1904年生于寿县垂岗村。2001年最新考订版的《寿县民间艺人述略》中另一说，生于一个叫渔梁坝的小镇子。父母早逝，幼时无名，绰号“小野獐子”。调皮、胆大、匪气重，常扮神弄鬼，能用硫磺加紫茄皮汁之类的秘方配制烈性土炸药，具体配方至今不明。曾独自设计谋炸死夜间袭村掠户的贼盗两名。嗓子好，喜唱野调，颇受村中各户爱护。11岁时，被一个嗜赌成性的族叔卖与外村一个大户做家奴，伺候瘫痪在床的方姓私塾先生。因本性至聪至纯、伶牙俐齿，又身世至苦，颇得主人欢心，赐名梅修山，授之笔墨诗赋，过目成诵。方氏私塾先生祖籍鲁南，酷爱柳琴戏，口授修山《武家坡》、《水长逝》等老调曲目，让其在榻前院中演义。方氏歿后，修山纠其家奴，变卖家产，自创“南拉魂正阳戏班”，并自编《七吊钱》、《云鬓误》等名剧，转演沿淮四省上下，爆极一时。据《正阳关梅氏逸事》一书载，梅修山平生重义，一日，戏班中的青衣“小桃红”被蒙城县一豪绅强掳，欲纳为妾，修山孤身往救，费尽口舌，游说不成，于堂上自断一臂，

血溅四壁，神色自若，气镇列绅，救回女弟子，并自此不再登台。另据该书转引梅修山的自述，他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创了南拉魂戏班，二是夜闯安徽省总督柏文蔚的书房，乞求拨银，将坐落在淮河河道中的祖籍地“瘫村”搬迁上堤，柏氏当即拍案首肯。至于银子是否拨到，诸书皆语焉不详。梅修山在1944年淮水灾后失踪。一说是柏文蔚被一戏子所制后备感羞辱，密令家丁卫士追杀多日，将其击毙。一说是多方努力搬迁“瘫村”不成，失望厌世，在皖西天堂寨寺中一带剃度为僧。还有一说是常年忧愤，每日必醉，醉后失足淮水中淹死。

〔七巧莺〕：1923年生于寿县正阳关，梅修山与方府保姆所生之女。天生命硬，落地之日即克死其母，梅修山借得八村百余户的孕妇乳汁，将其喂养。8岁即学戏，资质禀赋异常，戏词诵读一遍，即可登台献演。长大后美貌非凡，身手矫健，扮相、行腔、甩袖、水步、筋斗、假啼、武戏诸功一时无二，后成南拉魂戏班当红旦角，班中人呼“七姑”。据《正阳关梅氏之乡村遗书》（历史系姜斯年教授一旁红笔加注：毕竟是本野书！）中描述：七巧莺生就一副顾盼生泪的吊梢眉，喜穿凌波微步的小芒鞋。她登台时，百里之内的纨绔弟子纵马聚集，奉金呈翠，竞相献礼。为了博七姑一笑，倾尽家产的大户子弟不计其数。最知名的唱本是《还魂记》，演出时场内泪飞作雨，其鼎盛局面百年罕遇。其父失踪后，七巧莺不再开腔登台。1944年灾后去向待考。一说被兵匪掳走，一说嫁与“瘫村”本族一农

夫为妻。

姜教授用粗大的指节敲击着书桌，不无伤感地喃喃唠叨：七巧莺哦，七巧莺。他又用一贯的严厉指点我说：瞧着这两个条目的魂窍了吗？都清晰地点到了瘫村，看来这个村是你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在民俗史这摊子深水里，要趟出点眉目，你就用这几大堆戏本当厚厚坟土，先把你葬掉，才能真正做出有品格的学问来。等混到我这个份上，你就有胆子拿最浓最黑的墨汁，往你想淋的那颗人头上慢慢地淋！我赔笑道：那是那是。他又说，最早的拉魂腔词曲有三百多年了，每五年出一部新戏，这一摞子里有真正的民俗史的血脉，理清了，你就能从中得道成学。做学问要有一颗连根拔起的雄心；理不清，你就死在里面算了，或者干脆改行，回老家桐城当个剃头匠，罢了。

我喜欢聆听姜斯年教授这类硬邦邦不容一辩的语气。我想，这就是名宿的口气，这就是大师的风范。他怪异的比喻有时像一缕清凛的春风，拂过历史学无尽苍茫的水面。

一日，我站在他的小阁楼的窗口。学府博大幽深的景象尽览眼底，林木苍翠如烟，几只无名的小鸟从那苍翠中倏地跃出，又很快地没于其间。余音悠久的钟声里残阳临照，像给人世上那最后的一课，课本夹紧着不轻易被翻开的残酷细节。

猝然地，我心头一抖，嗓子一紧，心底升腾起唱一段拉魂腔的强烈欲望。

拉 魂 腔

土匪腊八

除夕夜，在墙角点一红漆。至初七日清晨，如果有蜘蛛结网于上，其年必有大灾。

——沿淮风习之一

腊八是个弃儿。七巧莺用一条棉巾裹着他回瘫子村时，他已奄奄一息，只剩下干猫枯柴样的一副小骨架。也算他命大，在灾区肆虐着疟疾、霍乱的空气中穿行几百里，居然没染上丁点病。回了村，七姑便走村串寨地借奶水供他喝。在淮水两岸，向别人的婆娘借乳是必须屈膝的，把盛乳的小碗举过头顶，有“跪乳”的规矩，等到孩子缓过一条命来，七姑的膝盖已跪出两块铁硬的血痂了。瘫子村的风水先生梅子孝过来说，这孩儿脚未沾地，就吃了近百个女人的奶汁，受恩过重，阴气又太盛，即使不短命，也会落下个大病根子。一席话吓得七姑灵魂出了窍，夜夜在煤油灯下盯着孩子的小脸蛋瞅，越瞅心就越虚，是啊，都过了三个除夕了，这娃除了嗯嗯吱吱比划几下手脚，没吐过一个脆字儿。莫非真是个哑巴？孩子的哭腔却是霸气得很，一扯开嗓子，哭声仿佛从土墙刺透了出来，传出很远。瘫子村唯一一个非梅氏一脉的孩子，哭声在村中回荡着。腊八哭上个两昼夜，那腔不也夹着一丁点嘶哑。

一直熬到第六年的腊月初八日傍晚。按村中老规矩，这一日须除尘、祭灶神。得买一根簇新的扫帚，把家中墙角蛛网、梁上浮尘、米瓮蛆虫全都打扫清静。七姑摆出了三素三荤小碟，正准备点火炸鞭炮时，孩子趴在门槛上，突然眼汪汪地喊出了一声“娘”，好嫩生的一声！把人的心尖子活生生地扯掉了。七姑还未掉过头来，泪水就哗的一下迸涌出来。灶神也无心去祭了，一转身扯起那孩子，紧搂着，嚤嚤地就哭了一夜。从此，这苦命的孩子有了个名字，叫腊八。

毫无疑问，我掉进了姜斯年教授预设的学术陷阱之中。当我按图索骥地找到了硃石乡瘫子村的七巧莺，硬着头皮请

求借居一段时日时，我心中忐忑不安。在我的家乡桐城县，要接纳一个来历不明的男子入村，那可是件大事情啊，意味着你必须对可能出现的一切后果负责。哪家的鸡丢了，锁毁了，或是村头又聋又哑的傻姑无端地受孕了，生疑的眼光都会一一地刺向你。而你无可辩驳。不料，七姑只是紧盯着我的双眼一会儿，温和地笑了笑，就应了。腊八更不欺生，手脚麻利地把我的行囊搬上了炕。

我跟腊八睡一条炕的两端。这个头发已经斑白的嫖夫睡在外，我在内。炕中间安放着一个硬木雕花嵌贝的小矮桌，是腊八在洪灾中捞回来的，它也是七姑家惟一的奢侈用品。每天傍晚，当田间刮过来浓浓的残留农药的气味，我跟腊八就分坐在小矮桌的两边喝酒。我每日的早集时分，例行的工作是去七八里外的碇石镇上买酒。让腊八惊羨不已的是，我仿佛有花不光的钱买酒，而且买的尽是镇上难得有人光顾的陈坛老窖烧酒。像村里其他人一样，腊八认为像我这样的城里读书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过的是一种腐败的寄生虫生活。谁不愿意过寄生虫的生活呢？何况是个体面的寄生虫。想归想，腊八显然没掩饰他的羡慕，他不像村中其他人那样对我不阴不阳地暗存敌意。

叫我大感意外的是，瘫子村人虽穷，却从来不愿枉屈自己的嘴，吃法既挑剔，也讲究。比如吃螺丝、牙丁鱼须赶在清明之前，酱腌肉、青团子是清明佳品，立夏则咸鸭蛋旺销，冬至时吃米糕、喝冬酿酒，吃这些东西，得挑时，过了季，就不值钱了。冬酿酒我在别处没见过，应当是一种黑糯米酒，与桂花一同酿制而成，口味甘甜，色泽金黄，隐隐地散着八月桂花的幽香，十分爽口怡人。过了冬至日，就没人

再喝，如果当年不曾喝畅，只有坐等明年赶早了。淮上鱼产丰饶，种类繁多，有较名贵的回望鱼、刁鲈、沙鳊鱼。有用油炸的麻虾、梭子鱼、旁皮鱼。我从没见瘫子村人拿钱买鱼，也不卖鱼挣钱。快日落了，腊八顺手从门后抄起一件渔具，就往河边走。一泡尿功夫，几条鱼乱蹦瞎跳地进门了。逮啥烧啥，经七姑的手烧出，尽是美味。瘫子村人捕鱼的工具多得叫人眼乱，常用的就有网、罟、罩、筌、簖、叉、射等十多种。吃鱼的花招也多，听七姑讲的烹调方法就有灸、蒸、烧、卤、爆、薰、晒、腌、糟等几十种，只是会做全套的人已不多了。我若不是个学者，恐怕连这些吃的花样和捕猎的工具都记不全。想一想，倒是城里的人贫乏可怜，乡间的讲究被许多人忽略掉了。

我们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怪的是，憨子腊八一醉就莫名其妙地能言善述，一些往事的细节让他描绘得纤毫毕现，只可惜多数时候我竟忘了做些笔录，有负姜斯年教授平日里对我的严格训习。比如他讲的杀狗一段。七姑身子骨畏寒，一入冬，不吃点腌狗肉，夜间就冻得关节发僵，手脚冰凉地不能入睡。狗肉是旺火祛寒的好东西啊。每年春天，捕狗是腊八费尽心机的一件大事。杀狗后，扯骨带肉的用粗盐腌起来，塞进罐子里，埋在门前的栗树根下，即便夏季遭了大水，秋后照样刨出来吃，往往水灾沁过的腌狗肉香气更醇更浓，功效更好，好像把骨髓里的寒气都驱尽了。风水先生梅子孝说了，七姑的指形像根嫩圆的葱管，指尖上翘，又天生的骨冷，是个地地道道的妾命。狗肉戾气重，是克住妾命的好药方子。可哪里有那么多的狗够腊八杀呢？

腊八自有他的绝招。他先宰了两只逢春发情的大母狗，

把它的阴户连后腿一块儿剥下来，血淋淋的。乖乖，那骚气可真是厉害呀，呛得人一阵阵地发懵！腊八说。

到了夜间，腊八把母狗的阴户挂在淮堤上的大柳树杈上，自己拎着把霍亮的大砍刀蹲在树后。没多会儿，嗅得味儿的公狗们嗷嗷叫地就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呼呼往树上跳，一副贱胚样儿。腊八操起大砍刀就是一阵乱劈，一刀，血一喷。那些狗，昏昏地一发情，脑壳子就木了，腿脚一点也不利索，见了刀居然不会躲，跟人一个臭德性。腊八嘻嘻地舔着厚嘴唇子说。狗血溅得腊八脸上、脖子上、袄子上、裤裆上、刀上都是，像撒满了娇艳的桃花瓣。一次，我把腊八春夜砍狗的事讲给姜斯年教授听，这个敏锐异常的老头戒心重重地盯着我的眼说，春天的怪事多哇。不是挖苦我吧？一下子把我给噎住了。

有几年春天，腌狗肉香喷喷地爆罐了。腊八便拎着煮了半成熟的狗肉上集市上卖。七姑腌狗的功夫辣，茴香、八角、土檀配制的许多种底料方子是她爹梅修山传下的。摆在地摊上萝卜、菠菜、蘑菇之间的腌狗肉格外扎眼，风一过，狗肉的醇香刮愣了半边街，腊八屠狗的名号就播了出去。渐渐地，便有人夜间循着狗踪来寻仇。

一夜，腊八刚痛痛快快地砍了一条滚圆壮实的杂毛狗，喷了一袖子的狗血。一转身，突然看见约七八步外，黑铁塔似的一个汉子扶着把锄头立在那里。腊八愣了一下，随即定下身子，也不吱声，拎着还在滴血的大砍刀跟他对峙起来。

过了半晌，那汉子突然冷冰冰地问道：“你，杀了我的狗。我都养了七八年了，比自个儿下的崽还亲。咋算？”

“操你的亲娘！你的狗？还你的崽！你唤它一声，瞧它

答应不！我就咬定它是个野种！你咋办？”腊八蛮横地说。

他的腔还没落净，那汉子的锄头呼的一下就抡了过来。腊八也不闪，反弓起腰举大砍刀就去硬挡。好家伙，锄柄哗地就断了，锄头贴着腊八的额就斜飞了过去，大砍刀上还未滴尽的狗血洒了那汉子一脸。那汉子叉着步子愣住了。他没料腊八敢这么直勾勾地硬拼，真他娘的，为了狗命，拿人命都不作数了。

大砍刀那是啥气势！腊八说。当时我抹了一下额，这一抹不打紧，火烧火燎地疼，原来那狗操的锄头刮破了我的头。我想也没想，把大砍刀又抡了起来，那兔崽子扔下半截锄柄，抱着头一步就窜出好远。哈哈，原来是个纸扎的龟孙子。

可瘫子村的人提起腊八时，都很冷淡。对这个外姓人，他们不愿多谈，又好像有点怵他。他们暗子里喊他“土匪腊八”。你要找腊八叙叙话，蹲在他家屋后的石碾旁枯等，就行了，不出半袋烟的功夫，他准提着那把大砍刀到碾子上去磨。鰥夫腊八永远在磨他的大砍刀。眯着小吊角眼，将刀刃冲着阳光瞅瞅，吹口气，猛地朝刃上吐口唾沫，再磨。梅子孝说，吃百家奶长大的人，非匪即丐，避不开这个命。他腊八的大砍刀再怎么磨，磨成一张纸了，他能把刀子里面的冤魂磨掉？腊八的匪气是出了名的壮。有一年，村里突然到了股来路不明的夜贼，五更时分进村牵羊捉鸡，根本不避人，还砰砰地放着土炮，呛人的火硝味儿钻进每家每户的门缝，村民们都缩在屋里，没人敢去硬撞。只腊八一人，骂骂咧咧地，拎着大砍刀就奔出了门。如何个搏斗法，村民们没一个讲出个道，人人都閃閃烁烁的遮掩，毕竟较其他男人，是件

丢人的事儿。我问腊八，他呵呵傻笑着，也不愿深讲。反正第二天早上，鰥夫腊八一身是血地拎着一只断臂，一条跟半截棉袄袖子缠在一块儿的断臂，走到硖石乡政府大院报案。戴黑框眼镜的女乡长，扶着桌沿就晕死了过去。七姑冲到乡里，把腊八抻了回来，青头黑脸地训责了一顿，从此，腊八便再也不敢提这事。七姑又焚着香把那条离开了主人的断臂葬了。村里人都拿这件事作忌，无人再去惹他。腊八若是铁青个脸，别人也自会绕着别的田埂走路。

腊八种地，是个外行。七姑骂他是懒虫啃蚀了骨头，骨髓里有蛆。村里都知道除了杀狗，他还有一个发横财的招儿。每逢洪灾浊浪翻滚，那是鰥夫腊八最得意的时刻，是他焦灼地期待着的时刻。精条条的鰥夫腊八在急流中如履平地，从上游冲下来的物件，没有哪一件有用的东西能躲掉他的法眼，左捞一根圆木，右拖一副上好的木棺，他能逆着湍水把东西拽上岸。腊八根本就不计较被洪水毁了那点麦田。发一次洪水，腊八都有一整年上好的“刀子烧”老酒喝，就有钱给娘买碎蓝花对襟小袄。他的娘七姑有数不清的被撕破的碎蓝花对襟小袄，被洗了一遍又一遍，齐刷刷地叠放在旧木箱中。腊八说，大灾就像我娘的奶汁，是喂着我、养着我的。“操他娘的，灾越大，我越肥。”腊八又说。其实他不晓得，他娘一辈子就没生出过一滴又腥又甜的乳汁。

每个除夕夜，七姑都在墙角点上红漆，两年分界的时分，看有没有蜘蛛从红漆上爬过来。这是瘫子村古老的测灾之法，据说挺灵验。怪的是，蜘蛛来了，户户的墙角都会结出黏稠纹密的蛛网。不来，全村就一只蜘蛛也找不到。这件事，除了姜斯年教授，学院里没一个人相信。

繇夫腊八是世界上最盼着蜘蛛的人。“有一种彩蜘蛛最毒，”腊八说，“我发现一个死理儿，脏东西不毒、毒东西不脏，像那些花蜘蛛呀、竹叶青啊、蜈蚣啊，滑溜溜溜，清清爽爽，全他娘的噬人命；像粪缸里的蛆呀，屎壳郎啊，鼯鼠啊这些，见了很恶心，肠子里却是善着呢，嘎吱嘎吱吃掉它，也没事。”据说，蜘蛛晾干了，磨成粉服下，百毒不侵，下能治好宫颈糜烂，上能把荡妇变回乖女人。呵呵，千万别贸然一试。有几年，麻三叔也会过来，一块儿吃除夕饭，七姑就斟杯酒陪他，抿着嘴皮子慢慢地咽，一边又忧心忡忡地盯着墙角。

看到蜘蛛爬过红漆了，土匪腊八就按捺不住地兴奋起来，他会披上油污贼亮的狗皮袄子，蹿上夜间的大堤。他蹲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幽静辽远的河面。稀疏的柳枝和枯苇子映衬的河面上，一只孤独的野雁扑打着翅膀，伸长着脖子，仿佛在呼唤失散了的另一只。乌青的天，远村中黯然明灭的灯盏。几声狗吠。低洼地里积着刀片一般薄薄的风声。天一热，这苇丛和洼地里就成了小飞虫的巢穴。亿万只的小飞虫紧贴水面、压着草梢飞着，像一团团的黑烟。如果冲着你飞过来，你眼前一暗就消失在这黑烟中了。伸手一抓，就是一把的死虫子。冬日和初春，它们不知藏匿在何处，杳无踪迹。此刻，一切是如此的安宁。土匪腊八的胸口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激烈期待充塞着，脸烧红了。

有几年从除夕开始，等了几日，墙角的红漆上仍一无所有。腊八就受不了，夜间他会猛地跳下炕，围着屋角直打转，嘴里焦躁不安地嘟囔着：

“蜘蛛呢，蜘蛛呢？狗日的蜘蛛死到哪儿去啦！”

拉 魂 腔

异乡的红漆

从墙上挖砖一块，点上红漆，塞在远嫁异乡的女儿的枕头底下，这样她的魂魄就永不会丢失。

——沿淮风习之一

这么些年，我遇到过三件有着浓重宿命色彩的事儿。讲给你听，倒像是一个蹩脚小说家在虚构，我也常怀疑自己，那些事是否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一个沉溺于往日的人，习惯了隔着发黄的漫长时光往回看，这就像巢中的鸽子在月光下，扭头去梳理自己尾巴上的羽毛，有些熟悉的羽毛一下子不见了踪迹，难免会茫然若失。

“船上一阵尖叫。这个破妓女。那个满脸麻子的名叫柳如是？”“要么，陈寅恪老疯掉了？他干吗要写她的传记？”“唉，人老了，就会有一些奇怪的寄托，都一样。”跟姜斯年教授在酒桌上闲聊，有一搭没一搭地，能轻易找到这些感受。蒸腾着热气的小菜，加了太多的葱姜蒜，把历史的腥气杀尽了。犹似往昔的羽毛。记忆不甘沉寂，是的，它会去篡改掉一些东西。我跟梅红的初识，是这三件事中的一件。

“你一定要养成考据癖。否则在这门学问上你将一事无成！”历史系的姜斯年教授把我喊到他的椭圆形书桌前，果断地说。每年的冬春之交，夹竹桃正待开花的时候，姜斯年教授讲话的语气会一扫平日里的狐疑和闪烁，斩钉截铁一般。你若反击，会陷入一场无休无止的论战，许多你不愿提及的往事，会被他毫不留情地揪出根底。所以这一段时日，熟人们一般不敢惹他。姜斯年教授踱到窗前，眺望着远处，举例说：我的考据癖仿佛是娘胎里带来的，小时候爱钻牛角尖，常犯偏头疼，疼得满地打滚。一次，母亲请来的一个老中医竟想对我这没日没夜的怪症下药，结果他熬了两天的药汁没灌进我的胃，倒让我揪着“败酱”、“当归”和“假苏”这三味药名给他上了一整天的课，老头子又急又气又插

不上话，竟没跨出我家的小院子就病倒了。姜斯年教授的这件小事，后来被我在课业之余不厌其烦地引用，我想说服同僚的是：有考据癖的姜教授果真是个天生的史家。胡适博士也有考据癖。

“你要在瘫子村这个名字上浸淫下去！知道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叫淫么？”姜斯年教授久立窗前，喃喃地说，又仿佛自嘲。他高大微驼的背影在夕光中透着一种沉重感。

第二天清晨，我就拎着几个鸡蛋和一纸杯牛奶，扎进了无限幽深的省立图书馆。我想抵达姜斯年教授所说的“淫”。这或许也是我患上严重的考据癖的肇始。忙了一日，我要搜寻的书都找到了。这几本书仿佛是整座图书馆中蒙尘最厚、霉味最重的典籍。在一本名叫《寿颖十三县淮灾纪略》的书中我找到了几个涉及“瘫子村”的段落，但语句相当的生涩：“自峡山口至瘫子村，百里泽国，溺毙者累以数十万计。有矫健者汹聚于涛中树梢，与毒蛇共悬一株，人蛇俱惊、互不相侵”，“十室九空，积尸成疫”，“沿淮各族长者齐至瘫子村梅祠，议冬春疏浚之事，终不决”等等。按此记述，瘫子村在淮河灾难史上果应是个绕不开的小村子，只可惜现版的地图上，已嫌俗将其改作了滩子村。在《疏淮志之人物记》中也发现了梅修山的名字，受内容所限，该书对梅修山创立南拉魂腔戏班的事只字不提，只记述了他作为一个“有名望者”夜闯总督府强筹水利之银款的事，用的小说的笔法，光是描述总督府恶狗逐人的场景就花了两百多字，而真正的要害处却又语之粗略。唉。我知道，把语言尽量弄得像青果子一般生涩以显示博学，又缺少真正的历史眼光，是做县乡志文人的通病。

大概是晚上十点多钟，正当我在一堆霉书中忙得灰头土脸，也为自己暗下决心、将赴这样一个村落兴奋不已时，头顶的一排灯却倏地一下灭了，室内霎时暗了下来。一团巨大的黑暗猛地砸了下来。这些竖排字、缺标点的古籍本来就累得眼球胀疼，这下没辙了，瞅瞅四周早已没了一个人，我大叫一声：管理员！

没有人应声，那个管理员却迅疾地过来了。她站到我身后时，我一扭头，吃了一惊。无疑，我看见了这辈子叫我最难忘记的一张脸。她的脸异乎寻常地白：一种煞白。那种仿佛在深宅中被满脑子冥想熬了许多年的一种煞白，却又不显得干枯，分明有着一层淡淡生润的纤毫光泽。我心想，这种煞白，若长在一个深居巷底的老算命先生或是一个怨妇的脸上，倒也说得过去，或者干脆它长在我的导师姜斯年教授脸上，也与他终年“浸”而“淫”于其中的史学，有一种神韵气质上的暗合。这样的煞白，它怎么也不该生在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脸上呀。她的头发蓬松，草草地用一根短绸片子掠起，扎在脑后。厚厚的镜片在鼻梁上略往下坠滑着，眼光有一半是越过眼镜的上边沿过来的，她的眼神宁和幽深，像是眼睛的背后接着一条长长的隧洞，朝外冒着一股子寒气。身子站在了你的对面，黑黑的瞳孔却像在放弃似地退缩，退得很远很远。不知如何会有这样的效果，多年来我一直迷陷于这双眼睛之中。我想，长着这样一双眼睛的女人，一定是复杂的。后来我被一本名叫《莲花的肉身之香》的古闲书中的女主人触动，总觉得那个总持把绣花团扇在池边晒太阳的她，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我在它的扉页上，试图勾画出一双这样的眼睛，费了好多天的功夫，有了轮廓，却总觉少了

它的神气。

她的脸很瘦削，身躯却又不匹配地异常饱满，洗得多处发白的蓝卡其布工作服胸前高高隆耸，第二粒纽扣好像随时要被绷飞了，击伤你发着呆的眼睛。一种入了膏腴的肥沃。这样的脸和身躯体让人疑惑是一种嫁接。刚才还挤满我脑中的淮灾的浪头，哗的一下就退净了，我怔怔地盯着她的眼。笼罩着我的姜斯年教授的考据癖也哗的一下，没有影子。她扫了一眼我手中未及放下的古书。

“咋啦？”

“灯坏了。”

“没事的。这灯有点神经质，经常莫名其妙地坏掉，等一会儿，又会自个儿亮了，像闹鬼似的。到这个角落来看书的人都怪兮兮的，连灯都犯了病。”说着，她扑哧一下就笑了。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接不上话茬。以后的无数次回忆一进行到这里，就被狠狠地卡断了，除了深深的难堪的沉默，我记不起那一刻内心活动的任何痕迹了。可能的情形是这样的：两人奇怪地对视了不知多久，我挺不住了。我昏头昏脑地抱着几本书回到桌边，没料她抬脚也就紧跟了过来。

一种可能：“尽瞅这些破书做啥？”她斜靠在桌上问道。第二种可能。“你遗精吗？”她直截了当地问。第三种可能。“该死的纳兰性德还是范思哲？镶边宝蓝旗袍还是七分裤？生还是死？我踮起脚尖，旋给你看？”总之，我的脑子被弄坏了，哪一种可能都只能是假设的，而且全然不合逻辑。

难道她会这么问吗？我在犹疑的推测中询问自己，我焦躁地掀翻茶杯，揪住自己在遗忘中杀出了几根白丝的头发了。

“是啊，她会这么问吗？就算她这么问过吧。”我摊在桌上的几本书，多年来恐怕只有那些图书馆中的蜘蛛们读过，书与书之间的蛛网上密布着尸体干瘪的死蚊子。

我并不回她的话。也不知那一刻从哪里涌出的邪胆，我猛地用手指，一根手指，仿佛是中指，按到她高耸的胸尖问道，这写的是什么。隐约是“省图”的两个字已被磨洗得缺了大部分笔画。“果是寡廉鲜耻，歪着小三角扁脑子的蝮蛇不懂人世的规范。哪还游什么？不如跳窗逃走算了。”我心中蝮蛇吐出的烈焰烧破了脸皮。她却并不躲避，反将胸向前稍挺了挺，嘴角浮出一丝古怪的笑容说，你猜呢。我的脑子轰的一声就爆了，右手顺势张开就抓住了她胸前的衣边，将她拉倒在我的腿上。紧接着的一些细节又被我的记忆无情地疏漏掉了。后来，是怎样移身到密集的高人书架间做爱的？开始时两人说了些啥？无论如何这中间应该有些必须衔接的步骤吧。如果少了这些步骤，我绝对不配做以严谨著称的姜斯年教授的学生。任何一个敢在考据学中逗留的人，记忆力都可能是惊人的，他们能把乱成麻堆似的互不沾边的数据，或怪异的人名地名，清晰地刻在脑子里，比如我吧，我能随手列出个1578年明朝万历皇帝大婚至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间，这个国家历史事件的清单，但有时却突然想不起睡在枕边的妻子的名字。这真是件伤神的事儿。记得第二年的冬春之交，我心血来潮，磨着她，想请她复述一下她那一晚我们之间的对话。

她吃惊地问：“那么多的废话，让我怎么复述呢？从哪

讲起？”

我抓抓头皮说：“我脑子都掏空了，记得的却只是那么寥寥几句啊。”

她娇嗔地用手捅着我的额头，说：“混蛋的东西，几句话就能让我上钩吗？我是啥样的人啊？你那一晚滔滔不绝，从黄河夺淮入海讲到亚马逊，从考据癖讲到夹竹桃。猪崽子。卢浮宫。七月底的内裤，里子乱七八糟。别人听了，会讲你彻头彻尾地是个疯子啦。可不知为啥，那些话就是让我着迷透了。我还记住了你念的博尔赫斯的那句诗：我一直在心底暗暗地设想，天堂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她沉吟了一会儿，轻叹口气，又说：“唉，你没听说过雄辩和权力都能让女人产生性欲吗？”我说：“我不知道。”

史学的重任就是这样重构着往昔的图景：省图的那些书架是一直砌到屋顶横梁的，我清晰地记得标着“1957年制造”的书架质地坚硬，看上去特别的沉郁。那时的人们还舍得用柞木、楝木甚至楠木等上佳好材制作书架，真是多亏了他们，我们拼命的折腾也只是弄得些浮尘簌簌地往下掉。她把一条腿架在了书架的第二格上？或许是第三格吧。她呼呼地喘着粗气。半透明、浓腥气、黏乎乎。真叫人崩溃！你不是说那里散出檀香味、兰麝之气吗？嗨嗨，一个下贱胚子捣蛋鬼！我阻止了她撕扯衣服的迷乱冲动，按我的心态，绷断了第二粒纽扣但仍被紧紧包裹着的肉体，才是最动人的。正如被一厘米地皮覆盖着的沸腾火山，有一种欲盖弥彰的生命力。一种被压抑的封建主义的欲望之香，闷罐香，更能刺激像我这一类的男人。为什么要把比那一厘米地皮更薄的衣服撕掉呢？老实说吧，我从来就不喜欢赤裸裸的东西，尤其是

赤裸裸的女人身体。她的臀骨很宽，我家乡一带的汉子都巴望娶这样厚臀股骨、会下崽的女人，据说这样臀骨的女子除了产子顺溜外，挑担子负重往往也是把好手。我的手指深深抠进她臀部柔软无比的肉中，像泄恨一样，按我的经验，那青紫的指印要几个月才能褪净。当她像一摊泥般被我抱住时，我一抬腿，咔嚓一声有什么碎了。是她的摔在地上的眼镜。

“那天是腊月初八。老家人都讲，跟穿白鞋子的男人来往，消灾呢。沿淮一带腊八日结婚的人特别多，圩埂上一溜子的白鞋。”后来她说。我已经记不得当天我是否穿的白鞋。我有白鞋子么？白鞋？像让姜斯年教授犯病的夹竹桃花的那种白色？但有一个场景，我是至死也不会遗忘的，她衣衫凌乱地斜靠在图书馆深处的旧木椅上，吐出一个烟圈，幽幽地说，这是命吧，你在书中搜着碛石乡瘫子村的故事，而我，正是瘫子村出来的女人。

后来，我去过这个叫梅红的女人家中多次。当我的手指狠按门铃，听到那刺耳的蜂鸣声时，我感觉到这场戏剧性交往的确确实实。她的丈夫是个沉默寡言的电信公司施线工，有时我们并肩立在窗口，看见远处电线密如蛛网的街道上，她丈夫骨瘦如柴的身子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我多少有些内疚。而她对这一切，却是一笑而过。她说：“我像我爹梅麻三，活脱脱地像。我们什么也不在乎。万一哪件事在乎了，非得弄疯了。你。瘫子村的女人，要是性子拖泥带水，早让洪水卷了，哪能活到今天？”裹在铁一样的秘密生活中，真操她娘的过瘾。说什么呢，又粗又黑又俗，一张纸都射不透！还瞎嚷嚷呢。青春就是盲动和谎言。青春是一种疾病。

在她柜子上放着结婚照片的底垫下，我看见一块侧立着的点着暗红朱漆的青砖。是红漆还是被风干的血？照片上用毛笔写着蔡琴的一截歌词：“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拉魂腔

王清举

“乡亲们，屁股朝前挪一挪，扎堆儿挤一挤！风太猛啊。”现任硖石乡乡长王清举正拿着一个扩音喇叭喊话。有幸的是，我刚到达瘫子村就赶上了村民的这场大集会。

大堤上红旗猎猎，两根竹竿挑起一条“滩子村后移建镇动员大会”的横幅。在三月萧条的景物中，鲜红的横幅异常醒目。横幅下的长桌正中，立着身材挺拔、腰间略显臃肿的硖石乡乡长王清举。王清举长得很有气势，只是脖子显得过短，肥壮的下巴仿佛是嵌在了硬邦邦的双肩上。这一点，跟我后来结识的腊八有惊人的相似。多年来，我无端端地对那些脖颈过短的人存着不信任，姜斯年教授曾斥责我这点怪癖有损一个学人的冷峻理性。王清举站在那里，拿眼光威严地扫视黑压压地席地而坐的村民。有时，他也含着微笑向我示意，有了姜斯年教授致县政府的一封信，和梅红写给她儿时同学王清举的便笺，我受到了礼遇。我被安排在离主席台最近的位置，旁听着这场被王清举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场集会”。

因为逆着风，王清举的嗓子透着一股子用力过度后的嘶哑。在春寒料峭的河滩上，他的这种嘶哑——我怎么听，都仿佛夹杂着一一种刻意煽情的味道。在省城时，多次听梅红说过，演说，是王清举深藏着的一个杀手锏。他不放过除聋子集会之外的所有场合。靠得这招，做了官、博得了好名声、娶到了老县长的独生闺女。上学时，他就因隔三差五地抖落他的煽动性演说，受到过校方的多次训诫，有时，为了追求他所谓“磁性”嗓音的嘶哑，他不惜掏钱请同学们一道上馆子喝烈酒、吃川菜。你有种就再涮一锅？川肠子真恶心，夹着粪气呢。怕啥？操！将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僧璨的

诗。这也确是件得失参半的事，嗓子受了罪，倒真惹得一些女孩子哭着闹着迷上了他的声音。我在大学读书时，也曾听过一些学生领袖气拔河山的演讲，现在想想那些内容未免有点幼稚可笑，按眼下的说法，“做秀”味儿太重了，但当年我是对他们仰慕不已的啊。久违了，王清举同学的嘶哑！虚伪？不。虚伪是一种绝症。虚伪更是一种文化。席地坐在村民堆里，我看着已长得脑满肠肥的王清举仍憋出了我似曾熟悉的嗓音和做派，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亲切。

王乡长说：“我的父老弟兄们，我今天这颗心啊，已激动得卡到嗓子眼啦，你们听得出吧！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呀，因为今天——”我感觉到了他的幼稚，我认为他面对的是农民，他必须用泥土的思维去完成他的演讲。而今天，我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幼稚：农民总是被他们所完全不懂的东西、完全脱节的方式所征服。农民们虽然习惯说“我操”，但绝不会被同样只会说“我操”的人所征服。

他停顿了一会儿，猛地抓住了这一小段让空气都凝住了的沉默后，猛地喊道：“因为今天千年沧桑的淮河治灾史揭开了彻底崭新的一页！请乡亲们回头瞧瞧，咱瘫子村正巧位于河外滩的洪水走廊上，你们靠血靠汗攒下的一点点财产，一点点积蓄，洪灾一到就冲个精光！请问世间什么样的野兽最凶、什么样的强盗最黑呀？照我讲，这洪水就是牙最尖的猛兽，心最黑的强盗啊乡亲们！乡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紧巴得不行，但就是在这财政揭不开锅的困难状况下，我们仍然挤出了一点钱。这钱也是一攥就出水的啊！我们以这笔钱支持你们搬迁建镇，你们只要从河滩上向后撤七百米，就是这七百米！上了堤，你们就能过上你们渴望已久的精彩生

活！去年省上的公报讲了，瘫子村如今是千里淮河最后一个没通电的村子了。我看了脸发烧，这是一种耻辱哇乡亲们！你们只要撤上堤了，一切就变了，就会有电，就会有电视，就会从广播里听到拉魂腔，就会从电视里听见辣妹子宋祖英唱歌，就会——”

“狗操的滚！”突然台下的人群里爆出这一句。因为顺着风，这一声传得特别真切，本是鸦雀无声的村民们便哄笑着朝后瞧，原来是一个村民在轰舔他屁股蛋子的大黑狗。众人一笑，他慌着站起来，憋红了脸说：“笑啥笑啥嘛。狗啊，当然是狗操出来的，这有啥？”又有人攒足了劲地喊了一句，腊八，为啥狗偏要舔你的屁股，是不是昨个夜间有啥东西没洗干净啊？又是一阵哄笑，严峻的会场秩序一下子乱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戏谑气氛，是最伤害主持人的。我瞥瞥台上的王清举，站他身后的乡秘书倒是机警，赶忙把茶杯盖拧开递给乡长，解决了他僵硬着半张着嘴的尴尬。

会议出岔子的间隙，我第一次从淮河干流大堤上俯瞰这著名的瘫子村。

原来淮河在这里陡然拐了一个大弯，朝南的流向猛地向东，流速骤减带来的沉泥遗沙，淤积而成了一块约摸七八平方公里的冲积扇，怪就怪在瘫子村坐落在冲积扇离河道最近的一块开阔地上。这曾经很让趴在地图上研究的姜斯年教授费解。如果选址仅是为了解渴，这倒也好理解，即便在冬季的枯水期，要解决农业生产的灌溉用水也不难。可从河势上分析，这分明是一次极其危险的选址，它离汹涌的主汛期河道太近了，近在咫尺。但鉴于祖辈风水学的过于深奥，我虽然后来对瘫子村的方位揣着太多的疑问，但从不会企

图解开这些疑问。这对一个试图培养出考据癖的人，确是个例外。从远处看，全村在巨柳掩映之中，虽然早春的柳树尚未吐芽，层层叠叠的枝丛间也只稍露出一些屋顶和墙角。树干都斜向东南，显然是多年洪水冲刷所致。听梅红说过，上游的洪水一次一次摧毁瘫子村之时，也将一些禽尸畜体留在了这块土地上，腐烂使这块地形成了一种令人惊异的肥力。民谚道，收获了拐子滩、富饶了半边天。灾后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遗留在这块地里，一个村妇曾捡到一匣精致无比的牙雕梳妆盒，七折叠、细工漆，面上嵌着异形贝壳，壳上刻着一个“柳”字，县文化局的考古专家疑为明末秦淮名妓柳如是闺中之物。“谁说她是麻子？麻子还能倾国倾城？”“明末的书生都瞎啦，真叫人崩溃！”“瘫子村有两个瞎子，一个是印子他爹，另一个是个打铁的。”村上的风水先生梅子孝讲，这匣子里面藏着五条冤魂，留在村里，是个恶兆，村里很快将它交上去了。地，肥沃到什么地步呢，梅红曾说你播下个跳蚤，说不定会长出个龙种。说这句话时，在省立图书馆昏昏然的灯下，幽暗中她自抚着前胸双峰喃喃地说，这真是地道的淮水龙种呢。

从我立足的这堤上看，青灰的瘫子村轮廓像一个巨型的口袋。或者像个张开的嘴，正欲倾诉，又被大水堵塞了它的喉咙。多年后，瘫子村消失之时，我听说村里也有一些老人嫌晦气，把村子就唤作了“口袋村”。从河势上分析，洪水对瘫子村的掠夺倒真像从口袋中掏钥匙一样轻而易举。

拿着梅红的纸条子，我找到了她的父亲麻三叔和哥哥虎子。虎子，也就是现任的瘫子村村长梅虎。七十二岁的麻三叔，脸色焦黄，身板儿硕长，可第一眼老让我觉出点儿怪，

事后想想，原来是他的脖梗子皮包骨似的细长，与硬实的躯体合不上拍。他的腰间用根白布带捆束着旧棉袄，虽然斜插支竹制的旱烟管，手中夹着却是根卷烟。我在人堆里已见过不少村民腰插着这样的旱烟管，仿佛已是一种饰品，又好像时刻等着什么人猝不及防地递上一撮呛人的干烟叶。许多人置新衣裳时，就顺带着置一根旱烟管，可往往衣裳穿破了，旱烟管中还没沾上烟焦味儿。真正的饰品啊。梅红两个字余音未尽，麻三叔就一把攥住了我的手热火地摇起来，说：丫头早来过信了。让我们款待好你。他攥得我生疼。穿着一件蹊脚格子西服的梅虎站在一边憨笑着。他是梅红同父异母的哥哥，小时曾受过一次掉命的惊吓，按梅红的说法，胆子吓瘪掉了。麻三叔年轻时靠贩卖从洪涛中捞上的房梁和旧家具为生，1954年的大洪水中，刚死了亲娘的虎子突然失踪了，麻三叔急傻了眼。可当天下午他溺水去抢一根圆木，却发现上面趴着七岁的虎子。大家都说，这娃儿命儿真硬，但过度的惊吓也好像使他忘记了一切，既忘了父母和家乡的名字，过了好几年才渐渐恢复了记忆；也忘了怎么哭，三十多年来，村中没人看过梅虎掉一片泪瓣子，活是活下来了，却落下个连老鼠都怕的夜惧症的病根子。梅红说她哥其实是个知冷知热的男人，在村里每个老人膝前，他都驯善得很，他又是梅麻三的儿子，冲这两点，村民们抬举他，做了村长。

“咱对乡亲不怕问句丑话。全村老幼 859 号人中到底有多少缺胳膊断腿的瘫子瘸子啊？”

王清举乡长仍在继续的演说，语气却陡然生硬了起来：“有多少？嗯，157 个人啊乡亲们！一个叫我这个乡长多么沉重的数字啊。咱这个村在唐朝以前叫滩子村，河滩的滩，

后来灾来屋塌，砸断手脚的人越来越多，就被人调侃地改唤瘫子村了，残疾的那个瘫啊真叫人别扭。大伙儿以后仔细瞅瞅，雨天出村的泥脚印是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不清是王清举是隐含有毒辣的嘲弄，还是需要动用他惯性的幽默来调节演说。

他接着说：“千里淮河，这是最后一个烂在洪水中的村子了。也有人说，要坚决拔掉这最后一颗钉子，我可不同意这样不清不白的说法。咱善良的百姓谁会是钉子呢？你们是淮河流域真正的主人，我今天算是恳求咱父老爷们了，接受乡政府这个诚心诚意的规划方案吧。为了制定新村镇的图纸，县上的一些老工程师真是熬瞎了双眼，熬碎了心哦。我们就是想抢在今年大汛前让乡亲们撤上堤坝，过上定心的日子。为了把事办踏实，事后少一些怨气，乡里还制作了一个表决的表格。”

王清举扬了扬手中的一张纸说：“唉，这其实就是张白纸片儿，现在发给大伙儿，赞成后撤上堤建设新村的就画个圈。不愿挪窝，要留在灾难中苦熬的，你就画个叉吧。请大家上台来表决，这里有笔。”乡长说完了，可人群里久久没人动弹。机灵的乡秘书又补了一句话，谁先表决完了，谁就先回家吃晚饭吧。村民们便一哄而上，梅虎赶紧上前，把几个被绊倒的老人扶起来，一边嚷嚷道慢点慢点。

村民们很快散了，表达的结果非常明朗。仅有两个圈，除了梅虎顶着乡长的面画了个圈外，还有另一个来历不明的圈。其余的清一色地全是叉。叉和圈，童趣的两个图画。权利还是游戏？让他们脸对脸，嘴唇贴着嘴唇。嘻嘻笑着。互看着，看出了无邪或是耻辱。

真难啊，兄弟！晚上，王清举乡长在乡政府旁的小饭店摆便宴，给我接风。席间我吃到了淮上淮下无人不晓的名菜“五岔卤全狗”。听梅红说，王清举一向嗜酒，那晚他却破例只喝了几杯茶。见我们几个酒斗得凶，他的眼圈红红的，泪光在里面直打转。我想，这种动辄入情的个性可能是他做演说家的潜质之一吧。我有一个顽固的偏见，我是靠细节取人的，如果我把一个人的身份界定为演员，我会不加辩认地把他的行止、装束乃至说话的腔调都视作了道具，我猜他想洗掉那刺鼻的做秀味儿都难，这也是我多年友寡的根子。但这一晚，我靠一些细节把王清举的身份界定成了我的朋友，虽然多年来这样清晰的界定并不多。

王清举乡长端着茶杯大念苦经的形象，在我半醉的眼球中晃着晃着，变形了。他说，我的内心闷苦啊兄弟，上面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乌纱帽，让我做瘫子村的上迁工作，就是上面不逼我，我也早惦着要救这个村子出火坑。你说唐朝啊封建王朝的青天老爷怎么做啊，也不就是这般地苦口婆心吗？但是，唉，局势你瞧得再清楚不过了，没人认我这份苦心的账。酒兴正酣时，县长打来了电话，询问村民对搬迁的态度。王清举很有策略地汇报说，村民们认真地表决过了，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拉魂腔

麻三叔的灯盏

每个村子、每个夜间必须点一盏长明灯，一来镇鬼，二来辨路。清晨鸡叫头遍时，方可熄灯。如果点灯的这一户男主人死了，村民可以举荐下一户。

——淮河风习之一——

“去瞅瞅，三叔的灯盏还亮着吗？”四十多年了，就这一句。瘫子村人的口头禅。

沿淮各村点镇鬼灯的风习，就源自瘫子村。据说，清末时，一个村民夜间去捕鱼，准备给怀孕的妻子催奶。他在月光下看见一尾特别漂亮、又肥肥壮壮的红鳍鲤正游至岸边。他用铁叉猛地掷向这鱼，眼瞅着叉住了鱼尾，兴奋拔出铁叉却一无所获，叉尖上滴着血。他疑惑又失望地沿河走着。没走多远，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坐在水边梳头，一边又揉着自己的脚。凑近了瞧，女子脚踝上有三只小洞正渗着鲜血。她幽怨地问他：“红鲤鱼哪里惹你了，你又她干啥？”那男人头发根子一条条嗖嗖地立了起来，扔下铁叉，一路狂呼着奔回家。从此一病不起。

我素来对此类乡村逸事、鬼谭兴味盎然。我觉得对奇闻逸事的好奇心理正是一个学者品质的肇始。便存了心四处探听，七姑又给我讲了一件。一个农人夜间穿过田埂，看见一老姬提着大竹筐赶路，竹筐内堆满物件，看起来很沉，老姬累得跌跌撞撞、走两步歇一步。农人心内不忍，便上前请求替老人提筐，老姬低着头并不答话，只是将大竹筐递给她。农人一接筐，便吓得魂出了窍：原来这筐像一张纸似的轻！他丢下筐子狂逃回家。第二天正午艳阳高照时，才敢回去看个究竟，路边全是招魂的纸幡，依稀能见一个已烧成灰的纸筐，里面装满纸扎的金银器皿。我喜欢这两个鬼故事，它们让瘫子村的景物一下子幽深起来。咋就没点厉害的？比如吸血鬼。趴在腊八的大砍刀上舔着。舔着舔着。高潮远远地来了。你抽搐吗？大砍刀成了一段灰。

麻三叔的灯盏是否能镇鬼，没人去较这个真。瘫子村谈

鬼的人倒真的少了。“去瞅瞅，三叔的灯盏还亮着吗？”这话事实上并不含半点疑问的意思，村里人都清楚，在鸡叫头遍前，那盏灯定然是亮着的。说这句话，无非是说：拿不准的，到那盏灯下去问个明白吧。

门是虚掩的，你用不着敲它。吱溜一声，你看到的永是这一幅图景：在靠北窗的炕上，他叭嗒叭嗒地抽着旱烟管盘腿坐在灯下，一盏挂在壁上的老式煤油灯下，灯芯外加一个高高的玻璃罩，灯光昏暗却又不飘忽，定定的，油尽之前绝不至灭掉。后生进屋，站在炕前问话，三句两句，也就出去了。有时，梅子孝、德贵几个老一辈的，进来了，就盘腿上炕，坐在麻三叔的对面，叭嗒叭嗒地，一起抽着凤阳县地界的那种呛人的紫茎旱烟。老哥俩，一宿无语。这是村里人最熟悉的一个场景，只是灯盏下的人，渐渐地老了，前几年还是黑黢漆漆的头发，一下子就全白了。

“三哥，听乡上人讲，县长把王乡长臭骂了一顿，说支持搬迁的人不超过户数的一半，就不能硬搞，但也绝不能不搞。王乡长在砸瓶子掼碗发脾气呢。”

“……”

“省上来的陈教授，自个儿要住嫂子和腊八那。就由着他吧？”

“嗯。”

“东头印子他娘的尸骨，还没冷呢，乡上张干事今儿就来了，说一定得火化。印子跟张干事都动拳了，说他娘年轻时还救过八路军呢，政府不仅不报恩，还要毁他娘的魂。印子媳妇就趴在棺材盖上，说要火化，就先烧了她。全家嚎得鼻青脸肿的，心烦呢！张干事硬拽着虎子表态，虎子哪有个人

辙呢？干挠脑壳不出汗，僵着了，让我来问问三哥。”

“……”

“张干事说了，大堤是政府划定的高压线，无论怎么都不能搞土葬，挖一寸都会电死人。剩一个青迢岗，印子她娘是平常妇人，又葬不得。”

“就葬我的地里吧。我那麦田垄子高，子孝说那地喝着东南风，风水旺烧。你去跟张干事讲，谁家的责任田，谁总做得了主吧！”

“就是亏死了三哥了。”

“啥话？又亏得了哪根筋骨？”

“……”

“德贵。”

“嗯。”

“你去跟子孝招呼一声，托他给小红捎个信儿，把这个搬村的事说细致啰，问问小红啥个看法。”

“嗯。”

德贵刚过门槛，麻三叔又把他喊住了。问：“丫儿咋的啦？几天没听到了他的声啦。”

“哦三哥，没事呢。嗓子哑得呢，不出腔，过几天就没事了。”

梅红曾多次跟我提起瘫子村的一个怪人“飞天蜈蚣”。

“飞天蜈蚣”是他的绰号，听上去像个绿林大盗，也弄不清谁先喊出来的，古里古怪的名字，没个由头，这就是德贵家的大儿子丫儿。文化革命的时候，丫儿才十三四岁，这孩子自小长得麻秆样儿的单薄，脸面儿清清秀秀的，一开口说话，脸就窜红到脖根子。大伙儿便都喊这娃丫儿，本名渐渐

地就弃了。七姑疼他疼得慌，说天生的唱青衣的好料儿，眼珠子蘸灵灵的，能把整台的转晕了。那年头公社的造反派到村里抓麻三叔，鬼使神差地，竟把丫儿一道儿抓了去。第二天被放出来时，丫儿的耳朵里被灌满了牛屎，肿得没了眼睛的脸上留着清晰的皮鞋底印儿，被钉子拉划过的一道道血痕，有的血淤痂了，有的朝外渗着血。这男娃，整个疯掉了。一回家就趴在墙上，头往脖子里紧紧缩着，一到夜间就不停地嚎叫。

三十多年了，丫儿夜间的嚎叫，仿佛从没间断过。开始的几年，德贵不忍锁他，由着他在外。他日光里倒也安分，一声不吭，低着头，在田间不紧不慢地晃着步子，一年四季都穿着那件千疮百孔的土黄棉军大衣，肮脏的蓬发和竖起的大衣毛领子纠结在一起，仿佛再也不能撕开，下身穿着一件早被扯成碎条儿的单裤。怪的是，他身上并不散出那种多年发酵的怪味儿，德贵说，最燥的夏天，他的头皮上也出一滴汗。白天他蹲在村口的巨柳下，温温和和地瞅着田间。有时他会猛地把裤子扯下，露出根屙，自个儿嘻嘻地傻笑着，笑得脸不住地往棉军大衣的领子里缩，无限快活。一次，正巧让一个来瘫子村串亲戚的外县媳妇瞅见了，那女人立在村口大骂：什么破东西，像掉灰里的腊肠呢，丢人现眼！麻三叔冲上去，一掌就把那女人的脸抽肿了。瘫子村的人平生第一次见麻三叔动手揍人，都吓懵掉了。德贵从此把丫儿锁在了后屋的狭小柴房里。

丫儿的嚎叫让许多人惊奇。梅红说，那声音太嘹亮了，在夜间的瘫子村上空，那叫声像绕着几道弯子地盘旋向上，在夜空中飘浮很久，才慢慢地散去。村里年轻一辈的都叫他

“飞天蜈蚣”了，他们都是在飞天蜈蚣的嚎叫声中长大的。他们茶余饭后也会猜测，飞天蜈蚣年轻时定是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只是没人敢问。只有七姑仍是疼他疼得慌，丫儿犯病没两年，他娘就死了。七姑隔三差五地去小柴房，用热毛巾给他擦身子，哪儿都擦。擦着擦着，七姑就哽咽成一团，抱着他的头不肯松手。丫儿对着村子里所有人傻笑、扮鬼脸，七姑一来，他就安静了，两只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七姑，像两泓幽黑的潭水。

七姑说：那孩子的心思灵敏得不行，他嚎着嚎着，我一走到窗边，还没进屋呢，你想想我的脚多轻呢，他就一下子乖了，不嚎了。

在瘫子村的夜间，麻三叔的灯盏和丫儿的叫声是两个符号。少了一个，便有人不踏实，几天没听见那熟悉的嚎叫的三叔，悄悄地来到了德贵家的柴房的窗外。这是个只比巴掌大一点的小窗，其实也就是个通气的孔。从孔中朝里看，黑乎乎地啥声息也没。麻三叔怔怔地站在那发呆，不知过了多久，从树上落下的一砣鸟屎打在他的鼻上，才把他惊醒过来，怏怏地回家了。

去年初春，好多个失眠之夜，当我静坐在寒风中的河滩，“飞天蜈蚣”的嚎叫声从村里冲出，“嗷嗷——哦哦——嗷嗷——”。还未泛出初绿的村子，在这嚎叫声中显得更是疲困荒凉，也仿佛沉睡得更深。这嚎叫像几朵浮云在推动满天的星辰。听上去，那声音一点也不干涩，宛转地扬上去时非常亮堂，往下沉时又厚又重，倒像是一个底气异常充沛的男人来唱一首谁也听不懂的古歌谣。这嚎声，好似已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怨和恨，仿佛已被清洗得干干净净。

拉 魂 腔

七 姑

咣当一声，七姑推了门进来。麻三叔用烟锅头在炕沿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喉里囔囔混沌地哼了一下，算是招呼了。他的嗓子中，像哽着一块干驴粪坨子。七姑搬出去后，多年来他一直这么招呼她。

七姑把一封信丢在基台子上。说：“你闺女的。乡上邮递员送来了两封信，还有一封是陈教授的。”梅红打小里就从不喊她一声娘，所以她一直也就叫她“你闺女”。“嗯——哪。”三叔说。又朝地上啐出一口浓痰。

基台子，是瘫子村房屋的一个特殊构造。造屋时，要挖很深的地基，顺屋脚筑约一米高、一米多厚的基墙。筑这个基墙那真是大有讲究哦。先用两块大木板从两边牢牢夹起，中间用黄泥浆、砂石、牛骨灰、稻草掺着煮熟的糯米饭填起，用大石碾一遍又一遍地夯实，家道殷实一点的，也在这基墙外再砌一层砖，算是装饰。要贴符咒。把黄纸、紫纸、黑纸剪成的符咒烧掉，撒在墙根。筑基墙时，有个少不了的风习：夯第一道土时，要用毛笔在土上写上曾祖的名讳。覆第二道土，再夯，写上祖父的名字，再覆第三层土。按梅子孝的说法，这样的基墙中就筑进了祖宗浓浓的荫佑，有一股子再急的洪水也摧不垮的韧劲儿。

在厚实的基墙上再砌上墙，上墙一般就很单薄。洪流一到，上墙往往就垮了，但每户的基墙却是纹丝不动的。灾后再在基墙上再筑新屋，倒也是省心了。基墙比上墙宽出的一大截子，叫做基台子，摆放些小农具、搓衣板、肥皂盒一类的杂件。瘫子村每家每户的基墙也都是历经了几辈子的老址，里面写的名讳都是些遥远的祖先了。村里唯一没筑基墙的房屋，就是七姑跟腊八住的那一座，仓促搭起来的，透着胆

怯，所以盖在了村西头隆起的一个低岗上。

腊八从部队退伍的那一年，仅花了十多天的粗功夫，就把屋子垒到了顶。没有祖宗荫佑的屋子常撞鬼。七姑说，真的呢！拖着暗红的长舌，像秋天晒得蔫粘的红麻。眼珠子是碧绿的，冒着酸气。身子七绕八匝地缠在梁上。不像是冤死的枉鬼。哟哟，哪里是什么污秽？我一点也不怵。还真怪标致的呢。说得多了，倒没人当了真。

腊八从军的事，是麻三叔与七姑间的一个大坎儿。那一年正赶上梅红上省城念书，虎子又患了血吸虫病，铁塔般的汉子眼睁睁地垮了，肚子鼓胀得像个怀胎十月的孕妇，一走路就打摆子，暴热的天也缩在棉被中哆嗦。那时，一家人还绑在一堆，麻三叔跟虎子在西房，七姑带梅红住东房，腊八住后厢。正是要开镰割麦子的当口，七姑却冷不丁提出要让腊八去当兵。

三叔的火腾地就蹿了上来，他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盛着咸菜的蓝边碗就从桌上跳起，摔到了地上。脸如黄纸的虎子，腊八，捧着碗正喝粥呢，一下子都愣住了。

“哟——”七姑不紧不慢地把地上的碗捡起来，说：“威风着哪！头皮子都冒白了，拍桌子也不害臊哪。你道我们女人家手软，拍不起桌子啊？我说老三，你再拍一次试试瞧！”

“……”

“你讲虎子病成这样，我不揪心啊？你以为我跟着你麻三嚼腌霉菜，是多大的福哇！哪一桩大事小事，不是顺着你这个牛脾气。”说着，七姑就趴在桌沿上呜呜哭了起来，虎子和腊八赶紧溜出了门槛。这是他俩躲架养成的老习惯了。

“.....”

“大不了，麦地的笨活我全扛了，给你屈死，还不如做驴子累死了干净呢。就是死在你麻三家，我也不能亏了腊八这条苦命。”

“.....”

麻三叔板着脸再也不吱声，其实心头早就慌了神。真是应了梅子孝算命时的疯话。七姑本是个妾命，妾的八字太硬，就会撞进“倒妾命”，骚死你。姜斯年教授说了，宇宙中神秘的反物质。黑洞。强大得让时间弯曲得像个驼子的引力。她嫁的男人在她这里，命就削薄得像一张纸了，一捅就破。麻三叔这种剃了头也不服软的人，到了七姑的手里，每每地逢斗必输，完全没了个辙。“梅花七配黑桃皇后，入死穴。不用算了。你的命生来就是个负的。”

可那年头，当兵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七姑深知，村村寨寨年轻精壮、家世根正苗红的小伙子多着呢？腊八除了会杀狗，又有啥讲得上口的过人之处？不腥不臭的名声倒是不少。从腊八很小的时候，七姑就铁了心要让他做个军人，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拍着枣红马驰骋沙场。像戏中的薛平贵、岳王爷一样。那些年，这个心愿成了七姑惟一的心愿，在一些迷迷糊糊的梦中变成异常强烈，像锋利的猫爪子挠着她的心。在破庙中，当她逼着麻三行房时，这个愿意又断断续续地闪现。眉毛划下一条伤疤的逃兵，坐着死亡的闷罐车来了，碰巧朝一个女戏子的脸上撒了泡失败的尿。惊醒了她的命。当兵去！她，七姑，一个曾红透了淮河三省两岸大集小镇的女人，怎么能让这么简单的一个愿望落了空？她时时就念起腊八三岁时趴在门槛上脆生生喊的那一声“娘”。

当时，公社管征兵工作的是一位秦书记。秦书记是个何等样人？这倒是她平生第一次打听一个男人的事儿。早也过了扯衣襟害臊的年纪了，七姑趁着赶集的时候，就往公社大院那边凑去打听。院子中多的是两颊凹陷、颧骨突起、脸上布满了妊娠期雀斑的长舌妇。很快，她把这个曾教过书的42岁的秦书记底儿摸了个透。让她意外惊喜的是，事情留着个大豁口：被公社大院中妇人称作“黄鼠狼”的秦书记老婆，住在县城里，平日里根本不往乡下来，大概也就是乡下没油腥。在拎着两瓶“濉溪大曲”酒去找秦书记之前，一个傍晚，她穿着碎蓝花短袖对襟小袄，在家中镜子前，自个儿呆瞅了半晌。哦，算一算有多少年没这么细致地照过镜子了？想起十几岁时，每次换妆，精血旺盛的师兄弟们争着往她脸上描红画黛，生怕这位小师妹撅嘴边子。有一回，一个大户人家的炊工为了讨好七巧莺，去偷二奶奶的桃碾胭脂，硬生生被打折了一条狗腿。有多少比公社书记官翅儿硬得多的男子，变着法儿地拜倒在她七巧莺的石榴裙下。想着，愣着。人生已无可剩之物。七姑的泪就挂满了腮。

到公社大院时，天刚刚擦黑。七姑掐得那个准啊。“秦书记在吗？”她轻轻地敲着门：“我——”，她心头有点做贼的慌乱。

“进来吧。”

一进屋，发生的事情跟七姑盘算的就没多少了不得的差别。第二天清早，她像个灰心的小偷一样摸着黑，悄悄溜出了公社大院。她太困了。她没料到那个放牛娃出身的秦书记，竟会唱那么多杂碎的拉魂腔段子，连《偷香记》这种写不上桌面、只能两个人捂在厚被子底下唱的荤段子，他也会

来两句。“舌尖舔你的小黑马马哦，魂魄在那青霄里游荡”，“偷偷咬着妹妹的小红莲啊，我就那个不松口”。他压紧窗帘，憋低嗓子，一段又一段地演给七姑听。演给他心目中的大名角七巧莺听。到了深夜，连那昏昏的低瓦电灯泡也不敢点了，熄了灯，嗓子里嘟嘟囔囔，还是戏。七姑几次懵懵懂懂差点睡死过去，快熬到天亮时，精力旺盛的秦书记硬拖了七巧莺上床。不过没扑腾几下，还没进入实质的阶段，就蔫了。七姑后来捂着嘴对我说：“鸭儿，你要写我呢，这一段真得捎上了，好歹，隔了那么多年，又有人让我做了一回七巧莺！”

腊八风光无限地做了一个军人，不过短短三年就惨兮兮地回到了瘫子村。没有任何浴血搏敌的事迹可供回忆，倒是在一次营队的实地演练中，让一个愣头愣脑的新兵一刺刀从裆下划了过去，顿时血流如注。野战队的军医缝缝补补了半天，裤裆里男人的那玩意儿还是没用了。七姑一听这事，脑子嗡的一声，就想起自己在破庙里的一刹。报应吗？她喃喃地说：怎么也不该降到我可怜的腊八头上啊！是我的苦命顺带着烧了他。

当我被姜斯年教授点燃的火焰激荡着踏进瘫子村时，这里正在热火朝天地搞一场税费改革。听虎子讲，这项改革的内容杂庞得很，但非常合村民的心坎。上头划了几条“红线”，把以前向农民征收的乱七八糟的收费项目，一刀剁了。刚开始时，也没什么人当真，等到交费时才觉得身子骨一下子轻了，许多人家还真就放了鞭炮庆祝。为了帮助农民掌握好政策，少挨些不明不白的欺侮，县里又向各个村派了一个工作组，成员都是些熟悉农民情况的老干部。派到瘫子

村的工作组一共七个人，打头的是个头发银白、骨相挺威严的一个老头，说话时底气充沛，音色又亮，还很有耐心，村里人心里有些犟着的疙瘩，都爱找他讲，连麻三叔都跟他闲扯上瘾了。工作组在瘫子村住了八天，临走时，那个姓秦的老头突然扯住了村长虎子，向他打听一个人。

天快黑了，虎子把那老头带到了七姑门前。七姑扶着门框，瞅了那老头半晌，还没等他开口，突然就说：“死了。你要找的那个人，早死了。”

老头目光和蔼地端详着七姑。两张脸上的沟沟壑壑，都那么平平淡淡地舒展着。听她这么一说，那老头笑一笑，轻叹了一口气，转身就走了。

拉 魂 腔

虎 子

惊蛰日，雷动。每户要杀一只白鸡以祭谷神。

杀鸡必须躲着杀，不能让人窥见。能偷看到别家杀鸡场景的，这一年自家必定无病无灾、或有横财。被别人偷看到的，则格外要提防盗、火、瘟三灾。这一日傍晚，村子里每个角落都是蹑脚弓腰、探头探脑的人影和四处乱飞的鸡毛。

——瘫子村风习之一

清凛的月光穿透烂掉了边边角角的窗户，照在虎子的炕头。

他折腾了半天，怎么也合不上眼，老婆桂枝梦中挫牙的声音嘎吱嘎吱，搅得他心烦。三百六十五天，桂枝这张牙暴唇薄的大嘴巴，是没有一刻饶得过他的。白天的牢骚怪话又多，像串没头没尾的念珠子，珠子就那么几粒，话也就那么几句，但可以循环反复地讲，颠来倒去地讲，掐头留尾地讲，成年累月地讲，就是断不掉。这倒把虎子的耳朵炼成精了，偶尔地桂枝喝口水，他就觉得这破碎的寂静一口一口咬进他的骨头了，浑身地不自在。有时，一句话听着稀罕，反问一回，桂枝就扯着嗓子狠狠地说：“天杀雷劈的狗东西，这事儿我都讲了几百遍了。”

桂枝嫁进瘫子村，老觉着憋屈。她娘家在风阳县的门台子，那可是个风光的地方，靠着京沪铁路的一个三等小站。下错了车站的、想到乡野间采风泡妞的、有怀旧癖的、收瓷杂古董的南北商人，熙熙攘攘地都在那里下车。从庸俗的相对论学到迷惘的肚皮舞娘，应有尽有。相对论我只骂过一回，肚皮舞我只看过一次。一样的烂。暗绿的帐篷外挤满了性苦闷的青年农民。嘴角长着血泡，胳膊上刺着青龙。“找死啊！老子早腻味透了？”真可恶。满世界闲逛。人气一旺，这原本穷酸的门台子人就开窍了，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地办起了作坊小厂，做异形瓶胆的、做烟花爆竹的、做塑胶避孕套的、做自虐性玩具的、用豆浆掺猛药做丰乳膏的、雕刻唐伯虎陈老莲旧印章的，啥花样都有。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虎子陪桂枝坐长途车回娘家，远远地闻到缕缕刺进了脑壳的腥气，眼见着小河水一条条地污黑起来，就笑

着说：“你娘来喽！”

桂枝就拿白眼恨恨地瞪他：“俺娘咋啦！瞅人家一个个手阔成啥排场，哪像你这蔫不拉叽的屌样？水黑点咋啦，瘫子水清，还不是穷得跟痨病鬼似的。”

门台子的人是见过世面的，拿瘫子村村支书兼村长虎子格外当个人物瞧，轮流着请他蹲馆子吃宴席。摆的那可真叫个谱儿，西湖糖醋酱排骨。吱溜一声惨叫蒸白鼠。龙虎斗就是猫炖蛇。乱棍打死猪八戒就是白豆芽蒸猪蹄子。真他娘的牙尖胆黑，敢叫，花样儿多。我可不敢吃？怕雷劈。虎子串门时，还特别地留了份心，想瞅出点人家办厂子赚大钱的门道，却又总觉得耳根子烧得慌，不愿开口多问。看着看着，心就虚透了：伦敦华人街舞狮子还炸着他门台子的双踢脚炮仗呢。坑蒙拐骗一条龙。瘫子村哪是这块料？最后，门台子人赚钱的奇闻逸事，就变成了桂枝的唠嗑声磨牙声，灌不进耳。一分心时听见一声，就格外地叫人心焦。

马一瘦，就显这毛长。虎子躺在炕上无奈地想。一年中他很少能睡几个踏实的囫囵觉，生怕第二天早上乡里又摊下个新的收费名目。他老觉得县里不公平，富村和穷村，交的税费一个样。农村的税费招牌又多得像牛毛，扎在饿得耷拉个脑袋的瘫子村这头病牛上，更是戳眼。村里没有税官，征税催费，全扛在虎子一个人肩上。收些啥费，有时全凭王清举乡长一张嘴。乡里揭不开锅了，准会蹦出个精灵古怪的新费种。你用拖拉机拉西瓜上镇上卖，他堵在村口收你“冒烟费”，说是收去治理空气污染了，反正领导们想天想地，宏观着呢！人饿瘪了不打紧，空气弄脏了，那可真是大事儿。诸如此类吧。虎子是铁匠风箱中的老鼠，两头挨着热气蒸：

瘫子村的税费年年收不足，一进乡政府院子，虎子的小腿肚子就猛抽筋。

王清举铁青着脸朝他吼：“每年就你一个收不足，还不够别村的一个零头！瞧你那熊窝囊样子，孬种样儿！”

“我骗了你！”王清举说。

王清举有句全乡无人不晓的口头禅，叫“我骗了你”。这是从他爹那遗传来的。他爹年轻时是淮河里威风得直哆嗦的一个船匪，娶过八房姨太太，瞧瞧人家，八房啊，别说争风吃醋的事儿，名字都常叫混掉。后来弃暗投明参加了革命游击队，因为不怕死，立下了不少鲜血淋漓的战功。全乡干部都熟悉王清举乡长的口头禅，但没有人怕他这句话。虎子明白，当王乡长说“我骗了你”时，他的怒火往往到了强弩之末，快收场了。从乡政府院子里出来，虎子深深地呼出一口恶气，全身成了仙似的畅快。嘘，总算又混过了一个鬼门关。

可今年真混不过去了。马上要搞税费改革，所有的收费项目要一刀切掉，只征一道由省里统一确定的农业税，税外再乱收一分钱，那是要踩地雷的。王清举乡长特别地找虎子叙了一夜，破天荒向这个下属大叹苦经，虎子这才知道那些满脸横肉坐在乡长家的，原来尽是些债主。乡政府楼对面的一个小饭店老板娘，在自己背上贴了一副笔墨：“乡长，喝了我的血和汗，吃了我的肉，请还给我钱！”整日里缠着王清举，寸步不离，也不吭声，像个疹人的鬼影子。

“哪里是我吃了她的酒和肉啊。都是招待省上、县上的各路领导和稀客的嘛。你说我冤不冤、屈不屈？梅村长，你把村里历年欠的税费缴清了，就算是救我一命吧。我也用不

着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了。税费改革后，再也没人逼你了。混过这一村，再没下一店啦！”一向威严的王清举乡长憋出了哭腔。虎子暗想，这乡长也挺可怜的。几万人的大乡啊，每人扛着一张嘴，大有大的难处，他想。

乡长掏了心，虎子非常感动。王清举拉着他的手走到门口，又叮嘱说：“税费改革是味猛药哇！农民的负担一招减轻，可财政亏空的担子要把我压成肉酱哦。最后一次，再收不足，我真骗了你！”乡长在他数十年的口头禅里多塞进了一个字，让虎子觉出了不同寻常的严重性。

虎子第一次觉得这月光好刺眼，扎得他眼睛生疼。他用被子捂住脑袋，一遍又一遍地盘算着这些即将消失的税和费的名目。王清举乡长说了，当村长，第一要紧的就是把这收费的名目弄清爽了。虎子的榆木脑壳着实狠下了番功夫。

“乡统筹”五项，即农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修建乡村道路费；“村提留”四项，即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费、村办公费、公益金；还有属于皇粮国税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等等，零零总总，一共四十七种。几年下来，名字滚瓜烂熟。虎子又百无聊赖地把凡瘫子村水土里能长的东西，不管是麦子、茄子、豌豆、薄荷、山羊、鲤鱼、鸡鸭这些能入口的，还是蜘蛛、鼯鼠、毒蛇、蜈蚣、蝎子、蝙蝠、大青虫、屎壳郎、蜗牛这些不能入口的无辜活物，再凑上犁、耙、刀、桶、镢、镰这些跟土地上劳动扯上边的哑巴农具，噼里哗拉地全算上，仍然不够这四十七种。太沉了，一种可怜的物件背上竟压着不止一种税费。算着算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辛酸猛地奔上虎子的心窝，他骤地眼睛一热，泪水就进了出眼角。桂枝在一边的大

梦中无忧无虑地磨着牙。

这税费，收到印子家时，虎子实在是张不开口了。印子爹不到三十岁时就瞎了，为了讨口饭吃，跟一个也瞎了眼的私塾先生学了几个戏本，走村串寨地说古书戏。本是目不识丁，可说来也怪，这眼前一漆黑，命一漆黑，其他器官就仿佛神奇的灵敏，印子爹学戏本时，把个私塾先生惊呆了，整套的《万花楼》、《薛仁贵征东》、《水浒传》，几个晚上就烂在心里，张口就唱。小铜锣一响，唾沫四溅，讲得村民们僵着张嘴直掉口水的入神。也算个红人，邻近的村村寨寨，正阳关三百里水道两侧，谁不听得个老瞎子擅说古书。红喜白丧的席宴，老瞎子不到场，大伙儿便觉着不够瘾头。多少个繁星在天的夏夜，瘫子村人在村口巨柳下纳凉时，印子爹用几本老侠客故事，把整个乡村之夜讲得脊骨生荫地幽暗、传神。梅红说她这一辈子中最难忘的，正是这个瞎眼老人。所以大伙儿都喝稀粥的那些年，印子家还能飘出腊肉的香气。农村“大包干”后，村村镇镇仿佛一夜间都不叫饿了，黑白的、彩色的电视呼呼啦啦地进了村，大家都歇在屋里盯着屏幕过日子。梅瞎子，成了第一个被时代淘汰的人。一病在床二十多载，渐渐地又瘫了、聋了，屎尿都乱在了床上。印子娘做童养媳时就是个药罐子。现在家家户户都飘出肉香时，印子家几年却没熬到一点油腥了，没完没了地飘出中草药的异香，村头村尾都闻得到。

今年印子娘又死了。印子媳妇跟两具活僵尸过了三十多年，孝顺倒是尽了，就是变得个木头木脑，加上膝下总没拢个儿女，盼孩子把人盼傻了。村里人噙着泪，都这么讲。像这样的农户，税费政策上有个照顾，但只减不免，虎子带着

桂枝跑乡政府会计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倒是把那学校刚毕业的小女会计伤成个泪人，摘下黑框眼镜，两眼哭肿得像两块发亮的猪油。但出门时，她又板是板、钉是钉地说：“收还是要收的，皇粮国税，自古是法啊。把弦子拉到底了，这一户每年就收两百块钱吧。”弦子拉到底？亏她还能讲句淮窝子的土话？到底个屁！还是把人往死路上引。虎子忿忿不平地想。

每次一碰到印子媳妇浑浊呆滞的眼神，虎子就硬生生地把话咽了下去。前几年他瞒着桂枝，让七姑把腊八卖腌狗肉的钱偷拿了一点，给印子家垫付了。他了解腊八这个契弟，大不了买瓶酒赔个不是，要硬借，腊八并不情愿。腊八会说：你不就图个狗屁糊出来的乌纱帽吗？我这钱是给娘积的棺材本儿，哪个敢动？

印子家、德贵家、二艸子家、二瘸子家、鼓应叔家。撇开以前挪下的陈年旧账不提，全村今年拿不出的税费欠款还有七千多块钱。这七千多块钱像七千根小干柴，呼呼地冒出火焰，烧焦了瘫子村村长梅虎同志的屁股。他爹麻三叔说得干脆：自古瘫子村就穷，但穷得骨头硬邦，清朝时都不欠皇粮，难道现在就没了个辙？官吃民、民吃土，天经地义嘛。谁让乡亲们抬举着咱父子俩，咱砸锅卖铁也得替人补了这个黑窟窿。

窗外，树枝间的月轮煞白。

虎子内心已打定了一个主意，便翻身坐起，想，这鸡咋还不打鸣呢？又一想，哦，家中惟一的一只白公鸡自己昨夜已亲手宰了。今天是惊蛰呢。他蹑手蹑脚地下了炕，草草收拾了一下，踩着一地腥臭的鸡毛，就径直奔县城而去。路过

他爹的屋子，见灯盏黯然地仍亮着。他想过去招呼一声，到了窗前，终于又没推门进去。

黎明前的天，乌青乌青的，是个迷人的天。

路上到处晃动着沉寂的人影。从瘫子村赶八里多的小道，抵乡政府院子后，右拐上一条笔直的柏油路，奔三十多里路就到县城了。路上轰隆隆地开着一辆辆拖拉机，装满了还滴着露珠的新鲜蔬菜，芥菜，茄子，嫩黄瓜，也有装活鸡活鸭、鲤鱼黄鳝的。几个农民腰间用麻绳紧紧勒着破旧的棉袄，站在拖拉机的尾上。公路上散出了鸡粪的重人气息。虎子拦住了一辆拖拉机，甩给机主一包老刀牌香烟，搭了个便车。

进城时，天已透亮了。虎子不打弯地就奔了县医院的采血站。这条路熟。没想到，采血站外的墙角已蹲满了农民模样的人，一大群，有的闷头抽烟，有的眼神直愣愣地发呆，有的耷拉着个脑袋在打瞌睡。采血站的窗口还未打开。虎子尖起耳朵，听着身后两个人的嘀咕。哦，一个是欠了村里的税费和电费，村干部把家里牛羊牵走了，附近的亲戚多，倒是能借着钱，就是面子薄，死活张不了口。另一个在邻村欠了一屁股赌债，说是醉酒时被人结串子坑惨了，不敢跟老婆讲，只想偷偷卖血抹平了事。虎子晓得大伙儿都心急，怕耽搁了事，第一个就趴在了那窗口上。又过了大概半小时，窗口哗的一声拉开了，蹲在墙角的人便呼地都弹跳起来，往窗边挤。虎子瞧窗内，一个四十多岁穿白大褂的肥女人睡眼惺忪地揉着肿眼泡。

“喂大夫，卖多少血能得七千块钱啊？”虎子没头没脑地就问。

“嗨什么卖血呀！卖什么血啊，大清早地讲话多难听！早就讲过了，你这叫献血，挺光荣的一件事。真没脑子！我们给你钱，那是发点营养补助费。”

“是，是，是。是光荣，是光荣！那到底献多少血，能得七千块呢？”虎子嘟囔着。

那胖女人不耐烦地抬眼瞪了虎子一眼，说：“榨干了你也没这个数。你的血合格不合格还难讲呢。姓名？”

“梅虎。”

“到后院排队验血去。”那胖女人嚓地撕给虎子一张红字的单子。

想起曾经生过的几场病，虎子心就虚了。小时候就生过血吸虫病。夏季干活，蚂蟥、牛蝇、花蜘蛛趴得密密麻麻的一臂，忙得昏天黑地，赶也懒得赶它们，任由它们吸着血。赶跑了还有饿的来，不如就喂它个饱，撑死。他怕血中遗留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啥杂质，毁了筹款的事。不想，验血倒也顺利，医生还捏了捏虎子紧张得发抖的粗壮臂腱，啧啧地赞了几声。一直到瞧见自己鲜红的血流进针管了，虎子的心才彻底踏实了下来。他有点轻蔑地瞧着这血，想：操翻它个亲奶奶的！夏天的蚂蟥趴在腿筋上吸，也不就这点滋味？瘫子村女人生娃，哪一个不是成盆的血泼出去废了？还有桂枝那一裤裆的月经，说不准都能卖钱呢。

“就抽这一袋子？能多抽点吗？”虎子眼巴巴地求着医生。

“那绝对不行。我们不能把你的健康弄垮掉了。”

“这给多少钱？”

“你拿单子，到窗口算账去吧。”

虎子攥着二千四百多块钱走出采血站时，早晨的光线迎面射了过来。他觉得眼前五色斑斓地晃了一下，头猛地一阵晕眩，便站住了。扶着墙，抽了根烟，才出了院子。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这具血肉之躯原来如此的值钱。他把手伸进裤袋，紧紧捏着这叠簇新发硬的票子，一阵狂喜。心想这钱挣得也太省心哦，再来两次，村里的孽债也就抹掉了。

与医院隔堵墙的是一个菜市，早上炸了锅似的热闹。这是一幅最典型的市井图轴：青石板街的地摊上，摆放着色彩缤纷的生鲜菜果、红白肉案。油条饼铺、糯圆锅杂滋滋地溢出叫人垂涎的香气。尤其是油炸臭豆腐，更让梅虎觉得是人世间最好的美味。这种沤得紫黑的豆腐酸中夹腻、外脆内软，闻着臭掉牙、嚼着香断肠。虎子贪婪地咽着口水，站在臭豆腐摊旁。穿着细纹棉质睡裤的主妇们挎着篮子，不紧不慢地跟小贩们讨价还价。她们的眼力往往最毒，菜是否被扣了秤、肉是否隔了夜、狗是被宰杀还是被毒杀的，黄鳝是野生的种还是用避孕药喂肥的养殖货，一眼即知，她们丰饶的生活经验与小贩的精明世故相互砥砺，谁也进不了谁的圈套。菜市，无疑是沉闷的城市生活最生动的一刹。虎子被这种喧闹气氛深深感染了。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一碗两块半钱的炸酱面，又去买臭豆腐。“操他娘的，好吃归好吃，一块钱那么一点，心比臭豆腐还黑着呢。”他暗忖。正要掏钱时，有人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原来是乡政府跟随王清举的郭秘书。

“真是稀罕啊梅村长，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在城里见你呐。”家住县城的郭秘书也挎着个篮子来买菜。

“呵呵，办点货、办点货。正要回瘫子村呢。”

“真是来得巧呢，有事呢，省得我再往乡里跑冤枉路。身上剩钱吗？”郭秘书凑在他肩上低声问道。

“有一点呢。”

“太好喽。”郭秘书黏在虎子耳根上说，“昨天夜里，王清举乡长来县上办理学校危房改造的事，请了几个人在碧海云天桑拿浴场吃点工作夜宵，泡了泡澡，费用没赶得及结算。我兜里钱不够，能不能帮个忙，你先顶一下？”

“多少钱？”虎子的脸立刻就变了色。

“嗨小菜一碟。撑死了也不超过一千块钱吧。”

狂灌了一大碗面条入肚的虎子，头早已不眩晕了。他顿了顿，对郭秘书说：放心吧，我马上去，结了这笔账。

腔 魂 拉

郭建辉

硖石乡政府秘书郭建辉在家中支好了一张麻将桌，静候着王清举。

他生得瘦，瘦得随时会飘起来成仙似的。脖子又细又长，像是急着挣出肩膀窜出去。若是迎着风走路，你难免要替他的脖子操心；好像总要被风吹折似的。这种长相的男人，往往遭人提防，让人疑惑他有一肚皮的坏水。可在瘫子村，郭秘书偏赚了个厚道的好名声。一个人进村时，每次他都要到“飞天蜈蚣”的柴房瞅瞅，上麻三叔的炕头坐坐，见了谁，都是一个笑脸迎人的热乎劲儿。跟着王乡长进村时，这个精瘦的男人便化成了个虚脱的影子，大事小节，从不乱吭一声，只是王乡长求救似地拿眼寻他时，他才附上去嘀嘀咕咕耳语几句。王清举离不开他，因为他郭建辉是全乡名头响当当的土诸葛，脑子从不踌躇，下主意，快刀斩乱麻似的又狠、又准。

记得十几年前刚从学校毕业时，他鬼使神差地去过城郊的一个地下算命馆。馆内雾气腾腾。那个夹着香烟的女瞎子在他的脑后骨、额骨、腰间、脚踝上、两腿间摸捏了半天，大叫一声道：“好狗啊！”郭建辉吓了一跳。女瞎子接着说：“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狗命了。操他大爷！遇着刘玄德，你就是孔明；遇着慈禧，你就是李鸿章；遇着蒋介石，你就是陈布雷。天生的一个好幕僚呢。”女瞎子告诉他，他以后的主人肯定属狗，时时刻刻顺遂着主人的意思做，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原来如此。王清举属狗，踌躇满志的郭建辉一见他，就铁了心跟定他了，成就一番事业。命定的呀。从此他就展开了对王清举喜好之物的钻研。

他很快发现王清举有两大心结。一是喜功，在县领导那

里邀不上功的事，他是绝不去做的。去年王清举热血一张，要在乡政府通往县城的柏油路两侧，左边建一个万亩莲藕种植基地，右边建一个万亩波尔山羊养殖基地。工程没动土，两块十多米高的大招牌就竖在了大路旁，招牌上荷碧藕白，羊群如云，那画得真叫个惹眼哦。王清举刚把这个气势磅礴的构想告诉他时，郭建辉立刻就明白了他的苦心。高啊，他说，这条柏油路是省、县领导下乡巡察的必经之道，搞这么两个基地，让全乡农业经济的亮点一览无余，这种工程的潜在政治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呀。他对王清举说：这工程大有搞头，但千万不要触动民怨，否则铺开了，收不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耕地的自主权在农民手里，如何让那么碎小地块的主人都服从乡里的统一规划呢？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千万不可霸王硬上弓。接下来，多少个日日夜夜，他郭建辉双脚磨得尽是血泡，一家一户地耗嘴皮子，如今，这两大基地已现出气度非凡的雏形了。城里贩藕的车子开到了田头地尾。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一片喝彩之声。王清举上下都讨了巧，心里亮堂，因为这光环毕竟只罩在自己一个人的头上。夜间，他让老婆把自己也舍不得多喝的窖藏茅台酒，拎进了郭家。

乡长另一个半掩半露的嗜好，就是女人。要说这世间的男人，除了二尾子，没有一个不爱女人吧。各有各的爱法，有的人照单全收，有的人挑肥拣瘦。但王清举却不是个滥竿充数的性格，关键是要弄清楚他喜欢什么骨相、什么品性的女人。这年头，女人喜欢往掌权者怀里装羞扮嗔地猛撞，也是平常之事。有的，王清举佯装半醉地就收下了；有的，也要厉声厉色地推个干净，嚼着牙酸腮硬的东西，王清举是不

会去吃的。收啥弃啥，看得久了，郭建辉心里便有了个底。王清举喜欢那种颊子瘦削、肩胛骨突出、细腰长腿的漂亮女人。这种女人，叫起床来，才掉魂呢。一次酒醉后，他在桌上说了真话。

一桌谋划已久的麻将局子终于凑成了。

这次跟王清举配对的是郭建辉的妻妹陶月婷，郭建辉夫妻俩配对。已离了两次婚的陶月婷，今年三十七岁，本是县拉魂腔剧团撑门面的一个当家花旦，演过《浣纱记》中的西施。想当年，这曲戏一度红透了全县，农妇们在麦田浇粪时都哼着其中的一些段子。能演西施，你猜她那长相。不到二十岁就火了的陶月婷，自然地就养成了动辄撒怒的小性子，轻易使唤不得，剧团团长整天里尾巴似地赔着笑脸，变着法儿哄她开心。一次，县长宴请北京来的贵客，邀剧团团长带着陶月婷作陪。挨不过县长的面子，陶月婷就去了，但席间小性子偏犯了，死活不愿喝北京那个腆肚皮稀客敬来的白酒，说是怕毁了嗓子。县长踱到桌子对面，笑咪咪地亲手捧起酒杯递给陶月婷。她仍是绷着嘴不赏脸，急得剧团团长步子也挪不动了，心里直唤亲娘。最后，县长说：嗓子不是为戏才留着的吗？如果戏都演不了啦，干护着个嗓子有啥劲啊？此后，陶月婷便再也没有登过台。再往后，县内虽然又出了几任西施，但大家总觉得没有陶月婷的西施过瘾。陶月婷的西施夹着点火性子，杏眼一扬，一声娇叱，吴王噙地后退一步，台下炸了棚似的掌声。那是啥样滋味！搞市场经济以后，县拉魂腔剧团很快就垮了。团长悲叹说：现今的拉魂腔，像一团子干瘪牛屎啦，连点热气都不冒了。

垮了好哇。陶月婷噎噎地找到了已退休的老县长，还拎

过去两瓶本县产的廉价烈酒。一脸桃花地说：“县长啊，今儿上您府上，也不是欺老。你当年说我这嗓子是为演戏留着的，不让我上台。戏班子垮了，你也离棺材近了。我这嗓子却还是靚得很呢。你老人家今天要是放胆喝了这两瓶烧酒，我就唱一段《浣纱记》给你听听。全县百万人呢，怕是没几人有这耳福吧。”老县长气得直跺脚。陶月婷丢下那两瓶酒，把洁白的长手套往腕上抹了抹，轻哼着小曲调，扬长而去。

这故事，知道的人多。刚开始打麻将时，王清举瞧着桌子对面气韵不凡的陶月婷，心里有点犯怯，不冷不热地顺口说着客套话。没想，这天手气出奇的邪乎，不到半小时，竟赢了三千多块钱。

“哦？我说王乡长啊，真没想到你外表那么粗壮孔武，心思这么细密耶。牌出得贼精贼精的，让我们这些个不长脑子的妇道人家怎么出牌呀。”陶月婷就拿似笑非笑的杏眼角儿，瞟他。那眼神，也是个春末的梨花沾雨。

“哈哈，哪里哪里。是你小陶老板瞧我工资太低，有意在扶贫吧。”

“唉哟我的天哪。还轮到我这个老婆娘？你这个大乡长，饕着牙拍你马屁的妹妹都挤成肉干了吧？”

“哪儿呀，谁睬我这个不腥不臭的土包子。我也就是跟自家的黄脸婆搞搞二人转。”

大家都不荤不素地笑起来。

进了夜间，这牌打得就有些兴奋了。王清举感到陶月婷的脚尖有意无意地碰到他的脚背上，她的脚从鞋中褪了出来，仿佛只穿了双棉袜子。大概见王清举不仅没避开，还用

很细微的动作呼应着，陶月婷使用脚尖在王清举的小腿上摩擦起来。王清举的心立刻就乱掉了。真要命，他喜欢的正是这种半遮半盖、欲干还休的风骚劲头。平日里，他对那种话音尾子未落地、就直愣愣就往怀里硬扑的女人，已感到索然寡味了。

王清举的脑子早就钻到桌底下，眼神迷模糊糊地晃荡着，可仍旧是赢。陶月婷突然嘻嘻地笑着把牌一推，说：“乡长啊，你真会欺负我们这些草头小老百姓呢。不行，赢这么多，得放点血，请客！”

“能请你小陶老板，真是福气哦。你说说，怎么个请法？”

“现在的时兴是：请人一顿饭，不如请人一身汗。你请我们到碧海云天去蒸个桑拿吧，散散一鼻子的臭汗。”

“嗯，那种地方，合适不合适啊？”

“哟瞧你说的，那种地方？什么地方啊。这可是我自己投资开的店啊，清清白白。白墙黑字地写着呢：守法守誉经营。”

“哦哦哦，原来是小陶老板的店。这就去，这就去。”

郭建辉一直闷着头，不吱声。有王清举在的场合，除非乡长问他，否则他可以永远做个哑巴。他仿佛敏感地旁听到了王清举和陶月婷的肢体对话，心里奇怪地酸了一下，有些失落。在硖石乡，他平常一个月才回一两次县城的家。每次夜深人静时，他习惯地就往陶月婷的手机上发些用语暧昧的短信息，倒极少给老婆打电话。她俩虽是同胞的姐妹，气质长相却是南辕北辙地朝两边窜，竟连一丝一毫的共同点也逮不着。这真叫郭建辉沮丧。开始时，他只是惴惴不安地试

探，陶月婷是每个短信息必复，尽管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但未见她的火爆性子露出来。渐渐地，他胆子壮起来。他挖空心思，写了许多一语双关的短信息，比如他发过去：“干吗？”陶月婷那边回：“嘻嘻，不干吗。”他发过去：“天黑了，树上的小鸟累了，渴了。”陶月婷那边回：“这边下雨，我这里水多着呢，你那里又喝着。”诸如此类。有时，陶月婷在外醉了，也会主动给他发一些手机短信，郭建辉那一夜就会彻底失眠。有时回城，刚跟老婆做完爱，他会光着身子躲在厕所中给陶月婷发个短信。这已成为他最隐秘的一种精神寄托。但一层不能捅破的窗户纸，卡在那里，只能朦朦胧胧地去猜测纸那一边的心思。有时他觉得，陶月婷绝不可能喜欢自己这样一个干瘪、无趣的男人。一想到这，便挨不住地要喝醉。

送王清举到了碧海云天浴场，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郭建辉对老婆说：你先回家歇着吧，我办点事，马上回来。

他骑着那辆丁丁当当乱响的旧自行车，在城郊黑灯瞎火的小路上，盲目地转了很久。

腔魂拉

王清举

一踏进碧海云天浴场的门厅，王清举就感到一阵目眩。

太奢华气派了吧，小县城还真敢藏这么片好风水？他想。异常亮敞的大厅内，八根十多米高的雕花白石大圆柱直奔弧形穹顶，穹顶垂下了缀饰无数小水晶球的巨型吊灯，二楼、三楼半圆形的护栏缠以茂盛而挂的常青藤，显出不俗的气质来。旋转而上的台阶，是厚实而透明的玻璃做的，清晰可见下面斑斓的鹅卵石。每一级阶梯上放置着一片栽在青花瓷盆中的紫茎兰花。除了一个来回拖地的女工，大厅内看不到其他的人。整个厅内弥散出一种雅致、安宁、大派的气息。

想起路上曾说已多年没进过大澡堂子了，王清举脸上有些发烧。是不是该进？他真的犹豫了。他朝前跨出的每一步，都藏着一个退缩的念头。但他还是一步步地上到了二楼。二楼有一条长而幽暗的甬道，道两旁是一间间紫檀色房门的包厢。陶月婷在他前面自顾自地走着，立在每间包厢门口的小姐朝她微笑着略略鞠躬问候。这些笑容可掬的小姐们，看上去都在二十岁上下，个个身条子高挑、皮肤白皙，穿着一色的紫红缎面印暗花的短袖旗袍。“她们不少是你们硖石乡、鲁堤乡那偏东一带的呢。”陶月婷忽然掉过头，对王清举说。

“哦，哦。”王清举有些局促地应道。

进了207室，掩上门，王清举从心底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来。到这种场合，他略略知道些厉害。他很害怕路经一个包厢时，那扇紫檀色的门会冷不丁地打开，出来一个熟人甚至出来了一个顶头的上司，自己曝光了还不打紧，看到了不该看的，犯了领导的忌讳就太触霉头了。幸亏这一路平安，他

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身子由内至外地立刻轻松下来。房间并不显大，有一半让弧形的落地玻璃罩着，透过玻璃看，里面有一个好大的按摩浴缸，还有一座精致的小木屋。陶月婷陷在另一座沙发中，拢拢长发，斜着眼看他。四目相遇的一刹，王清举从她的眼底敏感地捕捉到一丝古里古怪的浅笑。

“喝点吧。”陶月婷从身边的小冰箱内取出一瓶干红、两个杯子。“这样吧，你一大杯，我一小杯。”

“呵呵，你可真会讨巧。”王清举说。两个杯子容量差了十倍也不止。

“哟，我说王乡长，到了这么清静的地方，你还放不开呀。”

陶月婷脱掉了外套，里面仅穿的贴身低领白羊绒衫，衬出浑实小巧的乳形。王清举感到身内燥热，心猿意马，一下子奔突起来。“好，喝吧，喝吧！”他说。

他们推杯换盏地一杯杯喝起来。陶月婷劝酒的本事也真是一个了得，从秦始皇的宫闱秘闻扯到拉魂腔的兴衰、从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扯到安徽农村的脱毒红薯，反正没有她不懂的、也没有她不敢取笑的。醉得双颊微酡的陶月婷说：“我喜欢乡下呢，王乡长，这些年我经常梦见在乡下戏台唱戏的情景。”

“为啥呢？苦水没喝够？”

“唉，苦是苦点，乡下人心眼却是实诚。以前，我唱《铡美案》，秦香莲受冤、那个护着她的军爷自尽时，台下嚎成一片！那可都是真真切切地哭哇，眼泡都哭烂了。陈世美铡死了，大家都齙着嘴乐啊，就像自个儿亲手杀了奸臣佞贼一样。我在台上真的是感动得不行，真正的戏曲只能唱给

农民听，他们是听进了心的。他们盼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要是唱给你们这些个官僚听，还不是化个轻飘飘的耳边风呀。”

“呵呵呵。那是，那是。小陶老板讲得深刻。”王清举笑了起来。

不到两小时，王清举一人就稀里糊涂地灌进了三瓶多干红，他晕乎乎地起身要搂陶月婷，没想她一撤身子，非常干脆利落地一巴掌就挡开了，连一个照顾对方面子的掩饰动作都没有。我从来不玩真的，尤其不跟当官的玩真的。王清举依稀记得她这么说。

“小唐，进来吧。”陶月婷一边喊着立在包厢门口的小姐，一边从衣架上取下外套，有抽身要走的意思。

王清举的酒劲，正呼呼地往头顶直窜，但他感到自己的脑袋还醒着，像钉在白壁上的一颗钉子般清晰、镇定，倒是屋顶、床灯、自己的双腿开始旋转，不断加速地旋转。脑子醒着，可连伸手拽住陶月婷的力气也使唤不出，只好木然地看着她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醒来时，王清举吓了一跳，他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被窝里，右臂被一双雪白、肉嘟嘟的双手搂得紧紧，五指正搁在一个姑娘饱蘸蘸的胸脯上。那小乳头像两只粉红的鸽子，雪白膏腴的身子像丰沃的清霜地上又抹了一层月光。那姑娘睡着正沉，鼻中均匀地喷着轻微的鼾声。拧亮床头灯，已是清晨五点多。他摇了摇那姑娘。先生醒啦。她迷蒙又动人地一笑。王清举顺手拧了一下她的乳头，那姑娘激灵一下勾起身子。咯咯笑着。王清举分明有些心慌，但天亮还早，走又走不得。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摆起了龙门阵。

这姑娘姓唐，来自四川省一个叫猴魁洼的乡。照她自个儿的说法，也是个黄连汁煮出来的苦出身。家里有七亩承包田，种水稻和甘蓝油菜。她读到四年级时，家里穷得扛不住了，又是个丫头，就辍了学，帮父亲种地。父亲去年被一种叫“三步倒”的毒蛇咬伤，好在自己在田沟里忍痛将毒液吮了出来，没在三步内丢命，却也毁了一条腿，不能再干重活。母亲年轻时，夜间在山上砍柴撞了鬼，天一打雷下雨地就犯神经病，隔三岔五地要煎中药吃，否则就会口吐白沫地发疯癫，拿斧子追着砍人。有个挺害羞的弟弟，读小学六年级，偏是聪明伶俐得不行，大考小考，横着考竖着考，怎么考都是全校第一，但眼睁睁地也要辍学了。因为实在是学费太贵，七亩薄地，身子骨苦得跟它的主人一样，卖稻和菜籽油的钱，扣掉税和费、化肥农药和娘买药的钱，顶多只能够弟弟读一个月的功课。那一晚，她抱着弟弟在牛棚里，哭了一夜，弟弟似懂非懂地就跟着哭，抱得她心尖子发颤。哭完，她就偷偷跑出来混世界了。那年她十七岁，到重庆后，拣过垃圾、贩过旧服装、卖过黄碟子。一地青凛凛的月光。一街刺青的痞子。“不能说，说了就想死。”离家时身上有七块钱，九十三天后往家寄了第一笔钱，金额是一百三十四元整，汇款单上注明“给弟弟做学费”。乡村女儿的身子，本来守得紧，混着混着，知道江湖凶险，自己把处女膜捅破了，叼根香烟在夜间马路上乱逛。从成都逛到武汉、芜湖、南京，一路上都有人争做她的男人，动了刀子，眼见过有人因吃醋，被砍死在迪厅里，肠子拖了一地。嘻嘻，就这些了。

“你这人真怪，问那么细作啥？陶姐说你是她的朋友，

我才肯告诉你这些呢。”小唐用肥嘟嘟的小手，讨好地磨蹭着王清举炽烈的命根子。手法老到，一看就知是个熟路子。

“你不能这样混一辈子吧。”王清举瞧着她放荡却又分明不谙世事的眼神，心里一紧，就问她。

“操那么远的闲心干啥！等我弟弟考上大学了，我死着活着，都无所谓了。我现在拼命地攒钱，全寄给他了。”

“还会回农村吗？”

“死也要留尸在城市里。农村太苦了，想想鼻子就发酸。”

“村里的事忘光净了吧？”王清举心里突然泛出一阵酸酸的滋味，怪怪地。

“哪能呢？刚出来混的时候，经常夜里梦到爹娘，枕头都哭湿了。有时梦到田埂上的牛屎，一坨一坨的黑乎乎，闻着比城里的肯德基都觉着香。不骗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忘记，不信，我算笔细账给你听：一亩田，双季稻产 820 斤，扣掉种子、口粮 220 斤，卖 600 斤能得 260 块钱，一亩田的化肥、农药、地膜、柴油得 115 块，税和费得 108 块钱，净赚 37 块钱。我死也都不会忘了这个账。惨不惨？还不够你们这些有钱男人买一打高级避孕套呢。”

“……”

她又把肥臀上的刺青图指给王清举看，说，刺了两只大蜘蛛，最毒的，酷吧？

王清举没搭腔，无端端地出了神，他想起了瘫子村，腊八、印子和飞天蜈蚣。这次进城，是县长点题让他来谈谈瘫子村搬迁的。县长从座上站起，踱到王清举身后，拍着他的后肩说：“清举哇，按你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上面位

子的几个缺早该你来补了，可每回我一保荐你，就有人拿出瘫子村来挑刺儿，说四个省淮河干流就剩这最后一烂摊子问题没破解，他王清举多少总要扛点责任吧！再说，每次到瘫子村去看，说实话，我心里挺也不是滋味。与其他村村寨寨的反差越来越大哦。”

“……”王清举不敢接县长的话茬。他心里清楚，在握着人事大权的县委常委班子里，唯有这头发花白的老县长是铁了心对他好的。一来这老头素来“护犊子”，对自个儿相中的年轻干部，敢挺敢用。二来县里多少次在最贫困的硖石乡一带五个乡镇搞民意测评，都是老县长亲自主的事，次次王清举名列前茅，县内上上下下都把他们俩的关系说成是“伯乐”与“千里马”，伯乐不扬鞭子，千里马的屁股就得撅着，王清举早就养成了遇事看县长眼色的习惯了。三来老县长在位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了，正急着做些能留名县志的大事儿。王清举知道瘫子村搬迁的事，在县长心中的分量非同一般的重。

“你别不吱声，清举。我晓得你犯怵，要是好办的事，能挨着撑着拖到今天？但你一定要坚定信心，淮河滩上无小事，省里领导也紧盯着呢。把四省淮河最穷最烂的一个村，一举变成一个统一规划的新型集镇，这个影响非同小可哇。这将是您一辈子的政治本钱。不要畏难，要容易的话，这么显眼的本钱不早让人捞走了？不要说没办法，一个人说没办法的时候其实是缺少勇气，胆子一横，办法就蹦出来了。”

王清举腾地一下站起来说：“老领导，今天在这里我立生死状了，明年汛期之前，瘫子村搬迁的事若是还解决不了，我就摘掉这个小官帽了。我到上海扛麻包做苦力去。否

则我实在辜负了您老人家的厚爱。”

想起这一句，一种为村民父母官的豪气夹杂着辛酸，一下子冲上头顶，比昨夜里的酒劲还猛。他鼻子一抽，竟掉下泪来。赤裸裸的小唐姑娘吓坏了，茫然地望着他。王清举伸手把她揽在怀里，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一个女人赤裸裸的肉体前，像一段绝望的灰烬。

他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给了她。她说，啥也没做，我不能没良心地黑你这钱。王清举说：那你就教教我怎么洗桑拿吧。他先钻进泡沫按摩浴缸，泡了个澡。又在小木屋里的炭炉上蒸了半晌，小唐赤条条地蹲在他的膝下，朝炭中添水。用乳房按摩着他的膝盖。两只粉红的鸽子，咕咕地低唤着，令人心碎。紧贴着他的身子。刚才还是铁硬，咋又搭拉下来了？是不是我不够刺激？不，不，不。他奇怪地躲闪着，内心冲出一种无比荒凉的亲情。他给郭秘书打了电话，让他来结算一下包厢和干红的费用。

王清举没想到下楼时，第一个撞见的人竟是梅虎。他愣住了，没等他开口问，梅虎就抢着说：郭秘书让我来结账呢。

他无比恼火地低声吼道：“我骗了他娘的！快去快去，结了快滚。”

拉魂腔

梅 红

明末以前，人们在夏至日这一天，用占卦的方式选出童男童女，抛入洪水，活祭河神。后来弃了这种残酷的办法，改用纸制贞女，用红绳系腰、放置于纸轿中，入水祭神。地方政府觉得此种形式有“浓重的封建迷信气息”，不予鼓励，但人们仍偷偷地在傍晚时分行祭。集市上印制的祭品旁仍是香火旺盛。

——沿淮风习之一

邮差敲门送来瘫子村来信时，梅红正在家中跟丈夫钟定坤怄气。

钟定坤虽然有个豪气干云的名字，人却生得尖脸猴腮，胳膊瘦得跟石缝里的麻秆一般，说话还有点结结巴巴，一副让妻子提不起神的窝囊样。可他胸怀却是大度，容得下梅红的小性子。岂止是容得下，梅红三天不摔袖子犯怒，他也蔫蔫缩缩地不提精神。家中诸事拍板定案的权力，他不争不抢，全由着了老婆。比如去年家中装修时，他家住的是省城芜湖路林荫深处一幢旧楼的底层，按理说，在大学读了工程设计专业的钟定坤能展展身手了，他也熬了几个夜画了一堆的草图，可最后施工时，梅红瞅也没瞅那些草图一眼，就在家中每个角落把她那俗不可耐的审美体现了个透。钟定坤笑笑了事，还在同事面前为自己找到个体面的台阶下，说：“女人跟房子绑在一块的时间比男人多哇，自然要顺着她的眼光装饰。”梅红有时急了，就骂他贱，钟定坤聋子一样，仿佛什么也没听见。

钟定坤摘下身上围裙，熄了正在爆炒虾仁的煤气灶，接过邮差递来的急件，对着正闷头坐在沙发上的梅红说：快拆了看看吧，特快专递。好啦好啦，晚上我陪你去那个同学舞会，我这个德性，怕让你丢人。唉，人家要赏你这朵花，你偏偏要把花根下的臭牛屎也亮给人家看。

梅红扑哧一下笑了。她的男人总能使她破涕为笑，她喜欢这种心情的突然转折。有时她觉得，生活一直阴着、或一直晴着，趣味都不大，只有这种心情的突然改变才是平凡生活快乐之源。她觉得她爹麻三叔是个真正的男人，但无论是女儿还是老婆，要整天跟一个从不傻笑、从不讲一句戏谑话

的男人生活，也确是在受罪。通了这理，她就一直不恨七姑。

不用拆，是爹的信。父亲一遇大事，必定要让梅子孝捉笔，写封信来，这已是多年的惯例了。前年初秋，父亲来信说：因为农民负担太重，他与邻近七个村子的农户串好了，在中秋节那一天，要驾着三百多辆拖拉机连夜赶路，抢在凌晨四点交警上路前，把省政府进出的几个路口堵个严严实实，然后递交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的血书。梅红接信，吓了一跳冷汗。她一想到三百多辆突突冒着黑烟的拖拉机在省城主干道乱成一团的景象，头皮都炸了。一窝蜂。这啥景象？这些鲁蛮的农村机手丝毫不懂城市交通规则，夜间没眨一下眼地赶了两百多里路，心里又憋着怒火，含着被乱收费搅得苦不堪言的一肚子冤屈，天啦，早上骑车上班的无辜市民要遭殃啊，全城的中秋节要毁得连月亮都扁掉了，凭啥呀？她一宿没睡着，大清早肿着眼泡，就走进了省里的信访局。

信访局的局长被梅红大义灭亲的举动震撼了，他激动异常地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说：到底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觉悟高哇！他一边安排将情况紧急上报，一边要求下属拟文褒奖梅红。后来听说，三百多辆拖拉机没出县境，就被荷枪实弹的武警截了回去。梅红逃命似地跑出了政府大院，耳根子着火了。一下子，做了瘫子村和父亲的叛徒，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回家的路上，不自觉地，眼泪扑嗖嗖地把胸襟打湿了。

父亲在紧接着的一封来信中，悔恨得撞墙。说他们中有人喝醉酒，把风声走露了，邻村已把这个败类揪出来了，暴打了一顿，用剪刀剪去了那人的半只耳朵，喂了野狗。梅红

看得心惊肉跳，暗暗地为那个人叫屈。父亲又说，要选个凶日，把进村走访的乡领导扣下，放在飞天蜈蚣的黑柴房里关几天，用狗尿淋他的头，然后把那封早已写好的血书递上去。后来又听说，瘫子村人真的这样做了，王清举那天生病，躲过了耻辱的一劫，一个脾气最愁的副乡长被锁了三天，不过瘫子村人并没虐待他，虽然真的关在了一间黑房中，但也杀鸡煮酒地款待了他。吓得魂出了窍的副乡长被放出来时，肚皮整个儿又臃了一圈。

血书递上去后，正巧，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农村税费改革，那封血书让县里领导拍案叫绝，被当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县长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动情地抖着那些血书，语气哽咽地说：瞧瞧，同志们，这是鲜血写成的啊，我们的人民对沉重的负担是多么的恨之入骨，换句话说讲，我们这场伟大的改革多么像一场及时雨！

梅子孝的毛笔字，写得枯柴般干净、有力。信是竖着写在发黄的老式条格纸上的，她很奇怪，年轻时做过私塾先生的子孝叔，竟存留了仿佛用之不尽的这种旧时代的纸。梅红将多年来父亲的来信，细心地铺整好，安放在从老家拎来的小木箱中。她想：那个遥远的淮河滩上的小荒村子，跟这个世界沸腾的城市生活系着的惟一线索，就是这信了。自己梦中回乡乘坐的孤独的云朵，就是这信了。无信的日子，瘫子村恍如隔世。父亲伸过来抚摸着女儿心灵的大手，也就是这信了。她一下子觉得父亲并不像外表那么坚强、那么硬朗。父亲，如饥似渴地需要着这些信。

梅红七岁时，子孝叔给她算了个命，认定她是祭河神最好的贞女，家家户户便用纸扎了梅红的样子，在黄昏时往河

里丢。梅红也往河里丢过那纸扎的自己，在纸人的下面要坠一块硬石，这样纸人就会沉入河底，沉入瘫子村段的河底，不会被水流冲远。丢纸人的时候，她只觉得那是件神秘又纯洁的事儿，就像小时对着哑巴一样洁白的月亮许愿一样。命书里说，贞女命犯孤星，是要克父的，除非她远走他乡。也是要克夫的，除非她嫁一个心事缜密、其性如水的第十三生肖即所谓“蜘蛛命”的男人。子孝叔说：梅红在瘫子村，她爹就没一天的好日子过，果然那些年赶上文化革命，她爹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梅红嫁人后，她的丈夫也没一天的好日子过。梅红倒是把这句谶语告诉了钟定坤，钟定坤聋子一样，仿佛什么也没听见。

在梅红的心底，刀刻着一幅被岁月漂成了黑白的图景：

细雨中，你突然看见了一个穿小碎花褂子的女孩从淮河大堤上直奔下来，她跑得那么急、那么焦躁，肩后印着红五角星的小黄书包顺风飘了起来！她不时地用袖子揩着脸，也不知揩的是雨水，还是泪水。你会立刻地揪心地意识到：她在哭。这个七八岁光景的小女孩，只有边哭边跑才能跑得如此让人揪心的快。她赤着脚跑，小脚在微寒的泥水中疼得通红，通向瘫子村的田埂上，碎泥不断从她的脚后跟砸向她的身上，污泥点点。你不免担心她有一口气接不上嗓子，会猛地晕倒在田沟里。整个寂静的初春的麦地里，只有她一个人在奔跑着，如果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飞快交替着的双脚，你会感到整个田野都在随着她的脚在抖动！她小羊角辫上的红头绳，是个异常醒眼的标志。进村了，小女孩从背后的黄书包里掏出一根白粉笔，在还未被雨湿透的墙上写下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梅红是个好人！”她一边哭着，一边一户接

一户地写着这句话。天黑时，她几乎将村里每一家的墙都写遍了。雨水很快把她咬牙切齿写出的这些字，冲刷成了一条模糊白线。当她写到梅子孝家墙时，粉笔已磨完了，子孝叔这个怪老头默默从房里拿出一支毛笔，在黄泥墙上用力写下几个黑字：“梅红是个好人！”她怔怔地看着子孝叔，子孝叔深深地叹了口气，把她抱进门，把她脚上的泥细心地洗干净，放在了炭火红红的圈桶边。

她爹因为贩卖从洪水中捞出的木材、家具而被斥为不法分子，又因为拿这个钱去救济村里的孤寡，而被说成是不道德的施小恩小惠，是收买人心。麻三叔完全不能理会文化革命的意思，被红卫兵扇耳刮子批斗时，他一声不吭，既不肯跟着红卫兵念领袖的语录，也死活不愿让人拿剃刀给他剃阴阳头，牙齿给打掉了，一嘴的血水，三天也不肯吃一粒米。激情似火的红卫兵，被这倔老头弄得疲乏不堪，一个脸颊瘦削的红卫兵边抽耳光，边发疯似的喊着：“我骗了你！”打着打着，他们大概感觉到了自己摧毁旧世界的手，揍在这样一个废轮胎般软硬不吃的农民身上，真是毫无乐趣。打人，如果不能产生强烈而隐秘的快感，一般人都会收手。至少我打人时，常这样想。红卫兵们只好冒雨把他捆在村口的巨柳上，声称要让革命的惊雷把这个封建主义的旧残余劈死。但幼稚的红卫兵没想到，细雨飘然的初春淮河根本就不会打雷，淮河的雷声是夹着洪灾来的。女儿梅红，在堤上杨家祠堂改建成的小学校也没逃过一劫，全校师生一致同意她是个封建主义的坏种，一致决定不能让这粒坏种在新时代的土壤中发芽。正当全班同学一边揩着鼻涕，一边七嘴八舌地讨论如何不让梅红发芽时，她惊恐地逃了出来，把她的反抗写满

了村里的墙壁。

子孝叔是真正的亲人。梅红想，就为了那写在黄泥墙上、写在脆黄旧纸上的毛笔字。她有时会疑疑惑惑地想，以父亲名义写来的那些信中，不知是否夹杂了子孝叔自己的私心？她恍惚回到了子孝叔小煤油灯闪烁的幽暗小屋中。

父亲在信中说，自从2000年的年底，搞税费改革以来，向农民征的七十多种钱被一刀砍了，只剩下两种。以前农村的纠葛是针尖对麦芒，针尖多、麦芒也多，现在和缓多了。眼下最棘手的事是瘫子村搬迁，双方都闷着头较阴劲儿，天天都有人来炕头拉呱，除两户外，全村都投了反对票，但总感到这河面下湍流很急，有的人心很乱，想换一种命过，说是现在淮河农村这棵强树上就剩瘫子村这一根弱枝了，不搬，过两年就枯掉了。多数户说，一搬，这树的根就死了，魂就丢了。搬还是不搬，想听听女儿的主张。

梅红把这封信颠来倒去地看，一直看到夜深了，心里越来越郁结，像有一个硬核哽在咽喉上，看着身旁呼呼睡得香甜无比的钟定坤，一下子有火了，嘭地一把将他揪醒：睡！就晓得往死里睡，睡成个行尸走肉，也不懂帮我拿个主意。

钟定坤揉揉双眼，迷迷懵懵地看着她。

拉 魂 腔

目光交错

风习，有着政治影响力。

——姜斯年教授

我爱着初春的淮河两岸。我在脑中无数次地过滤着瘫子村三月的景物，它有一种无以匹敌的美。

一场细雨静静地落着。空无一人的麦地翻卷着无边丛叠的青浪。绵密银亮的雨丝，仿佛把四个省寂寞的村村镇镇都绑在了一起。雨中的乡村，透出了一种安于天命的和谐。一个早年背井离乡的人，若赶在这样的雨中还乡，他会觉得身子像被砍了头的囚徒般凄惶；一个打算出外闯码头的小伙子，若赶在这样的雨中远行，他会顿感手中的旧木箱沉似一个囚徒被砍下的脑袋，此去的命运也如死囚的往事一般深不可测；一个昨夜内心躁动的寡妇，若赶在这样的雨中坐在屋中纳鞋底，她的心会久违地蹦蹦跳个不停。她会忐忑不安地担心一个脸上长着刀疤、穿黑雨披的囚犯突然闯进来。她的手指会莫名其妙地、不断被锥子扎出血。木门上没有锁，没有那久了便长霉生锈的铜锁，或者铁锁。也就没有锁眼。嗨，锁眼无非为了窥视，暗地里把自己打翻了、吐着白沫的自渎。像啪的一声空响，干完了就尝到了失落。乐此不疲？那是骗人的鬼话。肉中有螺丝，拧紧了，越拧越紧。拧断了才更快活呢。两条腿交叉着像缠住了的铁轨，中间堵着黑色的欲望火车。唉，快乐总是这么简单，痛苦才是各怀一副腔肠地复杂着。乡村人哪懂得这些？还不是一样地做了？在寥落无涯的春雨里。

这个时节，农民不到地里劳作，堤上卖油纸伞、盐花生和糖杂的小草摊孤零零地竖着。有人在摊外杀蛇。更多的蛇活在神秘的洞穴里。淮堤上，接踵百里的柳树刚泛出嫩芽，黑中参青的枝条，垂挂着剔透的雨珠。一条鱼在河底生病了，病入膏肓，但没有人看见。这条鱼把腮内深藏的一滴水

也懊恼地吐出，想让它像其它水滴一样，逝向东海。有如此寂静诗意的时刻，在淮河流域是很短暂的。这一带春季很短，晃一晃眼就过去了，也仿佛只为凑足四季的轮回才勉强光顾这里。猛地，这场细雨收住了，人们从还湿着的空气中，突然感觉到一阵阵似有似无的沉闷，像顺畅的呼吸猛然有一口气没提上来，皮肤上憋出了一层薄汗。这就是让人胆寒的夏天到了。接着便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和洪灾。春短，所以沿淮的人家都说春雨贵如油，珍惜着呢。十年春天中，往往有一两年摊了个久雨不晴的坏天气，瘫子村人便要举办仪式“扫晴”。由独生女家用秫秸和纸扎糊成“扫天婆”。供它吃青色的蛇胆。双手分别执扫帚和搓斗，悬在屋檐之下，雨停后取下，陪黄裱纸烧掉送上天去，向龙王爷酬谢止雨利耕的恩惠。农历二月二的“土地会”上，麻三叔也要率全村老少抬菩萨“钉桩”，预测当年水情，判断年成丰歉。等到开耕时，由村长梅虎扶着第一趟犁，鸣放鞭炮，鞭炸春牛，这叫做“劝春”，大忙就开始了，田间日夜是干活的人。

可此刻细雨飘扬，寂静比春天慵倦的梦还要深。有人还在酣睡着，像一条晾干的蛇皮。

乡政府秘书郭建辉匆匆下了淮堤，赶往瘫子村，他要把搬迁后的新村规划图纸送达每家每户。昨晚王清举召开了一个会，分析绝大多数村民不主张搬迁的原因，探讨解决之道。大家七嘴八舌地谈到了深夜，白炽灯照着扯皮会，十二个人参加的会上竟出现了四种互不相让的调子。这在以往任何一次乡政府办公会议上是没见过的。

一是“剪刀论”，认为农民中目不识丁的人一抓一大

把，不敢说愚昧，至少可以讲多数人鼠目寸光吧。跟他们讲道理，人多嘴杂，众口难调，要讲到猴年马月？民国开始时，进步青年拿着大剪刀站在街上，去剪那些清朝遗民的大辫子，大家还不是死守活抱着辫子痛哭流涕？宁可掉脑袋也不愿把辫子削掉，哪里需要讲什么婆婆妈妈的道理？剪刀嘎嘎响。剪刀就是道理。渐渐地整个社会都扭过弯来了。现在我们就要对瘫子村人拿出锋利的大剪刀来。要是等到把理说清再下手，许多人脑后兴许现在还长着尾巴呢。理讲得太多、太认真，就会乌烟瘴气。这是瓷器活，得出金刚钻。

二是“和风细雨论”，它批驳了“剪刀论”的强制蛮干是一种过时的行为。如今农村的“草根民主”已是绿油油，剪得干净？何况村一级是村民自治组织，得由农民自个儿说了算。万万不可忤逆民心、强奸民意。趁着税费改革非常得民心的时机，我们应该像春风一样温和。人怕就怕尊重二字，本来搬村就是为他们在谋利益嘛。我们应该像细雨柔和，柔和得他们舒坦，柔和得他们发怵，柔得他们丈二和尚摸不到后脑勺。再说，你要搞狂风暴雨式的强迫，出了岔子谁兜着？现在早已不是做官坐轿“当老爷”的时代了。再弄出几百台拖拉机围堵省政府的大漏子，谁有胆子去补？谁出头就丢乌纱帽。风柔雨细，退一万步讲，成不了事，也不会把自己淋成个倒霉的落汤鸡。

三是“鸡头论”，母鸡往哪边晃，小鸡摇摇摆摆地就全跟上趟了。关键是要抓住村里的鸡头，鸡头是谁呢？一个是村民投票选出来的村长梅虎，二是村里公认的主心骨梅麻三。梅虎是梅麻三的崽，还敢忤了他爹？揪住了梅麻三，不愁其他户。现在世界上最高明的管理学家都谈鸡群效应啦。

呱呱呱呱，这一招肯定灵，又简单。梅麻三既是个头，就一定比其他人明大局，集中火力攻他一个，弄毁了他，是最好的方案。会上大家调侃地说这是一种最狡猾的论调。

最后一个是和稀泥的“渐进论”。把话给每一户说清楚了，愿意搬的早搬，不愿搬的随它去，搬到堤上少受灾的罪。农产品买卖也靠着繁荣的集镇，哪一点不是明摆着的好事儿？新屋还设计了沼气，屎和尿，沤一下，还可以点灯烧饭啦。农民眼皮子浅，不瞅到实惠他不愿挪窝。有了这么强的反差，留在滩上的人自然地就搬上来了，还要我们费什么脑筋？四种观点在小会议室碰得丁当乱响。一向善于拍板定夺的王清举，破例地只顾闷着头喝茶，莫衷一是。吵得不可开交时，大家都拿眼睛齐刷刷地瞧他，他也只是避开话锋地说道：我看瘫子村老百姓的心态也并非铁板一块，为啥绝大多数人投了反对票？病根子在于我们自己工作太糙了，投票前并没把那个县规划所的图纸拿给他们瞅，人都是有点梦想的嘛，看过了新居，就没人被触动改变主意？我就不信！郭秘书，请你明几个就把图纸复印送到每一个村民的手中。

出人意料的是，郭建辉把第一份县乡镇规划设计事务所绘之“滩子新村民居图纸”送给了我。让人惊奇吧，这个棒子撵不出一个响屁的郭秘书跟我在一起时，竟似换了张皮，不仅善谈，而且风趣幽默得紧。这倒真算个缘分啊。他说，他小时候理想是做个身骑黄膘马、腰挎盒子枪的绿林英雄，劫富济贫的响马一类的人物，大碗吃肉，娶几个压寨夫人，有点像王清举做船匪的爹。稍大一点，眼看到响马英雄做不了，又好读史书，就想像我一样做个研究英雄的史学家，好比《红楼梦》中所说的，做做意淫英雄的梦而已。再

往后，泡泡又破了一个，只好跟着英雄的后面做个跟屁虫。那天在腊八的炕头，眼见着不善喝酒的郭秘书被灌得晕乎乎的，说话渐渐地便少了平时的分寸。

我问他：“你觉得王清举是哪一路子的英雄啊？”

“貌似吧，貌似吧。”他舌头打转了，“大英雄身后跟着大跟屁虫，小英雄身后跟着小跟屁虫。哈哈，我郭建辉是跟在地球上最可怜的一个英雄后面的一只最可怜的跟屁虫。”

“哪里，哪里！”我说，“历史上跟屁虫里出的盖世英雄多着呢。”

大凡蓝图都是让人激动的，或者仅仅是让人激动。我趴在腊八的炕头，以自姜斯年教授那里剥得皮毛的严谨眼光，审视着图纸的每一个细节。从整体上看，新村显现出井井有条、实用又气派的风格，两条各长六百米、呈十字交叉的中央街道两侧，均匀有致地分布着小学校、村医院、农药及种子销售网点、公共浴池、粮店、屠宰场、小戏院、拖拉机加油站及维修铺等公用设施，造型比一般农舍要高大一些，挂着醒目的标牌。显然，这大环境的设计出自对农村生活颇为熟悉的设计师之手，生产和生活的急需之件，无一疏漏。从单体看，每一座宽七米、深六米的院中，坐落着一幢两户连体的别墅版农舍，院中一道水泥矮墙分隔，墙两边各设一些垂挂农具的钩架。每户底层三间、二楼两层，底层房间一明两暗。后院偏小，呈半弧形，设蹲式马桶的厕所和沼气池。自来水管和电视插孔铺到各户。屋顶平铺，用作晒麦和晾菜的露台。厅堂方正宽敞，摆放条几及祭祖烧香时的供桌都已标出，样本图上有一个设计师还调皮地勾了个神来之笔：在

厅中吊扇的根部画了个肥硕的燕巢、在烟囱上勾出几缕袅袅的炊烟，寥寥几笔让枯燥的图纸迸出了盎然生机。

腊八把图纸一揉，就要扔，大大咧咧地说：“屁毛灰呀，倒数八辈子，哪有福气住这屋呢。再说，全村房子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喝醉酒了还不撞错门，摸到人家寡妇床上去。”

郭建辉哈哈地龇个瘪嘴笑了起来。七姑赶紧把图抢了过来，愣了会，她眼里突然冒出了晶莹的泪光，说：“你这傻孩子啊，今年除夕夜，把这张图烧到阴曹地府，给你爷爷瞅瞅。当年他豁出命闯总督府，不就是为这吗？收到纸，他肯定要托梦给我的呀。”

“预算做细了吗？每户得掏多少钱啊？”我问郭秘书。我知道对天下的农民来说，这才是个最要命的问题。

“大概每户三万多块钱吧。乡里贴进去一些扶贫款、再发动富裕村镇援个手，估计每家最终还得掏个两万五多点。唉，也是猛了点，可标准不定高点，过两年就淘汰了。领导看了，也不提神儿。乡长下狠心啦，要搞，就搞个咸鱼翻身！”郭建辉说。

“乖乖个龟熊，三万多块呢。把沿淮七十二镇的野狗全宰了。屁毛卖出貂皮价，也填不饱这个大洞。”腊八在一旁嘟囔着。

“这钱咋个出法呢？”我追问道。

“乡里跟工程承包商讲妥了，乡财政兜底，先建后还债。每年秋后从各户卖粮款里扣，人不死、债不烂。这个倒不怕。”郭建辉说。

“这年头，粮比猪粪还贱。靠卖粮款，还不得从爷爷头

皮青扣到孙子头发白？我跟腊八娘儿俩，没病没灾的，一年积攒个三四百块钱就撑死了，你算算瞧，这咋个还债法？”七姑插话说。

“嗨，我说你们瘫子村的人就是心眼憋！脑子里死根筋，拐不过弯。政府让你们搬，你们索性就搬啊，建筑商再恶也做不了黄世仁，他只会找乡政府偿债，政府急了上银行哭啊。银行是国家的，政府也是国家的，肉烂在哪个锅里不是一样啊？唉，我说你们开窍没有？”我知道，郭建辉不是酒醉，打死他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再说了，瘫子村三年两灾，乡政府还是拿了大把的票子喂了河神。搬上来后，乡政府救灾的钱倒省下来了哇。”

“我算窥出点道道了。各拨各的算盘珠子，各算各的关门账。当官算的是政治账，老百姓做的经济账。”我说。

“只有腊八，算的是笔狗肉账。”郭秘书用筷子敲着酒瓶，又神经质似的尖声笑起来。不知为啥，一听到他的笑声，我的脊梁骨就一阵阵隐隐作痛，我想起了从夜间柴房冲出的飞天蜈蚣的嚎叫声。这笑声，有着铁片从锅底不断刮过的那种尖厉。

“你们这些乡政府的干部，不怕被这笔烂账套住脖子啦？”我说。

“嗨！我说你这个钻故纸堆的历史学家，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你替死人担心透了，还替活人操心啊。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是铁打的乡政府，流水的小跟屁虫。等到账烂了，王乡长的乌纱帽早壮得像头牛啦，我也跟着去喝辣的啰。我那姨妹子陶月婷也经常这么说，真傻呢。”郭秘书一脸的不屑。酒还接喝，他越发来了精神，

指着腊八说：“我算是琢磨透了，一人一种命，腊八是天生握刀的命，你陈教授是握笔的命，王清举是握大印子的命，梅虎他是握锄头的命，我呢，我是握着别人尾巴跟着瞎转的命，想换一种命过，都难啊。”

“喝糊了这不！”我笑着说，“撤酒散摊子！腊八。”

第二天上午，郭秘书跟着梅虎，一家一户地递送那份新居图纸。梅子孝恭恭敬敬地收下了，这怪老头每次见乡里的人，都要微微地躬点身子，老花眼镜仿佛就要从鼻梁上滑下。印子媳妇接过图纸，一声不吭地揉了揉就丢在了炕上，弄得梅虎尴尬地瞅郭秘书的脸色。许多人家倒是跟德贵一个口气，瞅着虎子吃惊地说：“给我们瞅着啥呀？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线线条条，我们瞅了也不明白，等你们爷儿俩拿主意呀！”

傍晚，到了麻三叔的炕头，郭建辉细心地摊开图纸，从新村设计总体构架讲到每间屋子的用途，直讲得口干舌燥。虎子像个木头人一般立在炕边，他从来不盘腿上他爹的炕头，有时麻三叔喊他陪着喝酒，他就搬张木凳坐在炕侧，低着头。喝的也尽是些闷酒，从黄昏喝到月亮爬得老高，也没有一句话。从小就这样，虎子找不到一句非跟爹说不可的话。爹发话了，不轻不重的一句，虎子就朝死里办。死一般沉寂的气氛让郭建辉头皮发麻，讲得也有点乱，他反复地强调着：“乡长说了，一定要把图纸给麻三叔他老人家讲透啰、讲细啰，连茅厕里的每只蛆都要讲到哦。”他想弄出点轻松劲儿。

“嗯。”麻三叔不咸不淡地哼了一声。

拉 魂 腔

村民梅子孝

大年初一，全村同姓的男丁，不论长幼，各将指头刺破，滴一颗鲜血于碗中，众血汇聚后，将碗置于村中祠堂香案之上。

历年风干的血块，成为祠中最重要的遗存。

——瘫子村风习之一

如果你走在雨中，你只会被淋透。但如果你站在雨之外的屋檐下，你就会看见许多细节，看见雨点一个追逐着一个地坠落下来。一场悲剧总有着永不枯竭的细节。可以永无休止地观看下去。哪怕剧中的人早成了骷髅粪土。

我现在正是站在瘫子村屋檐下的一个局外人。我本可以远远地观看这些细节，不受一滴雨点的袭击。但我渴望走进眼前的这场雨中，我渐渐地感觉到王清举搬村造镇的计划会成为雨中的一摊泥泞，我愿意我的脚与别人一起深深地凹陷下去。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愿意。

镇里很快就做出决定了：要不厌其烦地对瘫子村 291 户进行登门入室的劝说，只要有超过半数，哪怕只比半数多出一人的村民改投赞成票了，就坚决履行民主的程序完成搬迁，决不迁就少数人的陋识短见。由于镇里人手不足，也由于我供职于著名学府的身份和与村民业已达成的融洽气氛，乡长王清举破例请我这个过路客帮忙，给我安排了三户村民，并反复强调这几个并非难缠户。

289 户都已分解到做劝说工作的人头，只有两户悬空着，一户是麻三叔，另一户是七十多岁的名艺人七姑与腊八。王清举高瞻远瞩地说，这两户已被他深藏在锦囊妙计中。我想问个究竟，他笑笑道，锦囊远未到拆封之时。

我自知素不擅辩，有些怯阵，便邀了郭建辉同行。我对郭秘书敏锐抓住任何小缝隙的应变能力深信不疑，他安慰我道，虽然他头顶着几个钉子户，但会随时赶过去增援我。估计村民们白天活重，我便约了郭秘书在掌灯时分来村里。他来得早，我们窝在腊八的炕上天南海北地瞎聊，他打着哈哈地说：你来得不凑巧哟，如果在六月间来就暴添口福了，那

时瘫子村夜夜都摆着百鸡宴呢，田沟子里都透着炖鸡的香气呀。嘴馋的人一进村，骨头都酥掉了，乡里干部有脑子，专挑那个节骨眼来村里检查工作。

我说：这也是一种风俗吗？

郭秘书解释道，淮河的灾汛素来称作“七下八上”，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洪灾密集期，头天夜里好端端的满天星斗，凉风习习的，让你头一碰枕头，就能睡个死沉死沉的“阎王觉”。可一夜睡过，说不准就没头没脑的大水已毁了龙王庙，就有人眼皮子没揉松就被淹死了！农民精着呢，一般赶在六月份把育肥了一年的禽畜，鸡呀、猪啊的，都宰了下酒，免得鸡汤没炖香，灾难就扑进门了。正阳关一带把这个叫做“打牙祭”。平日里灰头土脸的瘫子村人这一段都养了个红滋滋的腰壮，小伙儿赶在这一阵子去女家提亲，让女方父母落了个锅盈钵满的好想头。

我们又抽着烟在村口瞎转悠，感觉村民们晚饭该撤碗了，就赶紧跨进了第一户，村民梅二锅子家。驻村有一段日子了，多数村民也混了个脸熟，只是这二锅子是出了名的闷疙瘩头，没讲过话。郭秘书敛起一路的笑脸进了另一户。

门是敞着的，一踏上门坎，我的头皮就开始发硬，一些词儿已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倒腾了几十遍了。我问：“二锅哥在屋吗？”

屋内有一股子汗臭夹杂着腌酸菜或是木质发霉的刺鼻气息，这股怪味一下子扑进我的鼻中。我本能地想，那六月炖母鸡的浓香，也未必能盖过这种气味吧。

“在呀在呀，是陈干部吧？”后来我才知道了一个习惯，这一带村民把城市来的人，无一例外地唤作“干部”。

他其实是从我身边的暗处猛地站起来的，唬了我一跳。一盏忽闪忽闪的豆油灯只照亮了巴掌大的一块油污桌面。我侧过头看他时，这个满脸短胡茬的四十多岁的汉子，却眼神躲闪地低了低头：“在等你呢陈干部，知道你是省城来的呢。虎子早来招呼过了。”他说完，没等我接腔，就兀自在原来的长凳上坐下来。

我说：“二锅哥，那就好，我本就不是吃乡里饭的，也用不着替乡政府操闲心，其实就是来跟你唠唠家常。”

我坐了长凳的另一端。在我后来的多次回忆中，总觉得那天的情景有些怪异，西装革履的我和穿肮脏羊皮袄、腰间系根麻绳子的二锅，坐在一条吱吱呀呀响着的长凳的两端，两个多少都有点木讷的男人，多数时刻是在欲语无措地发呆，冷不丁又在昏暗油灯下冒出一句。隔着回忆的悲悯雾气往回看，这两个人，两个陌生者，倒仿佛是都市街心花园的一个怪诞雕塑。空心的。雕塑旁的交谈不能等同于雕塑的交谈。你眼见的泡沫也不等同于泡沫自身。呵呵，呵呵。越回想就越觉出那个怪。

我略略拔高了调子，说：“二锅，我也不算瘫子村的外人，我是梅红的熟人呢。”他侧脸看了我一眼，又垂下了头。我说你得给我掏掏心窝子，为啥村里人都不愿撤到大堤后面去，我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通哦，明摆着的好事，咋都躲着呢？我真是纳闷得慌。

他并不搭话，只是叹口气说：“小红妹子挺出息呢。”过了半晌，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起身倒了一杯水给我，说，咱瘫子头的水就是甜，我每次赶集时都喝不惯镇上的水，喝过就泻，涩。

我说：“二锅，你憋不出个说法，我是没法子回去交差的。”

二锅这才转过头，正面迎着脸说：“其实咱也不是个憋子，咱有一肚子的苦话，就怕你不中听。你要不嫌脏，就到里屋来瞅瞅。今天为等你来叙叙话，我把娘们闺女全撵走了呢。”

二锅捧着油灯，带我入了他的里屋。他指着一张宽大的旧床，说：“你瞧瞧这张床！”

虽然已是饱受了烟熏火燎般的陈旧破败，但这张床原有的精美仍没法子遮蔽得住。床架子异常宽大，床盖的四角分别刻着春燕、夏荷、秋雁和冬梅四种图案。我举着油灯，凑近了细致地看，这显然不是一般匠人的刀功，刻法流畅，线条鲜活。起承转合处的细部显得尤为自如应手，这才是最难。木质挺硬，像是花梨木一类。床头的部位嵌着一块一尺多长的纯白石块，一摸则冰透指骨，原来是块凉脑的石膏。床身有多处裂痕和被撞击的窝点。这张床有一种盖不住的奢侈劲头，摆在黄泥垒就的墙壁间，倒如同一个穿着破袄的书生坐在一群穿着破袄的乞丐中间，给人一种貌合神离的感觉。或者像一只体衰牙脱的公狗，站在一群泥塑的假狗中间。我是说，有灵魂的东西总是奢侈的。

在荒僻的瘫子村，在瘫子村的梅二锅子家中，竟有如此精美的物件！见我一脸的诧异，二锅便说：“瞧出了啥名堂了呗？我不是请你看床座子，是请你瞅瞅这四个床脚。”我连忙端着油灯往下瞧，原来四个床脚牢牢嵌入在四根入地的石柱子里，樨头卡着石柱的深槽里，我用力去撼了撼，床却不动分毫。

二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爹在世时，常讲，清咸丰头年，曾祖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祖父。祖父也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爹。爹在这张床上生下我。我也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的儿子。我是个粗人，可我也清楚这是咱梅家的血脉、梅家的魂啊。算命先生讲了，哪一天要是这张床毁了，我家的魂魄也就断了。我祖父时挖地埋下这四根石柱，拴住了床脚，我和我婆娘掐着指头算来算去，七十多场大洪水过去了，墙倒屋塌了五十多次，可这张床可以说是纹丝没动哦。现在乡里搞什么规划，要搬村子，你想想我会砸掉这四根柱子、把床移走？呸，除非我死了。”

我站在这张床边，久久缓不过神来。直到二锅端着另一盏油灯进来，我才发现我手中的灯，早就油尽而灭了。

一年后，我在桐城县跟我母亲闲聊起瘫子村，说到梅二锅子家的床时，母亲叹息说，我们陈家也曾有一张差不多版式的木床，紫檀的，传承了七八代，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天国鏖战安庆府时，一些趁火打劫的盗匪执火烧村，我们家的那张无法扛在肩上逃亡的床可能被烧掉了。但也有另外的说法，一天，母亲长泪涟涟地告诉我，昨夜祖父托梦给她，说那张床被曾国藩的一位属下抢走，运到了洞庭乡村的一个郭姓人家。那郭姓人家住在两丘夹一塘的坳子里，门前栽着几棵百年郁郁的枣树。床，依然有人在用。只是现在睡这张床的人命薄如纸，又是一名盗贼投胎，再睡下去，寿难正寝。母亲说得有鼻子有眼，细枝末节也纤毫毕现，我当场允诺要去弄回这张床，以慰藉泉下有慧的祖先，但终未践行。母亲还说，一旦儿子结婚，父母自然就会让出床来了。母亲甚至跟我耳语了我们家族史上的一个秘密，新婚夜，初次媾合

时，女人须将处女破膜之血涂于床尾的一块白石板上，第二天清晨，家中老人要来确认这块血迹，至于从这血迹上究竟辨出了什么，母亲便语焉不详了。我猜二锅家的床上也一定藏着他无从考据的秘密，或是被过多过猛的洪灾抹掉了。或是早被可悲地遗忘了。

从二锅家出来时，我发觉他家的大门门后无栓，门前无锁，二锅说瘫子村户户如此，也从未听过什么遭偷遭盗的事儿。

接下来的一户是梅少忠。他本是村中的孤儿，五岁时父母在一场洪灾中失踪了，麻三叔把他安顿在祠堂的边厢房里，靠全村东一餐西一顿地接济着过日子，自小吃的便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衲。少忠倒也争气，十三岁就独垦了外河滩的一块狼不扎窝的荒洼地。那天冬天，他带着被铁锹柄磨得血肉模糊的双手去见麻三叔，七姑一把搂住他，眼圈一酸就哭开了。梅红那年刚四岁，见母亲号啕起来也跟着哭。第二年少忠收的麦子，盖过了村里的许多户，大家都说这娃真出息，又都说他心硬，那么苦也没逼下一颗泪瓣子。麻三叔又做主，将村东头梅朱氏 16 岁的侄女许配给他做了堂客，惊蛰日那天在祠堂下的聘礼，一村人东凑砖头西凑瓢地帮他建了两间草屋，从此，算是立了门户。

我跨进门时，少忠媳妇正给不足半岁的娃子喂奶，垂着半边硕大的奶子也不避生，倒是少忠嫌她晦，咬着耳朵半天哄她进了里屋。她一边避一边嘟囔：公驴，公驴。

先是七扯八拉地乱客套一气，就谈到了搬村的事，少忠的一番见解真让我哭笑不得。他说：“我命苦，不识字，但规划图我可是瞅细致了。那新房看着倒是眼馋，搁电视接电

话的小处儿都算计周全了，当时老觉着不对滋味。回心一琢磨，坏了，储粮食的地方一点也没留，你说咱一家一年余粮一两万斤呢，这可是命根子啊，这是哪个龟孙子设计的呢？难道麦子敞着烂掉不成？最要命的一点还是我媳妇瞅出来的，你说这连体楼，左右各一家，一层水泥板墙是共用的，到底算谁的呢？这摩擦还能免得了！假如他赌气拆了这堵墙，我岂不是悬空了？闹起来咋收拾呢！”

按我的推测，少忠并非没动过搬迁的心眼儿，否则他不会将新镇规划瞅得那么透。我安慰他说，我住城里三十多年了，也没撞上你操心的那茬子稀罕事。他说，要是吵急了谁讲得准哟，我要是在城市住一楼，与二楼的户较上死理了，难保我不拆一层让他垮掉。我目瞪口呆地瞅着他。少忠洋洋得意地咂着他焦卷了皮的厚嘴唇，像底层的楼板舔着二层的楼板。

把娃哄睡了少忠媳妇也出来了。说：大兄弟，我知道你是来讨个准话的，我们也不能让你犯难。我家少忠一切都听麻三叔使唤，麻三叔说搬，我们就绝不要那个犟。说实在的，搬家对我们是再简单不过的差事了，把家掏空了，就不值几个烂铜板，往筐子里一丢就拎走了。但麻三叔要是不搬，大兄弟你就白费口水了，我们这两根苦藤藤，是死是活就缠在麻三叔这棵老脖子树上了。

跨进梅子孝家时，已快子夜时分了。第一眼，我的倦意就被惊跑了大半。

后来许多人告诉我，子孝是瘫子村所有房屋的设计者和风水师，其实那天一见他，我就犯了怵。79岁的梅子孝除了奇长的眉毛是纯白的以外，头发、耳窝和手丫间的毛发却

全是黑的，这种黑有着与他的年龄不相匹配的光泽，在烛光下也分明能察觉到这一点反常。一副传说中的仙风道骨模样。据说，梅子孝的父亲本是瘫子村的大地主，外河滩九千多亩地全是他的私产，1942年的一场豪赌让他输了个精光。梅子孝至今仍珍存着当年旺族公子那种落魄的奢劲，比如，在靠着粪桶、竹箬衣、农具的旧橱格书柜上，还摆放着不少线装古书，虽然不常读，但书上的灰尘倒是时时拂拭。再比如，他干农活时总不忘戴个白纱的破手套。因早年教过私塾，村里人都管他叫梅先生，梅红就是跟他读的《三字经》和《离骚》。梅红说，子孝叔有一种怪怪的威严，他没事时常守在村口，堵截放学的娃，教他们念叽里呱啦的古文。娃们怕念，又不敢不念，许多人都躲着他，绕别的田埂回家。梅红说，因为子孝叔的怪，村里祠堂倒是年龄小几岁的我爹主事儿。只有在祭神拜祖弄不清老规矩时，才有人去找子孝叔刨根问底，仿佛瘫子村世世代代的秘密就藏在他梅子孝的胸中。

坐在他的对面，我的心里打鼓，脚底发痒。我心里盘算道，这个完全不能算个农民的怪老头会不会让我手足无措、丑相百出呢。

果然我没逃过梅子孝那一夜的滔滔口舌。不过，从他用一个青花缠枝图案的旧杯子给我沏茶的那一刻，我的心倒静了下来。我一下子把自己短暂丢失了的身份拽了回来，我想起了我终究是民俗史学名宿姜斯年教授的学生，听梅子孝侃侃，或许还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机缘呢。而梅子孝，也许是瘫子村惟一有闲心品茶的人了。多年来，我一直刻意回避与别人长时间的交谈，我喜欢一个人枯坐，悠哉游哉地独自把内

心的暗斑、霉点之类，统统扒出来看看，再藏回心里去。我愿意和别人保持着一种浅尝辄止的交往。我喜欢穿浅底的布鞋。我找不到一双因合脚才会舒坦、因成双才有意义的布鞋。我能因为走新路就换新鞋吗？我能为每一条路准备一双鞋吗？或者，当路难行，鞋就一定累脚。鞋与脚的这种交谈是多么地累呀，我想，我最怵的就是梅子孝这种人吧。

偏偏梅子孝舌根子下的这场洪水，从一个我绝料不到的地方决口了。他异常和蔼地说：我给你相个面吧，从你一跨入门槛，我就喜欢上了你的敦厚君子相，适宜过官府的生计呀。他说：“我习惯以相取人！肿眼泡配吊角眉的男人、高额骨配水蛇腰的男人、宽脸颊配招风耳的男人，我是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的。”谢天谢地，我没生就这样一副尊容。

我说，小时母亲请一个瞎子给我算过命。在我们家乡叫“秤命”，意思是称一称你的命有多重，瞎子说我顶多只能做个县府的幕僚，呵呵，弄得心比天高的母亲对我一下子没有了奢望。

梅子孝说：“嗨，尽瞎说，做幕僚？你可不是那种奴才的命哦。”

我说：“你这话可说错时节了，现在啥时节，哪儿还剩下什么奴才命呢？就是在农村，再苦的农户，不管地肥地瘠，好歹能做自己那一亩三分薄地的主吧。”

梅子孝呵呵笑道：“你把你子孝叔看得浅薄啰。不是那个意思，奴才没了？奴性在呀。说句最难听的话，算来算去，奴性最重的还就算你们公门中的人。自古农民苦，可奴性并不重啊，尤其是咱淮河湾一带的农民，历史上起义造反的属这一块的多，战端祸事连天遍野地烧，奴性重的人还敢

造反？”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吮个嘴就一口一口地呷了起来。我以姜斯年教授有限的谈话伎俩，顺势牵引着话题说，封建时代的造反也好，敲着“凤阳花鼓”讨饭也好，还不都是让饥饿给逼的，照理说，避灾逃难是人的天性啊，为何咱瘫子村的百姓就不愿从洪水窝里后撤个七百米，上岸过个安乐日子呢。

梅子孝斜着个眼梢儿，并不急着接我的话，却岔开了话题问道：“你瞅到了瘫子村房屋的特殊之处了吗？”

我说我眼拙，看不太清爽。其实，这是瞎说。我踏入瘫子村的第一眼，就察觉到了全村构建的不同凡响：在密植的柳树圈的第一道屏障之后，村中所有房屋都是背西面东，朝向西北洪水上游的后墙，都是清一色的拱弧形，且不开一个门窗。听说这样的墙体是由黏性极强的黄泥筑成，一般有三尺多厚，黄泥中掺进了一些糯米和煤渣，垒墙时用重碾慢慢夯实，往往一堵墙要夯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凤阳县时，曾目睹过淮河的汉子夯墙，一排精壮的劳力，肩并肩地列排站着，两人抬一个大石碾子，一下一下缓缓地夯着，口中还唤着低沉又齐整的号子。妇女们坐在太阳底下扎堆儿纳鞋底，不时咬耳朵说些大荤大腥的玩笑话，有时嬉笑得滚作了一团。但夯墙的汉子们却仿佛丝毫不受侵扰，兀自有节奏地夯着，仿佛在行一个虔诚的仪式。在这般夯起的墙外，村子四面还筑着一条矮而厚实的土堤，一米多高，环村一周，据称是为了减缓洪水底层潜流对屋基的冲击。

想起了姜斯年教授对瘫子村选址的一些疑问，我便问梅子孝：“这沿淮一带重风水，究竟什么是风水呢？”

他沉吟半晌，奇怪地反问我道：“你说一个人的小脚

趾，跟他的脊梁骨子有什么关系吗？”后来我发觉，在许多场合，梅子孝发问的方式都这么怪怪的，一般人瞠目结舌地根本招架不了，所以村里的人不敢随便搭理他，也实在懒得搭理他。

我吃惊地问道：“老爷子，你啥意思？这哪儿扯得上边呢？”梅子孝却异常认真地说：“在风水先生的法眼里，这些旁人看来不沾边的事儿，那些死的和活的、阳界的和阴界的，却是一个活的整体呀。有些东西我是照葫芦画瓢地按祖上传下的规矩做，比如每次建新屋时都要朝河中撒盐，为啥这样做呢，我也不懂。”

他又叹口气道：“也是我们这些后人不争气，许多奥术失传了，比如占星术，测灾是最灵的，可惜已完全毁了。”

梅子孝说：“咱瘫子村根本不怕急涨急消的洪水，只怕耐着性子慢涨慢退的潮水，耗上两个月，全村就泡毁了，说句狂话，自1964年我主持建房以来，瘫子村虽然断过几条胳膊几条腿，但没丢过一条命啊。这灾那灾，说透了，人要是找不到抗灾的法子，才是真灾呀。跟天斗跟地斗，跟灾斗，是我梅子孝这辈子最大的快乐。要没了灾，我梅子孝快八十岁了还活得这么硬朗？我要这样对农民说，他们肯定骂我是疯子傻子，但跟你说，你能听懂。”

我说：“子孝叔，你可千万别瞎抬举我哦。瘫子村这钵子酱，我真的是没品出啥味道呢！”这确是我的心里话。我没料到天底下还有这样一个需要绞尽脑汁去理解它的小村子，还有这样一个需要绞尽脑汁才能弄懂他的乡下怪老头。

梅子孝嘴中的酒气，渐渐浓了起来。我闻得出这是沿淮一带著名的自酿高粱酒“刀子烧”，这种酒并不容易醉人，

淮河边上有种说法，酿刀子烧的第一撮高粱，要揣在一个没开花的姑娘两乳间焐三天，所以这酒含着一股子绵绵的幽香，所以男人爱喝，所以男人没喝多少也就醉了。沿淮的农民往往逢婚丧“红白喜”时都抱着大陶罐朝嗓子眼猛灌，像梅子孝这样细呷慢吞的却不多见。呷了半晌，他突然把瓷瓶递给我说，你也来一口吧。我说，我从不饮酒的，来一口就天旋地转。

他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外面的人把灾想得太可怕了。灾呀，我倒觉着像瘫子村人身上的一个毒瘤，都晓得它毒，也愿意把它割掉，但毕竟这个瘤是长在自己肉里的，谁也没把它看作身外的东西。再说啦，灾是既毁了人也壮了人啊，你老弟仔细瞅瞅，那些衣食无虞的繁华之地，有几个人不是意志萎靡消沉不振哦？瘫子村的人，除了我梅子孝，谁也讲不清这个道理，可他们心都一般，斗着灾，习惯了，斗着灾才像个人！咱瘫子村许多人家确是家徒四壁，可过得照样是快活快意呀，大碗喝酒的够畅快吧。灾来灾去快八十年了，我就瞅出了这一点精髓。许多人说我是个疯子，可我这个疯子偏能看出个兴衰之道啊。”

“……”

“往大里扯，是这些云里雾里的虚理。往实里讲，我是离不开瘫子村的两件东西呀，一是这天底下最肥的一块地，养了我梅氏百儿八十辈的这河滩地。二是这梅氏宗祠，就像你们做官的离不开衙门，我这个百姓就离不开这祠堂，祠堂像你们的衙门，也是一种权力哦。”

那一夜喝了太多的刀子烧。后来回到姜斯年教授白色夹竹桃盛开的小院，在他威严的眼光逼视下，我转述梅子孝这

番话时，我确实说不清其准确程度有多少，哪些话在我内心无数次暗暗复述中被篡改？丢掉了农民该有的方式？或者我真的是一字不漏地刻下了他的话，像站在一个幽暗的屋檐底下数清了一场雨中闪亮的雨滴？有一点毋庸置疑，那一夜梅子孝确曾深深触动了我。最后，我一手抢过他的瓷瓶说，老爷子你可别喝糊掉了，我来吧。我仰起嗓子咕咕咚咚将瓶里剩下的酒全灌了下去。

“刀子烧”并未像我曾经害怕地那样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相反地，有一瞬我感觉脑子里陡然一醒。我想起了我尚未出口的问题，我问道：“老爷子，图纸你也看了，话也说了，你撤，还是不撤？”

梅子孝说：“不撤。”

拉魂腔

陶月婷扑通一下跪在七姑膝前

心尖尖上有个人影儿，
咒他，他不走；
烧他，他不走；
砍他，他不走；
死了，化作一把灰飘散了
颗颗粒粒里，还是那人影儿

——拉魂腔《樊梨花》“自叹”一段

哐——门开了。靠在炕头打盹的七姑一下子惊醒了。

多年以来她有午后小憩的习惯。她偏爱春日正午的绒毛般柔软的阳光，它如此短促，不紧凑着身子贴向窗前，它一转身就已溜走。它如此叫人满足，斜靠在窗前一闭眼就滑向了慵沉的睡眠中。断断续续地有一些梦的碎片。碎片中有一些人的脸，某个部位比如下巴，坚硬下巴上的一颗黑痣，是那么的清晰，而整张脸却模模糊糊地难以辨认。这颗黑痣印在所有熟识朋友的脸上，都显得那么可疑，所以你不必再费神去猜了。年少时昏天黑地的荒唐事儿，能记着个一鳞半爪，也就足够了。只记得我喜欢穿浅底灰帮的布鞋。喜欢坐在落白花的槐树下看人吹箫，呜咽的箫声映着从茅草屋顶缓缓而升的炊烟，叫人悲伤。年纪大了，她更加珍惜这短短的正午。想想年轻时，梦是深的，一个梦有时就是一曲戏，完完整整的一曲戏。而现在，正午的梦是浅的，“哐”的一声就让她浮出了泡沫覆盖的水面。她有些懊恼地盯着推门而入的人。

进屋的是个穿短袖蓝绒布暗绣旗袍的高挑女人。白脸膏腴，胸前肥沃，腰部却是细细袅袅地一步一摇。发髻朝脑后高高挽起，有几缕微微染黄的长发随意地垂在耳前，有一种难言的风致。腕上戴着一只黑镯子，像一条黑色的小死蛇。腿细而长，穿着一双高跟尖嘴的橙色皮鞋。显眼的是，她的丰沃臀部微微向上翘起，裹不住地一颤一颤透着一种动人的风骚。手中还拎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袋子。她有四十五岁，或者干脆刚过三十？都很难说呢。她脸上含着一股浅浅的笑，似笑非笑。七姑从懒懒的姿态中微微挺直了身子，有些心慌地暗想，瘫子村多少年没踏进这般风韵的女人了吧，或许是

撞错门了呢？

不料那女人倒先开了口：“您老人家是七姑奶奶，七巧莺姑奶奶吧？可真是难找哦。”

“哦，哦。”七姑一边有些不安地答应着，一边赶紧下炕，招呼她坐下。

“七姑奶奶还记得您有个小师弟叫陶环明的吗？小名叫陶小癞子，呵呵。他就是我爹呢。您肯定不记得喽，名义上说是您师弟，班子里他年龄最小，其实是跑跑龙套端端茶，一次台也没轮上。七姑奶奶当年红透了四省的半边天，哪记得他哦！我爹死前可是天天念叨着七姑奶奶呢。”那女人一边笑吟吟地问着，一边又自己戳穿了底。嘴皮子叭嗒叭嗒地，真个是少见的利索！七姑暗忖道。

“我叫陶月婷，原来也在县拉魂腔的剧团里混过几年。”她说。七姑哦哦地在一旁陪着笑脸。在一大堆吵着闹着帮她插簪头、描眉尾、提化妆盒的师弟中间，她倒真不记得有个叫小癞子的了。在瘫子村的这几十年，她再也懒得耗神去忆那些早就荒废了的名字。

“祖师爷的南拉魂班子散了后，我爹在乡供销社卖化肥。后来，县文化馆到农村整理老戏本词，无意间找到了他，又把他调到刚成立的剧团。也是仗着祖师爷的名头响，还让他做了副团长。嗨哟，我爹哪是什么管人的料，他叫人到处找七姑奶奶，到山东菏泽找、到江苏盐城找，又到阜南、蒙城、界首这些县去找，寄出去的信少说也有几筐子，都是一点影儿没有。渐渐地心冷了，怀疑七姑奶奶您兵荒马乱中死了。老头子难过了好几年呢，他在自家卧室里本来只供了一座祖师爷的长生灵位，后来又加了一个七姑奶奶您的

牌位，逢年过节都沐浴焚香呢。那可真叫虔诚呀。后来倒也听人说您嫁给瘫子村一个农民了，老头子死活不肯信，草草打过一个电话到乡里，不知为啥这线索就断了。前几天听你们王乡长说起您，惊得我跳起来。没成想您老人家真的窝在这苦疙瘩里呀。”陶月婷的话像一串乱蹦的珠子。说着说着，又动了情，眼睛酸酸地发红。

七姑的泪哗地就淌了下来。这些年，也不知咋的，一想起戏班子的旧事，心就一阵阵地紧缩，渗出酸水，夜里的枕头三天两头就要湿透一片。七姑有些哽咽地握着陶月婷的手说：“孩子，真是太难为你爹了哇。”陶月婷忙掏出一块手绢，替七姑擦着眼泪。

“七姑奶奶，这么多年，您怎么都忍住了，愣不唱一句？”

“孩子啊，到了我这年岁，还有啥事想不穿？唱和不唱，不过是一种生计。早年红的时候，有多少权大利大的公子挖空心思要娶了我，我不从，他们就砸台子烧牌子。我想，这活生生的人，都是别人拿来捏去的消遣物儿，何况这几句空落落、轻飘飘的戏词呢？还磨来炼去的，吃尽了苦。我心一横，就不再唱一句了。由着性子，这么多年就挺了下来。现在农村也早就不需要这僵着唱的古戏台了，有几个人能真正听得入心呢？你祖师爷当年也把生计的事看得比戏重哦，要不他哪能冒着砍头的风险夜闯总督府？在他老人家心里，要换瘫子村人的命运，不知比唱戏重多少倍哦。”

“我以前跟您老人家想得一模一样，可现在我像走火入魔了。这几年我经商做生意，挣了大笔钱，可越挣钱就越像掉了个魂，心里整天没根没底的。时时刻刻在商场上滚爬摸

打，哭不是哭、笑不是笑的，心里想哭的时候，脸上假扮着笑，心里从来没个憋不住想痛痛快快笑的时候，这倒真是在不折不扣地演戏了。这些年不登台了，常常夜里一个人在家穿起旧戏服，对着镜子演给自己看、唱给自己听，唱着唱着，感觉自己是真的祝英台了，悲悲戚戚的，疼到心尖上去了。那几分钟的人生真是叫过瘾！真解恨！爱是爱、恨是恨地像个有血有肉的人。前几天听到王清举说起您老人家，我心一下子又烧起来了。我想重新唱戏，哪怕抛掉这几年赚的一切，我都在所不惜！真的，我这么一想，几个晚上都没睡踏实，今天我就拜您老人家来了。”陶月婷一激动，说起话来就像一场骤雨，连个透丝风的缝隙也不留下。

“孩子啊，你听我一句话，戏是当不得真的。”

“七姑奶奶，你老人家告诉我，这生活就能当得了真？”陶月婷执拗地、有些稚气地盯着七姑。

“唉——”七姑深深地叹了口气，她伸手抚摸着陶月婷的脸说：“你这样会苦了你自己呀！我在瘫子村熬过四十多年了，我明白了：你一饿着，你快被饿死快被淹死的时候，就把生活当真了。”两人手握着手，霎时间就亲了。

陶月婷的首任丈夫绰号罗拐子。罗拐子其实不拐不瘸。不仅不拐，而且生得雨后新竹般的挺拔顾秀。不仅挺拔，而且是掌握实权的县长之子。不仅是名门之后，而且门坎儿特精，特别擅长拐卖紧缺物资赚取价格的峰谷差额。几个省倒卖螺纹钢的，没人不知道他。全县城的人叫他罗拐子，隐含着无限倾慕中的嫉妒之心。那时候钢材、化肥等重要物资销售，走的是计划内批条子供应与市场调节的双轨制，两条轨道上跑着叫人目眩神醉的价格差异。罗拐子手中握着大量的

“条子”，而且在条子上签名的并非他爹，这也正是他父子的高明之处。他吃透的就是这官场之道。他轻轻松松地张开口袋承接着滚滚财源。在一个偶然的同学会上，陶月婷和罗拐子见面了。第一眼，两人就不可救药地相互爱上了。陶月婷深深地沉醉在如此理想化的姻缘之中，她深信罗拐子就是她灵魂中的真命天子。他们的结合被视作典型的金童玉女的匹配，以至在罗拐子的办公室中看见一个女人环抱着他时，他相信了这个“女裁缝”的的确确是在替罗拐子“量胸围”。但她醒得快，第二次看见这个“女裁缝”蹲在地上搂着罗拐子的腿时，她不再轻信“女裁缝”在量裤子的尺寸了。她感到异样的恶心。她跑回家中，把父亲治心脏病一年的用药，一口就全灌了下去。

晕过去的陶月婷被抬进医院电击、灌肠、洗胃，很快清醒了过来。医生说，她装进肚子里的药并没什么毒，她是被药吓晕的，或者是被自己的所见气晕的。出院后，离了婚的陶月婷受到了男人们更疯狂地追逐，一个星期内她竟收到了三百多封求爱信。其中两百多封信是同一个男人写的。这个男人有一封信打动了她，该封信说：“最理想化的一次婚姻失败后，我知道你很痛苦。我并不祈求得到您的爱，因为我实在是太平庸了。我只想做一个影子，把你那很难消失的痛苦盖住一点点。如果你发现我连那点点都不能盖住，你可以一声不响地离开我。倘若某一天，苍天睁开了眼睛，你爱上了我，我才会从一个影子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才会重新呼吸。”她约见了写这封信的男人，果然相貌很平庸，有点秃顶，身子有点佝偻，说话哆哆嗦嗦，不敢正眼瞧陶月婷一眼，是个中学教地理课的老师。陶月婷毫不犹豫地投身进了

这场她认为不会失败的婚姻之中。可仅仅是两个月之后，她在自己家的卧室里，看见肥硕得像只白蛆的他嫂子，气喘吁吁地压在瘦得像捆干柴的他身上。陶月婷说，那一刻，她丝毫不感到痛苦，只是那场景异常地滑稽可笑。那个戴着黑框眼镜、赤条条跪在自己面前的男人，更让她觉得可笑。后来，当陶月婷在钢琴大师勃拉姆斯的情书集中，看到那封曾深深触动她的情书时，她哭了，她为伟大而可怜的勃拉姆斯而哭。他被一个自称是影子的人抄袭了。从影子中看去，才知原有的阳光是那么的强烈，又荒芜。从此，陶月婷对男人的信心完全丧失了。

她把所有的心思放到了商场上。当她身上善于周旋的潜力第一次全面爆发，小县城禁不住地抖了一抖。仿佛是一夜间，县城里的许多男人都开始深信“嗔西施”陶月婷对自己情有独钟，从工商局长、税务征管员、副镇长，到县委书记的妻弟、派出所所长，形形色色的人等，他们深夜不寐地激动着，认为陶月婷对自己纯粹是动了真心，而绝不是看上了自己手中那点可怜的权力，虽然陶月婷半推半就地一再使用这些权力。他们深信陶月婷暂时不跟自己上床，恰恰说明陶月婷对自己青眼独睐，意在长远。在传播小城风流韵事的所有场合，只要一提起陶月婷的名字，他们立刻便断了话锋，讳莫如深，深怕亵渎了陶月婷对自己纯净的情感。他们在陶月婷的碧海云天浴场中拼命地擦洗着身子，并且鼓励别人或者用权力暗暗压着别人，也去碧海云天擦洗着身子。县城的男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身上的污垢是如此难以清除，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清除。碧海云天以一种惊人的速度红红火火起来。

“你要的东西，生活中没有，戏里就一定有吗？”听了陶月婷的故事，七姑愣了半天才回转过神来，她问。

“当然有。戏里都没有的话，哪里才有？”陶月婷说。

“可那都是假的，脱了戏服又该怎么样呢？”

“当我唱着秦香莲、樊梨花，我就是真的秦香莲、樊梨花。台下若不是当真的，他们哭起来干吗？眼泪总是真的。只要台上那几分钟真的，几分钟的完完美美、圆圆满满，我也就够了。《还魂记》中不是有一段吗，红萼公主与钟铁衣的魂魄月下再会，她唱道：我跟着你，不管你是鬼是人。一样的，我不管台上台下，戏里戏外。”

“孩子，我有点懂了。”沉默了一会，七姑又问陶月婷：“你说你身后跟着一大串男人，包括王清举吗？”

“或许包括吧。但这个人也难说，他不太像个能被女人耽搁住、能被女人缠掉魂的，又好像很会逢场作戏。我拿不准。”

“你真要拿我当你的七姑奶奶，你就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啥事？”

“你紧紧抓住王清举这个人，不要放手。不过，孩子你放宽心，七姑奶奶绝不会逼你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不会逼着你做你不情愿的事儿。”

“那又到底图个啥？”

“你祖师爷有件至死闭不拢眼的心愿没完结掉。这也是搁在我心头的一把刀子呀，我一睡着，它就慢慢地割着我。我不为啥人，只为死了后，能心安理得地去见你的祖师爷。王清举正在做这件事，但我总感觉他犹犹豫豫，不痛下狠

心，这桩事根本就办不成。我要你帮着他，助他一把火，拼了命丢了乌纱帽，也要把这件事办成。”

“那好。”

“孩子，反正你也是祖师爷墙下的人，我今天就破例收你做个徒弟。我要把年轻时自编的一些戏段子全教给你，把我自创的七巧腔也传给你，这样它们就不会跟我下棺材烂掉。”

煤油灯下，陶月婷满脸泪花，朝着七姑的膝下，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腔魂拉

王清举

傍晚，王清举回到乡政府大院的宿舍。刚进屋，身后忽地窜出一个人影，还没等他转过身，那人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嘴里不停地唠叨：“王乡长，您积积德啊，干部精简咋也不能减掉我们家储洁呀，我给您磕头啦。”

“哎呀，快起来！瞧瞧你老人家，你这是干啥？看您比我亲爹年岁还大呢，不是折我的阳寿吗？”王清举一边往起扯那老人，一边安慰他说：“干部精简肯定是要搞的，再不减人我这乡政府准得破产了。但减谁留谁，都是立了一套死规矩的，公开公平地操作呗。也不是我这乡长随心所欲地乱定啊。再说了，谁说你们家储洁就一定被减掉？”

那老头死活就不肯站起来，仍跪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着：

“王乡长啊，储洁这丫头挣碗公家饭吃，真是仰了八辈子的阴德呢。她爹娘早早就撒下她死了，我这个做爷爷的到处拾破烂、捡可乐罐，一分钱一分钱地攒着供她读书，眼睛都熬瞎了，等到她毕了业。要把她减掉，我这把老骨头就吊死在政府大门上算了。王乡长您别瞒我，丫头资格嫩，又没钱送礼，到处都说呢，不减她减谁呀？都说您定的那些个规矩，是贴在墙上糊砖缝的，唬人的，根本不会动真格。”

说到这，老头抖抖索索地从口袋摸出一个脏兮兮的小塑料袋，捧给王清举说：“乡长啊，我们全家就攒了这九百多块钱，实在就剩这么点钱了。我这瞎眼一抹黑，也捡不到啥值钱的垃圾。只够给您买几包烟抽，您要不收下，我这辈子就不站起来了。”

王清举接过那脏塑料袋，把老头硬拽起来，按坐在椅子上，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拿着散发怪味的小塑料袋瞅了半

天，把钱从袋里倒出来，塞在老头手里，说：“老人家，钱你拿回去。我要收这钱，还不遭个天打雷劈才怪呢！你把现在的官都想成咋样啦？我没权力给你老人家乱许诺。但储洁同志，上上下下的评价都很好，腿脚勤，性子厚道，留在政府工作的概率挺大呢。我收下你这个小塑料袋，好不好？”

老头疑疑惑惑地看着他。王清举又费了半天口舌，终于把颤颤巍巍的老人劝回了家。

晚上王清举独自在灯下算账，算算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财政账，越算心越焦：四万多人口的硖石乡，伸长脖子吃财政供养饭的人就有五百七十多，以前编个借口就往农民头上摊派新费种，连“烟卤费”、“养狗费”、“地皮费”这种荒唐的名目愣出笼了，即便这样，全乡税费总额也才九百多万元，入不敷出。一到年底，王清举就要坐在县长办公室里憋着腔调哭穷，县长只好带着他往工商繁荣、富得脑肥腰壮的南部诸镇跑，说是县内调剂，暂借点钱用，大家也都明白覆水难收，借出去的钱就像泼出去的水。心疼之余，酒席间的风凉话就越来越刺耳，王清举只好装聋作哑，干赔着笑脸，回乡后再摔摔凳子泄泄火。一年一年地熬着过，轮到今年的税费改革，把向农民乱收费的口子一招扎死了，全乡税费总额降到了四百多万元。口袋瘪了大半，但今年却要新增一项硬邦邦的支出：财政补贴瘫子村的移民造镇。到了崩溃的边缘，才发现要找活下去的办法了。最有效的办法是虱子摆在秃子明晃晃的脑袋上，所有人早也就看见了，都戏谑似的高喊过：“精兵简政、精兵简政！”，一边喊时又都在肚子里烧着求佛的暗香：真该朝死里减人，只是千万别减到我的头上。不减还像什么话？乡广播一年响不了三次，可

乡广播站的牌匾下硬养了三十多张嘴。郭秘书测算过，吃财政饭的人减掉七成，政府的轮子照转，转得还更轻盈，更欢快。

嘴里藏着祸水，减掉一张吃闲饭的嘴，等于给自己惹一个埋得深深的祸根。王清举在官场晃荡这么多年，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迟迟下不了狠心。他探过别的出路，他曾热烈地梦想搞一个无痛分娩，办一些能赢利的企业，把政府大院臃肿的人群轰到企业中去。有一些年他带着一千人颠来覆去地跑温州，想学点人家从市场上刷油吃的本事。温州灯红酒绿、蓬蓬勃勃的局面，让乡干部们看得天灵盖冒烟、涌泉穴着火。王清举也是血脉贲张。那些瘦得跟猴筋似不起眼的温州人做到了，咱们这帮虎背熊腰的沿淮汉子就办不到吗？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分析，最后全乡干部像一锅油似的沸腾起来。王清举跑到银行，恨不能割下自己脑袋担保着贷款，银行行长也跟着激动了。乡制革厂、锚链厂、窑厂、消毒液厂，一家接一家地投产，鞭炮炸得乡政府院中一地的碎红屑。

很快的，鞭炮碎屑上的红还没有完全退净，这些厂子又一家接一家地撑不住了。制革厂管中流出的污水毒死了庄稼和鱼，却没有产出一分钱的利润。有一年除夕，乡政府发不出工资，只好将皮革厂残存的牛皮每人割一块，充抵工资，大家都苦笑着过了一年“牛皮年”。等到银行来催债，王清举傻眼了，拿什么还给银行呢？大家彻夜商议，第二天决定征收“企业损失费”，向农民均摊收取。瘫子村的麻三叔串联了三百多个拖拉机手，准备千里围堵省政府，乡长的胆都吓绿了，赶紧作罢。银行行长看着围墙里衰草过膝的厂子，

叹口气说：“我的命就栽在这里了，你们提前给我送终吧。”脑子里天生就少根闯市场刮油的筋，硖石乡农民仍旧把河中捕起的小鱼卖到外地，再美滋滋地嚼着外地运来的包装精致的鱼干。县政府痛定思痛，也因此下了个文，规定各乡镇政府不许再充当投资者、卷起胳膊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政府只能做个市场秩序的裁判员。王清举的万丈雄心，化作寸寸灰烬，做起了一杯清茶的裁判员。乡政府的大院中，济济一堂的也都是裁判员。

到底减谁裁谁？王清举面对着一张清清爽爽的名册，整夜整夜地发呆。一个名字像一根枯荷，扯一扯，会惊动在满池的淤泥下盘根错节的枝叶。王清举太熟悉乡政府的这个院子了，有时，它结构缜密的程序有时像一块铁板，你买一张办公用纸，要经过五六道审核的关卡。有时，它又松疏脆弱得如无人之境，只要王清举签了个名字，所有的核查便立即失了效。没人敢监督他王清举手中的这支笔。在册的名字像一根太长的链条，每一个链节都在喊着：是我推动轮子在转！是啊，每一个链节都和轮子在磨合着，虽然并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磨合。

再不能等了。王清举咬咬牙想，农村税费改革在明朝时叫“一条鞭法”，这根带血的鞭子抽的就是浮肿不堪的基层小吏集团，难免要有人发疯、有人叫疼，有人连皮带肉地卷起铺盖回家，只是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像瘫子村的搬迁，苦挨了几百年，一只掉光了羽毛已变成瘟鸡的老凤凰，也该浴火重生了。

两桩事都不能再等了，否则他的政治生命要腐烂在这偏僻的小河滩上。

他连夜把郭秘书喊来，吩咐道：“最近一阵子，你把手头的杂事全撂下，专心去做两桩事，一出一进的两桩事。”

“……”郭建辉习惯性地掏出黑皮小笔记本，摊在膝盖上，一丝不苟地记录起来。

“一出，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员精简。我的想法是，从目前的五百七十多人，减到三百人以内。先搞一个综合素质的考试，既要考政治理论，更要考解决农村具体问题的能力，不能让书呆子占了便宜，你先弄个卷子看看。再搞一个民意测验，按两项折计的总分排序，三百名之外的淘汰。你觉得怎么样？”

“大院内的帮派现象严重，插旗子的小山头挺多，民意测验的结果有时会失真。像乡长最看重的秦小琪，工作很有创造性，常遭人嫉，性子傲，脸又黑，聚摊子斗酒的热闹事儿他从不瞎掺和，像这样的人还有几个，得票一定不会高。我建议综合素质的笔试成绩算七成，民意测验成绩算三成，能保住一批干实事、得罪过人的干部不被淘汰。”

“嗯，确有道理。去听听其他乡领导的意见，再定。”

“好。”郭秘书一边应承，一边做着详尽的笔录。

“在考试之前，就把我那小舅子先刷掉。不必考了，我太了解他喽。”

“似乎对他本人不够公平哦。”

“有啥不公平？当初他进来时，走的就是瞒天过海的暗道，招来的臭骂还少吗？来得不公平，去得就不要顾他的面子。我这么做，是让其他人瞧瞧我的狠心，自杀疗法嘛。”

“几个副乡长的亲戚咋办？”

“咋办？问问他们去。撒泡尿照照。太窝囊废的，就劝

他别考试丢人、做反面教材。有真能耐的，举贤不避亲嘛。”

“淘汰下来的咋办？得有个缓冲的办法，否则容易出乱子。”

“这个我考虑到了。可以尝试着成立几个农产品销售小公司，咱乡的小辣椒不是积压霉变成酱了吗？乡里先投一部分铺底资金，让他们闯市场搞营销去。搞得好的，我亲手给他戴花敲锣。搞不好的，菩萨也救不了他，只能自谋营生了。所有淘汰的，乡财政继续供他一年的奶，断奶断得急了，娘的心里也不是个鬼滋味呢。”

“嗯，嗯，记下了。”

“一进，指的是把所有农民历年尾欠的税费全补齐了，尤其是瘫子村的欠账。梅虎滑头着呢，支支吾吾总打马虎眼，我不揪着他，是瞧着瘫子村穷得让人不忍，但合法合理的欠账，我们清起来绝不能手软。”

“那——，到底怎么个清欠法呢？”

“这个我不管你。杀猪杀屁股，各有各杀法。我只看结果，手段只要不犯法、不惹太大的民怨，你们只管干。记着一点，对困难户，该收的税费坚决地依法去收；该对他进行扶贫补贴的，我们一丝一毫也不会截留挪用。两种钱，走的两股道，不要混淆了。混淆就会乱了规矩，工作就会陷入被动的泥潭。”

“是。”郭秘书说。

第二天上午，双眼布满血丝、头发有些蓬乱的王清举踏上主席台。台下黑压压的鸦雀无声，仿佛嗅着了啥特别的气氛，今天到会的人特别齐。因为人多，会场设在乡政府大院

的露天操场上，风挺大，有时会吹来一只白色薄膜的塑料片在人群顶上盘旋，也没人抬头看它。有人看着自己的脚尖，有人佯扮轻松地瞧着台上，有人眼珠子死了般地发呆，有人不断地用眼角瞟着别人。

主席台上，王清举出人意料地拿着一个脏塑料袋子，翻来覆去地看，像是眼光能把那层脏皮洗净似的。突然地，他高高地扬起塑料袋子，缓缓地说，昨天夜里，在座的一个同志的爷爷，就是用这个塑料袋子包着九百块钱，要送给我。那钱的一厘一毫，都是他从臭气熏天的垃圾堆中拾荒攒起来的啊，我看了心都发颤啊同志们！那个老人是怕这次机构精简，砸了他孙女的饭碗。我昨天夜里眼皮都没合一下，为啥？这个老人震撼了我。这个臭烘烘的破塑料袋给了我启示，从它上面，我理解出三层意思。一是现在乡政府的大院中刮着歪风，妖气很重。精简人员的事还没开锣呢，你背后唱的是哪一曲啊？谣言四起，胡乱猜测，搅浑了一池水，搅得水面上全是泡沫，好映不出你那张嘴脸？那个老人就是被谣言吓破胆了。我在此郑重地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被谣言遮住了双眼。减谁留谁，要等考试考核后，才能定。第二，那老人为啥要来行贿？我真不忍心说这个善良的老人是行贿。这说明部分群众根本就信不过我们哦，他那钱，哪能算是钱呢？在我眼里，它是血，是汗啊！就像一把刀子直愣愣插在我心窝上。这个脏塑料袋子，我要把它挂在办公桌上，它会时刻提醒我，要清清白白、公平公正地把这次机构精简做好、做扎实。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被那个老人深深感动了，我很想把他的孙女留下来，但我不能信口雌黄地表这个态。所有人必须过综合素质考试、民意测验这两道关卡，他

孙女要是被淘汰了，我亲自上门，给这个老人深鞠一躬。说实话，他孙女的名字，此刻，我已经忘了。第三，请在座的所有干部、群众擦亮眼睛，竖起耳朵，从每一个角度监督这件大事，有发现我徇私的，我自己摘下顶上这沉重的乌纱帽。说句心里话，我还真不恋这个权，你们谁屁股坐在我这位子上，谁肯定就会脑袋发麻。现在，规矩定了，谁踩红线，就处理谁，绝不留情。有人说我定的规矩是用来糊砖缝的，谁胆敢来碰碰硬？

没有人吱声，没有人鼓掌。风很大，天阴沉着。会议在心思重重中散了场。

夜间的淮河，静谧得像如一个熟睡婴儿的皮肤。岸柳的长丝温柔地垂挂下来，在微寒的风中飘拂，掳在手中细瞧，点点刚暴出的嫩芽像柔软的黄金。细波如闪烁的碎银，浮着偶尔从远处村子里冲出的几声狗吠。开完了会的王清举，独自走到堤上，看着辽阔的河面河滩，他感到从头到脚透出了一股从未有过的轻松。

不出一个星期，择优留岗人员的名单，就在乡政府大院中公布了。那一夜，有人高歌酗酒，有人痛哭失声。有人把牛粪涂满了王清举的宿舍大门，还有人在他的桌上放了一个晦气的花圈。不过王清举并没看见这热闹或者悲伤的场面，从早晨起，他失踪了一整天，关闭了手机，谁也找不到他。郭秘书一边清理着王清举门前的秽物，一边含糊其辞地敷衍着从县里打爆了的说情电话。王清举轻声走到他身后时，他竟然毫无察觉。王清举问的第一句话是：“留用的名单中，有储洁吗？”

“有。”郭秘书说。

拉魂腔

梅 祠

农历七月十五，月圓之夜，全村男丁要焚香祭祠。香燃时，人人跪着，而且要仰面向月，这样踩着袅袅烟气站在空中的列祖列宗，就能看清你的脸，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荫佑你的一生。

——沿淮风习之一

祭祠之前，必先净祠。不要撕破蛛网、不要踩着蜘蛛。因为蜘蛛是一切祠堂的守护之神物。

——沿淮风习之二

在第一遍地毯式入门劝说之后，瘫子村村民有二十七户改变了主意，表示愿后撤上堤。郭建辉把这个消息报告王清举时，很担心他会气急败坏，因为这离一半的户数毕竟太远。没料王清举撇撇嘴角，轻轻一笑说：就算真是铁板一块，我也会给你熔出条缝来。

他又问道：“这二十七户都是些什么状况？”

“我挨着个儿分析过了，基本是些相对富裕的捕鱼户、小商贩或工匠户，平日里走村串寨的，脑子活络一点。跟村里其他户比较隔膜，对麻三叔也是不热不冷的。有一户，特殊点。”

“哪一户？”

“七姑和腊八，那天在堤上开动员会就投的赞成票。”

“哦，一口锅里生出两条根来。这真是有趣呀。”郭秘书明白，王清举指的是麻三叔和七姑。

二十七户没让王清举灰心，倒让麻三叔吃够了惊。他对盘腿坐在炕上的德贵说：咱瘫子村还真有这么多挖坟掘祖的孝子贤孙啊，我就不信他们能把天翻过来了。你去传个口信，让各户晚上到祠堂议事，把话说个透。德贵说：好嘞。麻三叔又特别关照说，先跟子孝讲一声，哦，把省城来的陈教授也请上，咱瘫子村跟乡里这样拧着，好歹也有个印证的外人呢。

我被这意外的受邀弄得激动不已。

其实，来瘫子村的第一天夜里，我就踱到了梅祠的院外，踌躇着不敢进去，怕无意中撞了忌讳。按老规矩，七姑和腊八都没被请到。七姑是女人，名义上的户主仍是麻三叔。腊八虽算独撑着门户，毕竟是漂泊进村的外人，麻三叔

打小里也疏着他，腊八自个儿更是大大咧咧地不愿争那些旧规矩。我囫囵吞枣地哽了几口晚饭，就往梅祠赶。在祠门口，正遇上麻三叔，我说，多谢大叔破例让我进祠。麻三叔说：你是瘫子村的稀客，平常八抬大轿也接不上你。要说破例，真谈不上呢，以前沿淮十三个旺族到梅祠议事，还不都是外姓？祭祠时不请外人和女人，议事就不必守那些旧俗了。再说，你也算是公门中的人，我们还指望你节骨眼上说句公道话呢。

还未跨进祠堂正门，就见着了一个特别之处：大门两侧，很不协调地竟摆着三只硕大的石狮，左边两只右边一只。左边两只中，有一只显然雕攒成的年月不久，与另两只气质深沉、磨得棱角尽失的旧态相比，显得姿态昂扬，有一种很露骨、很扎眼的锐气，看得出雕凿的技艺也欠些火候，也可能是时下惯用的机器雕刻而成，怎么瞧都掩盖不住它的那点刻板劲，与早些年匠人们技艺纯熟、斧刻刀雕的手工活显然很不一样。

麻三叔见我在琢磨，就凑过来解释说，两个老石狮根儿扎得紧，两百多年了，那么多场洪水愣没挪得它们一分一毫，但1984年的洪水来得太凶，不知怎么就给冲掉了一只，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啊，当时全村都傻眼了，怕是老天要降啥凶兆头呢，七姑把她爹传下的几根玉簪子卖了，二瘸子把厦门讨饭的钱一麻袋的钢蹦儿也贡出来了，雕了这个新石狮。没料想祖上显灵保佑那老狮子，它被洪水掀翻到了田沟泥沙下，让一场暴雨一洗刷，又露出个角来。这可把全村的人都喜坏了，敲锣焚香，庆祝了好几个晚上。可这有三个狮子咋弄呢？祠堂开会一合计，觉着七姑和二瘸子这份情义

太重了，咱梅氏一族，自古最重的就是一个情义，祠堂就把新狮子也留下了。

跨门坎，麻三叔使暗劲，轻轻提了我的肩头一把，说：莫要踩在坎上，只能跨过去。

入了门，端详这梅祠：我越看越吃惊。祠内陈设虽已显出破败，但祠堂构建却无处不显示出造祠者的深厚匠心。整座梅祠广七间、深五间，从祠外看高两层，从内看中间却又夹着个暗层，三重檐，九脊顶，底层四周擎檐的都是石木相拼的柱子，柱子高约四米，下边约三米为雕琢得浑圆的合抱粗石柱，上边约一米则是已久远得发黑的巨型圆木。木与石的相接处，是木下端紧密地嵌入了石上端的深槽中，木石仿佛天生就是牢牢地生在一起的，如果不是色差，根本看不出是拼接成的。我想起了二锅子家的床座，仿佛也是这种构造。

梅祠的墙身是由一尺见方的青砖砌成，砖上留着一层层清晰的水渍线。麻三叔说，你瞧，这六七十年内每次大水淹到什么位置，都看得清清楚楚啊。祠身本就建筑在村中最高的一個土台子上，所以毁了全村的大水都淹不了祠堂的屋顶。麻三叔说祖上真是灵着呢，每次一淹到祠的第二层，洪水就开始退了，从来没胆子往二层上淹。这祠每场水灾都能躲个三五十条命呢，村里也立了规矩，洪灾来了，祠中只救老人、妇女和得瘟病、痨病的人。

祠堂正中的横梁上，嵌着一块平滑见影的古铜镜。几年前我在姜斯年教授的书桌上，曾见过一个类似的铜镜，镜的背面刻着“祛邪积修、养善累德”八个隶体字，姜教授说那铜镜并非供女子理鬓插簪之用，可能是深宅大家用作照妖避

祸的吉祥物。但到了可爱的姜斯年教授的桌上，他仿佛只用来端详他日渐苍凉的面容。这铜镜嵌在横梁，倒是首次见到。我知道在沿淮的民俗中，选横梁是件极讲究的事。砍伐木料时，须把斧子从刃到柄，全都染上红漆。最好的工匠将木材定型后，须拴红绳牵挂梁木，并用木马承托，绝不能落地。上梁时，披红挂彩的横梁两端插着金花，架在木马上，切忌人从梁上跨过，面前摆着猪头、鲤鱼、公鸡和其他贡品，并点燃一支蜡烛，由族中最年长者上香祭。接着，木匠撒着稻谷，口诵赞辞，手提酒壶，祭祖祭灵，这仪式唤作“赞梁”。赞梁仪式完结后，由同姓诸人抬梁上屋。这一整套繁琐又威严的程序，我估计现在已被荒弃得差不多了。关于横梁上的镜子，麻三叔说：小时候，我从来就不敢抬头望这块镜子，做了错事被罚跪在下面，心中一想着这镜子，脊梁骨都抽凉气，祖上的灵魂都藏在这儿呢。镜子下罚跪的规矩，在现在的瘫子村仍是雷打不动的，去年二瘸子的小娃，在广东省东莞一带打工偷东西，让警察给抓了，吃了一顿皮鞭子，皮开肉绽地关了两个月，回到村里又不敢隐瞒。我又让他在这镜子下跪了七天七夜，到了第四天他熬不住了，他爹就来陪着跪，眼皮子都跪肿了。但规矩是大似天的，绝不可更改。

梅祠的正厅，左墙上有一块大砖雕，刻着一枚树叶。我说，这个我懂，是叶落归根的意思吧，古徽州一带民间这种雕刻不少，是明清时代在扬州暴富的盐商归乡建屋时所创，用以寄托思乡的情怀。麻三叔说，八百里淮河湾，咱瘫子村是梅氏的根，每年都有外面的子孙回来，做官的也好，叫花子也好，一律身子平等地跪着，烧香磕头。右墙上的砖雕，

已有点模糊，凑近了看依稀是一个小孩帮弓腰驼背的老农人扶犁。我没问麻三叔，只是自忖，这无非是教人一个“孝”字吧。

祠堂右侧墙有一块碑，碑高两米左右。我凑近了看碑文，只见最上面一行隶书写着：1931年8月初淮灾，全村死七人，名讳为梅俊文八十七岁、梅图龙五十九岁、梅弟全四岁、梅狗剩两岁、梅吴氏五十六岁、梅扬氏五十岁、梅高氏四十一岁。我往下看，碑文一直纪述到1991年那场震惊全国的淮河洪灾。麻三叔说，后祠还有两块碑，记得最早的清乾隆十七年的一次大灾，只是上面名字都快磨平了。

祠堂正龛之后的台上，摆着几十只旧瓷碗，里面装着每年除夕夜从各户取的男丁之血，都已风干了，像一块块暗黑的泥漆。再望后看，矗立的柱子间密布蛛网，网上昏昏沉沉地趴着数不清的蜘蛛，有的蜘蛛竟有巴掌般大小，挺吓人的，我在别处从未见过这样密集和硕大的蜘蛛。也不知这些蜘蛛是睡着了，还是死掉了，它们趴在网上一动不动。因为笃信蜘蛛是护祠之灵，多年也就没人敢动他们一下。麻三叔说，梅祠的蛛网后，本有两间堆杂物的偏殿，只是已经多年无人进去了。

村民很快聚到了祠堂的大厅里，挤着，站着，蹲着，只是没有一个人吱声。正龛前面摆着四张木椅，坐着麻三叔、梅子孝和德贵，偏中的一张椅子空着，其实瘫子村梅氏辈分最高的数一个叫三吉子爷的铁匠，但他又聋又哑，走路时左脚跛着，八十多的人了，多年没踏进祠堂一步了。照旧规矩，只要他没入土，这张椅子就得为他空着。这些年，祠堂渐渐地有些荒了，不像以前三天两头地进祠议事。有时，大

伙儿觉得麻三叔的炕头有点祠堂的味道，都上那摆理求情，不再动进祠的排场儿。但凡入了祠，往往是子孝先讲一通，麻三叔拍案定夺，德贵最后细枝末节地催着办事，这套程序，村里人都熟悉。

见人到齐了，梅子孝拿眼瞧麻三叔，麻三叔微微点了点头。梅子孝便从椅子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大伙儿瞅瞅啊，今儿个我们这祠堂挤得风透不进、水泼不进，许多年人没聚得这么齐了吧，为啥啊？说明我们瘫子村梅家人丁兴旺香火盛大哦。为啥这么旺呢？自古有句俗话，叫亲帮亲，邻帮邻。我们瘫子村哪一家不是骨血连着的亲，门挨着门、灶接着灶的邻？多少代来瘫子村留下个遇事多商量、做事一条心的好家规，让这淮河湾上其他大姓羡慕着呢。村里哪一户残疾点的、无儿女的、生病撞灾的，其他人不像亲爹娘亲闺女地照料？那么，谁要是把咱瘫子村打散了，会怎么样呢？大伙儿细致了想一想啊，这个理儿再简单明白不过了吧。现在乡里要搬村上堤建新镇，这也是乡政府的一片善心，可咱瘫子村就是与别处不同，一搬上堤，不过三两年，梅氏就散架了。这祠堂是梅氏一族的魂哦，到那时，魂也散了。这个几百年凝在一块的家，就全毁了。哪里有抱在一块的这团骨肉呢？我想像我这样孤老的、生病有残的，落不得地要孤苦伶仃哦。但我们上一辈的也瞧出来了，小一辈的，有小一辈的打算，有小一辈的活法，我们也不会拿刀架在他们脖子上。这阵子，三哥跟我、德贵几个，是天天睡不香地琢磨，问题只有一个：是要这香火传承几百年的瘫子村，还是要掉了魂的堤上的好日子？负着债建新镇，就算那是不遭灾的好日子吧。今个儿喊大伙儿来，就是问透个底。不是有二十七

户跟乡里转弯了吗？我也不是逼着大伙儿在这表态，回去想明白了，也不迟。

梅子孝说完，村民们叽叽喳喳起来。我叼根烟靠在柱子旁，听见了身边压低的嘀咕：

“讲得在理哦。”

“屁，这样过，苦日子啥时挨到头呢？”

“我也没觉着苦哇。那你就搬啊，又没人拦着你哦。”

“你生就泡在苦水锅里，没尝过甜，咋能嚼出苦了？我怕麻三叔，一搬走，显着我像瘫子村的叛徒似的，你们的眼光不砸死我才怪呢。”

“我死都要埋在瘫子村，要搬哪等到现在？”

“你们俩不想想，哪轮到祠里定主张，跟乡里顶着操，一辈子不得吃酸果子？”

“瞎捣鼓啥呀？乡里还不是要尊重民意，还能蛮干？”又一个声音插了进来。

“嘘，嘘，听麻三叔的呢。”

麻三叔不紧不慢地从椅子上站起，从左到右，又从右至左地缓缓踱了一会儿。站定了，向上抬起的眼光仿佛是越过了众人头顶，盯着祠堂的门楣，说：子孝刚才讲得真叫透哇，本来我是准备了一肚子话要说，现在全吞回去了。我只讲三句话。第一句，那二十七户跟乡里拍胸脯要搬迁的，你们站稳步子放宽心，我梅麻三绝对不会记仇埋恨，大伙儿伸长脖颈盼着过另外一种日子，太正常不过啦。我也想过更舒心的日子，但要我背弃了瘫子村的血脉，我却是做不到。第二句话，即使全村的人都搬上堤了，我也绝不后撤一步，这祠堂里有那么多碗血呢，都干了。等我这把老骨头枯了，

能当柴烧了，哪一位梅氏的子孙回来，把我点着了，连这祠堂一道烧了，瘫子村才算完结。第三句话，我也盘算过出去的日子，我那闺女梅红远嫁到了省城，可她来信讲，还不是经常梦见回到瘫子村？如果有出去了，不再想回头的好日子，我倒是愿意领着大伙儿全奔了去。麻三叔一边说着，一边就拨开人墙往祠外走。刚跨过门坎时，背后人群中有一个人的喊声，孤零零地冲出来：“三哥，我昨个夜里是拍过脑门跟乡上说，要搬的。今个我赌咒，我这辈子不再搬了。”大家回头看，是村里最擅捕鱼的富户梅怀子。麻三叔仿佛没听见他的喊声，头也不回就走了。

人群散尽时，我一个人静静地走到村外。夜间，意外地下了一场雪。我本以为，柳树含苞的初春，沿淮是不会下雪的。我坐在村口的沙地上，看着柳树斜抱的村子。我拉过来几根枝条，刚露头的芽苞剥开了，鲜嫩鲜嫩的，像一个人的初吻。雪，纷纷扬扬，竟有点极细微的声音。一切是那么的美。在我家乡老屋的后边，也有一条河，不过那是条很窄很宁静的小河，记得小时躺在床上，从已烂掉了边边角角的木窗中，屏住呼吸就能听见低语般的雨声，雨落在幽静的河面，那种若隐若现的碎声，像被一根极细的棉线牵着，一种影子般游移的声音。我非常怀念能够聆听这种声音的岁月。

可夜间的鸟，为何偏要呆呆地停在雪中的树枝上？

拉魂腔

虎子和陶月婷

陶月婷第一次见到梅虎，是在王清举的办公室里。

陶月婷来找王清举，想在碛石乡重开社戏。沿淮一带，社戏一般分作“春戏”和“秋戏”两段，各有讲究。有句俗语叫：春唱《小西厢》、秋唱《铡美案》。春戏在除夕、春节至备耕开犁前的一截农闲，炕头唤作“出官差”。村民们三杯酒烧得腰身子奇痒，有闲心、没屁事，爱听一些幽怨的、打情骂俏的最好露点淫邪的戏。春戏多在屋内的戏台上唱，配套的行头簪饰标致细腻，戏唱得也辣，剔不出缝儿。听戏的扶老携幼，穿着浆洗得整洁干爽的布衣，脚板不沾泥地去听。躺在病榻上的，只要没死个透，都去听。听着听着，就硬成个僵尸。也有人把肺癆听痊愈了，敲着铜锣去酬谢戏班子，如痴如醉地成就乡间传奇。散场了，众农妇眼皮子中晃着长泪涟涟的崔莺莺和祝英台，捏着湿透的手绢头回了家。眼睁睁就见自家的屋梁上，缠上了哀怨的女鬼。秋戏就不同了。刚刚耗尽精力割完麦子，还没来得及收藏，就豁敞敞地在碾谷场上吼。求的是个沸腾劲儿，鼓槌砸不上节奏也没人介意。听戏的更是疲乏得像一摊稀屎，黏黏地贴在石碾上、麦垛上、田埂上听。唱的都是杀敌铡奸、剥皮抽筋、癩痢成仙的解恨戏，调子昂扬，冲刷着深秋夜间长满苍穹的繁星。呕呀。从毒疮里挤净脓汁似的过瘾。许多人就光着臭汗叭叭的大膀子，一边往嗓子中猛灌着烧白干，一边操几下秦桧曹操的亲奶奶，就醉死到了田沟中。前些年京戏、黄梅大行其道，但在沿淮一带，农民们就觉得那京戏脸谱水袖子太啰嗦，黄梅又透着委靡无耻的二尾子腔，很是回忆以前社戏的那种日子。“啊——”的一声悠长吊腔，像把骨头从皮肉中生生扯了去的畅快。

县内最大的一座废戏台就在碛石乡，距离乡政府大院不过两百米的一块空场子。现在是个腥骚又繁荣的牲畜交易市场。财源茂盛，屎壳郎、癞蛤蟆、蚰蚰、蜈蚣也长得茂盛。据说，南拉魂戏班的祖师爷梅修山，亲自登台，在此唱过三年多的戏。鼎盛时，正阳关七十二镇的人鞋底一溜烟，尽赶到这里听戏。有钱的人来听戏，不光赏钱、赏肉、赏酒，还要扯来几丈红布，宣泄气氛。远远望去，戏台子四周的柳桩上，拴满了骡马、黑驴、水牛，密挂着红布横幅，热烈得像一场眼颤头裂的大病。戏班子在碛石驻扎一久，便惹出不少是非来。先是几个乡间的姑娘被台上唱吕布、张生的白面汉子勾了魂，披星戴月地私奔了。后来竟有一个大宅的二妾也耐不住诱惑，朝台上的当红男戏子赏物品时，夹着一张荤腥的纸条子，偏偏又叫人揭穿了。大宅主人动了怒，唆使几个地痞夜间将戏台烧了个片瓦不留，只剩个焦头烂额的土堆子。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想彻底清除封建余孽，一时找不到泄恨的对象，愣是押着一帮犯人，疯狂地乱掘个这被视为象征物的土台子，将它弄得坑坑洼洼。后来，有几个过路的外省草莽戏班子临时唱过几场，却再也振奋不了旧时的辉煌。不过如今这个高高的土堆子，倒真的成全了牲畜交易，黄牛黑驴往台子上牵，台下叫价声就此起彼伏。陶月婷察看废戏台时，无限伤感地说，这戏台子的命真比秦香莲还苦十分，台上换一茬茬冤枉的主人，倒也罢了，却换的是这些畜牲。

王清举舔了舔他的厚嘴唇，一脸作难地说：“陶老板能看上碛石这块穷乡僻壤，真叫我们脸上有光哦。重开社戏，老百姓也巴望得眼穿。不过，这牲畜交易市场是乡里的一个

聚宝盆，一下子废了，税收上损失太重啰。不管怎么讲，把经济搞活，才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啊。硖石的穷骨头上，就罩着这么件肥褂子。不如这样好不好？你陶老板投资把旧戏台重新搭建起来，我把牲畜市场的一半辟出来，给你用，咋样？”

陶月婷一撇嘴角，笑着说：“哟，你王乡长真是好大的气魄呢。有这么搞的吗？那半边在腥骚恶臭地卖骡子卖马，我这半边咿咿呀呀地唱拉魂腔，这拉的是哪门子鬼魂啊？让你唱，你这情绪能调动起来吗？民间艺术就这样能繁荣起来吗？”

“嗨嗨，嗨嗨。”王清举有点尴尬地干笑着。

陶月婷又说：“我也是商海里呛过几口咸水的人，知苦知甜。我晓得你王乡长的算盘珠子太重，不好拨。我就不信搭个破戏台子，会让你口袋瘪掉。首先，戏场的投资全是我的。其次，等拉魂腔重现昔日的辉煌了，十里八镇地都赶来听戏，靠卖茶水、卖鞭炮、搞旅馆都能把你硖石乡卖红火了，你拉根绳子就能收买路钱，这可是笔脸上抹金粉、袋里不亏本的账啊。你信不信？”

“我信。信！陶老板真是精明过人哦。”王清举说，“文化是不冒黑烟的绿色产业嘛。不过，我就纳闷了，你陶老板又图的啥？”

“我？我会组建一个演出公司来操作这桩事。而且我保证，公司赚的每一分钱都在硖石乡消费或者再投资，肥水全拨到你这一亩三分地上，绝不拿走一分一毫。你不是正准备搞瘫子村的搬迁建镇吗？瘫子村的家底我太清楚了，你硖石乡的财政又能撑得住多大的风浪？到时我给你出分力，担点

忧，你何乐不为呢。图啥？我啥也不图。我做腻了生活当中的陶月婷，我要重新做戏台上的病西施。”

“呵呵，你陶老板可真是个响当当的角儿，句句话砸在我的心坎上！你要是能为瘫子村的搬迁出点力，你求啥，我就应啥。厉害呀，真难怪你能折腾出那么大的产业。”王清举啧啧地赞叹说。

正说着，有人推门进来。陶月婷抬头一瞧，心想，咦，这人长得可真像头公牛！

他眼眶朝外鼓出，浑浊地缠着几根血丝，闪着蛮劲儿。皮色钢青，像铲掉了苔藓的旧砖色（长城上布满了这种旧砖，被无知、烽火、马尿、幸福、沧桑岁月磨砺过的青砖，让你端坐的屁股无比踏实。感觉不到凋零和消逝。一块，又一块，取个名字，就是战战兢兢的农人）。他身上脏兮兮地裹紧个袄子，泛着贼光，也像是覆了张夹泥的牛皮。一直以来，陶月婷偏爱有种蛮愣的匪气的男人。戏里戏外的世界都让她心绷得紧，在大街上，一见着白皙的瘦脸刀腮男人，心里一格登就想到曹阿瞞一类，无端端地既厌恶又警惕。她的浴场雇用的小伙子也都是些土气、憨厚的黑丑男人。陶月婷想，我唱岳飞之母时，这人若是拎着狼牙棒立在身后，不用吭气，也是活脱脱的一个牛皋，爱煞个人呢。

王清举一见他，火却噌地腾了起来：“梅村长，从今天起我俩那个屁股换个座，好不？有时，我真想一刀就骗了你！你来做这个乡长，我去那瘫子村。我就不信愣废不了你那窝囊劲。乡里勒着裤腰带支持你搬迁上堤，可瞧你哪有一丁点的号召力呢？村里人既选你当村长，咋都又后脑勺的反骨冲你的脸、全拧着操呢？支持搬迁的人好不容易有了二十

七户，嘴皮子都磨成尿壶口了。烂。真烂！今天又听说他们全改口了。你说你这村长是咋干的呢？尾欠的税费是刮层皮也缴不上来。今天我可给你发最后通牒了。十天以内你若清不了税费的债，你就卷起铺盖睡到我办公室里来。你别回瘫子村了，到时你可别喊冤。”

“嗯，嗯。”他垂着头，嘴里嚅嚅地答应着。

“消消火哦，王乡长。”陶月婷看着长城上被践踏无声的旧砖梅虎，在一旁打着圆场。

“真恼人呢。”王清举说，“你走吧。滚吧。”

梅虎快跨出门时，陶月婷突然喊住了他：“梅村长，我记起来了，七姑是你妈吗？”

“我叫她小娘呢。”梅虎憨憨地笑了笑。

陶月婷没料到那一天，她会第二次遇到这头沉默的公牛、旧砖、牛皋。从硖石乡回县城后，在家中急急扒了几口残羹冷饭，就朝着碧海云天浴场赶。天已擦黑，街灯刚刚亮起。白天的恶零落了，夜间的恶尚在萌芽。行人稀少。一个穿紫红破衫的瞎眼小男孩跪在街角，用二胡拉《二泉映月》，如泣如诉。一年多了，陶月婷看见他没日没夜地在奏这一曲。一只肠子从肛内拖出体外的小黑狗趴在男孩身旁。肮脏的小钱罐里睡着一枚镍币。陶月婷想，这是不是昨天我扔下的那一枚？她沿着街的北边疾走。没什么道理，习惯了。其实更远。这样走，她就必经县医院的大门。爱闻里面飘出的死亡气息？变态的嗅觉。除了急诊室的窗口还令人恐怖地亮着，这时，医院已没什么人进出了，除了你幻想中的亡魂。门口墙根下，却有几个人蹲着窃窃私语。有人抽烟，显然不是亡魂。陶月婷的步子一向走得急，就在路过那几个

人身旁的一刹。她突然觉着蹲在最外边的那人有点眼熟。掉头一瞅，正是白天刚见过的瘫子村梅虎。陶月婷倏地把脚步缓了下来。

“她说啥都不要我的血了。”梅虎的声音挺沮丧，“我跟她磨了两个多小时。她连推带拽地把我轰出来。说是十天前刚抽过，怕出什么纰漏子。”

“有啥纰漏子出啊？还不是唬人的鬼话。都管大夫叫白狼呢，坏得流脓呢。现在农村赌的人多，卖血还赌债的，排着长队呢。听说要私底下送钱，才能卖掉血呢。”

陶月婷听着稀罕，赶紧往边上闪了闪。贴着路边的一颗大梧桐树站着，就在那儿听。路灯把婆婆的树影印在她的脸上，像亡魂爬动。

“咋送呢？”

“瞅没人了，就直接把钱揣她口袋里呗。卖一千，你还不得揣她两百块哦。”

“你为啥呢？”

“我急着到新疆去打工，攒路费呢。甯得越远越好，死在外也没人晓得。村里人跟没头苍蝇似的，都往城里瞎撞。都走了，我哪呆得住？婆娘天天戮我脊梁骨。指望这几分扁地，粥也喝不成。再说，儿子甯得跟个笋似的，心慌呢。还不得趁早点积点盖房娶亲的钱。大兄弟，你又为啥？”

“我？我是一个村长。村里又全是本家，好几户欠着税费呢，拿不出。我琢磨着卖点血，把他们欠的钱补上，我哪开得了口冲他们讨这个孽债呀。反正现在搞税费改革了，最后一锤子。血，这个东西，上次我卖了一次，也没啥要命的。”

“你咋这样当村长？真是皇天底下找不着的善心呢。”

“啥呀，都是本家呢，一条根传下来的，五百年前这血还不是在一条管子里淌得哗哗响？我卖我的血，跟卖他的血有啥两样？”

“嗨，就是这血贱嘞。没人要了。”

“我听说私底下有人收呢。”

“那叫血头，黑着呢。我跟他们卖过好几回呢，价格贼低，又脏得像茅坑。杨家坝子的一个棒小伙子，就卖一回，回家就得了啥怪病，浑身长出绿脓泡，亮得吓人。舌苔上还长绿毛。半年就死掉了。他本来想攒钱娶个媳妇呢。乖乖！把我屁都吓抽筋了。”

“……”

“私底下搞血，是犯法的哦。”

“要不，先去瞅瞅？反正就卖这最后一次了。还真能掉人命？你下田干活，蚂蟥还吸血呢。”

“我不敢去了，真操他娘的发怵。瞧着那一地的脏针头，腿就抖。抽血的胶管子，有焦味，像老鼠肉在火上烧焦了一样。”

“你不干算了。好歹指个路。咱这两眼一抹黑，哪能找到门？说不准，他那里也排着队，不一定要咱这血呢。”

“那也好，又没别的法子。干脆一起卖。大不了一块死。”

那蹲着的几个人情绪沸腾地站了起来，像屁眼被点燃了。陶月婷鼻子发酸。树影砸到她的鼻尖。她有点窒息的感觉。阴影永不枯竭。只要有光。她穿着一件“光”牌的黑色袜子。黑色不是呻吟，不是嘶叫，不是呐喊，不是浑浑噩噩

的喘息，也不是长叹。那是什么？它拖着长长的影子。梅虎一伙人从县医院高墙的影子出来，突然暴露在街道中央的光明里。他们兴奋地一边交谈一边向南走。陶月婷悄悄跟踪了过去。

憨人走路的方式就是僵个脖子，直愣愣往前赶。像是入秋的螃蟹，怀揣着愤怒的蟹黄和菊黄的诗篇。它不会朝后瞧，也不会向侧面向四周瞅瞅。这是宿命。脚底下一阵小旋风，直到抵达被人狂噬的目的地。陶月婷心想，别说我蹑手蹑脚地跟踪他，就是大明大摆地盯着，这头憨牛也绝不会发现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刻意去跟踪一个男人。一个连正脸都没碰撞过的陌生男人。记得自己九岁时，父亲授意她去跟踪母亲。她也是这样蹑手蹑脚地盯着。母亲像受惊的母蟹不住地回头张望。可能是慌忙中视线高了点，她始终没发现自己瘦小伶俐的女儿跟在身后。她眼睁睁地看着母亲闪进了一个阴暗的楼梯。眼睁睁地看着二楼的一户黑丝绒窗帘倏地拉上了。她终生仇恨黑丝绒剪裁成的一切饰物。那一刹，她感到整条乱糟糟的马路在呼呼地旋转。她觉得母亲是太阳底下最肮脏的女人。她一路嚎哭着回家，找到了父亲。不久，母亲和那个在《长坂坡》中唱赵云的男人都自杀了。悲惨的长坂坡。捉对厮杀的漆黑命运像一团雾气弥漫。三十多年来，陶月婷为了那次跟踪恨透了自己。她始终觉得是自己杀了母亲和那个男人。她莫名其妙地篡改了悲剧《长坂坡》。这是她第二次跟踪一个人。她边走边觉得斥责自我，仿佛找不到跨出下一步的足够理由。但步子却丝毫也没有停下。路经弧形霓虹灯闪烁的碧海云天浴场门口时，她瞥见浴场门口停放着不少豪华气派的小卧车。她的心狠狠地紧缩了

一下。她抬起袖子微微挡了挡脸，加速了步子。她怕浴场大门口身着血红旗袍的迎宾小姐认出自己。

很快地，到了城郊。青壳蟹爬出狭隘的洞。岁月蠕动中的酸甜苦辣。前面一伙子从一条堆满垃圾的窄巷子，闪进了一座小院子。他们进去后，小院的铁门嘭的一声关上了。陶月婷认得这一带是县屠宰场的老址，荒僻得很。她小时候总是跟着几个大孩子，举着手电筒，在这里捕青蛙。屏住气，童稚的内心神采飞扬。那么遥远。屠宰场早就破产了，这里没什么人住，附近的几个居民小区都往这里倾倒废垃圾。

陶月婷远远地站在巷口，盯着那个灯光昏昏的小院。一阵风吹过，几片脏塑料袋子在风中飞舞，腐积的恶臭熏得她头晕。她后退一百多米，到路边小摊买了包香烟，站在那里静静地抽着。药到病除。黑暗的麻醉。无尽的风刮过。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陶月婷看见门内灯光猛地朝外一泄。秘密的血被抽空了。有人出了小院。灯光一暗，他身后的铁门又嘭地关上了。残酷岁月把黑丝绒的窗帘变成了铁门。把俊朗的战将变成了一个浑身疙瘩的农人。她死死地盯着这个人。咿咿呀呀，可能不是血染战袍的赵云。距离自己还有十步时，她发现正是右手紧紧捏着左腕的梅虎。

她连跨两大步，站到巷口正中，冲着他大叫一声：“梅虎！”。她眼底一热，两行泪水就哗地顺着脸流了下来。

本是微低着头直愣愣走路的梅虎，猛吃了一惊，手一抖，左腕压着血渍的棉球就掉了下来。梅虎惊慌地看着她。陶月婷尖声冲他喊着：“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小娘的徒弟陶月婷！你现在就跟我走！”

她丝毫不假思索地向梅虎发出了指令。这个沉默的公

牛、旧砖、牛皋，一声不吭地跟着她走。陶月婷不用回头，就知道梅虎离她始终约七八步远。一路上，她的脑中一片空白，有几颗泪珠子流到嘴里，咸咸的。沿途，不断有骑在自行车上的人扬手冲她招呼。她眼中影影绰绰，根本没看清楚那些人是谁。依稀总有被抹成个白脸的曹阿瞞。总有一天我会在瘫子村唱一曲真正的拉魂腔。

她一直把梅虎带进自己的家。多年没有男人跨入的一个深深蟹洞。

拉魂腔

喜 神

喜神是红色的，又称谷神。

淮河两岸的人民认为，土，是世界上最具有德性的物，土出谷神，出了养人性命的神。所以农历三月初三日，要扎一小包“喜神土”，红绳系着，贴上大红的喜神之像，放在自家的灶台上。六月初六时麦收刚结束，所有户中的“喜神土”要搞一个重回田间的“放土仪式”。“喜神土”也用以亲戚间的相互馈赠。

——沿淮风习之一

三月三，是瘫子村沿习的喜神节。这一天全村人都守在村中。黄历上说，此日，宜修仓、牧养、竖柱、上梁。忌开仓、出货、畋猎、捕鱼。男人们在树下喝酒、下棋。妇女们锥鞋底、坐在门口看柳。孩子们到河滩上放风筝。

这一天，我在瘫子村收到姜斯年教授和梅红从省城寄来的信。估计姜教授小院中的夹竹桃开得正炽，所以他的信中充满了不合时宜的激愤和偏颇的用语。他痛斥了史学界抄袭成风和拼凑成文的恶劣习气，又对学院内年轻学子沉溺于声色、教授间整日勾心斗角的现象表示了不耻。他恨恨地说，他要“用锋利的藏刀一个一个剁下那些人的小指”。呵呵，我知道他不会这样做。再过一阵子，夹竹桃花就要开败了。而细致的梅红竟掐准了信的旅途长短，她说：“你将在瘫子村的喜神节的傍晚收到这封信。”她在信中讲了些城市生活的琐事，什么到昂贵的古井赛特商场购物呀，什么宽带互联网光缆埋到了她的楼底呀，什么光色斑斓的国际车展呀，等等。信的结尾，她挖苦了她丈夫钟定坤的怯懦个性和退缩着的体质。她还暗示，对一个曾与她在图书馆做爱的男人常怀隐秘的肉欲。

我在瘫子村渐渐黯然的夕光中读了这两封信。腊八坐在炕上喝酒，七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着天边发呆。

我读着信，觉得一阵接一阵的恍惚。姜斯年教授和梅红的省城生活，在此刻，就像是一种虚假的生活，飘渺得难以捉摸的生活，虽然半年前我也怡然置身在那种生活之中。那么遥远，那么虚假，是天堂或者地狱中的生活？总之，当你坐在瘫子村的门坎上，你无可救药地想着，你绝不可能过上那样的生活，甚至你连伸手抓一抓它的冲动，也不会产生。

有趣的是，梅红三月初三给我的信中，讲到了巫术式的“喜神土”的“放土仪式”。她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她记忆中的麦收和仪式：

淮河最美的时刻是麦收时节，瘫子村的人管它叫“抢场子”。所有的人，我说是所有的人，都到了田间，哪怕是半岁的婴儿，也会被裹在襁褓和尿布中，被丢在田埂的树荫下。她娘挥镰子累了，就会大敞个奶子，坐着给婴儿喂奶，全没个避讳。如果你不觉得有点儿可耻，你就站在高堤上做个逍遥的旁观者吧，反正瘫子村不管男女老幼，都在田间拼命地忙着。

夜间，从堤上远远望去，装运麦捆的拖拉机灯、娃们提着送饭的汽灯、田埂上照着歇场子的煤油灯亮成一串串。仿佛有一根无形的毒鞭子抽在汉子们乌黑油亮的脊梁骨上，驱赶着他们，村民们连夜在抢割小麦，把麦垛运往高地。盛夏淮河的脸说变即变，谁也拿不准她的脾性，谁敢拿喂养性命的麦子跟老天爷开玩笑？累得眼皮子抬不住时，要么就灌一口“刀子烧”、“寡妇红”、“老锅曲”烈酒，要么干脆就枕着镰刀甜甜地睡上一觉吧，躺在厚厚又新鲜麦秸的沙地上睡去，那真叫惬意呀。我猛然想起了海子的两句诗：家乡的风、家乡的云，睡在我疲惫的双肩。若碰巧赶了个明月夜，你盯着满天的繁星，那些星亮得真像要滴下来呀！小时候，我扯下脖子上的红领巾，抚摸着脸上手上被麦芒划了的伤痕，美滋滋地想从现在到明年开学，每天都能吃上一个白乎乎的馒头了。想着想着，就昏昏地睡过去了。

瘫子村的小麦不光是肥哦，嚼起来更是掉了牙地喷着香。“瘫麦”在淮上一带，那是出了名的好粮，元末时，一次朱元璋的义军闹粮荒，他就谋划着来瘫子村抢粮，为了迷惑追捕义军行踪的官府，朱元璋命令雨夜疾行的士兵全部倒穿着草鞋，扑向瘫子村的粮囤。清晰印在泥泞小道上的鞋印误导了官兵，他们顺着鞋尖的指向去逮朱元璋，自然垂头丧气地扑了个空。刁钻过人的朱元璋捏着一把“瘫麦”，丢几粒在嘴里嚼了嚼，喜不自胜，连声夸道：“真是天赐好粮，吉兆哇！”那一夜，朱元璋不仅喝干了瘫子村所有窖子里的陈酒，还乘兴强奸了村里的几个好姑娘。据称朱元璋当皇帝后，还秘派一个精明的小太监潜伏瘫子村，要搜他遗下的龙种呢。

读着信，我眼前浮出梅红讲这段野史时眉飞色舞的表情，这些逸事全给她当了真。我想姜斯年教授若是听她这段，也定会入了迷。

如果麦子落镰了，洪灾还没到，瘫子村人就要搞喜神土的放土仪式，仪式前请班子唱社戏。一长溜红红绿绿的草台子行头，加上喧天吵地的锣鼓，那真叫闹腾哦。在祠堂前面唱，有时干脆就在田埂上唱。没日没夜地唱，黄脸的秦琼黄骠马，黑脸的龙图坐开封，大忠大奸的戏瘫子村人最爱看。秦香莲携子乞讨时，场子里哭声一片片地起伏着；陈世美被虎头铡削掉脑袋时，瘫子村人咧着嘴笑得畅快极了。戏班子也有唱跑调的，村里曾有个姑娘被涂口红画眉角的男戏子拐跑了，但瘫子村

并不怨戏班子，照样拎着染红的猪肉去请他们。连一向板着脸的我爹有时也绷不住了，戴上黑须去扮强盗的戏，吼上几嗓子过够了瘾。

喜神土放土，都是在夜间进行。各户由男人左手捏着装土的小红包，右手擎着火把，走到自己的田头。他们要在心里默默地把从高祖父到儿子、孙子一溜家中男丁的名字念一遍，然后祈求喜神庇佑他们有麦子吃。祷词念完后，解开扎喜神土的小红绳，取一点土擦在自己双眉间的额心，要多擦一会儿，能擦出点鲜血最好。因为喜神是红色的神。擦完后，再将喜神土细细地撒在田沟里。那一夜，照旧俗，男人放土回屋后，不能与女人行房事。

有时麦子没收净，喜神土还没放土，洪水就来了。一次我在麦垄里正睡得迷迷糊糊时，就听有人扯着嗓子喊着：快跑啊，洪水就要砸过来啦，快跑啊！听起来像爹的声音，我站起来就木懵懵地随着人影子跑。跑着跑着，觉得不对劲了，咋能往村子里跑呢？该往堤上跑啊，慌慌张张地又掉过头跑。麦地里已乱成了一团糟，有人嚷着回村抢东西，有人在憋着哭腔在找娃儿，有人还在火烧火燎地往拖拉机或牛车上急着堆麦捆。真的曾有人因舍不得一罐没吃光的咸菜，往村里跑，抱着坛子就丢了性命。

梅红在信中说：“你被洪水浪头追着逃命过吗？如果没有，你就是个长不大的男人，你就不配做个瘫子村的男人。”信的最后一句难免叫人沮丧，“喜神仪式，已经荒掉

二十多年了，不知为啥，咋也恢复不起来。”

夏天在麦田里疯玩，梅红最爱和腊八一起玩。村子孩子都喊腊八“野种”。腊八可真够野呀，他晃着个黑膀子最喜欢打架。要是有人敢动他妹妹梅红一根指头，腊八窜过去就是一拳。腊八打人，从来不打别处，拳头都是直奔着别人的脸过去的。要是你在田头看见一个孩子鼻青脸肿，两条血从鼻中拖出像两条红蛇。不用问，准是腊八干的。

虎子也处处护着妹妹，但梅红就是不爱跟他扎堆儿玩。虎子有一个绝招，谁打了红妹子，他就整天跟在谁的身后，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紧跟着你。你踢他，捶他，踹他，放恶狗咬他，他都不闪，嘴角淌血牙齿掉了，他还是不闪，也不还手。你躲也躲不掉，他像鬼影子一样紧缠着你。虎子就这样令人恐惧地紧跟着你。稍大一点的孩子怕回家挨揍，就急着丢开“憨鬼”和“皮条蛋”虎子，越急越麻烦，最后许多大孩子都认输了，没人敢惹梅红了。梅红在外面惹祸了，无一例外地推到虎子身上。麻三叔一红眼就揍虎子，虎子也不辩解也不哭，怎么揍都不哭。麻三叔瞧他心眼太倔，就不再动手揍了。揍归揍，麻三叔对虎子疼得紧，家里碰巧只有一个慢了，这个慢就是虎子的，但虎子顶多只是啃一口就偷偷塞到口袋里，到了晚上再给梅红吃。腊八和梅红，不管在外惹了啥祸，都是虎子扛下的。虎子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别人背黑锅，多黑多黑的黑锅他也敢背。这真是怪，多年后，梅红在省城对姜斯年教授和我说：从小就一直这样，不管大祸小麻烦，孩子们捅了娄子，没人认账了，总是虎子不声不响地朝前跨出一步，认了，让大人暴揍一顿。

梅红有啥报仇解恨的事儿，她从不愿找虎子。她找腊

八。有一次梅红坐在村口巨柳下看连环画《三打祝家庄》，看得正过瘾呢。二锅子拖着根又浓又长的鼻涕过来了，他凑过来看，梅红不让。二锅子狠狠地擦了擦鼻涕，就动手抢了。他不光是抢了梅红的连环画《三打祝家庄》，还将这本簇新的连环画放在他浓墨重彩的鼻涕上，抹了抹，把梅红心疼得跺着脚直哭。这时，虎子过来了，他愣愣地盯着二锅子就站到他身后。虎子比二锅子要高出半截头，二锅子开始有点怕，揉揉鼻涕想要还书。手捏着连环画一伸一缩地，却总不见虎子动手。二锅子不怵了，索性抹着鼻涕顶着虎子当面，慢慢地翻看起来。梅红哭着，喊来了腊八。

腊八一路狂奔着过来，兴奋得声音都跑了调：“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他到了二锅子面前，自己的脚跟还没站稳，呼地一拳就奔过去了。二锅子的门牙立马就飞掉了。拖出的鼻涕染红了下巴，拖得又腥又长。二锅子呆掉了，看着腊八也不敢哭，把连环画《三打祝家庄》上的鼻涕擦了又擦，塞到梅红手里。二锅子跑出好远，才疼得呼爹喊娘。那一晚，麻三叔动真格的了，用鞋底把虎子的屁股抽出了大血印。因为虎子愣说二锅子的门牙是被他打飞掉的。

虎子最怕的就是梅红哭。梅红一哭，他就慌了神，梅红哭久了，虎子双眼也胀满了眼泪，急得团团转，虎子不会哄人。梅红说过：天底下就我最清楚，哥其实是个心眼细得能穿过针眼的人。小时候在煤油灯下写作业，虎子拿着橡皮擦站在梅红身边，给她擦写错的铅笔字，擦完了，他用指甲盖小心翼翼地把纸压平，看不出一点痕迹。梅红在课堂上写错字了，也不擦，留着晚上给虎子伺弄。虎子心细，却没生个读书的命，上了一年小学被老师斥为“金刚钻都钻不出血的

死疙瘩脑袋”，一上课就蔫了吧唧地打瞌睡，从来不开尊口回答课堂提问。熬到寒假，就死活不愿再去学校了。虎子懂事却早，九岁就光着个脊梁上麦场推碾子，像个活蹦乱跳的小叫驴。梅红在省城嫁人后，一次回瘫子村时犯胃酸病了作呕，虎子瞧在眼里也不吱一声。梅红回城的第三天，一开门便吓了一跳，虎子挑着一担四十多只母鸡，羞怯地站在院子里，说是红妹子怀孕了，要补补身子。那是个酷暑天，一路闷罐似的长途汽车上，虎子用草帽给母鸡扇凉，用盐水瓶里灌的河水朝母鸡身上洒。

他又憨又愣地站在院中，笑着说：“还好、还好，都活着呢。”

拉魂腔

两个人的夜色

被蜘蛛咬伤过的人，会变成寡言、短寿。
此后他生下的儿子学步较晚，但爬树很快。

——沿淮民间说法之一

“把窗帘紧紧拉上，不透入一丝光亮。白天，就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没有白天的生活是隐秘的燃烧的煤，是真正快乐的。连日来我跟虎子蜷缩在我们自己这八十平方米的黑夜中。快乐像一只馋嘴虫子轻轻地舔着、吸得、咬着我的骨髓，想怎么忍都忍不住。”陶月婷在她的黑缎面日记本中这样写道。

她跟外面世界惟一的联系物是她的手机了。她用手机遥控着她热热闹闹的事业。几天没去碧海云天浴场了，那里的领班经理已变成了一只抬头断翅的苍蝇。掌握县城方方面面实权的一些特殊客人，没见着陶老板，顿时就没了洗浴的兴致。他们拿出了平日在办公室里的霸王脾气，动辄摔杯子砸碗地生闷火。服务小姐们也没了主心骨，怯生生地躲得老远。工商局的杨副局长甚至醉醺醺地扇了领班经理一记耳光，说，如果陶老板再不赏脸见见他，他就叫人吊销浴场的营业执照。这个脚有点跛的杨副局长以前也放过这句狠话，可一见着陶月婷，他又嬉皮笑脸地连声道歉，陶月婷笑咪咪地点着他的额头，骂他是条软骨头的狗。杨副局长涎着脸说：跟陶老板在一块儿，骨头再不发酥发软，那才真是条死皮狗、玩具狗呢。挨了揍的领班经理赔着笑脸，解释说，陶老板病啦，在医院吊盐水呢。实权派们没一个肯信，他们都怀疑陶月婷被哪一个更厉害的角色藏起来了，醋心一起，便由着性子在浴场撒泼胡闹起来。

领班经理请求灭火的电话把陶月婷打躁了，她下了三点指令。第一，告诉所有的店客，陶老板病了，而且可能一直要病下去，五脏六腑哪儿都长出霉点黑斑了，是否患了不治的绝症尚在观察。第二，看在陶老板的薄面上，生意上请他

们继续网开一面地关照。第三，如果真撑不住，就由着他们散伙去。再熬不住，关门歇业拉倒。陶月婷的心，已经彻头彻尾地转到了硃石乡废戏场重建上了。王清举已正式回复她，乡里为了繁荣农村文化，决定搬迁牲畜交易市场到异地重建，原址整块地交由陶月婷统筹规划。王清举也暗示陶月婷要恪守承诺，把在文化市场的演出利润用于瘫子村迁建的补贴上。从乡里下文之日起，陶月婷便一天两个电话地催着包工头赶进度。好在如今建筑业的市場僧多粥少，乡村建筑商的饭碗里更是萧条得很，陶月婷火烧火燎地催着工期，戏台工地上，是昼夜连轴转地抢着施工。外界的琐事越是折腾，陶月婷越觉得与虎子厮守的隐秘时刻是那么轻松又销魂的快乐。

陶月婷赤裸裸地趴在虎子的胸膛上，慢慢吸着虎子吐出的袅袅烟缕。她想：又浓又重的烟草味夹着男人酸臭的汗气，原来是这么叫人心醉！想不到自己紧赶、慢赶，赶上了这样一个满身掉着泥渣的已婚公牛。一头泥牛闯进了一座雕花回栏的九曲小院呢。小时候，只巴望嫁一个外表俊朗、内心匪气的镜片子书生，甚至是草寇。在唱《别姬》时，唱着唱着，就走了神，她深深沉浸在项羽的侠骨柔肠之中。当她看到卸掉霸王戏装的剧团男人，在生活中的种种萎缩时，心里特别的不平衡，变着法子也要去臭骂他一顿，把那个假霸王骂得莫名其妙。后来，陶月婷自己也跟着莫名其妙，很惧怕自己这种把生活与戏弄混淆了的心态，怕总有一天会憋出病来。那天，她挟着奇怪的怨气，把卖血的梅虎领进自己家门时，突然一下子竟想到了项羽。她想，这个吞吞吐吐的怯懦丑男人，或许，正是我苦苦寻觅的那一个。毕竟已很多

年，没有什么人能让她小陶老板的眼泪迸溅而出了。

梅虎那么的羞怯。如果窗帘有一条缝没合拢，如果灯开着，他就绝没有勇气去碰陶月婷的身子一下。他甚至连瞟她一眼的胆子也没有。他与公牛形象抵触着的羞怯，把陶月婷内心无限寂寞的火腾地点燃了。她喘成一摊泥似的命令着他，把我狠狠地抱起来，把我揉碎！把我摔到梳妆台的桌子上去。撕掉我的衣服，哪怕这件昂贵的衣服比你一身的血更值钱！看着镜子里面的你自己，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虎子低着头，像一头笨手笨脚的公牛，他粗重的大手在陶月婷乳房和腰间，留下了迷乱的乌青的痕迹，就像疯牛在泥地上踩出的淤印。陶月婷曾无数次想像过这种暴力，她唱项羽在四面楚歌中与虞姬纵性求取最后一欢时，想像过；在唱豹子头林冲入狱前与他妻子夜间痛别时，想像过。种子转动着它凄凉的记忆，在猛烈地萌芽。一个最好的戏子离不开这种想像力。可陶月婷总感觉自己此种想像力烂泥一般模糊，因为她在生活中并未遭遇过。她忍不住对她前两个丈夫羸弱性能力的轻蔑，跟他们在似有似无的做爱中，她总是想起垓下帐篷中黝黑无言的项羽。她如饥似渴地想迎接一种力量，哪怕这种力量一来到就毁灭了她。而虎子，体内的力量如此暴烈，又如此悠长，让陶月婷在欲生欲死的恍惚中，竟萌生出一种尖利的醋意。她问他：“你的女人叫什么？”

“叫桂枝。”

“你每天夜里都是这么狠地弄她吗？”

“哪儿呀！她总是像一坨冷肉一般平躺在炕上，让我搞她。搞着搞着，她就不停地问：完了吗？快射了吧？咋还不完呢。真烦唉，你快点好不好啊，我真困死了，我想睡觉

哦。桂枝经常这么说的呢。”

“那你以后再也不准碰她。她会把你连根带枝地毁掉呢。”

“……”虎子不吱声。

“听见没有哇？”她无限恼恨地伸手在他胳膊上猛地抓了一把，她觉得这一抓应该渗出了点血。

“那不成。她是我的女人。”

陶月婷问一句，梅虎就应一声。她问了他太多的东西。问他孝顺不孝顺七姑。问他小时候有没有梦遗。问瘫子村的姑娘谁的眼神最勾人。问他夏天看见饱满的村姑干活，乳头在被汗湿透的衣服里乱跳时，会不会勃起。问他夜里躺在炕头，从窗户间能不能看到月亮。问他喝酒喝到多少才醉。问他醉了以后想干啥。虎子傻乎乎地把一些答案弄得让人啼笑皆非，陶月婷太快活了，她兴奋地用双脚咚咚咚地踢着棉被。

虎子从不提问，从一开始他就被弄懵了。从城郊黑血头的肮脏小院被带到陶月婷的家中，虎子脑中像一锅沸腾的稀粥。他不知道这个风姿欺人的怪女人究竟是谁。想干些啥。他把自己从瘫子村到县医院途中所有的事筛了一遍，他似乎没犯着啥人，为何这女人偏偏揪住了自己。她究竟要带我到哪里去。跟在陶月婷身后，梅虎想集中精神搞透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个，可他的脑袋里的乱麻越缠越紧，最后连呼吸都感到刺着喉咙了，索性就不再想它了。那么远的街，他感觉自己不像是自己迈腿走过来的，倒像是被陶月婷用锁链穿着他的鼻子，硬牵过来的。此刻他躺在陌生的洁白床单上，靠在高高的拱形床头抽烟。他想用浓浓的烟雾遮住陶月婷盯

着自己的辣辣眼光。在大街上看，在王清举的办公室里看，她那么高高在上的姿态，让人既很害怕又很渴望着接近；她又那么放纵地挑逗了我，像传说中风情万种的妖精一样。吊眉梢的小妖精坐在盘丝洞中，咔吱咔吱地嚼着男人的骨头。世界上恐怕找不到对这样的女人不动心的男人了。虎子想。

陶月婷说：“一个女人向前走，是爱；向后走，是嫁人。原地不动的老处女，是老得最快的。以前我总是把向后走当作了向前走，因为我总是硬拧着个脖子看别人。今后我只往前走了，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瞅我呢，都咒我，才快活呢。”她仿佛是自言自语，又像要向虎子说些什么。虎子完全听不懂，但又似懂非懂地点着头。两个人关起门来，已度过了两天多。白天，就将窗帘紧紧扯上，透不进一丝的光亮，两人昏天黑地地纠缠着，胡闹着。虎子也渐渐地放开了手脚，有时在床上，还做出了一些让陶月婷又惊又喜的自创动作，是最原始又最无聊的那一种。饿了，就煮点面条吃，有时打电话让楼下小饭店送来一些酒菜，两人裸着上身对饮，较起劲来，虎子竟不是陶月婷的对手。醉成一摊泥的陶月婷犯了倾诉欲，碎片一般的往事，像繁星闪烁。从早年的台上演西施的韵事、倒卖钢材赚钱的招术，到两任丈夫偷情被逮住时的无聊嘴脸，说了个没完没了。有些故事的顺序给她弄得颠三倒四，有些细节说得反反复复，边说边喷着一嘴的酒气哈哈大笑，还没笑完，又经常呜呜地哭起来。虎子倒真是个好听众，他平日里就安静，酒一醉就更是安静得痴痴呆呆，也不呕吐也不闹腾，眼珠往上挺着硬白，滞得像转不动似的。虎子看起来像在倾听，其实早就失了神。夜深了，一个人先打个冷颤，醒过来，叫醒另一个。又是缠绕着

激烈地做爱，像没有了明天一样。过着断头去尾的日子。累了，陶月婷抻着梅虎坐上窗前的小桌，拉开帘子，看天穹的月亮。看着看着，虎子呼呼地就睡着了。陶月婷抱着她的公牛，幽幽地望着窗外，像从天堂中看着地狱，或者从地狱中看着天堂，感觉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的寂静、凄凉。

即使是到了天堂，虎子的话题也避开他的瘫子村。陶月婷想。

一扯起瘫子村的事，两个人都觉得心里坠坠地沉起来。陶月婷臭骂了一通虎子卖血的做法，又拿出一万块钱垫付村里尾欠的税费。虎子支支吾吾地不肯收，见陶月婷要翻脸，就又接下了。陶月婷说：这钱又不是我印刷的，还不都是从农民血珠子汗瓣子里抽出来，拐了不知多少道弯，才攥在我手里的，就算是偿债还情啊，你也不必感到对我愧疚。

最让陶月婷诧异的是，虎子说他的内心一直就赞成搬村上堤。他说：真让人恼得受不了，要是我跳出来赞成搬迁，在父老乡亲的心里，我就再也不算个瘫子村的人了；在爹的眼里，我也再也不配做他的儿子了。走在祠堂的边上，真的感觉自己像要受天打雷劈似的，有时想一想，半夜自己就把自己吓醒了，像犯了天大的罪似的。可我真的就是打内心支持乡里的搬村规划。记得小时候，爹带我到县城玩，我仰着脸看着那高楼，远远地看见汽车过来，蹦地一下就跳到了路牙上，心里羡慕得发痒，心想这辈子哪怕做一天城里的人，死了都值啦。前两年，王清举乡长领着我们几个村的村长们到苏南，去瞧人家的村办企业，说句实在的，羞得我都想中途溜回瘫子村。人家过的一天，我们瘫子村过的也是一天。人家有血有肉，我们瘫子村也是有血有肉。可你瞧瞧人家那

劲头！最后跟人家村长握手时，我心里就活活地像个贼，手直往后缩，像做尽了亏心事。我就在回瘫子村的车上发誓了，再也不能这么苦撑下去了。可一回村，一到我爹的炕头边，路上想的，眼睁睁地就烟消云散了。真叫怪，瘫子村就有这气氛，让你心安理得地就这么熬下去。

“我懂了，跟我们演戏似的。你到苏南去，你就像做在台下瞧戏的，看人家唱一曲，喜欢是喜欢，回家还是照旧过自己的老日子。心里想的一曲戏，日子过得又是另外一曲戏。”陶月婷说。听着虎子说，她的心里跟着甜蜜起来。这个野泥里滚着的公牛，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它只是躲在麻三叔这头种牛的影子里，还不敢跳出来晒太阳。

“又不是没有两头顾着的法子，瘫子村搬上来后，原封不动地重建个梅家祠堂不就得了？”陶月婷问。

“唉，我问过爹了。他说：你爹死了，你用木头再刻一个爹，行不行？”虎子沮丧地说道，“子孝叔更是说了：你把万里长城搬到咱淮河边，瞅着还像不像万里长城？有些东西，动一动，就没了魂，没了魄的。”

“我想前想后，真觉着他们有理呢。就像你们唱拉魂腔戏班子的，你要是穿了西装旗袍地唱，那是啥滋啥味呢？”虎子说。

“咦——”陶月婷有些稀奇，倒有些接不上茬了。

虎子接着说：“我要是一辈子不出一步瘫子村，一眼也没瞅过人家的日子，那该多好。就用不着这么煎着、煮着心里难挨。那样在瘫子村过一辈子，倒也是快活得不得了的。我现在是一只脚踩在堤上，一只脚留在瘫子村，难受得不行。就连王清举和我爹两个人，都不清楚我实际上是偏向

搬迁的。但我实实在在地是开不了口。”

“现在的经济和生活像一列火车一样，呼呼地从你这开过，你不想上去也不行。你瘫子村不上去，就永远地被遗忘在河滩上了。”陶月婷说。

“要是没见过这火车该多好。或者，根本不知道有火车，该多好哇。”

“你爹咋真的就那么不开窍？”

“哪是啥不开窍？我爹心里头比我亮堂多了，他就是不愿过新的生活。他只要他现在的瘫子村。说也怪，你说像我妹子梅红那样的，啥世面没见过？啥道理弄不通？可她竟然也写信说反对搬迁，这倒真是鬼迷了心窍呢。”

说着，两个人陷入了夜色般悠久的沉默。陶月婷把头枕在虎子的胸口，第一次点了根烟吸了起来。虎子均匀粗犷的心跳声，像鼓点一样从她脑后传递过来。她有点心慌地迷恋着这种鼓点。在台上，这种细密有致又舒缓有力的鼓点，只有技艺已炉火纯青的老艺人才能敲击。在唱戏时，鼓点的节奏至关紧要，鼓点一乱，戏子们最喜欢唱走了调。最好的敲击，就像他没在敲一样地让你安静，让你全神贯注地凝聚在那戏词之中。当她作为一个西施慢慢地抬起头来，她的眼中含着一层浅浅的泪水，她望着秋风渐起的远山，一种无限幽深的惆怅涌上心头，漫山遍野都是那历史的风雨。只是这个传出鼓点的男人，并不能体会。陶月婷深深地叹了口气，把虎子的手臂拉过来，紧紧地抱在怀中。

“你胳膊上咋有这么一大块淤青？喏，你瞧，怎么按它也褪不掉。”

“小时候在祠堂里玩，看见一个大绿蜘蛛攀在网上，以

为它死了，就去抓它，没想它一口就咬了过来。疼得要命，但又不出血，你说怪吧，当时，就昏了。”

腔 魂 拉

腊八与梅子孝

天刚擦点黑梢，梅子孝就怀揣着一瓶“刀子烧”，悠闲地踱着步子往腊八家走。

隔三差五地坐到腊八的炕头喝酒，是梅子孝最开心的一桩事。他一直管腊八叫“土匪腊八”。他觉得跟脾性莽撞的土匪腊八喝酒，有一股子绿林中的豪杰气。梅子孝一辈子给自己仅占过一卦，卦书上说：遇到宋江，你就是吴用；遇到了吴用，你就是一无所成的废物。梅子孝认为土匪腊八是个典型的鲁莽草寇，自己命中注定只能与这类人投缘。他不喜欢一个人喝酒，他觉得一个人喝酒会越喝越凄凉，伤身子骨。村里也有些风言风语，说他梅子孝找腊八喝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颗心全安在七姑身上。还有人说，梅子孝仗着算命测卦的顺当，让七姑不和麻三叔厮守着，是藏了私心。对这些传言，梅子孝只当是井口河边的妇女们嘴刁说着玩，并不往心里去。他经常和腊八母子俩喝得酩酊大醉，有时月上柳梢，土匪腊八才扛着醉死过去的梅子孝，送他回家。说是扛着，其实也就是拎着，梅子孝枯柴样的又瘦又小，比腊八杀过的大狗还轻。土匪腊八自己虽然也醉得深一脚、浅一脚的，但拎着梅子孝倒不费气力。七姑常叮嘱腊八，送梅子孝时一定要轻手轻脚，不要弄坏了老爷子的骨架，不光要送进门，而且要扶上床，伺候仔细了。腊八喏喏地就照办了。

从梅子孝的屋子到土匪腊八家，一个村东头、一个村西头，插过村子就是一条笔直的线路。可每回去喝酒，梅子孝都不从村子中穿过去，他哼着老拉魂腔的调子，晃着酒瓶，走环村的圈堤，愣拐了一个好大的半圆形。有时他走朝北的那半圆形，有时走朝南的半圆形。在北半圆的圈堤外，就是

淮河沿了。除了夏汛常常成灾的大汛，初春或初冬，河中还会有不规则的春汛、冬汛，水悄悄地涨得急。尤其是薄暮时分，你挨着水皮儿站着，冷不丁地河水就淹到你的脚背了。春汛和冬汛不易察觉，也不易成灾，河面上静兮兮的，含着股子惊人急切的暗劲儿。傍晚，梅子孝特别爱看着春汛或是冬汛的河面发呆。他觉得底湍河静的这暗汛，像一个人年轻时的爱情。

我曾经在信中向姜斯年教授描述过春汛的情景。跟梅子孝不同的是，我喜欢清晨抵达的暗汛。当你在微寒的早春之风中登上淮堤，风轻轻地吹开河岸的薄雾，你惊讶地发现，一夜间河水竟悄无声息地上涨了这么多。如果你昨夜还曾在河边沙滩上独自踱步，那么你藏着无尽心思的脚印，已被河水永远地抹去了。如果你昨夜在这河滩泥沙上用树枝写下，一个曾让你无限忧伤的名字，那此刻这名字已被逝水埋葬在了永远不可测的河底。是啊，一夜间宁静的河水怎么涨得这么迅疾？上游山间残冰积雪融化了？还是某个不知名的村镇，昨夜落下了漫天大雨？是否也有那扎着小羊角辫的七八岁小女孩，把裤脚卷得老高，怀着莫名的委屈在田埂上孤独地奔跑着？你踽踽在河边，一种深深地失落感呛着你的心，让你感到心里堵得慌。

梅子孝年轻时是个俊朗倜傥的公子哥儿，虽然家道传到他这一辈已显出败落，但毕竟是积有点底子的。十八九岁的梅子孝骑着一匹白马，穿一身雪白府绸的衫裤，真叫个晃人眼！整日里赶场子听戏狎妓、饮茶赋诗、请酒宴客，他出手大方，挥金如土，在场面上很是得人缘。那时他有一个比他长十岁的家仆，叫梅小葆，是个惯跑码头的混角儿，他领着

梅子孝玩到了三百多里外的南京。梅小葆做得最拿手的事就是戏场、妓院中散帖子、买簪子、交朋友，弄得南京鸡鸣寺一带鸡飞狗跳的妓院中，没有一人不认识梅子孝。晚上他在妓院留宿，白天就百无聊赖地在新街口溜达。那时候日本人早已攻陷了南京，奸淫掳掠地欠下了无数的血债，可鬼使神差的是，梅子孝却偏偏喜欢上了一个街头偶遇的日本艺妓。这件丑事若是让同胞逮着了，可是件掉头的“裤裆里卖国”的行径啊。

那个比他大近二十岁的艺妓，也对这个异国的“青头郎”情有独钟，不仅在城郊买了个僻静的房子把梅子孝藏了起来，而且经常溜出她随行的军营，跟梅子孝幽会。梅子孝本就是听戏的天才，听了、看了那艺妓哀怨欲绝的日本古歌舞后，更觉得离不开她了，索性整日地喝酒酣睡，只等着夜间听那艺妓的古歌。那艺妓是随军表演慰劳的，本就是被一个少将军官秘密地霸占着。日本少将的随从很快就捕捉到了她的行踪，叫两个士兵悄悄跟着她，准备结果了梅子孝的性命。偏梅子孝命硬，那天傍晚从一场大醉中醒来，感觉到异常口渴，找梅小葆又不见人影，便自己下了床，上街去买点水果吃。日本兵将艺妓强行带回军营后，悄悄躲在梅子孝的屋里，恰好梅小葆在外闲逛一通后回屋，让日本兵呼的一刀就剁下了头，血溅了一墙。日本兵赶着回去交了差，梅子孝拎着一篮子橘子回屋，一看，胆都吓破了，魂飞魄散地逃回了沿淮的乡下。

梅子孝回到老家就大病了一场。病愈后，便不再骑白马、穿白色绸衣了，但仍旧是到处赶着听戏。也不敢跑得太远，就窝在正阳关听拉魂腔的曲子，那时节演的一百多曲拉

魂腔戏词，梅子孝张口就出，调润腔圆，有滋有味。跟戏班子的杂人也都混熟了，一些刚入门的戏子遇到难解的结，有时也找他讨教，甚至还有一些小戏班子想请他上台串个角。但梅子孝从来是只听，不唱，更不演。两年功夫下来，梅子孝完全地沉迷了进去，他原本觉得拉魂腔难登大雅之堂，不过是乡间人寂寞时唱着玩的野戏，草间生、草间死，现在听入了心，竟比那些名种大戏更加勾人心魂。

后来，正阳关来了一个大戏班子，在碛石的大戏台子上开场。唱主角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花旦、青衣、刀马旦的戏她一个人都能唱，在台上腾挪婉转地唱了不足两个月，整个沿淮都被惊动了。农村不讲听戏，讲看戏，人群一层层叠套着一层，站得稍后的人根本听不见唱腔，只是看穿着戏服的人舞刀弄枪地翻跟头，喝彩声也像是传染病，前排的人喊好，后面就跟着热热闹闹地喊，雷动一般地有劲。梅子孝听戏，向来是坐第一排，听得真切、看得也真切。前排的位子即使空着，口袋瘪瘪的穷杆子也不敢落座，因为戏散时是要打赏的，全仗的是这第一排。戏班子的生计靠的是这些打赏，赏得少了，戏班子伙计的脸色也就扎眼，看一眼就刺疼了你。梅子孝出手阔绰是出了名的，所以戏台下第一排总有位置是他空着。有时角儿太红了，就有老板们捏着银钱憋足了劲抢最好的位置，显摆儿。为了留下那个争面子的戏座，梅子孝把河滩地上剩下的田亩全卖了。当然，他根本不会想到，他为听戏而奢侈的举动，竟在若干年后救了他一命，如果那些田地还留着，梅子孝肯定会在文化革命中戴上恶霸地主的帽子，按他的单薄身子和古怪性情，难免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那女角儿的眉眼，没有人比梅子孝瞧得更真切。她是那种原汁原味的美：眉毛又粗又黑，瞳仁子乌黢黢的闪亮，眼神猛地往上一吊，一声娇叱，活生生穆桂英的一腔侠气。她的脸颊子饱满，肤色白得像凝脂，透出点红晕，头一低，一声长叹，又是幽怨无比的一个王宝钏。她似乎不爱抹脂粉，浑身上下跳动着自自然然的野趣与灵气，尤其当她像鹞子一样翻空跟头的时候，台下的喝彩声怕能传出五里地远吧。场子一散，坐前排的人没了命地往前挤，朝台上抛着花束、礼物和名帖。梅子孝总是定定地坐着，直至听戏的、唱戏的全都人去场空。照他已败落了的家产，他已抛不动什么够分量又显眼的礼物了。而且，他有一个直觉，他总觉得这女角儿绝不同于南京城内厚脂粉夹着媚眼丝的戏子。只有这女角儿登场，梅子孝从不漏掉一曲。有时，他感觉到这女角儿捧花鞠躬谢场时，仿佛定睛看了自己一眼，梅子孝立刻就心慌了。多年来，梅子孝珍藏着自己那一刹那的心慌心跳，一回味，雾一般漫散悠远的失落感就撞进心来，他就会慢慢地喝起酒来，一个人喝，越喝越凄凉，一直喝到夜深人寂，一直喝到黎明铁青。

土匪腊八打心窝子上厌烦梅子孝。他有三个理由，一是梅子孝太阴阳怪气，说话的腔调有着铁刮子划过玻璃板的尖刺，像住在姑苏城小巷里退了职的太监，酒一醉，话又多，声音更是像朝铁桶里倒玻璃碴子，让人一身的鸡皮疙瘩。腊八喜欢跟二锅子喝酒，一拳一杯，喝着爽气十足。梅子孝喝酒细吞慢咽，吱溜吱溜的像往肚子里灌一根细线儿，喝得一点也不提神。二是他娘七姑很少坐炕头喝酒，可梅子孝来了，老人家竟然动了兴致，和他一杯一杯地干。两人还偏偏

叽叽咕咕尽讲些八竿子插不着底的陈年旧事，什么日本兵在蚌埠建了冲着淋的大澡堂子呀、炸津浦铁路呀、桐城侠女施剑翘去刺杀军阀吴佩孚呀等等，既不说赚钱种粮的实在活儿、又不讲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他娘七姑更是只字不提自个儿唱戏的那些事，土匪腊八听得头沉甸甸地发闷。腊八想插着讲一些杀狗的故事，他娘就用筷子狠狠敲他的头，让他住嘴。土匪腊八不喜欢任何一个缠着他娘讲话的男人。第三点更叫腊八上火，梅子孝老占着炕头，村里能和腊八较上劲的汉子就不来喝酒了。有时，二锅子拎着酒瓶，咋咋呼呼地撞进门，一瞧梅子孝在，掉头就走了。

“你咋从来不谈拉魂腔的事儿呢？听说，子孝叔是个听戏的大婆子呢，背戏本词跟小沟里滴水似的。”一次，腊八憋急了，就问他娘。

“嗨，讲那些破谷子烂芝麻的干吗。娘几十年都没唱一句，黄土都埋到脖梗子了，进了棺材再唱吧。”七姑说。

“子孝叔，您咋不跟我娘讲听戏的事儿呢？她年轻时那可是大名角儿，听说她一开腔，听戏的人把硖石的戏台子都踩塌了呢。”另一次，土匪腊八去问梅子孝。粗心的土匪腊八一听到跟他娘沾边的事，心就像根针似的细起来。他总觉得梅子孝常上他的炕喝酒，一喝就醉，心里定是藏了些事儿。

“唱戏的早就不唱了，我还讲那些听戏的事干吗？”梅子孝尖笑着说。土匪腊八越想越是一脑子的焦浆糊。

最近一阵子，村里的所有人都在谈搬堤建新村的事。梅子孝坐在腊八的炕头也谈，敲着桌子大骂王清举。骂他逼雍子村人干数典忘宗的事，说他早悄悄替王清举算过命了，王

清举命定地官运亨通，巴望着他越早升迁越好，别逼急了瘫子村。刚开始，七姑一声也不吱，闷着头喝了几杯，斜着眼看梅子孝唾沫四溅地骂人。腊八向来不愿理会这一类公事儿，他想，只要有钱买酒喝，有狗杀，有喷香的腌狗肉吃，管他住堤上还是滩子上呢。梅子孝自顾自地絮叨着，腊八自顾自地大口喝着酒。等土匪腊八迷迷糊糊地从醉中醒了一点，夜已经深了，他听见他娘调高嗓子跟梅子孝争辩着。

“我干吗啥事都要听他三哥的！早就分了户头了，他跟他的虎子，我跟我的野种儿子腊八，腊八才是这一户的户主呢。你胡扯啥数典忘宗，我自己的亲爹还曾豁出命要搬到堤上去呢！我又该敬哪门子的祖宗？”土匪腊八好多年没见过他娘这样生火了。

“……”梅子孝呆望着七姑，一句话也说不出。

七姑又狠狠地在昏沉沉的腊八腿上掐了一把，说：“滚起来，把这个糟老头给娘背回家里！”

土匪腊八拎起一身酒气的梅子孝，朝肩上一搭，就出了门。

拉 魂 腔

废戏中的七姑

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国家，最重的包袱是她的往昔；最大的财富，也是她的往昔。

——姜斯年教授对“历史”一词的别注

蜘蛛在网上。一只蜘蛛在死之前，只落地一次。

——沿淮民间说法一种

我在信中的一句话让姜斯年教授勃然大怒。这句话是：“一个人的往昔是未必真实的，他惟有在回忆中才能获得并赋予往昔以真实性。”在夹竹桃盛开的小院中已生活了五十多载的姜教授，绝不能容忍他的学生被思想的迷雾所惑，他痛斥“回忆”只不过是“遮盖水面的泡沫、遮盖骨格的赘肉”，是完全靠不住的。他命令我要“即时记述”，以免日后陷入“回忆的泥潭”。他又从解剖瘫子村的个案入手，写来了一封万言长书，企图以其谆谆开启我的愚钝。作为一个遥远的旁观者，他的想法是：陶月婷重筑废戏台的举动“是有史学意义的”，可能成为打开瘫子村历史这笔“阴影般财富”的一把钥匙。他还剖析了陶月婷，说她“崇尚悲剧却始终不是个悲观主义者”。

陶月婷内心的戏台，渐渐从硖石乡牲畜交易市场远未剔净的怪气味里显露出来。

废戏台本是极简单的结构：一个四面用碎石砌起的高而勉强平整的土台子，接着一片约能容下两千人的广场，地面坑洼不平。邻近小学校的教师家属们，见这块地半废着，便心疼起来。因为牲畜交易是逢三、六、九，其余的日子可耻地闲搁着。她们在上面认真地垦出了几畦蔬菜地垄，种些茄子、土豆、药芥菜和丝瓜。每周两次的骡马交易虽然踏残了地垄，却也遗下了堆堆畜粪，把地垄上的蔬菜喂养得翠碧肥壮，连虫眼都不生。戏台重建刚一动土，小学校的教师们恨得牙根子瘙痒，他们趁着夜间上茅厕的当儿，把刚砌好的矮砖墙推倒。民工们气愤地把烂泥稀屎涂到了校门上，骂老师们胆小、不敢硬斗，是屎壳郎用屁顶门，劲不大却硬撑着。素有清誉的教师们受到了侮辱，就把状子告到了乡政府。不

便说菜地的事。在乡里的地上私种了蔬菜，这事一摊上桌面难免理亏。他们说，戏一开锣，嘈杂咿呀地势必影响孩子们的读书。王清举眼也没眨一下地扔出狠话来：宁迁小学，不废戏台。老实巴交的教师们这才觉出戏台的陶老板面子太硬，只好悻悻地收了场。

新的表演台全部改由麻青条石垒砌，面上再用带齿的防滑地砖铺成。台上搭起了一个亭子，挂匾叫“梅氏万戏楼”，陶月婷素来敬重梅修山，特地在门前挂上这个响当当的梅氏。亭子的夹间共有四间屋子，分别供演员换装、歇息、吃饭、便溺。据说一些刚入行的“青头郎”戏子，常因紧张抽搐或动辄激情得不能自制，弄得大小便失禁，所以这便溺间虽小，搁在台上又不雅，却是万万省不下的。亭子顶，用碎鳞小青瓦铺盖，四檐翘起，檐嘴雕着八只小麒麟。刀功欠了火候，小麒麟愣成了鸭嘴兽。亭子的四根擎柱漆成落俗的朱红，悬着一副似乎不对仗的嵌木楹联，“唱的是忠奸真伪戏，醒的是人间梦里人”。这副对联是陶月婷自己撰写的。当我指出它不工整时，陶月婷把嘴一撇说：也不瞧瞧听拉魂腔的都是些啥人！真是书呆子之见。台前的大广场用水泥墙围起，便于商业性演出时售票用。开敞的地面用方块青砖铺起，看上去肃穆庄重，颇有点气势。全场不同的部位都竖了小树桩形状的扩音器，很是别致。工程接近尾声时，资金供应跟不上，陶月婷毫不犹豫地碧海云天浴场贱卖了。

王清举很快打来了祝贺的电话，并以不容一辩的口气对陶月婷说：乡政府开过会了，大家认为废戏台重建是多年罕见的盛事。唱一出戏时必将轰动一时，不能砸了，所以第

一出戏唱啥，是件大事。乡政府的会上大家议了半天，决定调集尚在人世的一些老艺人，新创一出《梅修山夜闯总督府》的戏，唱的是南拉魂戏班的祖师爷豁出性命、欲搬迁瘫子村的故事。王清举将亲赴瘫子村，请当年的名角七巧莺出山，反串老生她爹梅修山。乡政府将倾全力支持陶老板创作好、演好这出戏。

陶月婷握着电话呆住了，她没料到王清举不张声色地使出这么一招。从乡里角度看，这一招自然是聪明绝顶。但事先丝毫没顾及自己的想法，陶月婷觉出了明显的被轻视之意，换在别处，电话机早攒碎了。但这次唱的毕竟是自己祖师爷的荫德，戏场的命运又紧紧捏在人家手心里，她只好无奈地苦笑着说：“王乡长想的真是长远，真是周到！”

显然，王清举并非临阵磨枪。电话打了不到一个星期，厚厚一摞的戏本子就送到了陶月婷的手上。这件事倒叫敏感的陶月婷吃了一惊，她暗想：以前真的是把王清举看轻了。

戏本的大致情节是：梅修山率南拉魂班子回到故乡瘫子村，正遇上一场大洪灾。他伫立淮堤，看着满河遗尸、财富尽丧的惨状，悲从心生，猝然咬断自己的中指写了一封血书，并卖光戏班子所有的值钱之物，准备积累钱财将瘫子村搬迁上堤。但他向当时的安徽省总督府呈送的血书，却如泥牛入海，变卖财产的钱又攒不足搬村费用的一个零头，连续的上访也被恶狗与门丁阻在了总督府的门外。无计之下，梅修山换上夜行衣，持利刃、藏毒药夜闯总督府，毒死恶犬后，挟持住总督柏文蔚，逼他下令拨钱迁村。柏文蔚当即应允，可梅修山一离开总督府，就被卫兵以“忤逆罪”逮捕入狱，最后冤死狱中。应该说这是一个锤炼得炉火纯青的上好

戏本子，一些章节的戏词写得叫人肠断，尤其是梅修山在堤上“叹灾”、在总督府“劝柏”、在狱中“祈天”的几段，句句泣血，听来荡气回肠。在蛆蝇腐臭的狱中，梅修山从容唱道：“哪怕是等到地枯天折，哪怕是变成无头孤鬼，我也要长守瘫子头的巨柳之下，看着乡亲们幸福地搬上堤岸。”

陶月婷满脸是泪地读完了戏本，说：“即使是当个活道具，演那只被毒死的恶狗，我也要亲自参与这出戏。”但她还是打电话给王清举，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她建议把“瘫子村”的名字稍微弄虚一点，毕竟“现实做不得戏”。

王清举回答说：“我要的就是瘫子村这个真名。不仅不能改，我还要让全村男女老幼全进戏场，一个也不能少，让他们哭，哭得地覆天翻，让他们真正被触动。”

“我祖师爷也不是死在狱中的，是失踪了。这个要不要改一下？”

“也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梅修山不死，怎么能让听戏的人心碎？不把他们揉得心碎肠枯的，瘫子村人的死脑筋是醒不转来的。”

“那我这出戏纯粹是为你乡政府、为你王乡长唱的哟。”陶月婷说。

“呵呵，各人打各人的算盘。你是行家，不能否认吧，这是出难得的好戏。你陶老板有好戏演，不正是你梦寐以求的吗？我乡政府透过这戏，也讲了不方便讲的话。一箭双雕啊。他梅氏最有出息的祖先肝脑涂地也没办成的大事，我们正替他在办呢。”王清举说。

“真是官有官的计，戏有戏的腔。”陶月婷感慨地说。

傍晚，王清举带着戏本子，悄悄找到了七姑。他不想在

戏开演前，惊动村里的人。在腊八炕头的昏昏煤油灯下，他逐字逐句地把戏本子读了一遍。他念得人情入调，有几个要害的段子，竟是哽咽着念下去的，一旁的郭建辉秘书不住地抹着眼泪，有效地、恰到好处地渲染了气氛。出乎他意料的是，七姑从头至尾，既没掉一滴泪，也没插一句话。戏本子一直念到深夜，土匪腊八早已酣然熟睡了。这个老太太脸上的表情却纹丝不动，让王清举心里发怯。来瘫子村的路上，王清举就感到心里没个底，他对郭秘书说：像七巧莺这样的女人，当初红得发紫的一个角色，竟嫁给了一个八辈子洗不净脚底污泥的农民，几十年又一声不吭地熬过了，愣没唱一句，这可不是一般的刚性子。不容易猜透，也不是随随便便能招架得了的。郭建辉点头称是。

戏本念完了。七姑轻描淡写地就一句话：“我演。这是一出好戏。”掷地上丁当响嘎崩脆！

王清举激动地说：“你老人家能应承下来，我这心底就踏实了。梅祖师爷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性格又那么刚强，我怕一般的演员把握不好分寸，这出戏是戏台重建的第一出，我们可不敢随随便便地放个哑炮啊。”

“就算我还给我爹的骨肉债吧。”七姑说。

王清举索性就把话挑明了，说：“你老人家心底里亮堂！其实排这出戏，乡里也是煞费了苦心。你们台上唱的是戏里，乡里抓的是戏外。瘫子村搬迁是梅祖师爷的遗愿，我们干成了这件大事，也是安慰了祖师爷的在天之灵呢。”

“嗯。”七姑说。

陶月婷拎着几篮水果来到腊八家，说要陪师父吊吊嗓子。

拉魂腔的戏里，夹着许多长调。这种长调讲求的是音高亢、余音长、声质纯、音色亮，顶尖的拉魂腔戏子在屋内“啊的”一声长调吐出，那声音像一条受惊的游龙噌地蹿上屋顶、被屋顶轻而有力地弹回，又偏不甘落地消散，便绕着房梁委婉地旋转起来。这拖出的绕梁之音并不明显地减弱，到了尾巴的部分收得干脆、有劲，不留杂质。所以戏班子里有句行语叫“辨拉魂，瞧尾巴”，讲的正是这道理。七巧莺年轻时，戏场子再嘈杂，她啊的一声长调抛出，像一条惊诧的闪电游过，又像一条鞭子，抽得所有听戏客刷的一下全静了下来。当那声音雪亮的尾巴，像折扇一样被刷地收拢，戏场子便爆出雷动的掌声。陶月婷心里明白，自己在台上练了二十年，后来虽然在生意场上嬉笑怒骂地瞎混，私底下并没敢荒废功夫，可就是这样，长调的功底也没有练得特别的扎实，有时候，心情稍不契合或是感冒发热时，长调的尾巴便拖得软蔫蔫的，细听之下，像高速滚动的旧轮胎在暗暗地啞啞漏气。这在拉魂腔的行家眼里，是胸腔的气力不够醇厚所致。七巧莺当年以长调名噪一时，沿淮一带老人至今仍说：

“七巧莺长调一抛洒，淮水也似流得慢”，意思是河水也仿佛在攒着性子倾心聆听，不忍心流得快一点。但如今，她毕竟已是七旬老人，日常说话的音色虽然仍是比常人亢亮婉折，但能否真的顶得上去，自己心里也惴惴地没个底。《梅修山夜闯总督府》一出戏中，绝大部分是主角一人的戏，又串的是老生角，即便是年轻戏子，一场撑下来，也免不了大汗淋漓，脊骨麻僵。好在这出戏中，并没有翻悬空跟头、跑马斗枪的硬戏，不过按一个七旬女人的体力，也实实在在地难为她了。

没料，师父狠狠地白了一眼说：“怎么？信不过师父这把老骨头？要不要让我吊一声长调，叫你考考？”陶月婷一听这话，知道师父心里藏着些复杂的心情，便放下水果，快地离去了。

陶月婷一走，七姑麻利地关紧门窗，进了内屋。她掩低着嗓子悄悄地就试了一声长调。这一声，距离她在滩头台上的演出，已隔了悠悠五十载的光阴。这光阴，像一条漫长的黑暗穿山甬道，她知道光亮与自己隔着厚厚的土石层，她只盼骨肉中积着的力气能熬到它的尽头。此刻，仿佛就望到这尽头的光线了，她忽地有点心浮气躁。憋得低低的，啊的一声吐出，立刻感到了心慌头晕。她扶着衣柜上的大镜子，呆呆地盯着镜中的自己，心想：岁月没有饶过世间的每一个人，又怎么会平白无辜地饶过一个在垂暮之年突然想恢复青春的女戏子？

衣柜上的这面镜子，是她生活中隐秘的一个伴侣。只有它，看见过她身穿碎蓝花对襟小袄时的妖娆。一年又一年燃烧着的妖娆，还留下一寸寸灰烬，连一声叹息竟已禁不住。它看着碎蓝花对襟小袄被仇恨洗得越来越白，还剩下一把淡泊的纱。肉体的肥沃，还剩下一把骨头。有时在镜中，恍恍惚惚地闪过那骄纵艳丽的七巧莺，仿佛只是另一个不相干的女人，是一个人在河中的倒影。倒影有时会奇怪地变得炫彩灼目，岸上的身躯却已被时光漂成了凄凉的黑白。只有镜子听见，七巧莺的嗓子还剩下这最后的一点勇气。她的哭，她的笑，和她立在镜子前面观察着自己的次数一般，已是越来越稀少。有一年多了吧，她甚至没有从这镜中看过一眼自己。她真的已经厌倦了。此刻的这一嗓子，让七姑心惊，又

伤感。

过了许久，她用手紧紧攥着椅背，很不甘心地又吊了一声长调。这一声吊上去了，至少惊动了正埋头在后院石碾上磨刀的腊八。腊八惊慌失措地扔下刀就跑了过来，拼命地拍打着房门，叫：“娘，咋啦？咋啦？”一声顶上去，眼泪就涌了出来。她心想：太久了，是啊，隔得太久了。她抹干眼角，拢拢乱发，打开房门说，瞎叫什么呀，没啥没啥。

七姑躲在内屋悄悄吊嗓子的同时，她要复出的消息被印在精美的海报上，传遍了沿淮的几个县。王清举亲自草拟的海报上写着：“一代拉魂腔名伶久藏复出，七巧莺暮年演绎生父传奇：新创历史剧《梅修山夜闯总督府》震撼灵魂”。据县电视台的报道，一些早年曾听过七巧莺戏的老人激动得涕泗横流，第一场戏除了留给瘫子村的票，余票早早地被抢购一空。陶月婷新注册的演出公司员工已激动地喝了幾次庆功酒。

废戏台重建开场演第一出戏的那天，老天赏够了脸，难得的风和日丽，天清气爽。

一大早，乡里就出动了租借来的九辆大客车，把瘫子村的男女老幼分批接进了戏场，而且落座在场子的最佳位置，梅子孝捏着把紫砂壶，端坐在第一排的正中。这一天进场的人特别多，票也卖过了头，设计容量约两千人的戏场，足足挤进了不下五千人，走廊里、墙角里，挤得喘不过气来的全是站着听戏的人。王清举警惕地细细察看每一个瘫子村的村民。一遍又一遍，总是找不到麻三叔，他赶紧喊来梅虎和郭秘书询问，才知道麻三叔早就明确地拒绝听这出戏，梅虎瞒着不敢跟乡里讲；打了个马虎眼。王清举拿眼狠狠地瞪着梅

虎说：“节骨眼上，你咋就没一件事办得叫我顺心呢！真他娘地想骗了你。”

我夹在瘫子村村民中间，坐在中场。听见身后两个村民在唠叨：“七姑红的那阵子，咱们可都是穿开裆裤呢，没成想现在还能听到她老人家开腔哦。”

“那是那是。可就是三叔像是气毁了，没来呢。”

“是不是咱们也不该来呀？戏里唱的就是咱瘫子村的老鼻子事呢。”

“咋不该来？俗话讲：送人肥猪头、邀人看大戏，这都是拒不得的事。再怎么讲，唱的也是咱瘫子村的祖宗呢。”

“这倒是。难保这辈子还有几回耳福听七姑唱戏哦。这场子不都是冲她来的吗？”

“嗨，我倒有点迷困了，你说这三叔跟七姑犯啥总拧着？”

“这哪讲得清楚？人家两口子。不过，也就是怪，怎么瞅又不像两口子，别别扭扭的。”

“这憨子也能看出来呀。唱这一出为的是咱搬村的事呢。三叔要来了，这不惹火了七姑她爹的鬼魂吗？”

“在理呀。”

“你说这听了戏，乡里下一步该咋弄呢？”

“你这是腌鸭蛋堵嗓子——操的哪门子咸（闲）心呢。咱们瞅着嘛，又没有谁敢拿刀架你脖子上。”

“嗨嗨嗨。”

正说着，忽听得咣的一声，台上扩音器里传来一声震耳的锣响。全场刷地就安静了下来，戏正式开场了。锣声刚一消散，就听“呀嗨——”，一声浑厚的老生长调从台上左侧

的帘幔中冲出，这声长调像一根绷得紧紧的绳子，牵着一身黑衣的主角疾步而上。他头戴一个土黄色折前檐的小帽，一身黑衣，腰束一根紫带，胳膊短胡，长眉的眉梢一直向上翘至鬓角，一脸的英风侠气。身后紧跟着一个小厮，捧着一面三角黑旗，上面白字写着：“南拉魂戏梅”。全场就明白了，哦，这正是主角梅修山。

梅修山步子迈得如此迅疾，仿佛紧逐着那声正在空中盘旋的长调的音头。这声长调如此嘹亮昂扬，我的眼前像晃起了一条闪耀的银线。这银线曲曲折折，一段悠然地晃动，一段急急地奔泻。听觉莫名其妙地催醒了视觉。此后很长时间，我被这声长调深深迷惑，在一些孤枕难眠的深夜，我闭眼沉沉躺着，这声长调毫无来由地突然从我心中冲出，它原本的雄浑与亮色仿佛连骨地被抽去了，只剩下婉转，在星繁月孤的夜幕中划过，听上去，那么的荒凉。这一声就像藏着一个人精魂的陨星倏灭。惟余一声长调的苍穹之下，所有的人都深睡着，又仿似都已死去。在所有的人中，也许有三个人睡得最沉最香。一个是贞女，因为她一无所思。一个是荡妇，因为她被欲望累垮了。一个是戏子，因为她已了结了全部的恩怨。

长调中的梅修山疾步走到台中央，猛地原地转了个身，把正面朝向台下听众。这在拉魂腔中叫“旋鹞”。是开唱前的一个惯有动作。就在“旋鹞”快完成，梅修山要站定身子的一刹那，也是长调正要收拢它的尾巴的一刹那，全场人眼睁睁地看着她忽地倒了下去。前排有几个人站了起来，多数人以为这是戏中的一个动作，都紧巴巴地伸长脖子等着唱腔。陶月婷第一个从侧台的帘幔中冲了出来，跟出来几个工

人，把梅修山抬到了后台。她土黄色折前檐的小帽脱了，散出了满头灰白长发。全场开了锅似的乱成一堆。

七姑就这样死了。

拉魂腔

王清举

七姑下葬后的那天晚上，王清举带着厚重的“白礼”到了麻三叔家。沿淮一带把办丧事时所收之物，唤作“白礼”，与婚嫁时的“红礼”并称，白礼一般直接拿钱，用白布包裹，按旧习须跪接，麻三叔就让土匪腊八跪着，双手过顶地接下了王清举的白礼。腊八开始死活不肯跪，大声嚷嚷，说是乡里的戏害死了他娘。麻三叔就吼他说：人都死了，还说这些鸟话顶什么屁用？腊八狠狠地瞪了王清举一眼，非常不情愿地接下了白礼。王清举只当是没瞧见。晚上，麻三叔又让梅虎摆酒席答礼，王清举喝得酩酊大醉，他走出梅虎家时，天已破晓了。席间，王清举说起了梅祖师当年的壮志，说七姑其实是为她爹的遗愿搭上了性命，又说自己说不准也要落个一样的命。他越说越激动，舌头都醉得卷了起来，到后来喝得就失控了，也没人敢劝他。梅虎深夜赶了五户借酒，硬没让直挺挺猛灌的王清举软下来。

第二天一早，王清举的呛鼻酒气在村口还未散尽，郭秘书就带着乡派出所的两个民警，把村西头的寡妇翠婶带出了瘫子村。这事让全村的老少都感到很蹊跷。

七姑死在台上的当天下午，乡里就开了个紧急会议，讨论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数。本来大家对《梅修山夜闯总督府》这出戏寄托了厚望，觉得在这出戏中，劝瘫子村人搬迁的不再是乡政府，而是他们自己的祖宗梅修山，七巧莺隐埋了几十年重新登台，也会融化一些人的心。仗着梅修山的“理”、七巧莺的“情”，搬村的形势说不定就此有个逆转，可这下全落了空。七姑猝死台上，还难保没人迁怒乡里的安排。会议室里很静，大家都齐刷刷地拿眼瞅着为这出戏操碎了心的王清举。

王清举咔咔地爽了爽有些发哑的嗓子，说：大家都瞧清这事儿了，明摆着啦，搬村的事到了这一步，真正是撞到了节骨眼上了。今天我先把一句话搁在这桌面上：就是累死、气死，我们硖石乡也要把这件安澜立命、功德无量的大事办成了！对上，我已经跟县长立了誓，明年汛期前搬迁不了瘫子村，我王清举就摘了这破乌纱，回到县城摆小摊子糊口度日去。你们辛辛苦苦熬到今天这位子，自个儿也细细掂量掂量；对下，老百姓喊我们啥，父母官啊，同志们，在封建时代，那时淮河上下动辄浮尸满河，哀鸿遍野，做官的屁股坐得照样稳如泰山。可现在哪行？现在的救灾，若因我们工作不力、不细，淹死、饿死一个人，社会舆论不问青红皂白地就会兴师问罪呀，摸摸良心，我们也难辞其责，官帽虽小，关键时候是能压扁我们这颗脑袋的啊。

会场上有人在不断地小声附和，说是啊，是啊，这官是越来越难做了。王清举又说：“讲实在的，刚开始我这个做乡长的，也藏了点私心，寻思着把这件事办妥了，是大功一件，早早躺在功劳簿上，调离这块穷乡僻壤。后来给七姑读《梅修山夜闯总督府》的戏本子，读着读着，把我自己给深深感化了。我们总不能比一个旧时代的戏子见识还短吧？她尚且敢豁出命去，我们为老百姓办好事，为啥不能在方法上硬气一点？我们生在这灾河边，就要抗这灾河的命！老百姓苦水里煮出来的，不少人拿自个儿的命作践，咱们不能事事顺着他们，不是说当官要为民做主嘛，我们从他们的利益考虑，先疏通疏通他们脑筋，真通不了，硬顶着也要他们搬了。”

“梅虎村长，你把我这些话，灌倒你爹麻三叔的耳朵根

子里去。”大家这才注意到梅虎破例参加了这个会。王清举指着他说：“我王清举破了自己的私心杂念，他梅麻三再处处拧着为难，我就会对他毫不客气。以前大家总想既不烧眉毛、又不烧胡子地，想弄出个两全之策来。现在我才发现这做不到，等到做到的那一天，一场洪灾又冲得瘫子村倾家荡产了。”

王清举这番话刚讲完，郭秘书就请梅虎离场了，会议仍在继续。带走寡妇翠婶是不是会上定的，梅虎也讲不清楚。但被民警带走的是寡妇翠婶，不是别人，麻三叔一听就急眼了，他吩咐梅虎说，你尽快赶到乡里，看看这闷葫里到底卖啥怪药，竟为难一个老寡妇。

在梅红跟我描述过的少数几个瘫子村人中，就有这个寡妇翠婶。梅红在我的脑中刻了一个场景：天刚擦黑，瘫子村村口的巨柳下就聚满了给犯人麻三叔送食的村民们。这是文化革命中的遥远岁月，有那么四五年的时间，一遇到有什么政治事件、领袖生辰要庆祝，或是要集中批斗一些人，硖石乡的红卫兵总是漏不掉麻三叔，他们把他绑在村口巨柳上，就不顾死活地径自离开了。白天，没有人胆敢给麻三叔松绑。有时赶上个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节，前一年麦子没从洪口里抢割上来，政府发放的救济粮也只盖了个锅底，村里许多人家靠四处救粮熬一日三餐，但夜间却有不少人提了稀饭馒头地过来，麻三叔已饿得脑袋耷拉下来，幸亏那时节太阳不毒，否则一暴晒，早就没命了。麻三叔心里分明还是醒着，任你怎么哀求，他就是不张口吃你的东西。他知道他一开口，就会止不住地狼吞虎咽。没有一户经得住他的狼吞虎咽，他一开口，送饭的那一户中必有孩子要挨饿。所以麻三

叔铁了心，宁可饿死，绝不开口吃饭。但有一个人的饭菜他实在拒绝不了，麻三叔只吃了他一个人的馒头。这个人叫梅化翠，挺怪里怪气的一个名字，人却是厚道得没治，一年也讲不了几句话，瘦瘦的个子，总闷着个头，走路快，像风刮过似的。梅化翠的爹死得早，娘耳聋，又多病，他就常跟在麻三叔身后，也像自己的亲骨肉，他家屋梁上的每一根木料都是麻三叔豁着命从浪口捞上来的。

村里人都知道，梅化翠家早就开始熬榆树皮、观音土填肚皮子了，个个脸色暗绿的，生着黑疮。可有一晚，也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白面粉，蒸了个最肥最香的馒头。他举着这个馒头，跪在巨柳下，一声不吭，开始时麻三叔瞧也不瞧他，只喝着梅红提过来的月光中都能照见人影的稀饭。梅化翠就一直跪着，跪到第二天朝阳出来，自己就晕了过去。七姑、虎子几个赶紧又揉又捏，总算让他缓了一口气过来。一醒来，又是一声不吭地举馒头跪着，麻三叔眼睛一酸，接过馒头吃了起来。麻三叔的一只手被绑死在巨柳上，他让梅红把馒头一小块、一小块地撕着往嗓子眼塞。麻三叔吃馒头的时候，叫梅虎和梅红跪在地下给梅化翠谢恩。从那个晚上起，梅化翠竟每天送来一个馒头，麻三叔本就起疑，逼急了问，他只说是外县一个亲戚偷偷送来的面粉。红卫兵把麻三叔从巨柳上释放没几天，出事了，梅化翠被五花大绑地押出了村子，说是盗了公社仓库的粮食，活活地就被红卫兵用夹钉的棍子打死了。他遗下的亲娘，本名梅陈氏，但村里人都叫她翠婶。

现在，这寡妇翠婶被乡里押走了，瘫子村立即就炸了锅。我一听也急红了眼，心想：毕竟是省城来的客人，乡里

怎么说也该顾我点薄面子吧。我一溜烟地冲进了王清举的办公室兼卧室中，我说：“乡长，搬村的工作再难做，你们拿一个老寡妇开刀呢，有点偏激了吧？”

正要解衣上床的王清举淡然一笑，说：“老弟你以为我昨夜真喝醉啦。要钻故纸堆、写文章，我远不是你的敌手，可要和农民周旋，你还真嫩着呢。我不是因为搬村建镇的事抓她，我哪有理由抓她？请她来乡里，是因为她欠了三年多的农业税了，像她这样的孤寡户，税是免了绝大部分，如果不要地亩，村子就赡养着她了，可她老身板子硬逞强，偏留着那一点地，有地就得交农业税呀，税有税法管着呢，也不是我王清举定的规矩。少得可怜的几十块钱，拖了好几年喽。”

我说：“欠税也不能滥用警力呀，你们弄得那个阵势够吓人的，村里人都看见民警腰间拴枪的红绸子呢。”

王清举笑得岔不过气来：“老弟呀老弟，这是我特意吩咐的，民警是用长长的红绸缎包着块木头插在腰里的。而且我不是抓她，更不是逼她偿清了那税！我是请老人家来乡里核对她欠税细账的。你去乡招待所瞧瞧，好茶好脸色地伺候着呢，我就猜着瘫子村的人会找来，招待所条件最好的一间房，她在住着。”

我说：“乡里做这个工作是不是赶得太巧啊，搬村的事僵着，又弄出个核税的事。”

王清举说：“嗨，我要的正是这股子巧劲头，要的这个节骨眼！”我愣愣地看着他。心想，这个乡长也确是费心耗神地才能做，换了我，哪有这么多的怪点子，这一锅子粥早就又焦又糊了。我的耳畔又浮出老家那个算命瞎子的

话，是啊，我的的确确顶多是个幕僚的命。我只好说，我去陪翠婶聊聊天，再给你当当传声筒，免得瘫子村的人误会太深。

“多谢多谢。”王清举送我出门时，连连拱手。

不料梅虎却早我一步到了寡妇翠婶的身旁。王清举果然所说不虚，寡妇翠婶被安排在乡招待所二楼一间朝南的客房，房内窗明几净，床上的被子一瞧就是新换的，雪白松软地叠着，桌上还瓜红果绿地摆着一盘水果。原来这翠婶，比我想像的还苍老得多，头发已白得一根不剩，又瘦又有点驼背的小老太太，衣服虽旧，收罗得倒也清爽。正翘着腿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脸上倒没见着受屈的神情。

见我进来，正蹲着替翠婶揉着膝盖骨的梅虎忙立起来，说：“就不给你做介绍了，老婶的耳朵早就聋了，凡事只能打着手势，比画给她听。”老人的眼珠子有些浑浊，像几条不黄不红的细旧布条缠着两个脏玻璃球，但眼力好像还挺能使唤，见我跟梅虎聊着，就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我也蹲在了她的膝前，她枯筋盘错的手却很有力。她抓着我的手说：

“虎子这娃心善啊，是菩萨赏给咱瘫子村的呢。”寡妇翠婶的嗓子又尖又哑，像撕一块旧湿棉布的声音。她自己耳聋，辨不清轻重，所以她自己的声调提得很高。

梅虎说，别看老婶是缠小脚的女人，脚不吃劲，站着都晃悠，像要随风飘掉似的，腕子却硬着呢，做农活一点儿也不含糊。平日里她都是自个儿拎着板斧子劈柴，碗口粗的木块，放稳了，一斧劈两瓣。老姑是曾任民国时期省城一个大官的亲戚，幼时也是丫环奶妈围着伺候的，十几岁时说亲的人踏破了门槛，可想见老婶年轻时眉眼不俗哇。可她这一辈

子是甘蔗根上长黄连、摊着个先甜后苦的命，还未出嫁，做大官的亲戚让日本人杀了，家道一落千丈，曾嫁过四次，第一次是嫁过一个陈姓账房先生的儿子，后来又分别嫁过盐商、屠户和瘫子村的农民，最后一个就是梅化翠的爹呀。怪的是，她的四个丈夫都只活了三十多岁都暴毙了。梅子孝告诉老婶，她是娘胎里生成的克夫命，若再嫁，仍逃不出这个劫，他劝老婶就留在多灾多难的瘫子村，把苦受够了，下辈子若再做个女人，说不准会谋个白头偕老的好姻缘。寡妇翠婶就笃信了梅子孝，梅化翠还小的时候，虽然沿淮一带嫖夫托的媒人仍是三三两两地上门，寡妇翠婶始终就是不应。儿子死后，一个寡妇的日子过得艰难，好在平日里犁地、打耙、收获、窖藏一类的力气活都扛在了梅虎的肩上，倒也一年一年地熬过来了。寡妇翠婶有一个嗜好，就是爱听京戏，还是小时在深宅大院中遗下的旧习，尤其是爱听那苍劲悲凉的老生戏，上地时就抱着个黑匣子听戏。据说那也是瘫子村里惟一的一个小收音机，就连七姑也没摸过这玩意儿。偏偏命是出着汁儿的苦，四十几岁时，耳朵又无端端地聋了，唱戏的黑匣子就用旧绸子包着，压到了箱子底，谁都别想碰一下。寡妇翠婶年轻时读过几年私塾，凡要紧的事，就由梅虎写在纸片上跟她讲。梅虎木讷，啰里啰嗦，讲得一团麻似的乱，好在梅红曾告诉过我一些线索，我倒是边听边猜地理清了内容。虎子讲着、讲着，嗓子眼就发硬了，他说和麻三叔分灶吃饭后，每年除夕夜翠婶都是在他家过的，有时两杯“刀子烧”入肚，苦命的寡妇就要抱着虎子、桂枝哭上一场。

郭秘书突然推门走了进来。他冲梅虎点点头，说：“村

长，你在就更好啦。”他把一册账本摊在桌上，说：“这是乡税务所造的册，老人近三年尾欠的农业税、三项提留、五项统筹的款子，一共是八十九块多钱，这是扣除扶贫救济款和各种对孤寡户补助后，剩下的一笔硬账。不过，刚才王清举乡长千叮咛、万嘱咐，说这绝不是乡政府逼翠婶的债哦，像翠婶这一类的老人困难状况，乡里是再清楚不过了。乡里只是与欠账户当面锣、对面鼓地核核数据，免得日子久了，成了笔扯不清的糊涂账。梅村长啊，村里不少户都还留个烂尾巴账哦，恐怕你还得逐门逐户说个明白，账死人活，始终是得算清的。别怨我这话说得难听，不入耳，对乡里干部来说，撕脸皮要账，可真是天下第一苦的差事啊，这是个啥滋味你也是尝过的。”

梅虎和我都蹲在寡妇翠婶的膝前，不吱声。我看着老婶的眼神，估计她也猜出了郭秘书的大概意思了。郭秘书一出门，她就抓住我的手说：“这几年粮贱，贼贱哦。”梅虎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自古是国税皇粮，也是没法子的事。”郭秘书忽然又折进门内，问：“还习惯吧？老人家，这招待所可是破天荒地第一次给村民住哇。各村村长到乡里开会听红头文件，夜里想歇息在这里，都不成啊。好多日子空着，昨晚我来，闻这床单有股子霉味，今早才叫人换的。说不准，您还真得住上几夜呢。”我揣摩这话，分明是讲给梅虎听的。梅虎蹲着，没啥反应，过了一会儿，像猛地想起了什么，追着郭秘书到了门外。

也就一杆烟功夫，梅虎又回来了。对我说：“我差点唠忘了，今早他们把翠婶抓了来，村子里嚷开了锅了，有四十多户赶到我家，说改变态度了，坚决支持乡政府的后迁建镇

的规划。人可就德性啊，谁都怕折腾！王乡长真是料事如神呢，我刚把这消息报告郭秘书，乡长肯定要乐坏了。”

我岔开了话题，问他：“为啥乡里不派人去劝你爹麻三叔呢？上次登门一家一户地磨嘴皮子，全村就漏着腊八、七姑和麻三叔这两户，王清举藏得点啥歪心眼呢，莫非也要把你爹押了来？”

梅虎说：“我也纳闷啊。照说我爹是瘫子村真正的主心骨，把我爹说通了，比押什么人都管劲啊。可王乡长偏把这饺子锅搁雪地里，故意冷着他呢，不光这次，以前遇着什么要紧的事，乡长也不愿直接跟我爹当面沟通，两边都闷头犟着，我也不敢问他。谁都晓得，这村子里的事，事实上都是我爹在祠堂拍的板啊。”

我说：“你是村官啊，村民有难处，按理应该你来调解呀，咋都等着祠堂拍板呢？”

梅虎说：“哪里呀，就是政府摊下的事，像分救济粮、分救灾款、领平价化肥呀，表面上看我做主，可私底下里还不都得乖乖地跟我爹说透了，他不点头，我啥事也办不妥，老老幼幼全服他的威，服他的公平。多少辈子的老规矩，咋改呢？”

我又问：“寡妇翠婶被带到乡里的事，麻三叔晓得了吗？”梅虎说：“他知道啊，我到乡里来，还不是我爹的吩咐吗。这里的一招一式，我回去都得跟他说细致了，否则准得挨一顿臭骂。你瞅我这夹缝里多难啊，我有时瞎寻思，这脑壳上顶着两座山呀，一座是乡政府、一座就是村祠堂哦，哪一座都能压死我。”

正跟梅虎聊着，王清举意外地拨响了你的手机，这可是

头一遭。

他说：“老弟呀，你是咱硖石乡、瘫子村的客人，也是难得的一个缘分。想来想去，我得求你桩事。”我赶忙说：

“王乡长千万别这么客套，在您的地皮上，你只管吩咐！”王清举顿了顿，接着说：“你也都瞧清了，瘫子村搬迁的事儿，僵住了，接下来的矛盾不会少，有些矛盾说不准还会激化。我今天求你日后给我做个历史的证人，旁观者清啊，尤其像你这样研究历史的旁观者。所以我破个例，给你通报一下乡里会上的情况。”

我打断了他的话头，问：“这不怎么合规矩吧？”王清举叹了口气说：“照说这事和您隔得远了点，可眼下，哪里能顾得了那么多的臭规矩？讲句实话，这瘫子村的事硬在我心里，十几年了，不夸张地讲，是我精神上的一个癌瘤啊，早割也好、晚割也好，反正早晚得动这保命的大手术。我也不打算把这烂事留给下一任乡长了！瘫子村的脾性，你可能也摸着点了吧，我可是吃饱秤砣铁了心啦，不搞点硬的，这事就彻底完了。乡里的会议定了三招，全透个底给你，第一，清查所有村民农业税的欠账，每个欠账户都得到乡招待所住几天，我再啰嗦一句，这可不是胡乱抓人哦。我王清举可没胆量乱捅娄子。第二，瘫子村所有的救济款项冻结，暂停发放，全部改作搬迁补贴款，我王清举一分钱都不挪用。这钱也是救命钱，若是短了一丝一毫，削我王清举的脑袋。第三，谁先搬迁谁拿这个钱。谁若不搬，谁就饿穿肚皮。这第三招可狠了点哦，我要彻查村长梅虎的账，村里每年一本糊涂账、狗肉账，这次非得彻查他个鸡飞狗跳底朝天，我就不信他麻三叔就不心疼这个儿子，眼睁睁地看他蹲大牢。这

前两条，我已经故意叫梅虎放风了，我倒要瞅瞅麻三叔怎么接这个板子！老弟呀，你在村子转悠半年了，能不能也给我传点话呢，我总是觉得梅虎这小子面慈心刁。”

我惊诧得说不出话来。没料王清举会跟我这个过路客，轻易地掀开了他的底牌。握着电话我一边听，一边揣摩：王清举可真是厉害的角色哦，他很清楚坐在他牌桌对面的对手麻三叔，他小心翼翼地避着正面交锋，他不断地试探着对手的反应。他有许多回旋的余地。而我，一个随时会从瘫子村的斗争中消失的人，他究竟想通过我做些什么呢？他自称他那藏着计谋的锦囊正拆开这第一个？

梅虎依旧蹲在寡妇翠婶的膝前，斜抬着眼看着我。我说：“王乡长啊，我可能会辜负你的厚望呢，我始终搞不透这瘫子村，话会越传越离题，我就不传了。你不是让我做个证人吗？还是让我做个鞋干脚净的旁观者吧。”

拉魂腔

穷人都是纸老虎

如果早上开门时，看见门框上有蜘蛛或蛛网，这一天必有灾祸，不宜远行。买一挂红纸鞭炮燃放，这一忌即可破解。

——沿淮风习之一

王清举运筹帷幄地在电话中跟我吹风时，打击他的第一记闷棍，其实早就悬在他的头顶了。

寡妇翠婶被抓到乡里的第三天，乡政府又开了一个会，研究如何抓住许多户村民转变风向的时机趁热打铁，一招击碎迷在村民心中的短见，争取瘫子村搬建早日动土。寡妇翠婶的核账早就变成了静养。她半躺在乡招待所松软得让她闪了腰的羽绒床上，看着女服务员把并未弄脏的床单撤下去洗，心疼得慌，她拦着说：“闺女，这单子又不脏，洗它干吗？再洗就成破纱了，多费哦。”那几个小脸儿俊俏的服务员，捂着脸哄哄地笑着，说了些啥，翠婶也听不清爽。她依稀地记得，小时候，自己的母亲喊身边的丫环、侍女叫“闺女”，还扎头小辫的自己在小院中玩耍，院中蕉绿花肥，秣红惹眼，妈妈的闺女们拿糖棒子追逐在她身后，哄着她吃。寡妇翠婶闲得生闷，她感觉仿佛把一辈子的空闲都撂成这一堆了。服务员又阻止着不让她回瘫子村，她垂着头倚在床头打瞌盹，迷迷糊糊地像回到了大宅中的遥远岁月。

乡里的小会议正开得鼎沸之时，梅虎和郭秘书突然火烧屁股似的闯了进来。郭秘书有点沉不住气地嚷道：“真是操蛋了，梅麻三昨夜在祠堂搞了个通宵的黑会，今天早上才散掉，那些摇摇晃晃的人又改口了，铁心支持搬迁的人还是掰着指头能数得清啊。”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大家又习惯性地拿眼睛齐刷刷地看着王清举。

这天下午，我去找梅虎。王清举的电话搅乱了我的心，关于乡里要彻查瘫子村财务的事，我估计王清举不会空穴来风，便格外地存了份戒心。麻三叔说，虎子让乡里喊去问话了，我心中格登了一下，急忙赶到乡政府大院。果然，乡会

议室里已完全是一副剑拔弩张的气氛了。

王清举一违常规地坐在了会议室中间长桌的副席上。按我在硖石乡的感受，岂止是开会这样隆重的事，即便是闲暇时的散步，也照样能众星拱月地映出领导者的权威，明眼人一看就能明了，在这一堆看似随意踱步的人当中，谁才是真正的拍板者。所以今天王清举退在了次席上，让我嗅到了这个小会不同一般的火药味道。

长桌中间，端坐着乡里分管财务工作的卜副乡长，两边分坐着乡政府的七个干部，其中一个穿警服的估计是乡派出所的所长。这个卜副乡长的贪色嗜酒，是出了名的，我在瘫子村听过他的不少笑话，他吃早饭喝稀粥时也喝酒，一个人就着辣萝卜条，常把自己干得大醉。有一天上午乡里开会，他坐在主席台上醉醺醺地打盹，拿张报纸遮着了脸，几个乡领导都讲过了话，按惯例轮到他发言了，王清举用胳膊尖轻轻地推了推他，说：“该你了。”他一激灵地醒了，对着麦克风就说：“怎么又该我？我喝过了呀！”台下爆笑哄堂。还有一次，乡里正开着会，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突然冲进会议室，啪啪地就朝他的脸上抡了两记响亮耳光，说：“你的臭钱，老娘不要了。”那女人把一包东西摔在桌上，掉头就走了，大家一看，是一条脏兮兮的女性蕾丝内裤裹着五千块钱。这事后来让王清举捂住了，没往细里查。这个卜副乡长此刻板着脸坐在主席位上，王清举埋着头，铁阴个脸在喝茶。坐在长桌对面的梅虎，让这紧张的空气憋涨得脖子都红了，时而局促地看着脚尖，时而拿眼去扫王清举。显然，双方已沉默好一阵子了。见我进来，梅虎看见救命稻草似地，眼里有缕亮光，微弱地闪烁了一下。王清举起身给我拉

了张凳子，笑笑说：“哟，大证人来了，我正要邀你呢。”

“去年春荒，发放给村民梅铁花一户的救灾款应为一百七十九元七角、赈灾粮应为麦子二百二十斤；发放过村民梅周子一户的救灾款应为一百二十二元、赈灾粮应为一百八十斤。可据乡政府反复核查，这两户都只实分得救灾款是九十二元、赈灾粮一百斤。梅村长，你说说看这咋回事？这份调查材料上，可是白纸黑字摁着血红的手印啊。”卜副乡长突然抖抖手中的一张纸，厉声说道。

一旁正埋头做着笔录的郭秘书扬起脸，插话说：“大会小会上，我们可是把嘴皮子都磨出血泡了，反复讲这救灾款就是救命钱、赈灾粮就是救命粮。这钱粮是万万碰不得、一碰就要电死人的高压线。好哇，现在你偏偏在这上面捅出纰漏了！”

“天地良心，我冤哪！”梅虎急得从凳子上跳起来，辩解说：“这些钱我可是一个钢镚也不敢装进自个口袋，钱粮一进村，祠堂就开会，议了这事，大家觉得乡政府定的分配办法有点偏。有的户苦透了，姐妹俩只有一条裤子轮着穿；有的户米缸里存点剩米，勉强能撑得过去。但乡里却要求平均摊派，户户都一样，我爹和梅子孝他们都觉得不够公平，就召集大家重新调整了分钱分粮的方案。每户都表了态的，梅铁花他们这些调减的户，都是胸脯拍得咚咚响，说不屈呀，怎的就翻脸不认账呢？”

“私改救济粮款的分配方案，你上报了没有哇？谁给你那么大的权力去私改的呀？乡里的方案也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定下的，怎么就不够公平啊？”卜副乡长黑着脸，厉声地问道。

“……”

“梅村长啊梅村长，你也太幼稚了吧！枉我们乡里对你那么信任。现在，我们就事论事，只知道梅铁花、梅周子等全村九十余户的救命粮被克扣了、救命钱被挪用了，这就是犯罪！你梅虎躲也躲不过的罪。至于你挪用这些钱这些粮派了什么用场，进没进私人口袋，那又是另外一档子事。打个比喻吧，有个坏蛋烧淫抢掠无恶不作，你杀了他，你就要为这杀人罪偿命。不管你是行侠仗义也好，为民除害也好，都照样脑袋搬家。明白了罢？梅村长！退一万步讲，谁允许祠堂做主来分政府的救灾钱粮呢，这多荒唐啊。”卜副乡长说。

“可这是老规矩啊，瘫子村村民自古就听祠堂的话。乡里许多领导都晓得这事。”梅虎求救地拿眼睛看王清举。王清举不抬头，不吭声，自顾自地埋头喝他的茶。

“难道你还要替这封建陈腐的臭规矩翻案吗？亏你还是——一村之长，现在早已是市场经济时代了，你还满脑子裹脚小女人的旧想法。”卜副乡长呵斥道。

梅虎早已是满脑门子滋滋地渗着汗珠，他一屈腿，干脆就蹲在了地上。卜副乡长严肃地指指他，说：“坐到椅子上去。”他又扭头对着郭秘书说：“你可要记录清楚啦，全村近五年被梅虎擅自挪用的救灾款是壹万零玖佰元六角、赈灾粮是叁万二千斤，就是摊在封建王朝也早让狗头铡给铡了。这事先搁下，谈下一件事。”

卜副乡长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把手中的一本皮套面的笔记簿抖得哗哗响：“去年十一月间，你连同刁民梅少忠，把同村村民梅二瘸的儿子软禁在屋子里，长达十七天。真是胆

天包天啊，梅村长，这叫什么？这叫滥设私刑、乱设公堂！你又触犯法律了，还自个儿闷在葫芦瓢装憋呢。”

梅虎又噎了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二瘸家那狗崽子无法无天啊，到处赌博欠了一屁股烂债，急了就揍媳妇，把媳妇打得头破血流的。夜里还舔破窗户纸，趴人家寡妇的窗户，坏得都流脓啦，村里谁不躲他骂他？他爹管不住了，到祠堂跪着把头都磕破了，请祠堂帮他管教管教，这有啥大错呢？他爹还说，祠堂打死他这个儿，也不喊冤。我跟梅少忠一根头发都没敢动他的，就是让他在祖宗牌前跪了十七天。”

卜副乡长也呼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噎噎噎地拍着桌子，叫道：“你糊涂啊梅虎，按你的歪理，还要政府、还要警察法庭做啥呢？一切都交给祠堂不就成了？我们政府真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祠堂到今天还阴魂不散啊，幸亏你们瘫子村没有一个外姓，若有外姓，不活活被你们梅家宗祠欺负死啊！祠堂还真敢违法软禁百姓，早晓得这样，还不早该依法拆了它！祠堂是木头疙瘩烂砖堆，我们这笔账只能算在你梅虎的脑壳上，你也不要觉得冤枉。还有更严重的罪，等着收掇你呢。”

卜副乡长坐下猛喝了几口茶，接着问道：“去年被开除党籍的原副乡长郭洪昌，多次在县上无耻嫖娼，有一次在鸿运酒楼把女人摊在酒桌上就干起来了，后来查明那一次的黑钱，是你出的？是不是从救灾款中扣下的百姓救命钱啊。你算不算同案犯啊？”我吃了一惊，没成想老实巴交的梅虎竟跟这种丑事也纠缠得上，再看梅虎时，他的脸和脖根子已发白了，嘴唇直哆嗦着。

郭秘书又在一旁语重心长地帮腔说：“梅村长啊，这事乡派出所早就弄清爽了，大家原觉得你厚道胆小，想挽救你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一直瞒着你，是怕你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哦，没想到你这样稀里糊涂，关键时刻缩手缩脚，像一块烂泥扶不上墙，真是枉费了乡长一片苦心啊。你还提你瘫子村那破祠堂，这事拿到祠堂里，照样也饶不了你！”

“唉——”郭秘书无比惋惜地长叹了一口气。梅虎嘴直抖动却久久吐不出一个字来。这时，一直沉默的王清举却突然发话了。他站起来说：“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散会。请梅虎村长留下来，我要单独再谈谈。”过足了一阵子包公瘾的卜副乡长一行夹着包，离开了会议室。

屋内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时，梅虎的情绪稍微缓和了一些。王清举拉过来一张椅子，坐到了梅虎的对面。我有些恼火地用胳膊捅了捅梅虎，问：“咋回事？跟嫖娼这种事都能搭上钩呢？”梅虎一脸委屈地说：“我就是跳进淮河也洗不清了，我哪有这狗胆子嫖娼呢？去年郭乡长跟我说缺钱花了，要到县上请客，帮瘫子村多讨点救济粮。我想他个人开的口，算是私事吧，我是瞒着婆娘，把桂枝压箱底的钱偷出来了呀。郭乡长拿去干啥了，打死我也不敢问啊。平日里他也瞧得起我，在我家吃饭，那脏桌子脏碗的，他一点也不嫌弃，那种自酿的麯酒照样喝个一瓶多，这称兄道弟的，我也拂不起他面子啊。说句不怕你们笑掉牙的丑话，在郭乡长撤职以前，我还真不知道现在这年代还真有妓女呢。”他又对王清举说：“这事要捅出来，还不如你把我拉出去毙了，给梅氏祠堂丢尽了脸啊。你不宰我，我爹跟桂枝也会活剥了

我。”

王清举脸上刮过一丝隐约的笑容。他拍拍梅虎的肩膀说：“这给你梅家蒙羞的事，咱就不提啦。今天把你吓得够呛吧，梅虎兄弟，开会公，散了是私，掏个心窝子话，我可不是想坑你，会前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我也没功夫顾得上，许多事就是个弹簧能紧能松。你想想，刀子是杀人的，也是切菜的，关键看你怎么用啊。我这番话可不是代表政府的噢，出了门，我可就不能认账了。我仔细听了刚才那些事，铁了心能抓你蹲大狱，动点脑子也不是不能化解啊。好了，现在是私，咱们三个找点酒喝去，你这几天呢，就再不能再回瘫子村了，就住乡招待所吧。”

王清举又掉过脸问我：“饭后你去哪？要么，叫乡政府的司机送你回瘫子村？”我察觉到了他言下的深意，就答道：“好吧。”

王清举绝没料到，第一个闯来替梅虎求情的，竟是陶月婷。他稳坐在韬略的钓鱼台上，静候着瘫子村麻三叔背着整座失败的祠堂，迈着沉重步子走进他的办公室。这样他的下一步计划就会势如破竹了。王清举反复考虑过他跟麻三叔周旋的细枝末节，他深信麻三叔低着头来求情，是一个必将到来的场景。他会以一种令人感动的低调接待麻三叔，并冒着风险宽恕梅虎的罪行，替麻三叔保住他香火的独根。可此刻，坐在桌对面，是风姿绰约的“病西施”陶月婷。陶月婷问：“听说你扣了梅虎，还要治他的罪？”

王清举心底不免有些恼怒。陶月婷是来求情的，可脸上冷冰冰地竟不挂一丝笑容，口气也硬邦邦的。换在往常，王清举会以一句戏谑的话来化解冰层，毕竟陶月婷的身上拴着

那么多有权有势者的心，这潭深水，他王清举一日不离仕途，就不敢随随便便地由着性子去趟，若是无意间惹急了陶月婷影子里的哪一尊菩萨，他自个儿是收不了场的。见陶月婷这么问，他强摆出笑脸：“呵呵，陶老板这个渠道可真是灵啊，硃石乡屁点大的事，竟把您惊动了？”

“哪里哪里？我陶月婷不过是一个年老色衰的戏子而已。官场上的高招，我陶月婷没本事使过，但戏台子上唱过、生活里见过，你王乡长怎么使招儿，我管不着也不敢管，何况我自己的演出公司和废戏台重建的事，你是拿我的薄面当佛面了。今天我只有一句话，你惹谁都不打紧，别整梅虎。”

“哦？陶老板竟这么了解梅虎？”王清举问。

“谈不上了解，但我陶月婷就是想豁出去救他一次。我放肆说一句，我陶月婷真要是办成一件事，是什么手段都敢使，也是什么怪事都能成。你也甭问原因，你王清举真是整死了梅虎，会天打雷劈的。”说了这句，她拎起小包，起身就往门外走，一脚踏过了门槛，又丢下一句：“哦，忘了告诉王乡长了，碧海云天浴场我卖掉了，可里面的故事没卖掉。大家都以为，进浴场是脏着身子进去、洗了干净出来，可我说，碧海云天是脏了身子进去、弄得更脏出来。有些污垢，不是想洗就能洗得掉的。”陶月婷的最后一句，让王清举的身子一下子僵住了，椅子搁得他腰间生疼。

从乡政府院子出来，陶月婷并未登上她的轿车回县城。她有些茫然地在已沉寂一片的街上走着，远远地能看见那个被人咒为晦气的废戏台。重建了，崭新的设施和一整套复兴拉魂腔的规划，可人们还是习惯地叫它废戏台子。这废戏台

子也真是诡异得很啦，第一出戏就真的把一代名角废掉了，这大概就是命了。命这东西，想起来硬得不得了，过起来却总是像一个屁那样轻飘飘的。多少自负不凡的人，被命运折磨得浑浑噩噩的啊？陶月婷心想，自己这颗原以为没有着落的心，竟让梅虎这样一个窝囊木讷的粗汉子摘了去，不往命上寻思，又能如何解释？搂着梅虎睡在她家的屋子里，那间冷清的小屋子仿佛一下子幻化成了天堂，梅虎走后，她竟舍不得拉开窗帘透气，她怕那股子夹着汗臭、烟味的刺激男人气，一下子就散了去。梅虎一出门，她就魂不守舍地等着，等到梅虎再来，这气味又重了一层，她无限贪婪地呼吸着这股子空气，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正久违地恢复为一个女人。有很长一个阶段，她惊恐地想：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女人了，因为对这个世界的男人早已麻木，娇艳媚冶的假象遮掩了一切，同样，她觉得周围的那些男人也不配被唤作男人。所谓的男女，不过是一种异性器官追逐的游戏而已。是梅虎复活了自己，她奇怪地需要并感激着这个农民。她甚至给从未见过的桂枝买了鲜艳的布料，她毫无忌妒地劝梅虎善待这个女人。

乌青乌青的夜空。下弦月照着无比孤独的乡村。

好锋利的下弦月！她莫名其妙地这样想。乡政府驻地很狭小，很快地走到了田埂上。一阵夜风拂过，陶月婷往衣领里缩紧了脖子，但她仍朝前盲目地走着。“嘟嘟”，她的手机响了，瓦蓝的屏幕上映出一行字：“春蚕到死丝方尽。”

她有些粗暴地给郭建辉回复了一句：“去死吧。你！”

拉 魂 腔

麻三叔

要锻出一件真正好样的铁器，就得把铁烧红，扭曲它，
锤炼。再扭曲，再锤炼。

不断的扭曲获得了一种难以想像的韧性。

——匠人经验之一

回瘫子村的路上，我拨通了省城梅红家的电话，她仿佛是从睡梦中被铃声惊醒的。

一听她“喂——”的那一声，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衣服松松垮垮、头发凌乱的慵倦的梅红。我还从未目睹过她的这一面。说实话，我暗暗迷恋着女人睡眼惺忪的媚态，我心底一直深藏着女性的两种姿态：一种就是眼神空虚、衣着蓬乱的样子，仿佛已历尽数十载秦淮河畔纵性生涯的那种感觉。已经失落了向往的日子，所以眼中一无所系，有一种云端物外的清淡。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值得她去对镜理云鬓，所以头发总是像心情一样凌乱着。她有足够的勇气把日常的生活过得一团糟。她的被子疲倦地拖在了地板上，地上乱扔着张爱玲、李煜或是但丁，床头柜的烟缸里塞满了沾着雅顿牌口红的烟蒂。门口放着一双久未擦拭的皮鞋，龇着空洞的嘴，好像它的主人随时会冲出来，穿上它，离开这个一团糟，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去年在南京桃花渡口一带闲逛，我暗想，明末青楼妓侠顾眉、董小宛可能就是这个模样吧。另一种你已经知道了，省图之夜的那个梅红，一层薄薄的皮已裹不住心里那团火的女人，有着装模作样的严肃职业，有着轻易不言的狂野内心。我脑子里闪出了这两个形象交叉着的梅红。她斜倚床头。我告诉她，瘫子村搬迁的事僵住了，我把梅虎可能涉嫌犯罪的事粗略地跟她讲了一下。也不知她到底听清楚了没有，电话那头，只是轻描淡写地“哦”了一声。梅红说：“这事，你跟我爹讲吧。”

梅红与她爹麻三叔处在一种奇特的相互依赖之中。麻三叔的心思和瘫子村祠堂的每一个决断，乘坐着梅子孝发黄的老派信笺，不断地飞进梅红的家中。怪的是，每当这些信断

了半月，梅红的大腿根就痒得钻心，腥红地像生了层湿疹，越抓越痒。有时，邮差一掀门铃，梅红就在屋里兴奋地叫：“药来啦，药来啦！”梅红的回信到了瘫子村，麻三叔就静静地盘腿坐在炕上，让梅子孝念。夜间，突然想起以前的某件事，他会连夜把醉成摊泥的梅子孝弄醒，让他翻出旧信，再慢慢念一遍。梅子孝的舌头不听使唤，煤油灯的光线昏昏暗暗地飘忽，他云里雾里地念得语不成句，麻三叔照样听得一声不吭。麻三叔的来信往往很长，钉起来，像一部瘫子村的村史流水账。梅红也问一些琐事，一次，她问起淮河“桂花糕”的做法，她爹竟把沿淮一十七种桂花糕的做法都写来了。蘸白糖的和蘸蔗糖的，哪一种桂花最香最耐嚼，如何用沙姜腌制桂花，制成糕后怎样切分。简直可以照葫芦画瓢地开个桂花糕作坊了。而梅红的回信往往极短，是或者不是，好或者坏，黑白分明地寄一个自己的判断回去，就行了。梅红知道她爹只需要这样的回信。

“我想死你了。”梅红说。

我仿佛清晰地闻到了她脖子里从下缓缓上涌的幽香，这是女人肉身和心理都已熟透了的那种香气。一直以来，正如姜斯年教授批评我做学问时的那样，“被一种枝蔓丛生的想像力害惨了”。有一次在她林荫深处的家中，我跟梅红说起她的那股子香气，她娇嗔地说：哪有啥香气？女人到了这把年纪，在男人眼里，还不是只剩下揩不净的酸坛子加臭干鱼的气息。我丰富想像力的毛病在于，它随时会袭击处在思考中的一颗心，常使我在一些正儿八经的场合走了神，恍恍惚惚地拿着稿子说错话。“哪儿想啊，怎么想啊？”她又在电话里纠缠地问。我用手掌拼命地捂住手机话筒，拿眼角扫了

扫前排的乡里司机，压低嗓子，粗俗不堪地说：“你说哪儿想？裤子里都搞农民起义了，不说啦。”我挂断了电话。

“多少年了，我怎么也习惯不了城市的生活。”有一次幽会时，梅红说：“我感觉自己在城里蔫不拉叽地浮着，像洪水上的一根烂稻草，怎么也融入不到这水里。瞧瞧啊，和一些人都做了十几年的邻居了，也没串过一次门，在门口遇上了，心不在焉地讲几句，朝他的屋里瞟一眼，眼里像冒出贼气一样。谁也爱不起谁，谁也恨不起谁。真要拿锥子扎到心上去，也准是见孔不见血，麻木了。有时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无端端地想蹬掉皮鞋、挽起裤脚，像在瘫子村田埂那样疯跑一阵子。有时真巴望着一场洪灾把城市给卷了，灾难来了，大家也许就能抱成一团了，就能知疼知痒了。”

我笑着说：“这倒是，城里人大概只在喊救命时，才会想起别人。哪有你瘫子村的生活那样过得解恨，端着大碗蹲在田埂头，吱溜溜地喝着稀粥。现代社会，是万马奔腾地过日子。你这瘫子村的傻姑娘，可显得够怪的哦。”

梅红嘻嘻地笑了，说：“省图把我弄到最陈腐的几个书架边做管理员，就是在惩罚我的怪呀。不过你得回答我，我究竟怪在何处呢，在我心里，瘫子村的人可是比谁都健康哟。如果世界所有的人都将瘫子村遗忘了，只有天灾还惦记着瘫子村，那倒过的也是既疼又快活的日子呢。我老了，就搬回去，死也要死在瘫子村里。”

敲开麻三叔的门时，已是夜间十一点多了。瘫子村人习惯早睡，好像从不愿做什么耗灯费蜡的夜活。除了麻三叔炕上的长明灯外，一般晚上八点多，全村就黑漆漆地鼾声一片了。麻三叔真是善待了我这个稀客，他特地抱出新棉弹成的

一床被子，让我盖着。我已多年没闻过这种阳光晒进了纤维的浓浓新棉气味了，第一晚便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索性披衣起来，见麻三叔仍像座泥塑似的坐在炕头，就过去说：“对不起啊麻三叔，把你闹腾醒了。”

“客套啥呀？小红子几次来信都讲了，让我像自家儿子一样待你呢，就怕屈了你。”麻三叔说：“我已是好多天没睡个囫囵觉了。眼皮子跳得人六神不安的，就像有什么祸事一样。虎子这孩子心憨，咋斗得过王清举这班人呢？”我便把下午乡里会上的情况，一五一十地给麻三叔复述了一遍。我能记起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了他。我想王清举连夜将我送回瘫子村，无非让我传这个信儿。

“哦，原来这样。”麻三叔沉吟道。

“这事挺悬，他们真要就事论事地揪着虎子，这罪还不能算小呢。我看过报上的许多案子，于情于理都是叫人惋惜，可偏是不合法。要真往虎子头上扣一顶私自挪用救灾粮款的铁帽子，还真不好说乡里搞莫须有。”我担心地说。

“王清举是牙疼上墙呢，咬别人的肉要磨磨牙。可他要咬，为啥不咬我呢？按他王清举那法子分救灾钱粮，会饿死人的，那就叫公平？”麻三叔说。

“乡里不公平，难道你们在祠堂定的方案就公平？本来就没有个雷打不动的尺子，这才可怕呢。你们把东家钱粮搬到西家，这还真叫挪用！谁又能证明你们改救灾粮款的分配方案没藏着私心？他倒也占着硬理，你们要改，至少得报个请示，让他们批一下。再说，他们哪能找你？虎子是村长啊，公事有公事的程序呢。公事在祠堂弄成私事，确是为难了虎子。”我说道。

“唉。”麻三叔无奈地长叹一声。

“当初若是先依了乡里的方案，再私底下靠亲情调剂一下，既保了人不饿死，又不篡改上面的意思。效果就会好得多了，省了许多麻烦。”我又说。

“哪知乡里要算这笔账？早知今日，我饿死也不会让虎子这么受屈啊。只想是进了瘫子村的一切东西，就靠祠堂当家呢。看来村里许多办事的旧规矩，真得翻出来晒晒了。”说了这句，麻三叔这一夜便再没吭一声。

当我把所有憋着的话都吐干净后，立刻就踏实了许多，那一夜我睡得特别地香甜。新棉里藏着的阳光像重又凝起来，晒得人骨头又酸又软地舒畅。第二天，我被窗子射进的阳光刺醒时，一看表，已是快晌午了。桂枝已守着两个鸡蛋和一碗面条在外屋候着我，她说，这面条都回锅热了两遍了，怕不合口了。我问道：“麻三叔呢？”桂枝说：“天还没亮透，每家每户的主子都进祠堂了，我刚在门外瞅瞅，唉，里面可是吵翻天喽。”

我赶紧起床，三下两下地咽下饭菜，就匆匆赶到梅祠外边。

想起王清举请我做个证人的那番话，我心想：这瘫子村、麻三叔可没开口请我做证人呢。怕坏了规矩，我只好在祠外转悠，又坐在门前那三只石狮子边闷头抽烟。说来也怪，我远非第一次看这石狮子了，但这天正面瞧瞧、侧面瞧瞧、屁股后面瞧瞧，这三头狮子，怎么瞧就怎么一个不顺眼！我想，这村子里年轻的一辈，或许也有不少人被这石狮子堵得内心发慌吧？我设想几个血气正炽的年轻人，坐在像命运一样飞驰的火车，到深圳、上海打过工，无限落寞地回

来了。或者他们仅仅只是进了县城，只是从一个破洞中窥见了城市生活的一角，但他们有权做一个梦，梦见自己穿着格子西服，坐在鲜红敞亮的出租车里，他们有权在梦中变成另外一个人。当云遮雾绕的梦散去，当这几个年轻人不得不回到瘫子村，如果他们在威严的祠堂中，仗着胆子偶尔顶撞的几句不能改变长辈们的一些想法，如果他们在昏暗的祠中被罚跪了几天几夜，饿得晕头转向地出祠时，被迎面袭来的阳光刺疼了双眼，一低头偏看见了台阶下的这石狮子，他们会什么样的感受猛地涌上来呢？心底恨得牙根痒痒的，恨不能三拳两腿地就砸烂了它吧？正乱七八糟地想着，哄的一阵子脚步，里面的集会散了，首先出祠的是麻三叔和梅子孝。

“知道你会守在这儿呢。”麻三叔的脸上表情仿佛很舒展，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昨夜我一宿没合拢眼，今早我就跟大伙儿讲了，既然乡政府要跟我们来硬碰硬的，我们也只好摊出底牌了。”

“刚才在祠堂里，我们定下了五条规矩。有些话，以前都讲过了，今天在祖宗牌位面前，算是立了血誓。第一条就是瘫子村绝不搬迁，谁要搬，谁就从我梅麻三的尸体上踩过去。村里的人如果都搬走了，这祖宗的祠堂咋办？瘫子头的梅家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的孙猴子，梅家是有根有底的。”这一句我听了耳熟，依稀地记得梅红曾在省城说过，莫非是她在信中告诉她爹的？麻三叔指了指那只曾失踪的石狮子说：“连龙王爷把这石狮子偷走，都还把它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呢！要是哪一天，老天爷霹雷把这祠堂烧成灰了，我就搬。我们搞了一个请愿书，刚才有人胆小不敢摁手印，我吼他们说，你要不摁这手印，永远就不要进这个祠磕头了。那

些在外国发了财的梅氏人，还不照样到梅祠来磕头呢。”

梅子孝在一旁插话说：“搞这份摁手印的请愿书，本来想搞带血的，三哥反对，说是太刺激人了。搞这个是为了救虎子，他是代祠堂受过哦。”

“这第二条，命苦，我们瘫子村绝不怪政府！从祖上算起，确实是大灾三六九、小灾年年有，但我们姓梅的就认了，认这个命！乡政府不要再逼我们搬迁，我们也不再向乡政府张嘴要一粒救济粮、一分救济款。算是扯平了，吃奶的时候，长辈就教导我们，命里没有莫强求，命是我们自己的，怎么作践怎么糟蹋，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啊。”麻三叔接着说：“这第三条，你这几天都瞧着了吧，乡里抓我们的人逼农业税了，我跟大伙儿说了，砸锅当铁、卖儿卖女，咱还这个债！我们也不怪乡里，不怪王清举，自古皇粮国税大似天嘛。我说哪一户不够交的，我梅麻三去卖血堵你这个债窟窿。我瘫子村自古就穷，但历来守的是本分，听我爷讲，以前捻军白莲教造反，是被苛捐杂税逼的，淮河上上下下都反成一窝蜂了，只有咱瘫子村从不跟着瞎闹。这就怪啊，还有比瘫子村更命苦的吗，没有哇，瘫子村就是规矩大过天，交税不闹事，不跟政府斗。这祠堂在这儿镇着呢！”

梅子孝在一旁连连点头称是。我第一次觉着平日里沉默得像块土疙瘩的麻三叔，原来讲起话如此条分缕析地清楚。他接着说：“这第四条，虎子是我的亲生骨肉，他的性命是我给他的，他要做了啥亏心事，做了啥辱没祖宗、辱没祠堂的事，我就亲手宰了他。祖宗在祠堂里也不是没有杀过人啊，我的亲姑奶奶不就是绑在竹竿上，活生生喂了河神吗。我们这一辈已不做这个祭了。我也最清楚虎子，根本没做过

啥见不得人的丑事，他胆儿小，哪敢啊？他有事我动家法，轮不到动国法，他就没命儿了。这第五条，我绝不相信王清举要对咱瘫子村要下什么毒手，如果乡政府真的要杀要剐了，我梅麻三一人就顶了。子孝和二瘸子也说要摊上一份儿，我是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筐的笨汉子，子孝可是个一肚子黑墨汁的人啊，连他都比我倔呀，你说县上的那些个狗屁规划专家，还有赢得过子孝的吗？”梅子孝在一旁捋着胡须，得意地笑着说：“哪里，哪里。”

我哑口无言地呆看着麻三叔和梅子孝。

那天中午在梅子孝家喝的酒，麻三叔没下几杯，就扶着门框躺倒了。早听说他本是个好酒又善酒的人，年轻时用腌菜的大缸盛酒，揪撮嫩麦苗炒炒，都能灌下两斤烧酒。但他麻三叔叫瘫子村人服气的，不是他的酒量，而是他的节制，不合脾性的酒，他一滴也不沾。七姑和腊八分出去住后，土匪腊八的炕头天天有人醉倒，七姑亲手腌制的狗肉香溢全村，用梅子孝的话说：馋得地下的野魂都掉下了活人的唾沫。可麻三叔偏偏极少在土匪腊八的炕头端杯子。七姑是麻三叔心头的一个结，一辈子别别扭扭、越拧越乱的一个生死结。两个人并没有什么话讲，除了同房外，也从不触碰对方。年轻时多少姑娘家瞅着老成持重的梅麻三，巴望着伺候他一世，可除了七巧莺，哪有第二个女人能动摇他梅麻三的心？他只喜欢七巧莺那销人心魂的暗劲，他时时事事地顺着她、违着心愿地顺着她，他感觉自己顺她过度了，以致七巧莺变态得让他怎么也弄不懂了，拧着的事儿也越来越多了。夫妻间启不得齿的事情，硬逼着到堤上破庙里去做。他感觉自己快要失去控制了，快要做一个让祖宗蒙羞的男人了，他

开始故意地逆着七姑，想让年老的她收收性子。可顺了一辈子的东西，一掉头，连他自己也不习惯，七姑一生气就带腊八搬了出去。有时七姑也让腊八喊他过去吃饭，麻三叔也去，土匪腊八也喊他“爹”，但麻三叔就愣是没畅快地喝过一顿。这就是他梅麻三的脾性，瘫子村的人喜欢，瘫子村的人服他！

梅子孝叹了口气，说：“唉，人一激动，碰碰酒也就醉了。”那天的酒一直喝到黄昏，酒喝到一半时，梅子孝又喊来桂枝，宰了一只鸡添上催酒。他说：“走遍天下你吃过这么喷香的鸡么？只有淮河滩子能养这么肥的鸡呀。”

我说：“是啊，这句话真是不虚。”我猛灌了一大口酒，又说：“子孝叔，我来咱瘫子村有一阵子了，乡里和瘫子村祠堂的争争吵吵，我也全看在眼里了。我真的是越寻思越纳闷了，如果都照咱瘫子村的想法，关起门来等着淹，这淮河的灾害也用不着治理了，还治啥呢？政府下了这么大的狠心都搬不走你们，说句你老人家不见怪的话，这算不算是咱瘫子村人的愚昧呀？”

“我算出你早晚会憋出这句话。”梅子孝说，“不问这话才怪呢。我跟麻三哥他们想的，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说了，他们也不会全懂，所以我也从不愿跟他们多讲。有些想法，我倒是常跟小红子通信交交心。你要说这治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把导淮、安澜当天大的事，按说这是百姓的洪福呀。动迁几万人的壮举，我也见过了，年轻时我是治灾的铁杆子啊！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挖河堤，还是帮别的县挖堤，对咱瘫子村是一点直接好处也没有，无私着呢。住窝棚子，一天啃一个冷得像石头一样的馒头，下苦

力，连根咸菜也嚼不上。累垮了，抖抖身上的雪，再爬起来，一声也不吱，接着再挑再搬。许多人就这么死在了雪窝里，瞅都没人瞅一眼，想想都怵！雪化了，河滩上老鹰把死尸的腐肉，叨得到处都是。要是眼下的娃们，身子骨早扛不住垮了。当年咋不着累呢？心中像揣着一把烈火啊！看见插得一堤的红旗，就热血沸腾啊，老念着挖啊挖啊，河治驯了，日子就顺了，如今河真的服帖了，绝大多数人都不遭灾了吧。可我这么多年真的就是盼着别治了，就留着瘫子村别治了。你千万别当我这是醉话，这有两种可能啊：一个是我这个糟老头子真的发疯了，老疯了，越来越恋着泡在洪灾里的日子，与灾斗啊。我有时觉得灾好，灾中见人心呢。有些东西比灾难更毁人呢。年轻的那些年，那么苦，人活得可真是蓬蓬勃勃，互亲互爱呢。”

我晕乎乎的脑子突然电光石火似的冒出另一句话。一个春节期间，我返乡时，父亲给我讲了一个冗长的故事。细节我早已忘却，只有一句话牢牢地留在了脑子里：“一九五三年，在我家草屋后的桃树下，饿死了四个路过的人。树上肥壮壮的桃子却没少一个。”想起了这个极端的场面，我有时会全身发冷、打着寒颤。我不敢想像这个场面。我想我若是那个在桃树下饿得奄奄一息的人，看着陌生人家肥红的桃子，我会不会去摘？那种刺破了人道主义的道德约束是否真的有意义？一个农民却不去想，他的心中或许有一线道义的底线，线外的东西，他想都不会去想。

“我估摸着瘫子村里有这想法的人并不少。因为许多人都见过城镇的人际关系，都见过外面的勾心斗角。他们怕。只是他们墨水喝浅了说不出，烂在心里了。”梅子孝接着

说：“第二个，我咋觉得这治河，越治得越有些不对味儿了。这淮河上下竟建了五千多个水库，你截一摊水、我堵一盆水，浇灌的都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水性子彻底弄乱了，为啥？水流不起来了呀，水不流咋行啊，我总觉得这弄得忽涝忽旱的，跟这有关。别把我当这瞧风水的眼睛是瞎迷信，名堂深着哦。我这话可是犯忌呀，那些水利专家听了，肯定恨不得把我剁啦。剁就剁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句不留到明天。”

梅子孝说着就激动起来：“不过，这瘫子村迟早得搬哦。《三国》里讲个天下大势，啥叫天下大势？天下大势就是不容你不跟主流走啊。我只盼着在我死了以后搬。别让我眼睁睁地瞧着梅祠变了谁都不敬的废庙，那样我没胆子下地见祖宗。”

我醉乎乎地拍着他的肩膀，问：“子孝叔，你这怪老夫子，哪来的这么多奇谈谬论？你哪来的信息呀？我是研究历史的，听着都觉得稀罕。”梅子孝怪声怪气地笑道：“你以为你子孝叔跟他们一样，是个横竖不吃的粗人啊？我是三天两头跑街上，买报纸看，我饿死也不会不看报的，只是现在报纸都是横排的，看久了眼疼。还是看我架子上竖排的线装书好，习惯又过瘾。你研究啥历史？你子孝叔——”他把自己瘦得像陈年搓衣板的胸脯拍得咚咚响，说：“你子孝叔，就是一部血生肉长的历史！”

我是被谁背着离开梅子孝家的？我已记不清了。后来他们说我那一天酩酊大醉，用酒瓶子又搥伤了子孝叔的头，还抱着桌脚呜呜地哭着，哭得莫名其妙地心伤。对这一说法，我将信将疑，因为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并未有醉后失态的

记录。姜斯年教授曾欣慰地讲，与他的另几个弟子相比，能控酒后举止是我“惟一可嘉之处”。其实，那天我心里亮堂，我感觉到背着我的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得很不齐整。傍晚，一阵阵微冷的风往我的脖子里猛灌，一身的鸡皮，仿佛有一种力量把我的双脚往地底下拽着。他背得很是吃力，在村口巨柳下，他歇了下来。

“你是哪场大灾中瘸脚的呢？”我还曾嬉笑着问他。他仿佛没有回答。我还清醒地记得他从巨柳的根上直起身子，重又背我上肩。那一瞬，我一抬头看见了正落在淮河对岸屋顶的落日，血一样地殷红殷红。呀，真美。

腔魂拉

王清举

郭建辉被抓了。

当晚的乡政府大院里，关于郭秘书被捕细节的多个版本，就像一缕神秘兮兮的光线迅疾游移在各户的门缝间。平日里委委顿顿的几个女人，一下子抖擞起来，兴奋地窜来窜去，像喝了春药一样。一说是郭建辉正在宿舍蒙头熟睡，两个威猛的县检察院干警一脚踹开房门，老鹰叼小鸡般地把 he 擒出被窝，扔进警车就呼啸而去。瘦条条的郭建辉吓得尿水顺着两根细腿直淋，还尖着嗓子喊“救命”。旁边的女人立刻就补充说，不是喊“救命”吧，是喊“饶命”。大家进而演义了郭建辉趴在地上嘭嘭磕头的镜头，仍觉得余恨未消。另一些女人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说，如今的干警办案已没那么粗暴啦。再说郭建辉城府挺深，什么腥风恶雨没见过，哪至于如此失态？事实是检察院先找了王清举，干警在乡长的带领下来到郭建辉的宿舍，三方异常温和地谈了点事，郭秘书气定神闲地登上警车走了，是否真的犯了贪污罪，尚无定论。还有一种稍显离奇的说法：郭建辉缩在宿舍里，闭门欣赏污秽不堪的影碟，正坐在床沿，面对屏幕上纠缠交错的肉搏场面手淫，正赶在紧急的峰顶时，干警蹬开房门就闯了进来。郭建辉浑身一抖，白渣渣的精液就喷到了干警的裤子上。几个水桶腰身的女子，腆腰爆唇地一阵疯笑，说，太毒了太毒了，这个说法是在糟践人！郭建辉瘦弱得跟个皮猴似的，能勃能硬就算不赖了，还能喷到别人的裤子上？夏天你不都瞧见了么，我们的大奶球子在汗衫里撞来撞去，他一点儿歪邪劲都没显，裤裆扁平得跟个平底锅似的。这就是碛石的女人，做姑娘时，走路是直着个身子板，笑起来，勾着腰、捂着唇。岁月催人啊，现在她们笑起来，清一色地腆着

腰、爆着唇。

没人敢去问王清举。都知道郭建辉就是王清举的影子。王清举说过，郭秘书就是我的眼珠子，我透过他去察人辨事；郭秘书就是我的臂膀，我依靠他来收拾局面。这句话在乡政府的院中颇有震慑力，一般人不敢当乡长的面揭郭秘书的短，怕犯了忌讳。王清举也听过别人说他庇护甚至与郭建辉一同贪污的闲言，说这些碎话的都是大院中搓衣摘菜的妇女，平日嘴唇闲得发焦，好不容易逮着个口水润唇的事儿，不把事儿颠簸个昏天黑地，她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王清举一笑了之，由着她们的性子说去。他一直觉着女人像是芦苇，身子骨的中间是空的，样子招摇，哗哗地响声也挺大，但绝不会有啥摧枯拉朽的力量。

王清举脸上镇定，心却是陷到了燥闷的泥潭里。到底是谁揪出了郭建辉？他把乡政府院中每个人的表情细细地过滤一遍，一一雕刻在心、认真玩味，就是找不到一丝一毫异样的痕迹。其实，郭建辉克扣贪污乡里救灾款、粮库补贴费的蛛丝马迹，他早就察觉到了。乡里批钱的是王清举的一支笔，他心如发尖，郭建辉混水摸鱼的那一套手法，哪能瞒得了他？只是郭建辉手并不黑，每次贪吃的不过是些幼鱼嫩虾，量不大，揣进口袋的都是些边角余料的碎银子，王清举半闭着眼睛就销账了。更何况，郭建辉花钱的应酬，也全是围绕着他王清举的上司同僚、狐朋狗友，牌桌上也是变得法儿地“自残”，捞回的浮财在口袋中能捂热的并不多。还有种更深刻的传言，从县里刮过来了：他王清举去年率先提出建设“廉洁政府”的一套规划，受到全县上上下下的好评，在乡镇同侪中名声大噪。郭建辉一被抓，传言就说了，王清

举自剜眼珠、自断臂膀，无非是为了他的改革抱负铺一条“血路”，博取政治资本。王清举听出了这话的两重弦外之音：首先，郭建辉的犯罪定是王清举报告的检察院，要不怎么叫自断臂膀？其次，连郭建辉这般“眼珠子”都可以自剜，日后，还有谁敢跟在王清举的身后？这么一想，王清举从乡政府各位的脸上读出了闪避、读出了深藏的畏惧，一阵异常强烈的失落撞上了心头。

仅隔一天，县里就传回消息，郭建辉非常配合检察院的侦查取证。乡里的陈年旧账簿被警车搬到了县里，事情的粗眉目就露了出来。郭建辉用假发票、“白条子”充抵账目，用“账外账”蒙人耳目、克扣公款，历年贪污挪用的非法所得累计竟达七万多元。这个数字颇让王清举吃惊，在自己明察善辨的眼皮子底下，怎么蹉出了这么一大摊子浑水？他也难免自责，这么大的窟窿，不能说没有自己善意纵恶的累积吧。办案的干警打电话给王清举说，郭建辉被拘后，一夜间脑后的大片黑发就全刷白了，第一个晚上牙关紧咬、只字不吐。次日清晨又仿佛突然地大彻大悟了，把自己做假账的细枝末节点点滴滴地供出，其坦率程度让办案人员又惊又喜。他也不愿连累任何人，自始至终未涉及第二人的名字。只是他交待的犯案动机显得幼稚又离谱、让人生疑。

王清举说：“我跟郭建辉朝夕相处，最了解他的脾性。你说说看，他的动机怎么个幼稚离谱？我帮你们判断判断。”

“他说他有个心爱的女人，一次夜间逛街时，那女人在一个首饰柜前看中了一颗钻戒，翻来覆去地瞧得眼里冒光，半天没挪动步子，最后看看价格，深叹口气，无可奈何地又

放下了。郭建辉说，那一刹改变了他的一辈子。他在心底暗暗发誓，即使冒砍头的风险，也要把那颗钻石送给她。一想到这颗钻石，他心里就发狂。他多年的贪污挪用，只为了这个简单的目的。”干警说。

“他有没说，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王清举问。

“没。一说到那女人，郭建辉就痛哭流涕，说他犯天大的罪也不后悔，只后悔没在被捕前买下那颗钻石。郭建辉还说那女人不仅不爱他，而且对他很轻蔑，很鄙视，也不知道自己在为她疯狂。真叫怪呢。这还不叫幼稚离谱？现在全检察院的同志都不喊他郭建辉了，私底下都叫他郭离谱。”干警笑着说。

“怪啥呀？这就是他的性格。闷性子憋出的偏执狂，又夹着一腔自命不凡的痴性情，以前，我总笑他是掉进粪坑的铁条子，又硬又臭。”王清举恨恨地又问道：“据你们推测，那女人是谁？”

“我们就不追这岔了。郭建辉只说那女人早成了腰缠万贯的婆娘，即便送了那钻石，也动不了她的心啦。只是他死活不肯供出那女人的名字，这跟案子倒是硬扯不上趟。”干警顿了顿又补充道：“郭建辉早就清楚是谁举报他的了。”

猛地一下，王清举脑子里无端端地闪出陶月婷又冷又艳的脸，他浑身激灵灵地打了个寒颤。

生活中有时会突如其来的冲出一些配角，耀眼地闪一下，像浮云抢了星辰的光。但云散星显，主角依然是主角。隐匿数十年的拉魂腔名角暴毙、肃贪事件，使王清举的碛石乡成了县内的一个兴奋点，上上下下的人，怀着各不相同的复杂心理，眼光往这里聚着焦。老县长首先急红眼了，在电

话里冲王清举就吼了起来：“咋整的这摊子破事？身边的崽子都料理不好！我可是捧着你像个宝，现在倒好了，一人唱戏万人炸锅，县委大院里告你状的信，就像雪片一样了，真叫人烦！”王清举一头大汗，不敢接县长的话茬子。

就在郭建辉的浮云散去没几天，王清举又做出了一件让人惊异的举动。他通过乡广播站郑重宣布，在已动工的瘫子村新村中，他将成为一号农舍的主人，他将从繁华喧闹的县城最佳地段搬迁到偏僻的淮堤岸上。当天下午，王清举就把购买新舍产权的三万元交到了新村规划建设办公室。交钱的是他刚从县棉织厂病退的妻子罗晰月，孩子暂留县城读书。

罗晰月是个识大体的女人，虽然身子骨多病，衣服缝子里都熏进了药罐子气，一遇下雨就浑身暴酸地下不了床，对丈夫在官场上的浮沉角逐也提不起兴致，但每逢王清举请她出面顶撑一下，她从无怨言地就挺身而出。在棉织厂上班时，她做的是最难熬的挡纱工，在嘎吱嘎吱地刺耳机械声中泡了二十多年，听力衰退得厉害，有时接电话还发怔：“喂——咦，咋不讲话呢？”电话那头怎么地声嘶力竭，到她耳里也只融为一片沉寂。这倒治愈了她年轻时的失眠顽疾。王清举在县里有的是人缘，本来可以轻松地给她挪个岗，可罗晰月死活就是个不愿意。她住的是县城最嘈杂的闹市口，小商贩扯起嗓门的怪腔怪调地吆喝，害惨了不少人，邻居们安上双层的加厚玻璃窗，仍是整宿地折腾着不能落枕，唯独罗晰月敢大敞个窗户入睡。耳一聋，眼神就呆滞。罗晰月坐在你的对面，你难免要琢磨她眼底透出的那种痴，很怪的一种眼神，像是一个往事被彻底抽空了的人，或是一个参透红尘的高僧。王清举讲话给她听，很费劲，声音本来低沉舒缓的

王清举，得聚集起脊梁骨里的尖劲儿才能灌进她的耳朵，所以话就少。王清举一张嘴，罗晰月呆滞的眼中就会闪出一种灵动的光泽，她喜欢听丈夫说话，有时凭口形也能弄清个大概。这个世界上，最让她罗晰月心底快慰的事，就是静静地听着丈夫讲话。倾听时，她会立刻忘了病痛。瘫子村搬迁的事，她零零星星地知道一些，在她心里，丈夫是个割肉饲虎、自残救世的铁汉子。白天里，她总是趴在窗口，呆呆凝望着热闹的道路。她时刻渴望着丈夫回来，喝她存在冰箱里、收敛了香气的浓浓鸡汤。

当脸如黄蜡的罗晰月背着笨重的锅碗瓢盆，踏进硖石乡政府的大院时，院子里不少女人眼圈酸红了。王清举见难得酝酿出如此的气氛，就站在院中告诉大家，只要瘫子村新村屋架子搭起来，哪怕暂时还缺水少电，他们夫妻俩也会毫不犹豫地搬过去；哪怕瘫子村的农民最终无人搬来，他们夫妻俩也会在这里把日子过到底。王清举颇为动情地说，昔日烈士把牢底都坐穿了，何况我们去过另一种日子？对瘫子村来说，更是过一种脱胎换骨的好日子。大家哗哗地拼命鼓掌，王清举接着说：“没有一件大事能一个人撑下来！我有什么神通呢？我主要依靠大家。我并非号召大家跟我一道搬进村子里。你们有你们的渠道、你们有你们的智慧。大家群策群力，把瘫子村搬迁的事做好。”

罗晰月两眼闪着无限幸福的泪水，望着她的丈夫。她可能也没听见，但她一直就喜欢王清举演讲时有些激昂、有些悲壮的表情，那一脸的严峻。为了能享受他闪烁着悲剧气质的脸色，她愿意吃尽天底下所有的苦，愿意把天底下的牢坐穿。她和他初次相逢在文化革命尾声时的一截火车上，当

时，车厢里不同山头、不同主张的红卫兵刚结束一场混战，一些人舞着铁棍、碎瓶子打红了眼，车厢里嗷嗷叫地乱成一团。罗晰月完全丧失了革命的勇气，丢魂落魄、浑身抖索地藏在椅子底下。眼瞧得又要弄出人命来，忽然听见有人一声断喝：“都给我住手！”车厢里猛地一下就静了下来。罗晰月从椅子底下半探出头，看见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子杀气腾腾地站在一个椅背上，手里擒着一把吓人的大砍刀。见大家停手了，那小伙子开始了一场滔滔不绝的演讲。他说了些什么，罗晰月早已遗忘，只有他那张激愤的脸，一刀就刻在了少女的心里。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场至死不渝的单向爱情的开始。她从可耻的椅子底下爬出来，无限自豪地站到了他的身旁。没过两年，她又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他。

奇怪的是，王清举搬家之举并没有在瘫子村激起多大的回响。有几个村民跑到麻三叔的灯盏下，议起此事。麻三叔轻轻从鼻腔里哼了一声，就把他们的话锋压了下去。瘫子村从此再没人提起王清举苦心孤诣的这一茬。倒是在县城，王清举激起了比他的预想更汹涌的波浪，县长饱受感动之余，深夜亲自致电王清举，说他的“牺牲精神和工作方法”理应受到最隆重的褒奖，只待瘫子村搬迁完毕，立即择机重用。王清举照旧葫芦画瓢地又自谦了一番。

主角的星光闪透了，王清举就不怕更多的配角跳出来。当陶月婷来谈重演拉魂腔《梅修山夜闯总督府》时，他已不期待这场唱败了的戏重出异彩。他收拢起郭建辉事件留下的影子，以少见的热情接待了陶月婷。他已经非常明了了，这是一个躲不过又惹不起的女人，并非她多么可怕，只是她是一个容易把戏剧和生活弄混了的女人。她要做的事是福是

祸，你根本无力去推测。她蜂蜜般的激情也会在瞬间成为一味毒药。王清举、陶月婷、郭建辉，多次是一副牌局中的三个角，此刻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那永远缺掉的一个角。王清举拿出了一副无限诚恳的脸色，道：“说真的，我多么想在陶老板的戏中跑个龙套串个场的，过把瘾呢。我们这一带人，哪个不是喝着稀粥和拉魂腔长大的？”

“我哪儿敢哦。乡长要去捧个场，我这旧台子是蓬荜生辉哟。这台子费心劳神地搭起来了，久不开锣就会沾上晦气的。别笑话我们唱戏的人信邪呀。我们准备过两天就斩红辟灶、演个首场，我师父七巧莺过世的事，惊动了方圆几百里地界。到时看戏的一定会爆场子，我今个来，就是想请乡里能帮忙维持个秩序，唱红唱砸，我们都要交管理费。也算是给乡长下请柬了，你不光临，我们也唱不踏实哦。”陶月婷说。

“当然，当然！人民仰着脖子要听戏，陶老板养个金嗓子要唱戏，这是一拍即合的好事啊。乡里不仅会搞好治安，让大家安心听戏；还会大张旗鼓地帮你陶老板呐喊扬名，这也是活跃我硖石一方水土的人气嘛，义不容辞哦。”王清举说。

有了乡政府的鼎力支持，废戏台子真的又活了过来。戏一开场，陶月婷立刻感受到了师父七巧莺遗留的影响之巨。此次虽也是门前鼎沸，人头攒动，但比较上次七姑在场时，老觉得废戏台的壳内魂抽魄去了许多，一样的门楼道具、一干的簪头冠冕、一色的嫡传花腔，总是突然地缺了些啥？感觉整个场子都轻了许多，又没人能讲得清楚。

咣的一声，帷前的锣已敲起。梅修山快登台开腔了，陶

月婷仍怔怔地对着妆镜出神。多少年揪肠扯肝的渴望仿佛一下子泄掉了，她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心嘭嘭地跳着微慌，莫名其妙地黯然神伤，甚至猛然萌生了拔腿逃离戏场的欲望。我静立一侧，看着她半明半暗的脸。这是多么美的一张脸啊，有着一一种人生浮火尽祛的清癯。这张脸仿佛从肉体中挣脱出来了，有着此潭非复旧时深的淡静。我想，拉魂腔，早就不是往昔的拉魂腔了，所有能映衬这张脸的物件、时日都消失了。我研读过旧拉魂腔的戏本，在发黄变脆的旧纸本里，我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世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耕种、畜牧、蚕桑、纺织、建造、狩猎、捕鱼、婚嫁、丧葬、教学、商旅、制陶、冶铁、驭车、推磨、炊事、战争、行乞、屠宰、练武、歌舞、饮酒、斗鸡、散步、早朝、宴会、出巡、押狱、水利等等，不仅有大段闲情逸致的唱词来描述这一切，戏台上也有各自风格迥异的设置布景，宫殿城池、桥梁水榭、舟车寺塔、学校店铺、驿亭酒肆、衣冠服饰、宗教仪式等在设计中的表述生气盎然。如今，这一切都消逝了，仅剩下这一张旧时代的戏子之脸，孤零零地在杂乱的化妆间内发呆。

我搜视台下闹哄哄的场间，蓦地发现梅子孝没来。瘫子村的许多村民都没来，土匪腊八却显现地坐在最前排，与王清举紧靠在一起。腊八虽是七姑养子，仍可算是梅修山香火传人。王清举身旁的许多个座位叫人费解地空荡荡。瘫子村的村民们却宁愿挤在一堆，挤得像相互缠绕了起来。“啊——”的一声尖亮的长调传出，叽叽喳喳的场子刷地肃静下来。

这声长调让我浑身一震。太久了！是啊，太久了。她终于唱出了这一腔。

拉魂腔

蜘蛛无处不在

遭遇大灾或大冤，死的蜘蛛会复活，活的蜘蛛会飞起来。

——沿淮民间说法一种

我有幸与瘫子村共度了她千年村史上最伤心、最壮烈的一夜。

那天夜间，我正睡得懵懵懂懂，忽听见窗外一阵急骤如雨的锣声。奇怪的锣声，像是有千万个人拿着铲子在狠狠敲击着锅底，而这锅底又生着太厚人间烟火的污垢，所以敲击的声音一律闷闷的，一点儿也不清脆。有人扯着尖厉的哭腔，在锣声中喊：“不好啦！祠堂着火啦，快救火啊！”乱糟糟的混响一片。我蹭地从床上就蹦了起来，到外屋一看，麻三叔已不在屋里，凳子翻着，炕头那盏极少熄掉的油灯，也灭了。门外，到处是没头苍蝇般乱窜乱撞的人影，好像并不是朝一个方向跑。我抬腕看看表，正是夜间十二点多一点。

我夹在跌跌撞撞的人群中，赶到梅祠前时，熊熊火焰已在屋顶乱窜了。这天夜里偏偏风不小，火焰被刮得发出一阵阵吱溜溜的怪叫，火光映红了整座瘫子村和远处的河滩。黄泥墙的农舍和刚爆芽的柳树被炽烈的火光一映，显出一种难以尽言的美丽釉彩。从远处看，火焰之色仿佛分了三层，最凶最浓处是那种淤血般的殷红，光秃秃吐得最高的火舌上没什么烟瘴。裹着它的是掺了一半水的血的淡红色，与疾速旋着的白烟相缠一起燃着。最外层是一种被黑烟紧扯在怀里闷烧的火色，像是肮脏的黄泥紫色。又像是怀孕母牛拉下的稀屎的颜色。屋梁烧断后砸下来的声音，夹杂着小青瓦被烧得呜呜乱跳的声音，像地底下传出的凄厉的鬼魂口哨。

祠堂门前已炸了堆，有人在跺脚捶胸地大哭。有人像呆头鸟。有人被拉着拽着要往火里跳。有人跪在地上，不住地朝大火磕头。我正急着找麻三叔时，就听见他在人堆里扯着

嗓子喊：“大伙儿别哭了，别哭了！哭有个屁用呢？二瘸子你赶紧去搬几个长梯子，大伙儿拿着盆，排成一队接到河边去，快啊、快啊。”

听见麻三叔叫搬梯子，我这才定过神来，发觉这火烧得有点古怪。梅祠的底部全是石料砌成的，石质的部位大概有两人多高，若在墙角堆柴引火，是不会引燃主屋的，按理说绝难发生火灾。麻三叔以前常夸口说，梅家祠堂是水龙王管辖的地盘，几百年连个火星子都没蹦上去。现在烧的正是以木结构为主的夹层和屋顶，着火点似乎又不止一个，但几块火暂时还没连接成整片。东厢与西南角的火最凶，火势正呼呼地从四个边角向中厅蔓延着。我猛地想起前几天在麦垄里，德贵叔心疼地扶着卷起了叶角的麦苗说，两个多月没下一场透雨了。瘫子村虽然在河湾里，但河道水位如果太枯，要避着二十多米的高差引水，也并非易事。我想，苗子都有点焦了，这火如何个救法呢？何况瘫子村人的命是跟洪水硬捆在一块儿的，要讲劈水斩波、浪里白条的功夫，自是高出别处一筹。要讲灭火，几百年没尝过火味的老木头，一旦烧起来的那股焦躁和饥饿！想想都叫人惊悚。我揣测那些木头就像几百年动也没动一丝一毫、睡颓了的一具懒身子，骨头缝隙里都蓄积着奇怪的霉酸，现在终于可以一舞牙爪了，谁能让它止住？

“蜘蛛，蜘蛛！”

听见有人惊慌地大叫着，我才注意到大火中有无数的黑点正在窜出，爬满一地，迅疾地夺路而逃。无穷地滚动着的黑豆粒，密密麻麻，不见首尾，像一摊快速流动的黑漆。仿佛是一般的大小，仿佛是一只复制了无数只。这摊流动的

黑漆速度如此之快，当它经过你的脚边，你禁不住地想跳起来！哪里来的如此之众的蜘蛛？那些平日里悬身在破败网上、幽暗祠间的仅仅是那么几只，像死了一般，它们庞大又神秘的王国此时才被惊醒？在半空中乱溅的蜘蛛，到底是被烈火烧爆了的蛛尸，还是真的在飞翔的蜘蛛？

在麻三叔的组织下，瘫子村人渐渐镇定了一些。不一会儿，救火的阵势也就布成了。麻三叔爬到了梯子的最高处，可似乎离正往前烧去的火舌远了点。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拿着脸盆、木桶排成一长队，接向河边，但过了好久好久，仿佛有一亿光年吧，第一桶水却迟迟递不上来。我等得嗓子里燃起了袅袅青烟。在梯子顶端被浓烟呛憋得浑身抖索的麻三叔急得连吼：“快快咳——快啊，一个个接着喊，快点！”

这个“快”还未从队伍这端传出，尾端的话却从那头传了过来：“不行！队伍短了，够不着河道。”麻三叔又喊：

“快拉开间隔，拉大一点！再拉大一点！”我拿着一个红塑料桶笨拙地夹在队伍里，眼巴巴地盯着屋顶兴奋乱叫乱窜着的烈火。这是一支怎么的灭火队列？像饿得直摇晃地走在沼泽草地中的稀稀拉拉的乌合散勇。有人低垂着头，不敢瞧祠顶上的火焰，有人接过了水盆愣住了，呆滞滞地不知道往前传递。又过了一袋烟工夫，第一桶水终于递过来了，一半泥浆的这盆浑水，一路泼泼洒洒地传递过来时，只剩下可怜的半盆了。像淤泥，又像是半凝住的血浆。这盆泥水很快递到了麻三叔手中，我看他倾尽力气泼了出去，水也只不过倒在了离他丈把远的碎瓦上。我心想，这种泥浆子怎么会灭得了火呢？一盆盆泥浆子就这样徒劳地朝屋顶上倾倒着。几分钟功夫，就听见轰地一声巨响，有人哭喊着：“塌了，塌

了！”可能是支撑屋脊的横梁被烧断了，屋顶的一大半朝祠内訇然塌陷了下去，麻三叔把刚递到他手上的一盆泥水猛地朝下一摔，吼道：“还救个她娘的个屁，打住吧！”已没人哭了，全村人都呆呆地看着冲天的大火发怔。

我这才迟钝地想起，要跟乡长王清举报告一下此事。不料手机那一端的王清举，有着一份出乎我意料的冷静，只问了一句：“你仔细地瞧一下，烧死人了没有？”

我说：“浓烟滚滚的，这哪瞧得清啊。大概没死人吧。”

他说：“那就好，是老天爷和他梅氏的祖宗逼着瘫子村搬迁啊。”

我捂着手机向外走了几十米，嘈杂声轻了一些。我说：“从现场情况看，我觉得这火烧得有些蹊跷啊。”王清举又说：“这有啥怪的呢，天灾横祸嘛，再说瘫子村孤零零地呆在河滩上，乡里救火车去不了。只有靠老天庇佑了。”我说不出话来，王清举的奇异反应像往我嗓子里堵了一把黑泥。顿了顿，他又说：“请你转告一下麻三叔，一定要把村民安顿住，千万别出岔子。天一亮，我就去村里慰问。”

天蒙蒙亮时，梅祠已成了一堆悲伤的瓦砾。处处是死蜘蛛的尸体。大部分墙体被落下的屋梁砸塌了，门前的石狮子也被大火烤焦了，废墟中不时地还蹦出一些火星。并非没烧死人，清晨时才从虚瓦中拖出了“飞天蜈蚣”丫儿的尸体。谁也不清楚他是怎样从铜锁铁链纠缠的德贵家柴房逃出的，夜间的混乱也没人注意到丫儿的到来。如果他嚎叫，他磨炼得出神入化的惨叫声会压掉所有人的声音，甚至会盖住火焰的噼啪声。丫儿的嚎叫会使他从世上任何一处人群中显露出

来，没有人能抵挡了他的嚎叫。除非他不叫，悄无声息地来到着火的祠堂旁。这个清瘦的、躯体圣洁的男子是否喜欢上了像他的嚎叫般汪洋恣肆、不可一世的烈火？他羞涩的硬币的另一面？或许只是他自己毫不犹豫地踏入烈火，没有闪避、没有惧色、没有声息？该如何揣度一个被视作疯子的男孩的内心？望着这具被烧焦得蜷成一团黑炭的尸体，望着他脚上细细的铁镣，我泪如泉涌。这是我在瘫子村一年中的第一滴泪水。

村里几个老人就在祠堂前空地上围成了一圈子，麻三叔一把把我拽过去说：“大兄弟，再没啥祠堂会了，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了，你今天就做个见证吧。”麻三叔和梅子孝的嗓子都有点沙哑了，他们一致说闻到了汽油味，又分析说火从夹楼和屋顶烧起，又有三四个着火点，明摆着是有人纵火。我问道：“谁又敢放火烧祖宗的祠堂呢？”大伙儿就阴着脸不吱声了。我建议说：“大家都不要再踏进祠堂一步了，保护好现场，说不定乡里能查出凶手来。”

清晨。有两支队伍在瘫子村上大堤的接头处撞上了。一支是我没拦下来的瘫子村的村民队伍，七八十户村民由梅子孝领着头，一个个如丧考妣地披麻戴孝，队伍前头举着一条白条幅写着“政府做主清查凶手”的大字。一路上有点薄薄的雾，没一个人吱声，梅子孝老泪纵横地拿着根白纸扎成的哭丧棒，走在队伍最前面。另一支队伍是王清举带领的乡政府队伍，一反常态地，他们没开着镇里那两辆黄篷顶吉普车来，以往他们总是把车停在大堤上，再踩着七八百米的田埂进村。乡里队伍有二十多人，每人手中拎着一堆贴着红纸条子的慰问品，我仔细瞅了一下，无非是些猪肉、面粉和色拉

油一类。这一白一红的两队在淮河滩轻拂微寒的薄雾中碰头了，颇有些戏剧的味道。

王清举怔了一会儿，随即冲过来，抱住梅子孝哽咽着说：“子孝叔哇，我们是一路抹着眼泪过来的呀，这比烧了我的祖坟还叫我难过啊，你说咱瘫子村人真的就这么命苦吗？子孝叔，你把心放宽了，乡政府绝不会撇下老百姓的事儿不管，我们一定会查清楚梅祠是怎么烧掉的，说啥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梅子孝并不接他的话，只木然地说：“是你给我们让道呢，还是我们给你让道？”

王清举说：“就别去乡政府了吧，乡亲们，我们主动进村了啊，乡政府现在是座空楼呢，有啥冤屈咱到村子里说吧。”

梅子孝说：“那绝对不成，这是两码子事。”

“那好吧。”王清举说，“卜乡长你掉头陪子孝叔到乡政府去叙叙话吧，我们到村里送送慰问品，立马往回赶。”

王清举又凑近了我耳语道：“你就干脆陪我进村吧，真僵住了，你还能帮我转个弯、打个圆场。”我说：“好吧。”谁料在村里刚转了几户，王清举就接到卜乡长的电话，看着他脸色转青，我暗想子孝叔可能做出了过激的事儿了。果然，刚出门，王清举就侧过头冲着我说：“回去吧，算啦，都闹得太离谱啦，那怪老头竟把猪血涂到了政府的门上，你说这成何体统呢？”他的眼圈突然有些发红，哽了一下，接着说：“陈教授，您瞅瞅我这负担有多重！肩膀上扛座泰山啊，帮他搬出这苦窝子，他死活就不肯。摊上灾摊上病了，我又不得不兜着！我真想跟瘫子村的父老兄弟换条板

凳坐坐。我这条乡长的板凳上，操他娘的全是钉子啊！”

在持续多年的民俗史研究中，我特别兴味盎然的正是淮河流域这一片。我知道从明末开始，这一带民间有“涂猪血”的讲究，往你门上涂了猪血了，就表明我的忍耐已到了尽头了，到了要用生死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七七”四十天内必须有个结果，否则就会有人命账。我很惊讶今天还会有人动用如此古老又稀罕的表达方法。这种做法的源流已无法考证，只是有专家推测如此怪诞的做法，可能与早期的白莲教有关，在涂猪血的时候往往还要在门坎上撒点盐。到乡政府时我仔细看了看门前，果然找到了一些零星盐粒。我心想，这梅子孝也太古怪和糊涂了，除了我这种钻旧书堆的书呆子外，现在哪还有多少人懂得你涂猪血的意思呢。乡政府的几个年轻人，站在那儿破口大骂：真是操翻了天啦，瘫子村人也太胆大妄为了，竟敢用这种肮脏的怪办法侮辱乡政府！

拉 魂 腔

匕 首

如果要复仇，匕首须在桃树下深埋一年。血红的桃花哺育着杀气。

——沿淮旧习之一

惊蛰，节气一种。又叫“杀青”。

——沿淮俗说之一

凌晨的冷，有点枯寂。

这是惊蛰之前的冷。空气中密布着干涩的刀刃。如果你饿了，它将刮着你的肠子，轻剔着其中残存的油脂与水分。你一声咳，身边寂静的空气仿佛立刻就绞紧了，隐隐作疼。衰草叶上，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这是一个无毁无誉的早春之晨。这是每个人的早晨。是烈士的早晨，也是小丑的早晨。是罪人的早晨，也是无辜者的早晨。如果你走在瘫子村的西头，梅瞎子的铁匠铺中传出丁丁当当的敲击，加深了这无限寂寞的幽静，一声一声地，又像敲在你清脆的肋骨上。

村里活着的唯一铁匠是这个瞎子。村里活着的唯一瞎子是这个铁匠。我曾听梅红说过，他在沿淮一带梅氏中的辈分很高，认真计较起家谱，麻三叔和梅子孝都是他的膝下小辈。只是他生性冷僻，从不与人啰嗦，村里人并不认他，没头没脑地都叫他梅瞎子。他打铁时，总是屈着左膝抵住风箱的炉口，右手执铁锤，一锤一锤地敲在铁砧上。他敲击得那么准确，从来没有人看见他落空过一锤。他侧着脸，右耳牵动右眉尖奇怪地朝上抽搐着，他靠听力来辨别薄刃的形成，他用耳朵来分辨火候的轻重。他总是弓着腰，屁股冲着门，身子微微前倾着，有点像短跑运动员猛地窜出之前的一刹。又仿似一个人在地雷引爆时要猛地卧倒前的一刹。他既未窜出，也未匍匐在地。他永远地僵在了这个姿势上。几十年下来，梅瞎子成了个驼背，执铁锤的右手臂比左臂粗出一倍去，有些畸形了。梅红七八岁时，常跑到铁匠铺玩耍，最爱蹲在地上，用手去摸梅瞎子脚踝旁突出的青筋，这些青筋像一大堆粗粗的青蛇纠缠在一起。梅红咯咯地傻笑着，并不敢摸得太久，惟恐青蛇喷出毒汁。他手臂一用力，青蛇就突突

地乱跳，煞是好玩。扎小羊角辫的梅红用枯枝去捅这些青蛇，趴在门槛上笑岔了气。梅瞎子像毫无知觉一般，脚不挪、心不躁，自顾自地拉着风箱打铁。有一次，恶作剧的腊八逮了只耗子，猛地丢在炉中，耗子唧唧地惨叫着，梅瞎子抓过一把钳子，刷地一下从炉中就夹住了那只可怜的耗子，扔到门外。老瞎子有着无比惊人的准确！躲在门后的腊八看得目瞪口呆、垂涎长长地从嘴角垂挂着。

梅瞎子打出了很多的铁器，件件都是叫人啧啧咂嘴称赞的好东西。梅红说，邪就邪在，后来村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铁具时，他也照样赶早贪黑地锻打着，一锤一锤地，敲击得永远那么不慌不忙。他锻打出铲子、犁头、镢、屠刀、耙、杓、钳子、锚链、钎、铁锹、匕首。村里人拎来粮食和蔬菜来交换他的铁器。他也不吱一声，收下粮菜，让你就自个儿去挑选铁具。不光是瘫子村的人，有时方圆几十里地的农民都拎着粮、盐、布、菜、荸荠、红薯来换铁器。梅瞎子打好的铁器挂在他屋外的矮泥墙上，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据说也有个别人空手偷拿的，也没人计较。再往后，有脑子精的农民拿着废铁来换铁器，正补了梅瞎子的所需。有时许多天没人来了，他就把打造好的刀呀镢呀当废铁扔回炉，熔掉了变成铁块，再一锤一锤地敲打成刀子。梅子孝曾找过瞎铁匠，叫他不要再打那么多的刀子，否则瘫子村早晚哪一天会遭上血光之灾。铁匠咧嘴笑笑，也不答话，照样每天丁丁当当地敲打着。在瘫子村，这清脆又有节奏的锻打声像公鸡早啼一般准确，它甚至比鸡鸣更有用，雨雪天也从不间断。哪一天这声音忽然地熄了，邻居中就会有许多人皮肤瘙痒，浑身不自在，甚至一些少女会月经失调，内心的欲望嚎叫着整

夜不眠。殷红斑驳的内裤像一树桃花。明亡之际，秦淮河头，尽是如血的桃花映照着重伤的碧水。立刻，就有善心的人难免要端着热腾腾的鸡蛋面疙瘩上门嘀咕道：“咋啦咋啦？病了吧，唉！这瞎老头。”梅瞎子的敲击声中，腊八长成了土匪，虎子羞涩地成了村长，梅红的乳房尖叫着膨胀起来，内心幽暗的影子又浓又密。

梅瞎子的眼窝乌青深陷，没了眼珠子，熊熊炉火的衬照下像两个空荡黑洞。他到底是怎么瞎掉的？村里曾传着不少猜测。麻三叔只知道他年轻时是一个壮硕昂扬的男子，两眼蘸蘸地特别有精气神儿，嗓子的成色又亮。他还是个孤儿，上下没个累赘。所以格外招单身女子的喜爱，据说有那么两年，天天村口都闯来外乡姑娘托来的媒人，他心气儿高，眼皮子低垂着，偏都不应。有一次瘫子村路经一支杂牌抗日队伍，把他捎了去。没过个把月，他两眼裹着血淋淋的纱布，被一个外乡的梅氏同姓送回了瘫子村。村中大哗，都去探底，但没人弄清个究竟。有人说他抱着炸药去爆破日本兵的铁轨，人闪得迟钝了点，被石子把眼珠子崩了去。也有人说是一个营长的姨太太被他的眼睛迷得神魂颠倒，逼着他在帐篷里颠鸾倒凤地厮混，偏是运气不济，让营长抓个正着，眼珠子被活生生地剜了出来，踢出了军营。还有人绘声绘色地说他是憋急了，偷窥女人洗澡，被几个小痞子抠掉了眼珠子。都是嘴里淡出鸟来的闲言闲语，说的人累破了嘴皮子，听的人也早就腻透了。反正他回瘫子村后，再也没人听他说一句话，只有铁匠铺中终年不绝、疏疏密密的锻打声陪伴着他。梅红说过，梅瞎子是瘫子村一个从未被解开的谜。

梅瞎子这辈子躲过了数不清的灾祸。农村割资本主义尾

巴的那些年，瘫子村遭了饥荒，村民们脸都饿绿了，但又不得不在晕得布满星斗的空气中去找虚无缥缈的“尾巴”，有人就猛醒似的说，梅瞎子不种田不收粮、却又活下来了，凭啥？他或许就是一条又腥又臭又硬的资本主义尾巴。驻村搞政治斗争的县里干部觉得挺荒唐：梅瞎子的铁器是别人拿粮菜交换，不搞肮脏的金钱交易，恐怕捅八竿子跟“资本”也沾不上边哦。文化革命期间，拎着狼牙棒的红卫兵革命理想饿得嗷嗷叫，又想把梅瞎子当成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给整死，说他锻打的铁器也是凶器，妄想“武装敌人”，但搜了半天罪证，梅瞎子的刀除了宰过鸡鸭猪羊之外，没沾过任何一个人的血迹。梅瞎子从不跟别人吭一个字，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要害问题也让人头疼，就只好草草收场了。几十年的寂寞终于把风水熬得逆转了过来，这几年农村开始搞市场经济，几个尖脸猴腮的浙江小商贩探听得梅瞎子铁具在淮河一带的美名，窜到了瘫子村，想投资树一个“梅瞎子品牌”，把小打小敲的事做成一个财源滚滚的产业。小商贩操整脚的官话，在梅瞎子的炉边软磨硬泡了几天，梅瞎子仿佛没听进一个字，他们只好悻悻离去。但听说“梅瞎子刀具公司”真的在县城开业了，生意还挺红火。照样是无人追究。

我研究淮河民俗流变史时遇上了一个小小的障碍：许多旧习追不到源头。比如复仇之器必须在桃树下深埋一年的说法，就颇让人迷惑。瘫子村不生一株桃树。我纵横沿淮数县，也极少见到成林的桃树、璀璨的桃花，是因为桃树惧水？还是因为淮河人民不爱吃甜蜜的桃子？在我故乡桐城，桃树常被当作一种驱鬼的利器，小孩夜间受惊了，母亲就会折下一把桃枝在他的床头猛抽，以唤回失散的魂魄。在南非

洲一些诡异的山林部落，女人们用桃枝替代男根来抵达淫欲的高潮，据说这样做可以让她们产下孔武非凡的男子。诗人嚼桃枝望月。质本洁来还洁去，黛玉荷锄葬花。艺妓舞桃枝祛性以燃纯美。命犯桃花。唉，都是些病根。无须赘述。可这复仇之事为何与桃树有涉？我问过梅子孝，他也是语焉不详。祖传旧习，守着便是，他说。我不敢确定是否真有人在恪守这个旧俗，只是觉得真有复仇之心，要把梅瞎子的刀子埋在一棵轻易难寻的桃树下，也真够累人的。如果此仇不深，仇恨想必要被寻找桃树的漫长过程消磨殆尽。或者是瘫子村的先辈智慧过人，让你持着热血沸腾的匕首而找不到埋它的桃树，让你渐渐地心凉下来。你秘持匕首，来到姑苏城外，总算见了桃枝遍地，可桃花早谢了。一地碎红如宿命的悲叹，世间爱恨交缠像云逝云回。唉，仇恨没了踪影，不如在寒山寺剃发为僧吧，瘫子村太遥远了。淮水依稀如旧卷，青灯敲击暮晨钟。唉，扯远了。如果踏破鞋底地一定要找到一棵桃树，看来这仇确应是非报不可。

惊蛰的前一夜，麻三叔从梅瞎子屋外的矮泥墙上摘走了一把匕首。

腔 魂 拉

梅 红

我随身携着一种自制的药丸，以应付持续多年的失眠顽症。

在省城时，按名中医的指点，我把全蝎、铁落、钩藤、酸枣仁、蜈蚣、京半夏、夜交藤、青箱子、天麻等二十多种养血安神、息风通络的药材蒸煮、晾干后，碾成碎末，再灌入胶囊，以便服用。在城里，我没有一天能脱离这味药而生活，哪一天药断了，我敏感的神经就接近了崩溃。有时老婆深夜醒来，看到我趴着拼命地擦地板、藏在厨房中剁骨头，就知道我的药用完了。她总是忧心忡忡地望着我，她知道我只是想耗尽身上的蛮力余孽，累得精疲力竭时再入睡。但往往事与愿违，我会把地板擦脱了皮，把自己的指节擦出了血，也生不了一丝倦意。所以我备了整整一罐子的药丸到了瘫子村。怪的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服一枚药丸却能酣然入睡。不仅不再失眠，而且有了嗜睡、暴鼾、无梦的动人姿态，有时眼睛一碰到昏昏欲坠的煤油灯，睡意就禁不住地弥散开来。比身边的土匪腊八睡得更沉。到了瘫子村，顽症不药而愈？这真让我惊喜不已。

睡眠的再次崩塌，是在梅祠被烧后的第二天夜里。我住在硃石乡政府大院的招待所里，怎么折腾也合不上眼。烟灰与旧书，幻想的深渊。走廊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能消耗体力的活儿可做，找不到一块擦地板的布。要剁的骨头还长在笨猪的身上。再说，乡下的服务员也非老婆那般的知音，我无胆让她们给我去寻觅骨头和砍刀。我怕被她们当成一个疯子。药丸早被挪在了土匪腊八的炕上，这么久没用，恐已是生出了霉斑和馊气。这倒像有些往事，被遗忘在了某个角落，簌簌地扬起碎渣与灰尘，到了抓出它来医疗伤痕时，早

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了。少女早变成了寡妇。清明早化成了郁落。失眠仿似天生与合理，睡去倒显得奢侈。只好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找梅红，恼人的是，她的电话那头总是嘟嘟地占线。人就是这样的，一陷入烦恼中，就感觉到全世界的细节仿佛都在与己为敌。我想把梅祠的噩耗早点告诉她，两个小时内她的电话偏偏不留下一丝缝隙，像在故意抗拒着我的坏消息。

我只好披上睡衣，在招待所空寂的走廊上踱步。像个孤鬼。有时愣怔中突然被自己的影子吓了一跳。鬼不生影子。最好是舌头腥红地拖到下巴上，真的像个孤鬼。我的步子应着脑中胡思乱想的节奏，时缓时疾，脚步声像清晰的鼓点敲击着地面，我看见走廊玻璃中自己刮得铁青的下巴，闪着幽暗的蓝光，一个想成为冥灵的男子。幸亏整座招待所中只住了我一人，否则会有第二人在床头崩溃掉。一直踱到凌晨四点，步子呆滞下来，不知从哪根神经里，总算袭来了一股游丝般的倦意，赶紧回房，竟也睡着了。没料短短两三个小时的浅梦中，竟然见到了梅红。我梦见我抓着一只扁扁的蛇头，她抓着滑腻的蛇尾，两个隔着无限绵长的蛇身子在交谈。印着“时代的黑痣”牌商标的蛇身子仿佛还是活生生的。来自隐秘的南美庄园？或是伊拉克赭黄的古王宫？还是瘫子村摆放着七巧莺旧绣花鞋的床底？蛇嘴朝我的耳中吐着鲜红的舌尖，咝咝有声，像是对我耳语。我拼命地去听，却什么也听不见。梅红有点焦急地抓着蛇尾，牙齿在蛇尾上不断地咬着，像是将她的心里话透过蛇身子传递给我。蛇尾挣扎着像在摆脱她。她的眼角隐隐地有些受屈的泪光。我像在竭力地解释着什么，我抓住蛇头狠狠地挤压着，蛇本是昂着

的头耷拉了下来，蛇头还奇怪地滑掉了一副细框的墨镜。梅红扑的一下破涕为笑了，斑斓的蛇身倏地消失无踪了，她抓住了我的手。

接下来我毫无逻辑性地又梦见了梅祠。它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薄暮的青青麦田里。夕光给麦地抹上了一层鹅黄的釉，溢出一层浪漫温馨之色。我和梅红手牵着手，蹦蹦跳跳地嬉笑着跑进了祠堂。咦，这祠堂的地面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无垠起伏的麦地呢？全是这九曲回肠的沟沟渠渠。壕沟中细细流水清澈可闻，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味道。我们俩纯白的裤子上溅满了碎泥，像满月窗前的宣纸上写着旧诗。抬头看去，祠堂的屋顶像苍穹一样壮丽又遥远，上面点燃着北斗七星一般排列成勺柄形状的红蜡烛。我说，怎么全走了样啦？我记得梅祠阴暗森严的布满了蛛网呢，那些蜘蛛仿佛死了，又仿佛是活的，挺瘆人的呢。还有那门口的石狮咋也不见了？梅红笑得脸盛开似的灿烂，她用手指狠狠地戳着我的额头说，这样多棒啊！她又扭头看了一下四周，涨红了脸，娇嗔地说，只是爹和虎子他们咋也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呢？

梅红今天穿了件红衬底、印缠枝大碎叶牡丹的棉布褂子，袖子很短，纽扣是那种裹硬核、细针线拧起的，透着浓郁的北方乡间神韵。这种大俗大荤图案的棉布，眼下的市场上已很少见了，在农村往往用作新婚的棉被面子，喜气袭人。在深夜的省城，我常看到垃圾恶臭的一些隐蔽街角，横七竖八地睡着些进城觅活的民工，累得像一摊淤泥似的睡着了，他们铺开的肮脏棉被就印着这种图案。仿佛是时代的斑斓脓汁的恶疮。从高楼大厦间漏下的凄凉星光照着他们。原来，这图案在它簇新展开时竟是这么的美！又穿在我心爱的

女人身上，裹着她新棉般被阳光晒爆了的肉体。我笑嘻嘻地说，我可不要闹腾的婚礼，没人来更好啊，我们悄悄地杀进洞房哦。我轻轻朝上吹了口气，那排成了北斗七星的蜡烛竟噓地一下全灭了。整个祠内暗了下来，透出一种异常神秘的宁静。梅红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我说，这儿可比省图书馆的那些破书柜有气氛多了啊。梅红的脸腾地烧起来了，镜片后的眼睛，闪出晶莹又溢满邪欲的光泽，她把手指压在嘴唇上轻声说，噓，别说话，在祠堂里偷情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儿，搁在以前，要五花大绑扔进淮河喂鱼的。

我三下五除二地把她剥了个精光。像屠夫眼中的小白猪。梅红那晚的乳房出奇的饱满，像憋不住地要喷出又腥又甜的汁水一样。红艳艳的乳头像两点烧着的小小烈焰。我们忘乎所以地在麦地里做着爱，梅红毫无顾忌地呻吟着、尖叫着。我揪下一把青麦苗狠狠地堵在她的嘴里。她扑地一下吐出麦苗，大声说，你干吗非要压抑着我啊？我就要这畅快淋漓的嘛。我们赤裸裸身子底下的麦田像快速地流淌起来，我们晕头转向地旋转着。我的头发着火了。我的鼻子着火了，我的嘴唇着火了，我的双腿着火了。我的骨头也着火了。我大张个嘴喘着，浑身冒出瓦蓝的火焰和袅袅青烟。我抓起两大团污黑的泥巴涂在她着火的乳房上，她硬挺挺的乳头像泥中拱出的两粒红豆种子。她饱蘸的体汁在悄悄又异常猛烈地抽动着，发芽、含苞、爆裂。一地的麦苗也变成了幽幽燃烧的微火，她白皙的身子弓着、蜷曲着，又像是被烧焦了，她吐着异香的舌头舔着那火苗。“听说淮河边有一种鸟，公的和母的，两个屁股时刻粘在一块儿，生殖器交缠着，一起往上飞，飞得好慢哦”。“那可真刺激。嘻嘻，鸟比人还烂

呢”。不知过了多久，随着她全身一颤地一下子冲刺到顶点，我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脚正一寸一寸地变成灰烬。灰烬一截一截地爬到我的膝盖上面了，知觉也在一截一截地朝后撤退。我慌了，叫道：“怎么啦，这到底是怎么啦？”梅红仍兀自紧闭着双眼，双臂像蛇一样纠缠着我的脖子。我们仿佛躺在离地面两尺多高的一堆浮云上，我一叫，哗的一下掉到地面上。

我睁开眼睛，吓了一跳。刚才巍然严穆的梅祠竟突然地成了一堆废墟。烧焦的瓦砾还冒着细细的黑烟，一些未死的小虫子像蜈蚣、蟑螂、蚯蚓、蚤、螳等等，没命地上蹿下跳，发出唧唧的怪叫声。德贵叔家丫儿的尸体像截弯曲的黑炭。祠门口的三只石狮子呜呜地哭着，眼睛里淌下鲜红的泪水。星星照着这么惨白、亮堂，祠边被大火剥光了皮的一棵巨树像一具森严的白骨。刚才还逸青叠翠的麦苗刹那间全变成了枯草。乱石堆里隐隐约约地传出一阵阵凄惨的嚎叫，侧耳聆听，像是德贵叔家的丫儿。许多砖头上有暗红色的一片一片，我伸出手指摸摸，竟是未干的血迹。我们在残垣断壁间赤裸裸地躺着，梅红涂满黑泥的乳房上印着我凌乱的手印，她惊恐地抓起一件衣服盖上。

梅红哭着摇着我的右臂：“这是咋啦？怎么做爱也会把祠堂烧掉啊？我们闯祸了，爹会亲手宰了我的。”

我紧紧搂着她，强作镇定地说：“哪里是我们惹的祸！恨梅祠的人多着呢，天天在心里闷着咒它，咒过来咒过去，老天爷当真了。可能是老天爷用雷劈的吧。”

“谁咒梅祠干啥呢？它又不吃人。”梅红说。

“不吃人？那这瓦砾中哪里来的这些人的骨头？”我指

着废瓦堆说。梅红疯了似的用手去扒碎瓦石块，果然，滚出一片片的碎白骨和一个个骷髅。梅祠变成了盘丝洞。梅红啊地一声就晕了过去。

这时，突然有人从一堵还未熄火的断墙后闪出说：“恭喜啊恭喜。怎么结婚这么隆重的事也不招呼我一声啊？”他身材魁伟，声音亮如洪钟，酱紫色的方形脸上深纹道道，发角已有些斑白。只是他很滑稽地在腰间勒了条皮带，穿着一套青绿挺刮的红卫兵衣服，帽子上嵌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他脸上洋溢着和蔼与慈爱的笑，右手却警惕地插在腰间鼓囊的枪壳里。

恍惚是王清举。我大吃一惊，醒了。

醒来时我的双手紧紧抠着床头的硬板，像惊涛骇浪中抓着一块救命的舢板，松开手时关节又酸又疼。指甲缝中都渗出了血，双腿僵硬地朝上挺着。梦中确是受惊不浅。这真是怪异的梦哦。这也是我至今惟一一次梦见梅红。看看招待所的窗外，青光已现，黎明再临。又去拨省城梅红家中的电话，一次就通了。还未开腔，那头梅红的哭声就哇地传了过来。

我笨嘴笨舌地安慰着梅红，劝了半天，她才止住了哭。第一句话就问：“梅祠还在吗？”我的脑中嗡的一下像猛地遭到雷击，难道真有如此怪诞的事情，我们隔着千里之遥做了同一场梦？一层冷汗哗地就从额头上冒了出来，浑身刹那间凉透了。这是我一辈子遭遇的宿命气味最浓的三桩事之一。

“怎么这么问？”我声音颤抖着说。我攥着电话的手和斜靠在床头的身子也在忍不住地颤抖。

“昨几个傍晚，我收到梅虎从乡政府招待所寄来的一个快件。是前天夜里写的。他说他要拼着杀头去烧梅祠。昨天一夜我就疯掉了，就是趴在桌上哭、砸东西，晕晕乎乎地刚醒过来，等天一亮，我就赶回瘫子村来。”

“别回来，梅祠已经毁了。我正要打电话告诉你呢，你家里怎么也拨不通。”

梅红硬着嗓子把梅虎的信在电话里念了一遍：“小红妹子：哥这辈子第一回给你写信，怕也是最后一回了。哥稀里糊涂糟蹋了大半辈子，日子过得不腥不臭的，什么事也干不好。又没啥文化，你千万别笑话哥。跟子孝叔瞎学的几个字，写得又不好。哥这几天犯了罪，被锁在乡里面。等写完信，哥就走了。”

“乡里要搬咱瘫子村的事，爹都跟你讲了吧。哥是一千个同意搬的，但又没胆子跟爹讲。讲了，爹也不会听。哥就认一个死疙瘩理，不搬就是年年遭灾，现在村里的人活下来哪个不是命硬？王乡长的心，哥是懂的，他也没啥坏心眼子。政府说到底还是要为老百姓造福的。他还不是想救咱瘫子村的人？你说瘫子村是死是活，关他什么鸟要紧。哥已下了死决心了，今晚就去烧祠堂。挖树就要刨根，乡长这话是对的。祠堂要不烧，瘫子村的鬼魂就不散，上堤的人早晚还会往下跑。再说句窝囊话，村子搬掉了，祠堂还不是还得在水底下泡烂掉？

“哥晓得要做咱梅家的千古罪人了。哥烧了祠堂后，就不想再活了。其实哥想活也活不成。妹子你千万要相信哥，哥没沾过公家的一分一厘钱一颗谷子，但哥做了好多愚蠢的错事。乡里讲了，爹跟我两个人挪用公款，都要把牢底坐穿

的。哥拼了一死，爹也就没事了。哥想过了，横竖都是一个死了。哥早就想透了，这祠堂跟乡里就是个水跟火，乡里都说这祠堂是个地下政府，是隐形的政府，把乡里堵得慌，他们早晚要革了它的命。

“还有一件事，妹子你一定要埋在心上。哥没出息，连根香火也没留下。就靠你多孝顺爹了。你以前回家，跟爹坐在一条板凳上，就是没啥话讲。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要多讲话。爹是最疼你的，最乐意听你讲话了。他老人家有时很伤心，总说小红子心里没他这个爹了，闷得慌。哥一想起爹以后没儿子送葬，就难过得要命。妹子，这事哥就托给你了。哥是自愿烧祠堂的，是自愿死的，叫爹千万千万不要找任何人报仇。以后每年清明节，别忘了给哥的坟上烧几个纸钱、热一壶烧酒、丢几个羊骨头。”

梅红哽咽着念完信，又呜呜地哭起来。我问：“这信是你哥梅虎写的吗？你认得他的笔迹？”

“这还能有假？连命都不想要了，还咋的！不过我在瘫子村时从没看过他写一个字，我不认识他的笔迹。”梅红说。

许多细节被我极其愚笨地忽略了。按理说，昨天住乡招待所时，我就该想到梅虎是被封在这里的。在走廊踱步到深夜，吊儿郎当的榆木脑子竟没想到，梅虎奇怪地从这里失踪了。

拉魂腔

麻三叔

孤星推动夜空。为大凶之兆。

——沿淮旧说一种

过“杀青节”本是庄稼人的一件大事。

我曾写信给姜斯年教授，告诉他瘫子村人把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唤作杀青。我莫名其妙地特别迷恋这两个汉字。我能想像姜斯年教授盯着这两个枯涩的字，日渐衰落的眼神也会如我一般陷入迷惘，他会习惯地用笔端敲着自己垂暮的额角，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杀青，杀青！”果然，他给我复信说，他费了半天脑子钻研这两个字，却始终弄不清其中隐藏之大义。惊蛰是一年中万物新生萌芽之日，杀之而后青？意味着结束前一年的旧生活，肇始了一种新日子？还是指不杀而难青？不完结往日就难以过渡到新生命？学究气十足的姜斯年教授苦心孤诣地拆开这两个字的一笔一画，又笨拙地装上它们。最后他说：杀青二字，好虽好，却始终透着血性和死光，戾气太重。

照旧习，杀青节每家每户要炸鞭炮、敬灶神。我在这一天的黄昏时回到了瘫子村。村中很少看到行人，户户门窗很奇怪地透着寂静。惊蛰后农事就要转入繁忙，我准备第二天清晨挨户作别，离开寄居已近一年的村子。这一晚就借住麻三叔家吧，也顺便探探梅虎的下落。可我并没撞上他，倒是遇到正坐在他炕上的德贵叔。德贵说祠堂烧了之后，麻三哥像一下子衰掉了，胡子乱糟糟的像个劳改犯，整天病歪歪地靠在床上哼唧，要不就喝闷酒，一端杯子就醉，醉了就乱打人，谁进屋就暴揍谁。遇谁就只是一句话：“你小子还没死啊？你咋不死得利索点呢，我琢磨着你该见阎王了！”都打红了眼，我这把老骨头还挨过他几顿蛮棍子，哪经得住他打哟。

我守在麻三叔炕上等他。也暗暗松了松筋骨，做好了猛

然间挨他一顿棍子的准备。虽然进瘫子村以来，麻三叔待我非常和善，但我总惴惴不安地感觉到，这个沉默老人的体内仿佛有股子力量正在聚集，一旦爆了，必定是异常吓人的，也是一般村民根本理解不了的。

煤油灯的焰火忽闪忽烁，室内之物的影子被它不停地扭曲着，变成种种模糊又怪异的形状。以前，这灯仿佛是我昏暗的催眠曲，眼皮子一碰上，就禁不住地朝下垂落。此刻这灯光的跳跃却让我心悸。农村用来点灯的煤油往往不够纯净，燃的时间久了，灯芯会不时发生极细微的爆炸，灯芯扑地一炸，我的心就猛地往上拧一下，像五脏被揪到了嗓子上了，堵着生生地慌。我烦躁地跳下炕，在屋内来回徘徊。朝窗外望去，三两点灯火，夜色呈现出一种类似墨色的深蓝，澄澈无渣，无边无际的，近乎悲伤。我木然地愣着，不知过去多久，忽然嘭的一声，虚掩着的门被撞开了，有人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我一瞅，惊吓得噌地就朝后跳了一小步。

麻三叔！他从脸到脚，棉衫上、袖口和领子上，一身都喷着点点血渍。右脸颊到脖梗子上斜拉下一道血痕，滋滋地往外渗着血。他一闯进门，一股浓烈的腥气也刮了过来。他的右手攥着把约七寸长的匕首，刀头还朝下滴着鲜血。麻三叔的两眼愣愣地发直，浑浊的眼珠子像被一根钉子固定住了，却又藏不住地朝外露着恐惧、杀气和说不清的可怜劲儿。他的嘴唇抖索，又不住地嘟囔着：“我宰了那畜牲啦，我宰了那畜牲啦！”他甚至看不到堵在眼前的我，眼珠子斜也没斜一下，只自顾自地往炕边走。进门、上炕，应该是一辈子最纯熟的一个动作吧。此刻他却愣在了炕边，仿佛不知如何抬腿上炕，半僵着的持刀右手呈小弧形悬起，就这么

悬着，也仿佛不知如何放下。我从惊诧中迅速恢复了过来，闪到他的身后，啪的一下把大门关上，又伸长脖子瞅了瞅门外。其实此时已根本用不着关门，约摸凌晨一点半了，村里早已死一般的沉寂，照往常经验，村里根本不会有什么行人。连一声狗吠也没有。

我想夺下麻三叔的匕首，却怎么也掰不开他的手指。他整个身子僵在那里，不知有没感觉到我在夺刀。我勾下身子，浑身的力气攒到了腕子上，齧着牙费了半天的累，才把匕首取出，他的手指兀自这么僵攥着。匕首划破了我的手指，我的血搅和进了匕首上的血。我又想按住他，把他摁坐在炕上，他的腿膝却仍是直勾勾地硬着。我夹着丢魂似的哭腔低声地喊道：“麻三叔，是我啊！到底怎么啦？你醒一醒啊麻三叔？”他的双腿像牢牢地打了桩一般。见怎么也搬不动他一步，我便到外屋用滚烫的开水浸了条毛巾，将热气腾腾的毛巾哗地一下蒙到他的脸上。麻三叔似乎猛地打了个寒战，紧攥的手指关节也开始活动了。我又不断地用爆热的毛巾给他擦了又擦，见他呆滞了的神色稍微缓和了一些，我赶紧说：“麻三叔！你就在这千万别动，我去去就回来。”

我像个灰暗的窃贼一般，拿着个铲子溜出了门。好在夜深村寂，弦月微光，我弓着腰顺着门口地上的血迹往前走，将血渍用铲子一点点地刮去，再用脚尖踢出泥沙，将痕迹彻底抹掉。瘫子村的土本就松软，不费什么功夫，血迹倒也真能搞干净。一到祠堂门口，像一条红线般连缀着的血迹就断了，前面瓦砾堆中没有办法再去分辨。我怕麻三叔在屋中再生什么意外，赶紧抽身闪回来。这一切我干得老到、镇定，后来我在回忆时咀嚼深品，不免大生纳闷：连鸡脖子都不曾

割断过、又从不爱读破案故事的一个人，何以竟想起要灭迹、又做得如此的老到？姜斯年教授也曾说：“按你这憨厚钝鲁的个性，做论文时尚且遮掩不了自己的软肋，却能在那个夜里把一桩命案的尾巴做得血不留痕，倒真难得呢。”

天快亮时，麻三叔在我连续的折腾中终于醒过神来。我翻出件蓬松的狗皮褥子，裹在仍浑身发抖的麻三叔身上。他睁着两只通红血丝纠缠的眼睛，对我说：“我把虎子给宰了。成全了这个狗日的畜牲！”我扑地一口吹灭了那盏煤油灯，说：“三叔，你别急，慢慢地把事情告诉我，天亮之前，说不准也能商量出个法子。”

原来这天晚上梅虎悄然回到了瘫子村。

我后来的无数次推断中，都解不开这个结：从梅祠被烧到虎子回村，这中间隔了整整两个白天的时光。这段失踪了的光阴，虎子究竟藏在何处？如果祠堂确实是他烧的，什么力量促使他返村就戮？没一个人交待得清楚。我曾诚恳地问过陶月婷，她用一种怪兮兮的眼神狠瞪着我，我立刻就明白了：她分明怨恨梅虎没把生命中最后的两夭献给她，否则这个怪女人的眼睛里，一定会溢出无比幸福的光泽。我了解陶月婷的内心逻辑，这通常也是一个最好的戏子内心的逻辑：当她最爱的男人在他自己做主角的戏中到达了最光明的顶点时，女主角却一无所知地化成了一个可怜的影子，连衬托她爱人的机会都不曾有过。她岂能不幽怨丛生？只有阴影知道那反衬着她的光明是多么的强烈。如果把案情拆析得更细致一点，还不难发觉：虎子给梅红深夜写完信后，到第二天晚上烧祠，还失踪了一个白日。如果祠堂确实是他烧的，这一天他必须买回大量汽油并搬运到祠中紧藏，夜深时他必须登

上祠顶的各个屋角，撒下汽油再点燃大火。他独自能完成这些复杂的程序吗？他又是如此在人声鼎沸中逃离着火的现场？含着如此众多细节的这段时间留白，是一个无法省略的悬疑。

虎子把麻三叔喊到了祠堂的废墟中。麻三叔说：“当时我就觉着他的脸色好怪。在乡里锁了几天，脸瘦得塌了下去，头发跟一大片猪不啃的枯草。我说，有啥事咱爷俩在屋里说不妥呢？但虎子犟着，一再要求到废祠里去，我当时心里怦怦乱撞着，觉着蹊跷。我也就依了他。”一到祠前，梅虎扑通一声就直挺挺地跪下了，猛地朝一个石头上磕了个响头，磕得太狠！血顿时就顺着他的眉毛眼睛淌了下来，眼皮子就睁不开了。他说：“爹！你宰了我吧。祠堂是我亲手点火烧掉的。我想来想去，我不想活了。爹，我的命是你给的，现在就要把收回去吧。”按我后来的分析，这段话虎子说得如此镇定、流畅，显然在内心颠来倒去地不知锤炼几千遍了。这也许是这个憨子一辈子最精彩的一段话了吧。

麻三叔说：“当时我就觉得嗡的一声，像是一个炸雷把我的脑袋瓜子炸成了几瓣！这个畜牲，是我给他的命。他烧祠堂，跟我亲手去烧，有什么两样啊？他烧祠堂，跟烧梅氏列祖列宗的骨肉有什么两样？这废墟里哪里没有祖先的灵牌？”“啊——”说着，麻三叔就捶着脑袋哭开了：“我喊着天啦天啦。我把他的头揪着，不停地往石头上死撞。这畜牲，浑身像个旧轮胎一样软着，耷拉着，也不还手。我揍累了，就蹲在那儿哭哇。从我记事起，我还这么哭过啊大兄弟！这畜牲就跪在那儿一个劲地磕头。他说爹，本来我是要跳进河里淹死的，我站在淮河边上了几次了。但我想来想去，

没跟爹讲清楚，爹一辈子都会熬着个心病，肯定比死了更难受。所以我又跑回来了。爹，你就杀了我吧，否则我还是要跳河的呀。谁也救不了我的命。”我在黑暗中紧盯着麻三叔的脸，他呜呜地哭着。其实我什么也看不清，又咸又酸的泪水盖住了我的眼和嘴。麻三叔说：“我当时心软了，血就一个劲地往头上奔！这孩子自小是苦水泡大的。受了数不清的屈，什么事儿他都愿自己硬顶着，护着别人。我抱着他的头哭哇。我说，畜牲，你这是图啥啊？他说，爹，这几天王乡长彻底把我说通透了，咱瘫子村不能再这样一辈辈地苦撑下去了。我们这身贱骨头不怕灾不怕难的，还不允许子孙过个清静逍遥的日子吗？王乡长说得对，这个祠堂是咱瘫子村的魔障。不烧了，你们永远也不会搬迁的。树根扎在这里，树叶咋能挪窝呢？我在招待所里，蒙着被子想了好多天。爹，你们跟乡里这样僵着，以后始终是要逼死人的呀。还不如我死了，我就认了这命。”

麻三叔说：“我当时呆愣了半天。脑子里乱七八糟地也不知在想啥。只是心里跟刀绞的一样，碎血碎肉的就要从嘴里喷出来了。我拼着命，拽着他的头往石头上撞，这畜牲吭也不吭一声。最后我说你这狗日的东西，我找把刀来，非把你一刀一刀地生刚了。”

我立刻明白了麻三叔可怜可叹的心思，没料到，这个老人在暴怒之时犹能回旋出这样一个法子。麻三叔说：“我从祠堂赶回屋里，取了这把匕首，又赶了去。我心想，留这空档儿，你这畜牲还不逃你的狗命去。唉！我回到祠堂时，他竟还直愣愣地跪在那儿。这狗东西打小就是个雷劈不回头的犟性子！他倒不哭了，抬起血糊拉碴的脸看着我说，爹，你

亲手宰了我吧。你要不杀我，我立马就去一头撞死。我就撞死在石狮子上。你老人家想想，我逃掉了，我们爷俩活着，都比死掉还难过。那天烧祠的时候，我拎着汽油桶村头村尾地转了一遍，我的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我就铁了心，不再活下去了。这畜牲说完，又没命地磕头。整个脑壳子都给他磕崩掉了，我又心疼，又不敢拉他一把。我总觉得祖宗都在天上看着我呢，我要是拉他起来，还不天打雷劈了我？”麻三叔说：“我当时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就是猛地一刀，他头一歪，就没命了，脖子口的血喷了我一身。”说到这，麻三叔哇哇地像个疯子一样嚎起来。我说：“三叔你哭吧。能哭出来就好了。”我无端端地忆起羞涩的飞天蜈蚣丫儿，想起他那撕心裂肺又一无所想的嚎叫声，想起他被梅祠大火烧得焦蜷了的尸体。

麻三叔哽咽着，又仿似自言自语：“回头想想，我宰这个畜牲怎么会不对呢？我不能不对祖宗和全村人有个交待吧！由这畜牲活着，大家也会一口一口撕碎了他呀。谁烧祠谁又能活下去？二瘸子烧了，我就会杀二瘸子。子孝烧了，我就会杀梅子孝。我宰他怎么会不对呢？我宰他是对的啊！成全了这个畜牲的忠孝两全啊。”

天光渐透，又薄又冷的晨光穿过窗户射进来。这是惊蛰之后的光线，显然比几天前亮了些。我透过自己的泪水，使劲地盯着搁在桌上的这把匕首。我想，真是把好刀！梅瞎子果真锻出了如此干净利落的好刀。刀中的仇恨如此的复杂难辨，就如同这幽暗光影中的一切。虎子在这把刀扑到他脖子上的那一刹，在想些什么呢？或许什么都没想，只是猛觉得眼前红霞突现般地灿烂至极，一种解脱镣铐的无限轻松冲上

心头？或许他想起了一个人，谁？在戏台上和烟气腾腾的小屋里柔肠百折的陶月婷？还是遥远的、在虎子心中永远停留在羊角辫中的梅红？或者是眼前这个疯了的爹和那个总是让人敬畏莫名的王清举？还是那些仍起早贪黑蹲在医院卖血窗口的无名兄弟？没人了解那一瞬间的虎子，就像没人留得住这即将被光明吞噬的刹那的晨间幽暗。

我说：“麻三叔，你不要再难过了。这灾摊在我头上，我也照样下这个狠心肠。就算是虎子死有余辜吧。照我看，关键是你现在不能在瘫子村呆下去了。得找个地方避风头去啊，这是条人命账啊。政府可是有法律的呀。”

麻三叔说：“那也好，我去去就来。”说完，他就跨出了门。

至今我仍对自己那一刻的迟钝悔恨不已。我没有立即跟着他跨出门槛。等到我突觉有一股凉气嗖嗖地袭上脑子，并迅疾追出门外时，麻三叔早就没有影子。清晨的村路上，充溢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凄清，微风拂动着刚萌芽的杨柳枝，一切俱寂，仿佛不曾有人刚从其间穿过，仿佛我在追踪的不过是个子虚乌有的幻影。这竟然是我与这个老人的最后一面。追出村口时，我像从一场噩梦中完全醒透，脑子异常的清晰。从空旷河滩上迎面吹来的风，让我猛地哆嗦了一下。哦，远处仍是深不可测的婆娑的树影夹着寂静。

杀青节过去了。

拉 魂 腔

姜斯年教授的讖语

“古木垂阴”。

——摘自 3 月 14 日致姜斯年教授的信

陶月婷站在卧室的窗口抽烟。“红唇牌”？下次让虞姬也抽这种卷烟。低焦油。呛弯了乌江渡口的下弦月。她的房子在大楼的第五层。如果眼光平射，她能看见前面那幢楼的一个旧阳台，积满了灰白鸟屎的鸽子笼。阳台边上是那户人家的狭小厨房，夏季里总有一个裸着脏皮袋般双乳的老女人，夹紧肥硕的双腿在那里炒菜。她掀起铁锅猛烈地抖动着，锅里火焰缠着骨、肉和菜根翻滚着。有时仿佛几点油溅到了她的乳上，她揉着硕大累赘的奶子，手中的铲子仍是无限愉悦地在翻腾。陶月婷常贪婪地盯着这个场景。有时炒菜的换了一个秃顶男人，她不免要烦躁地挂念那个半裸的老女人。秃顶男人持锅的姿态笨拙、迟钝，他陷于厨房内的污烟像在一潭怀旧的泥淖里挣扎，让人看了不忍。眼下是初春之暮，秃顶男人和老女人不知去了哪里，厨房里空荡凄清，像一座小殡仪馆。

如果眼光稍稍抬起，陶月婷就能看见楼缝里的半边朝阳，或是煞白的月亮。一个偶经的雁阵，像落在茫茫然空间的几滴墨痕。雁阵年年相似，只是有时雁头的方向相反。不会是同一个雁阵，不会是同一片浮云，却是一般的呆板、深邃，透着难以言述的凋零。夕阳顺着一条被楼群割断的弧形沉落，几只瘦削的麻雀在电线上一动不动，像是心灵的雕刻。如果眼光下垂一点，陶月婷就能看见街角卖臭豆腐的小摊贩。卖彩色气球的小贩在脸上画着红绿线条。快乐小丑的油彩盖住了小营生的辛酸。没有人在乎你哭，除非你为她而哭；也没有人在乎你的笑，除非你只是分享了她的笑。小商贩们齙着牙撕噬着，寒风中跺着脚，霓虹灯的闪烁和车轮的飞逝。陶月婷叼着烟，隔着玻璃沉醉地看着，她觉得生活的

繁华和严酷都很远，她只是沉溺在一个与世界毫不相干的池塘中而已。

陶月婷觉得自己如枯蚕深藏在两只蛹中。一只蛹是她的拉魂腔戏：咿咿呀呀地唱着，月下落魄的俊朗书生、颦笑嫣然的异域公主、焚心碎骨的潇湘病女、含冤长乞的前宫老姬、寒窗苦守的将士遗孀，角色犹如一具具木偶，她一人一戏，这些僵衣就皮鲜肉紧地活了起来。她兀自唱着，仿佛台下饥的眼睛和渴的耳朵全不存在。她是浣纱的西施，只唱给眼前青凛的溪水、石底的小虾和亭子边骑马路过的衙役、奴才们听。只唱给自己听。她唱，草间虫吟低沉地和着，蚂蚱、蟋蟀和蜻蜓，灵魂的轮回乐队。她不愿再看台下淳朴的人民，她并不需要这些鸡毛蒜皮般的观众，她甚至不需要如此庸俗的可以献给任何人的掌声。是的，她已经厌烦了掌声。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找到了一个真理：人们要看的不是西施；人们要看的仅仅是不值一提的陶月婷。”有时，唱到了哀恸处，她完全忘记了戏词，一个字也记不起，又或者是她清晰地记得戏词却忘记了唱、不屑于唱了。有时就干脆以五内俱焚的痛哭，替换了那唱。苦命的祝英台呀，宿命的蝴蝶像上了釉的灰烬在翻飞。台下黑压压的头头像被雨淋湿的花枝，陶月婷觉得自己正在其中悲凉地振翅飞去。这就是戏了。陶月婷有陶月婷的唱法。不再有什么人鼓掌了，三两个听入了心的，献给她的是无限感激的泪水。绝大多数的人摇着头离场了，废戏台里显出了一如深秋的荒寂。她立在窗前抽着烟，是啊，有时嗓子也可以废掉，而戏可以唱得更好。换了支烟，还是该死的“红唇牌”？让西施和英台也抽。抽疯掉，亡了吴越，再毁掉梁呆子吧。另一只蛹，就是

她的卧室：她更愿意把它叫做冰冷的墓室。从一屋子的死亡中，可以眺望外面如烟浮华的世界。认识梅虎后，她一下了硃石的戏台，就火燎眉毛似的赶回县城，钻进她的卧室。几道门，一道一道地锁紧。仿佛全世界尽是可鄙的盗贼。其实已多年没人敲过她的这扇红檀木门了。她用最浓烈、最艳俗的颜色抹在嘴唇上，叼根烟呆呆地站地窗前。想起梅虎的一刹，内心的火焰夹着性欲的叫喊猛地一闪，又倏地熄掉。她觉得自己被这个农民煮成了一锅底焦面硬的夹生饭。他有些怕她，就往自己的身子拼命地添柴，火太烈了，冷寂了过久的锅噉噉地叫着。生活冒出了缕缕被过度折磨的香气。夜里，灭了灯，她全身赤裸地站在窗前抽烟，她用挺耸的黝黑乳头顶在冰凉的玻璃上。一根细长锃亮的针从乳头朝她的体内刺着，碰到烈焰，正化成清净的水滴，一滴一滴地落向她酸涩的喉间。她想，他就无声无息地站在身后的黑暗中。

“欲望可真是个烂东西。像你爹茅屋顶上的稻草。”她不敢回头去抓他。她怕抓碎了那空。

她想从戏外、窗外世界抓进蛹中的东西只有一件。那就是梅虎。她觉得自己正揪住梅虎散着汗酸和牛粪腥气的头发，朝这边猛拽着。他憋红了脖梗子，双脚胡乱又毫无指望地蹬着。他进不来，蛹里容不下他笨拙粗重的身子。像扯着一头牛穿过针眼？陶月婷给他配制了她所有房门的钥匙。她塞给他钥匙的时候，一手抓住了他高昂挺拔的阴茎说：“你有两把钥匙了。你可以把我的一切都拧开。”这个瘫子村的男人竟听懂了，脸腾地就红了。他怎么竟然听懂了？他弓着腰向后缩去，局促地盯着自己泥中拔出的鞋头。有时，在戏中，陶月婷猛地忆起这一瞬，一下子便乱了调子。这哪如偷

窥有意思？可这世界锁眼那么多，我该趴在哪一只？假如窥见的远不如幻想的美好？在窗前，黑暗中幽怨闪烁的烟头灼伤了她的指尖。她在日记中写道：“获得梅虎，我终于应有尽有了。”

这个害羞的男人，粗手重脚的愚笨更是往她的火上泼着油。她剥下他的衣服，像一层一层揭他的皮。她把他机械木讷的动作一一地拆卸了，重新安装在自己身子上，然后两人一起突突地冒着黑烟启动。他的铁犁又深又重地切开她痉挛的一垄，白薯般的肉体翻卷向两边。但今天，她失败了。他僵冷地抗拒着她。该爆发的火山口像死火山口疲倦拖出的枯藤蔓。一条死蛇。还不如我的“红唇牌”那点硬。黑暗中，她又感觉到他的眸子第一次抬了起来，直勾勾地盯着她。她吃了一惊。

“咋啦？”她抱着他的肩膀，有点懊恼地问。

“没啥。”他闷声闷气地说。

按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测，从硃石乡招待所出来后，梅虎没回瘫子村。他搭乘一驾运砖瓦的旧拖拉机进了县城。他没带钥匙捅开陶月婷的门，虽然那钥匙丁丁当当地悬在他的屁股上。他埋头蹲在四层楼梯拐角里，闷抽着烟。从一层到四层，这幢楼的楼梯拐角摆满了蜂窝煤、断腿的旧桌椅、瘪胎的废自行车、黄色黏液已干硬的女人内裤、炖过中药的烂瓦罐和破布头。一双双鞋从他眼皮子底下掠过，格登格登地上楼去了。有的鞋上溅着泥迹，有的鞋上闪着霉馊气，有的劣质皮鞋龇牙喷着汗臭，有的鞋尖上夹着浓浓的香水味，有的鞋沿上缀着玻璃仿制的钻石。没有人垂眼看他一下。他也不肯抬头看一眼别人。等到夜里十点多钟，他听见陶月婷的防

盗门呼地响了一声，才揉揉酸溜溜的膝盖，站了起来。陶月婷的一只皮鞋还未蹬脱，扭身见是梅虎，怔了一怔，哗地一把就他搂住了。

“王清举这狗日的刁难你啦？”

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一碗面条，意犹未尽地用袖子抹着嘴角。她问。有时她觉得自己是这个剽悍男子的娘。她教他不在街上吐唾沫；教她不要把裤脚挽得太高；教他不要在上衣口袋插三支钢笔，插一支就够了；教他不要把香烟夹在耳根上；教他走路时不要勾着脊梁；教他灭灯后怎么抚摸女人的乳房，教他快要射精时想叫就暴叫出来、不要憋着。虎子虔诚地听着，但没有一样学会了。

“没。”

“哪咋眼窝这么乌青乌青的？腮帮子陷进去一大截。”

“真没！他到底是乡长。他真的是个好人。你不要骂他！”

“好个屁。我警告过他王清举的，要是敢拔你一根毫毛，我就弄得他一辈子不得安生。不要说戴不成那个破乌纱帽，蹲不蹲大狱还难讲呢！他不是说要灭了你们父子俩嘛？结果咋样？我先给了他当头一棒。我硬把郭建辉给揪出来了。我早叫公司的人调查他了，杀头的证据没一条，零零碎碎的小罪多着呢。有胆子他跟我陶月婷叫板试试瞧！”她腾地站起来，眸子里射出一股幼稚的杀气。像一条母狗在屠刀前护着它的狗崽。在她的心里，岳飞是岳飞，秦桧是秦桧，好人和坏人之间是泾渭分明的，没啥不清不浊的混水。要庇护自己的孩子时，天下的娘都难免变成泼妇。

“虎子，我不能没有你。”她无限怜惜地抚摸着 he 枯涩

的头发，说：“你杀人，我给你擦刀。你放火，我给你浇油。你死了，我给你收尸。只是你做啥，都不要撇下我。”

“千万别！姐。我知道你心窝里搁了我，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找你。哪一天我真的死了，你千万不要去怨恨任何人，不要找任何人报仇。否则我在黄土下面也闭不紧眼。姐，你对我的情意深，我这辈子报答不了，就冲你磕个头吧。”梅虎憋出了颤抖的哭腔。他跳下床，嘭嘭地果真朝陶月婷磕了几个响头。她吓坏了，赶紧把他拽了起来，又把他的头搂在双乳间，扑嗖嗖地落泪。

其实这时梅虎已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但陶月婷听岔了。她只当虎子惧怕王清举拿挪用村款的罪治他，一激就说了过头话。等她次日清晨醒来，发觉梅虎早就走了。这一夜虎子仿佛睡得异常沉静，连一点鼾声也没有。她怔怔地立在门口。门口一双沾着硖石乡废戏台泥土的鞋子，饥饿地咧着嘴，鞋头尖尖地冲着门外，仿佛要急迫地载着它的主人追出去。但她并未追去，她犹疑着，披头散发地呆立许久，又折身回到这无限寂寞的卧室中。

岁月中会生出一些突如其来的空白，像古木的繁枝茂叶中遗漏的光斑。

也像你踩着垫石涉过浅水，命定地要跨过两块石头之间的寂静水面，这水面上印着你的影子。当你回头望去，除了遥远的那一块块黑色的石头，往昔便一无所有。梅虎生命中的最后两日，就是让陶月婷伤透了心的空白。她不知道他被遗漏在哪里，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当她回忆，跟梅虎在一起纠缠纵性的时刻便像一块块石头，从刚刚逝去的水光中凸现，又黑又硬，长满了欲望的苔藓。也有

一些人被漏掉了，笼罩古木的太阳沉没了，光斑化成了巨大的阴影。他所有的日子，连同他的名字、他的样子，有了被整个儿埋葬的危险。七姑死后，土匪腊八就差点被瘫子村人完完全全地遗漏掉了。岁月的荒诞性在于，此处被遗忘的一切，可能会在一个不相干的别处，被人警惕地记起，并摊开在猛烈的阳光之中。

梅祠烧毁的前一天，我收到一封姜斯年教授的来信。像往常一样，他的信中布满了对弟子呕心沥血的教诲。奇怪的是，在提到瘫子村时，他一改过去慎言不判的习惯，做出了一个让我既吃惊又疑惑的推论。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并无逻辑性可言。连接那些孤立事件的，往往只是一闪的灵感或过敏的直觉。我的想法是，最后毁掉瘫子村的人，必定不是那些闭于壳中并饱享了她的文化乳汁的人；也不会是那些被隔绝于村外、对她一无所知的人。如果需要再精确一点，我想指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土匪腊八。”在这一段上，姜斯年教授又用格外醒目的红墨笔在边上注释道：“土匪腊八与养母七巧莺之间有一种浓于血缘的母子情，他从七巧莺身上找不到报答之渠，他可能会本能地往上追溯，抵达梅修山毕生未了的雄心。土匪腊八百无禁忌的性格和非梅氏一族的身份，将令他做出非同一般的极端之举。你等着瞧吧。”就这个只会杀狗的腊八？当时，我哑然失笑。现在回想，姜斯年教授下的那个结论却如此的惊人心魂。

烟灰。旧书。窗前新柳。天蝎星映照下的悲悯人世。

历史学者有时就是这么类似一个算命的瞎子。

拉 魂 腔

麻三叔

我一遍又一遍地拨着梅红的电话。当那一头柔软的声音响起，又扔烫手烤薯似的丢了电话。是啊，我究竟该说些什么呢？

梅虎的尸体第二天清晨就被发现了。他歪着脖子斜靠在梅祠废墟的一块青石上，额上和颈上乌黑的血，已结了层薄痂，半睁着眼朝上翻着滞白，从右耳根划向脖子动脉的刀痕清晰可见。从刀痕上看，这一刀来得干脆、利落。他的头发上落了早晨稀薄的雾水。青石上也喷了斑斑点点的血迹。一群苍蝇围着尸体嗡嗡地飞着。地上密密麻麻地趴着一层蜘蛛，蜘蛛也嗜血？像那些用塑胶脏针管从虎子脉上吸血的护士、穴头？村头村尾的惊叫声连成了一片。这几天眼皮子跳得心慌如麻的桂枝，端着喝稀粥的碗就晕了过去。乡派出所的警察们揉着惺忪眼皮上的梦渣子，兴奋异常地进了村。硖石乡已多年没出一桩血案了。枪筒生锈了，难道造枪只是为了让它锈掉？当然不是。缉凶杀敌的时刻来了。警察们一针见血，把梅虎的死与祠堂的被烧毁牢牢地联在了一起。他们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活在瘫子村的动物。包括尸体边的苍蝇和蜘蛛？在真凶被揪出来之前，村里的每一个的脸都是可疑的。

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被单独喊去德贵家的柴房里问话。这间小屋中，飞天蜈蚣丫儿的怪异气息没有散净，墙角的土壁上印着丫儿铁镣磨出的深深勒痕。屋内很暗，白天也要点起煤油灯。我想警察们的战术考虑可能是这样的：如果真凶进到这样的屋子，迎着警察刀子一般的鹰隼之眼，内心要崩溃得快一点。可问题在于，老实巴交的瘫子村人进了屋子，内心崩溃得可能比真凶更快。许多人答非所问地提供

着稀奇古怪的线索。警察们不厌其烦地在这一地鸡毛中翻来覆去地剖析。越翻越乱。旧鸡毛还未理清，村民又捉来了新鸡。只有老辣的派出所姚所长第一个跳出了乱麻，他说，杀梅虎，无疑是为了发泄祠堂被烧的怨恨。那么，祠堂被毁，最受刺激的人是哪些呢？是啊，大家眼睛一亮。这时，搜村的警察来报告，村里最关键两个人，梅麻三和腊八失踪了。

这个本该第一眼就捕捉到的异常情况为何竟疏忽了？机敏的姚所长带人迅疾扑向麻三叔的家。嗜睡的邻居们对昨夜发生的一切毫无觉察。警察们却轻易地找到了沾血的刀子、地上被抹得快要消失的血迹、印在椅背上的血手印。他们也很很快把警惕的视线移到了我的身上。此时，我觉得再掩盖真相已毫无意义。生锈的枪筒也是令人生畏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历史学者不该去掩盖历史的真相。我一五一十地将麻三叔杀人的经过告诉了他们。最后我异常苍白无力地为麻三叔辩解说：“你们难道没感觉到梅虎是在自杀吗？麻三叔不动手，梅虎现在照样是具尸体啊。”

姚所长呵斥道：“一派胡言！”

警察们又迅雷不及掩耳地搜遍全村的每一个角落，依然没有找到麻三叔。我讥讽地说：“大清早我已在你们之前搜过一遍了，而且还要找一个大活人，也犯不着到每户的鸡笼里都伸头瞧瞧吧。”一个年轻气盛的警察朝我的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在腊八家的搜查却让警察喜出望外，他们在炕底找到了两小桶汽油，桶的规格与形状与梅祠废墟中挖出的完全一致。想起遥远的姜斯年教授的推测，这个发现让我大为震惊。

乡间派出所办事，有时也雷厉风行。很快，绘着麻三叔和土匪腊八头像的“通缉令”就印出来了，被传真机发到全县所有的车站、码头和旅馆。麻三叔涉嫌杀子的过程被简述为“一农民在谋害村干部后流窜”，腊八的罪名更是奇怪地被定为：“涉嫌破坏了巨大的农村古建筑”。这是典型的官腔官调。我曾翻阅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官腔官调，它们是如此的生动幽默，让人不得不视其为一种历史的财富。一次，我到因近亲通婚而致婴儿痴残率偏高的山村，在村口，看到一个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画着一部金光闪闪的《婚姻法》书样，下写八个大字：“加强学习，禁止痴呆”。如此种种。但官腔官调有着它巨大的影响力，搜捕麻三叔的范围很快扩到了邻县。只是那几天我一直有个顽固的预感，我觉得麻三叔绝不会逃走，更不至于远离瘫子村。我把瘦弱不堪的二瘸子揪至墙角，哀求他带我去见麻三叔，二瘸子用他那条短一截子的右腿凶巴巴地踢了我一脚，嚷道：

“你们不是整夜地在一块儿吗？我还寻思着拿刀子逼你要人呢。再说，我要真藏了他，你就砍我的头，我也不会供出来呀。”

我又去找梅子孝。梅子孝捧着个茶垢斑驳的紫砂壶，淡淡地说：“这祠堂烧了，虎子也死了，麻三哥即使活着也就是个死人啦，行尸走肉哇。你还找他干啥呢？”

我问道：“子孝叔，你估计他会咋样呢？”

梅子孝说：“一个人活到这份子还能怎样？三哥性子我还不了解？我早上就准备去河里去捞他的尸了。可惜没找着。”

我说：“你别乱咒他。”

梅子孝怪兮兮地道：“咱沿淮有句古话，一咒十年旺。两条命没了，瘫子村要转运了。”

我明知梅子孝可能言中，仍自觉毛骨悚然。快晚饭时分，下游的马凳桥乡有人捎了急信来，说河滩上有具浮尸，泡肿变形了，也不知是不是梅麻三。

全村人呼啦啦地竟全往那儿赶，到了下河滩，远远地就有人嚎啕开了，不是麻三叔又会是谁呢？在水中泡了不过短短两日，尸体就全脱了形。两唇、大半个脸颊、耳朵扇子被凶猛的淮鱼快吃光了，露出被旱烟熏黑的两排牙。眼珠子也被啄掉了，剩下两个惨人的黑窟窿。鼻骨里还斜刺着根枯枝，耳眼里塞满了黑色的淤泥。因为是被水冲到河滩上的，面部和全身沾满了青苔和废物渣。旧棉袄里的破絮拖得又脏又长，像戏台上落难书生的甩袖。他的腰间系了根白尼龙的绳子，据后来的分析，麻三叔可能是绑着块大石头跳河的。死后，石头渐渐地被水冲荡开了，尸体便漂到了下游。金色的夕光给空旷的河滩涂抹上了一层黄釉。警察们轰开抱着麻三叔恸哭的二瘸子和德贵，又戴起黑胶手套，把这具残尸颠来倒去地察看。在他的袖口和领子上还印着黯红的血迹。警察声称要把尸体作为罪据拖走，河滩上的瘫子村人一下子止住了哭。鼻涕和泪拖到下巴的二瘸子疯了似的，顺手从滩上抄了一块糙石，冲着年轻的警察就扑了过去。那警察闪避得稍缓了一点，石头擦着他的右颊飞了过去，血顿时渗了出来。那警察哗的一下从腰间掏出手枪，还未举起，二瘸子两只枯筋的手就抢到了他的腕子和枪托上，两人硬攥着拧成一团。旁边的警察正要上前，砰的一声枪响就爆了出来。原来枪筒生锈后的响声如此沉闷。荒寂空荡的河滩刷地抖了一

下。那警察和二瘸子都猛地僵住了。这一枪走了偏锋。众人都围了上去，掰开了他俩。

姚所长大吼一声：都给我站住别动！他绕着麻三叔的残尸踱了两圈，又瞅瞅悲愤的瘫子村人，扭头对警察们说：“撤吧。”

紧接着的就是料理后事。按村里的殡葬规矩，大伙儿给麻三叔和虎子换上簇新体面的衣服。这叫寿衣。病死或是无疾而终的人穿白色的寿衣，夭折或是惨遭横死的人穿黑色的寿衣，自杀的人穿土黄色的寿衣，被族中晚辈以下弑上杀死的人穿红色的寿衣，被生父生母杀死的人穿青色的寿衣。麻三叔算是横死。只是这两具尸体都已非常僵硬，麻三叔土黄色的新寿衣和虎子青色寿衣怎么也套不上去，只好用一匹黄布和一匹青布裹住了下葬。我实在没有勇气将这悲惨的过程告诉梅红，就去跟梅子孝商量。

梅子孝沉吟半天说：“这丫头从小性子太烈，一下子父亡兄丧的，还不活活疼死了她？干脆掩瞒着，先别说。你瞧麻三哥死得这副惨象，唉，丫头看了，还保不准又陪葬上一条命呢。等殡葬结束了，再讲。”

我说：“好吧。”

从那天起，梅红往我手机上拨的电话，我再没有接听。她似乎渐渐地焦躁了，来电更加频繁。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就关了电话。

麻三叔和虎子下葬的那天都穿了双新布鞋。一双是土黄色的，另一双是藏青色的。照老规矩，他们踏上阴狱之路时必须穿新的鞋子，但要沾上点阳世的尘土。父子俩的僵尸唯一可以套上的只有这双布鞋了。这是种窄面硬帮子的千层底

布鞋。我熟知这种鞋的做法。每一个乡村的孩子都是在这种鞋子中成长起来的。在我心底珍藏着这样一幅景象：煤油灯下，我拿着铅笔在写作业，母亲拿着锥子在一旁无言地纳着鞋底。星辰之光透进窗纸，桌底群鼠作戏，小贼眼滑亮如炭。一种无限古老、悠长的寂静铺在母亲的脸上。千层底，用荞麦粉熬成的糊将许多层碎布粘在一起，像擀葱油饼一样，晾干了，这底就硬邦如铁。先得用尖利的锥子钻出一个个小洞，用密集的麻线从这些小洞中穿出，连接鞋帮子。锥子不断地刺破母亲的指尖，细细地渗出血珠，她把手指含进唇中，吮着，吮着，目光迷离。千层底布鞋耐磨又养脚，梅红曾说过，乡村娃的脚趾又肥又壮，就是让这么好的鞋惯坏的。这是一种叫人忆旧和悲伤的鞋子。

我的黑缎面日记本的第782页有这么一段：“小时候家穷，三四月起就开始赤脚上学，春寒料峭的，脚被泥渣子磨出了血。记得上初一那年，母亲将我牵到灯前，说，中学生了，得有双讲面子的鞋了。她费了一个冬天的神，手指都勒出一条条血痕了，就做出了一双千层底布鞋。”

“母亲打了一木盆热水，把我的脚擦了又擦，帮我穿上这双千层底。上学时，她扶着门框，看着我在田埂上走出很远。其实，她压根儿就不知道，初中三年，每年初春和深秋，离家时我穿着鞋，一出村口就脱下鞋，小心地叠起来，藏在书包里。那时上了大堤，还要走大约七八里的土路才到学校，这些路我都是赤着脚走的。到了校门口，我在旁边的池塘洗净脚，穿上鞋，走进教室。有一次，母亲很奇怪地说，咦，三年了，怎么鞋底才蹭破了头一层？可惜脚板大了，鞋再也合不拢脚喽。”

麻三叔和虎子脚蹬着崭新的瘫子村千层底布鞋，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中被安放进棺材中。按梅子孝的叮嘱，村里的每一条小路上，都插上了竹竿系着白幡的招魂旗。户主辈分较低的，在门前摆上了祭案，案上置萝卜、菜根、白薯的三盘素碟和猪血、鸭脖、牛骨的三盘荤碟，棺材抬经门前，就焚香燃烛，下跪磕头，不能抬眼看棺。男子一律地头系白巾、腰缠孝带、臂挽黑纱；女子则被勒令不准跨出门槛一步，在棺木入土前，她们不得听戏、唱曲、梳头、照镜、解衣、哭泣。村口巨柳下的祭台上，摆着一只刚活生生剁下的羊头，还在滴着鲜血的羊头，朝向正北。祭台正中的椅子上端坐着从凤阳皇觉寺来的僧侣，低眉垂目地诵经超度。这一天，瘫子村来了五六十个外乡人，据说都是麻三叔从洪水中救起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做了村长、兽医、拖拉机维修工、卖耗子药的小贩和农民。他们恭敬地趴在地上磕头。麻三叔的膝下已无子，本应由梅虎捧着的遗像，现在改由二瘸子捧着。麻三叔一辈子没拍过一张照片，梅子孝请来了邻村的一个画匠，对着已脱了形的尸骨绘了张像。在这张似是而非的遗像前，葬仪一直延续到次日清晨。

薄暮时分，村中户户燃起了祭祀的鞭炮，瘫子村成了雾霭中的混沌世界。葬礼中不邀自至地来了两个客人。王清举独自悄悄地过了村，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他。他面对梅祠的废墟伫立良久，晚风吹拂着残砖断梁，焦味仍一阵阵地沁出，透着一种无限荒凉的衰败。他从未踏进这座神秘的建筑一步，以前每次经过，总觉得有口恶气堵在嗓子，叫他心乱。他看到了自己在梅祠巨大影子中的单薄、焦灼。奇怪的是，现在它垮了，他却一点也没感到轻松，这些碎瓦残砾仿

佛积在他的心上，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一点一滴地搬运、清除干净。他又绕到离村口巨柳最近的一个偏僻屋檐下，呆呆地远望着那棵树。巨柳下祭案穆肃、烟氤袅袅。王清举不想被人察觉。刚听到麻三叔杀子的消息时，他浑身禁不住地一震。事件的剧烈转折哗地一下窜出了他预设的轨道。一股空荡荡的茫然撞上他的心头，是啊，几十年了，他仍是不懂此刻已进了棺木中的这个农民。只有一点他心里清楚，梅麻三和他王清举是为瘫子村操心操得最多的两个人，就冲这一点，他本想携柱藏香，在巨柳之下祭奠一下，愣了半晌，最终仍空了手来。

陶月婷第一次踏入了梅虎的屋子。无人的屋子里，发霉和脏乱的农具、桌椅让她鼻子发酸。她颓然地坐在黄泥砌垒的门坎上。朦胧的泪水中她仿佛看到虎子端着大碗，傻呵呵地大笑，一根闪亮的长针插入他的脉，鲜红鲜红的血液从长针后的胶管中不断流出，注入门外渐浓的暮色。有一阵子，一种少女般的羞涩和喜悦激荡着她的心。她梦想为这个男人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必将长成锦毛鼠白玉堂那般的侠义男子，或者干脆就像他爹那般，不可救药的木讷、笨重。现在这两个男人都如烟散尽。在来瘫子村做祭之前，她已做出了决定，永远地封掉硖石乡的旧戏台，永远不再唱一句拉魂腔。她仿佛突然间懂得了她的师父七巧莺。陶月婷颤抖着点燃一根烟，猛吸一口，一股悲凉又袭了上来。她扶着门框毫无顾忌地哇哇地大哭了起来。

瘫子村的两桩命案惊动了县里。各种流言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发了疯似地传递着，县长不得不亲自赶到硖石乡政府，来决断搬村建镇的事。由于我跟死去的麻三叔、七姑、村长

梅虎和失踪的土匪腊八都很熟，又并非瘫子村人，作为事件的证人是恰当的，所以王清举又一次被破例请我列席了会议。

会上，按我的事前叙述，王清举把梅祠被烧、梅虎被杀、梅麻三投河自杀的三件事，分前因后果地作了汇报。他讲述得有些沉闷，又结结巴巴，尤其在一些悬置未决的几个疑点上闪烁其词。比如他努力地把确定毁祠嫌凶的破案方向，引向已毫无踪影的腊八，以避免一些对他有害的传言。这几天，王清举听到一些风声，参与侦破的警察中有人认为，硖石乡以涉嫌挪用村款的名义拘禁梅虎，直接导致了梅虎心理的崩溃并铤险烧祠。甚至有人推断，梅虎受到了某种暗示，只要烧了祠、逼了瘫子村人搬迁上堤，自己的罪名即可得到洗脱。言下之意，烧祠是有人向梅虎阴险授意的，至少可说是“合谋”。王清举感到了传言中隐藏的刀锋，正悄悄逼向自己。这对他的政治生命无疑是一剂杀伤力极强的烈性炸药。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就揪住了土匪腊八的影子。他直截了当地推断说：“外乡人腊八，才是烧毁梅祠并造就两桩血案的真凶。”但同时，他对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却又不得不尴尬地避而不答，那就是：“既然土匪腊八是真凶，为何梅虎却自承罪名，并引颈就戮？”

案件汇报完了，王清举迅速扫视了一下正陷入狐疑之中的与会人等，小心翼翼地问县长：“真料不到这搬村的事费这么大的周折，都流血致命了。是不是就暂时搁下了？”

县长果断地挥了一下大手，说：“清举啊，你怎么如此糊涂呢！瞧你乱扯出这么复杂难辩的一大堆因果关系。照我分析，梅麻三杀梅虎，那是家庭矛盾激化了呗。俗话讲，清

官还难断家务事呢。父子间的恩恩怨怨，旁人怎么能够理得清？政府也毫无必要卷进这种矛盾嘛！腊八烧祠也罢，梅虎烧祠也罢，梅麻三杀子也罢，哪一件跟我们搬村建镇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看一件也搭不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档子事嘛！一个造福于民的宏伟蓝图，岂能因这些琐事就荒废了呢？这笔账很简单地嘛，两个人的命与一个村子的命，哪个更重啊？同志们，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就会豁然开朗，历史车轮每往前滚动一点点，哪一次不沾着血迹呢？”

王清举顿时为自己的短视面红耳赤。但我还是敏感地窥见了他内心的窃喜。他不露痕迹地疏导了话题，血案动因分析的锋刃紧贴着他的脖子，滑向了一边。他躬身给县长考究的杯子里添了些水，附和道：“到底是县长目光远大，让我们茅塞顿开呀。”县长此行的目的已完全明朗了。两件命案，让他心惊肉跳的两片乌云顷刻化作了乌有。

县长又挺着臃肿的肚皮腾地站了起来，动情地说：“我也是从洪灾牙尖骨缝里活下来的苦娃子。对搬村的事，我有发言权。我的故乡魏家拐子，跟瘫子村可以说是一个胎盘塞着的难兄难弟。我记得清楚哇，小时候，土坯砌成的房屋被洪水哗哗冲垮，年年建，年年垮。我爹后来索性就搭个庵棚，不再建屋了。一逢雨，全家的锅碗瓢盆都用来接漏。这是种什么样的苦哇？那年代全国都穷得骨头瘦，也不觉得特别难挨。现在再让瘫子村乡亲遭这样的罪，良心何安啊。瘫子村的爹娘，无异于我自己的爹娘。看着他们至今仍没搬出灾窝子，我是夜不能寐。农民这个群体，有它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安于现状、目光短视，我们政府可不能短视！我在这里撂下个狠话，明年汛期前，瘫子村再不迁上大堤，我作为

一县之长，我就迁到瘫子村的茅棚里去。洪水扑过来，让它第一个就砸死我。小时候我是个活蹦乱跳的浪里白条，现在胖成个旱鸭子了，洪水来了，我绝不躲，死了也值！为什么呀？乡亲们喊我父母官，我不够格嘛，就当我是被父母官这三个字砸死的！”县长讲得鼻子发酸、嗓子变硬，全场感动得掌声雷动。会上，我作为血案证人的角色已毫无意义，我悄悄溜了出来，像一个灰心的窃贼的影子。我无法不同意县长的这番慷慨陈词，我也无法忘记梅麻三那滴着鲜血的匕首。

下午，我搭乘硖石乡隔日一趟的长途汽车回到了省城。

一年多，我带去写民俗流变史论文的便携电脑里，没敲进去一个字符。一片对一个学者而言备感耻辱的空白。一片被梅麻三的匕首染红了一角的空白。坑坑洼洼的乡间公路，黏稠的泥巴不停地甩上车窗。盛开霎亮黄花的乡野掠过，襁褓般的宁静。路旁闪着破败腌脏的三等小站，三两个等车的农民，呆头呆脑地看着遥远的天空。背负肮脏的包裹，拥进城市，是他们必然的命运。一路的废可口可乐罐和旧报纸，几条瘦得皮包骨的野狗，在斜坡下的肥美春草中觅着午餐。瘫子村一下子成了股浮云，飘离了地面。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在姜斯年教授怒放着白色夹竹桃的小院，我突然接到了王清举的电话。他异常兴奋地告诉我：“瘫子村的农民终于开始清洗那发霉的脑筋了，不少户已到镇上卖旧桌旧椅，还有一些人主动到政府嚷着要搬家，看来，近几天真的就要动迁了。”我问：“麻三叔和梅虎的命案了结了么？”

见我没被他激昂的腔调感染，王清举愣了愣，说：“死就死啦。有什么需要了结的呢？”

我又疑疑惑惑地问道：“瘫子村人的犟性子就这么都顺了？”

王清举说：“等他们在安全的堤上过上好日子，不就顺了吗。”听电话时，我无端端地就走了神。我脑中浮出了二瘸子那张老纹错综又眼神执拗的脸，我仿似看见了他挑着个发黑的大筐，筐内装了些锅碗、镢子之类的旧家当。一长溜地村民都挑着这样的大筐，队伍逶迤着向堤上移动着。这是一支彻头彻尾地被改变了的队伍。德贵叔步履蹒跚着赶不上趟地夹在队伍中。背有点驼的梅子孝在队尾歇斯底里地嚎着：“别走哇，别全走了哇！那三个石狮子谁把它搬上来呀！”长长的队列中没有一个人说话，梅子孝的啜哭给空旷河滩罩上了一层说不出的凄凉。

握着电话愣了半晌，我又缓过神来。我没头没脑地问道：“乡长，咱隔得这么远了，你能不能把手搁在心窝上说句良心话。梅虎烧祠的事是你授意的么？”

“我就等着你问这话呢！”王清举说，“我能干那缺德损寿的事儿吗！刚开始我确实想给他点压力，促一促麻三叔。无论从哪个角度想，搬迁瘫子村总是个为老百姓谋发展、求安生的规划吧，这是谁都认账的呀。所以我们想给梅麻三压力，无非是想把好事办成。我们原料想梅虎只是个抻着成条、揉着成团的软骨头、可怜虫。唉，别成想他性子却这么烈呀。不过在我看来，这父子的鲜血没算白流吧。若不是祠堂烧了，他们父子惨死了，瘫子村怎么可能搬迁得了呢？从这一点讲，不是我没良心噢，他们父子可谓死得其所

吧。”王清举说。

我没好气地说：“死得值不值，只有老天爷知道了。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你很快就会换一顶更乌的乌纱帽戴了。我有一句话哽在喉咙里，不吐不快。你千万不要把瘫子村的这些农民，包括死掉的麻三叔和虎子，想的那么愚昧无知。你跟他们，甚至也算上我跟他们，是活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这距离不亚于阴阳相隔呀。”

王清举分明有此恼火地说：“唉，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啊。你讲什么昏话呢，我听不懂。”没等他再说，我啪地就粗暴挂断了电话。

梅红赶回瘫子村住了两个星期后，回到了省城。她说梅祠烧了后，整座村子就像丢了魂一样，村民们什么事儿也议不起来了，许多户没跟子孝叔这几个长辈商量，就开始搬家了。“不再像瘫子村了。”梅红感叹说：“许多事儿突然就变味儿了，在村头村尾转悠，哪里找得到家乡的那种感觉？记得你曾给我念的博尔赫斯的那句诗么，我把它改掉了：我一直在心底暗暗地设想，天堂就应是逝去了的瘫子村的模样。爹死后，我的心肠像一下子就变成了根铁管子。在爹的坟头烧纸钱时，我一滴泪也没淌，自个儿都觉得奇怪。有些东西死了，以后怕再难复活了。”

梅红说：“你老躲着我电话的那几天，我就整天有一种阴沉沉的不祥之感压在心口，夜里总睡不落枕，总是莫名其妙地惊醒过来，一闭眼就看见爹一言不发地坐在窗口。我偷偷地哭了好多回，其实那时爹在我这里提前死过了，真的，这种预感是藏在血脉里的，我就知道他会出现事儿。”

乱麻一样的纠葛，浮云一样的演变。仿佛谁也没在意土

匪腊八的失踪。春炽日暖，堤上黄色、紫色的野花灿若云霞，无端端地，忽然有人说，咦，今年堤内堤外的野狗咋这么多？密得跟苍蝇似的，嗷嗷嚎着，把地里肥屎都舔吃光了，叫庄稼饿得慌哦。临淮镇的一些嘴馋的汉子，夜间牙酸腮硬，低头就寻思，哦，瘫子村那个脏话直喷的土匪棍子多时不见了。

脱离了腊八大砍刀的淮上野狗族，失去控制地繁衍着，夜间四处疯狂地奔跑着，仿似在寻找那个擒着屠刀的络腮男子。

拉 魂 腔

乌托邦的河流

我做过一个异梦：月光下，一个男子磨着剃刀，又用剃刀去割河流的皮肤。河面一声怪啸，被划出一道伤口，朝外喷着鲜红的血。这血翻山越岭地射到一条繁华大街，刹那间一街女人的牙齿全变得红兮兮的，她们嘎吱嘎吱地挫着牙，下巴一滴滴地淋着血。市长骑着一条白蹄黑脊的母狗逛“梅氏餐馆”，他筷子夹紧的饺子突然变成了一个骷髅。睫毛黑幽幽的骷髅呻吟着：“我饿，我饿。”从峡谷间九曲回肠奔流着的大河着火了，河面布满了碧绿乱窜的火焰。一条青鳞闪闪的鱼蹦出水面，焦急地说：“我是乡长。到大海怎么走？”

我最后一次去瘫子村，是在去年的主汛期。

我搂着梅红丰润的肩头，站在图书馆昏暗的窗前，望着窗外绵绵不绝的雨丝。街上塞满了伞、警笛、挎包、婚外恋、尖锐湿疣、小偷、愤青、硬卡着互不相让的出租车、靴、恐惧，收音机吐着北方河流水位暴涨的消息。梅红说：

“我烦透了，烦透了！我有一个愿望，如果实现不了，就像个恶性肿瘤一样，疼。你陪我回一趟瘫子村吧。”

从鲁口子到临淮岗，车子在淮河大堤的窝棚中小心地穿行。这是一条完全被洪峰击败了的大堤。堤外堤内的水位一般平，只是外水浑浊湍急、内水凝滞稍白。若从高处看，我想大堤应像一条黝黑的游丝，可怜巴巴的浮在洪涛中，仿佛一阵狂风就能把它吹断。我说，这样的大堤有什么狗屁意义呢？梅红说，幸亏有内水顶托，否则这么凶的激流早让大堤崩得不像个样子了。我苦笑道，崩不崩还有啥区别呢？瞧瞧灾民，反正早已倾家荡产了。

我钻进灾民搭建的几座小窝棚。这种临时建筑用巴茅草

夹薄泥、粘着塑料膜布做顶，里面约有七八个平方米，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炊烟、尿骚气、汗臭味都排不出去，是蚊蝇的天堂。一进窝棚，怪味就呛得人睁不开眼皮。不少没救得了床铺的灾民，就胡乱地睡在肮脏的油毡上。同样被洪水逼上了堤的蜘蛛、蛇、土拨鼠、剪尾蝎、野狐等小动物，昏头昏脑地四处乱窜。好在政府救灾行动已经开始了。据我的观察，政府的事儿做得细致、扎实。每个窝棚里都免费发放了用来澄清饮用水的明矾、电筒、止泻药和压缩饼干。堤身太窄，车子卡住了，我们陷在了炸开锅似热闹的灾民堆里。有人看着水中若隐若现的树梢和屋顶在哭；有人坐在堤上，支张小桌子，啃着咸鸭爪、盐腌菜在喝烧白酒，令人惊异地气定神闲。我骂道：瞧这鬼德性，真是没得救了。梅红狠狠白了我一眼说：净胡扯！扯着嗓子嚎才叫有德性？瘫子村人有句古话叫“灾赐人闲”，这可是他们被大灾逼出的一种智慧呢。抗不住时就养蓄着精神气儿，最难熬的也并非眼下，而是洪水退了以后。地里水一退尽，就得拼着命抢栽抢种，怠慢一刻就要挨饿。尤其今冬明春青黄接不上茬时，才真是个难迈的坎儿。

一个剃铁青光头、赤裸上身的汉子抱着膀子，呆呆地看水。

半晌，他说：“这狗娘操的洪水把我们困在这里，胆都憋绿了啊。跟我前几年关在监狱里一个毡劲！还不如监狱呢，那儿还能吃闲饭、瞎刮蛋。嗨舅舅，你说这水啥时是个头哇？”一旁，佝偻个腰咳嗽的干瘪老头慢吞吞地说：“八子，就这火爆的狗性子坑了你呀。瞎急个啥呢，少说还得憋半个月吧。水一退，还不叫你狗日的脱层皮！你娘东拼西凑

地给你扯娶亲的礼，全泡烂得跟稀屎似的。那姑娘——”别说啦！汉子朝他的舅舅吼了一嗓，又抱着头蹲了下去。他古铜色暴壮的脊背拱着，汗珠在上面蠕动，在烈日和无际水光的映照下，泛出幽迷动人的光泽。我深深地迷恋着这种颜色，这是真正的乡村灵魂之色。

我们弃车前行，仿佛离瘫子村的堤段不远了。堤上，不时有举着三角小彩旗的人走过，操着涩浊的广东潮汕口音。梅红感慨地说，资讯真是给灾区带来福气呀。瞧瞧这些都是境内境外的慈善团体。忽然前面传来噼噼啪啪密集的鞭炮声，又有脆亮的铜锣梆子夹着一阵阵的哄叫、尖利哨声，大群轰吵着都往那边赶。我吃惊地说，准是出啥大岔子啦！在我极为有限的洪灾知识中，这锣声是危险的信号。以前看抗洪的电视场景，我总是像根弓绷在沙发上。那些致命的危险藏得如此之深，比如白蚁的巢穴、沙基管涌，堤脚往外呼呼地翻沙，眼见要垮塌了。紧要时盛土的麻袋不够用，就有人活生生地用身体去堵。梅红伸手狠狠地掐了我一把：“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臭呆子。哪有出险情还炸鞭炮敲锣鼓的？再说灾成这样子了，即使有垮堤的部位，也犯不着拼命去救啦。肯定是哪家在办婚礼呢！”果然，一身溅满泥渍的光屁股孩子不断地撞开我们，雀跃而奔：“抢糖哦。抢糖哦！”等我们也兴奋地赶到办婚礼的窝棚前，瞧新娘子的灾民早已密实不透地围了好多匝。斗大的红喜字贴在脏黑油毡的棚壁上，格外扎眼。鞭炮炸得一堤浓烈的火硝香气。几个蓝眸凹眼的外国人亢奋地嗷嗷叫，捧着摄像机一通乱拍。梅红踮起脚尖激动地朝里瞅，说，瘫子村好多人也是在堤上办的婚宴呢。女人们扬着嗓子在那里指指点点。

“哟，眉毛吊着呢，活活个骚狐精样儿。切。”

“你这个眉鳊巴个跟枯瓜藤子一个样，还不是照样闷骚呢。你俩在棚子里那些话，我夜里听见嘞。”两个勾腰掐着笑成了一团。

“就是这窝棚里潮气太毒了，一窜进骨缝，一辈子就缠个病根子嘞。要跟这小娘们提个醒呢，睡觉时别稀里糊涂朝死里操。嘻嘻。”

“哪敢呢？老老小小都窝在一块，不遮星斗不遮风的。谁像你这个烂蹄子，嗨嗨，把家里男人折腾得皮包骨。”吓吓，两人无限快活地朝对方吐着口水沫。

真没料到遇到的第一个瘫子村人竟是德贵叔。这老头正抡起满是棱角的大手，要抽向对面垂个头的侄子。他的大手在空气中划了个粗暴的半弧，猛地僵住了，他瞥见了梅红。

“哟，小红子！”他甩下手就迎了过来。老头脸颊明显瘦掉了一圈，好像牙掉得光了，腮帮子朝嘴里猛烈地缩了进去。头发根子全变煞白了，只是眉毛仍是黑蚕似地卧着精气。以前柴房中的飞天蜈蚣丫儿的浓眉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在省城的无数个似睡非睡的浅梦中，我总是恍恍惚惚地见到木栅窗里的那双粗眉。德贵叔的眉，又猛地把我和梅红拉到梅祠废墟中丫儿冒着烟蜷曲的焦尸上，我的心随即沉了下去。老头一手攥着梅红、一手攥着我，呵呵地抖动着。

哪里还找得出瘫子村的一丝痕迹？瘫子村部位的水面上一无所有。德贵叔指着水面说，按眼下的水位，祠堂的屋脊和一半的夹层、村里所有的树梢都应该露出水面。可祠堂毁了，村子四周阻水的巨柳被村民们抢伐一空，即使没这场大洪水，瘫子村也只剩下些烂瓦罐子、破砖头了。他又指着远

处一块高地，乡里在建的新瘫子村就在那儿。屋子的框架已搭得差不多了，只是那边整夜都是轰响着的搅拌机，村子里的人还按老习惯，在堤上避水。县长说了，崭新的瘫子村，会有一个崭新的名字，不会再叫那么晦气的名字了。梅红在一旁自言自语道，瘫子村是永远不会再有了。最好洪水过后，一块砖、一根草也不要留下。

举目望去，忙碌的新瘫子村工地让人生出遐想。把旧瘫子村看作桃花源的麻三叔，死了；王清举设计的新桃花源正在蓬勃地生长。这就是姜斯年教授和我用一生泡在其中的历史。只是我不知道，梅祠烧焦的石狮子是否有人擦干净、搬到堤上？村民们在新村里养出来的鸡是否还像瘫子村鸡哪般的喷香？二锅子家的床脚深深地嵌到地底，这场水是不会泡烂它的，他会不会砸断床脚，搬到新村？是否一般地还能酣然入梦？一个不再遭遇灾难的新瘫子村将不可逆地生长出新一代的人，健康的一代人，老的名字确实名不副实了。

德贵叔领着我们，在一个旧油毡窝棚里找到了二瘸子。中午大家在棚子里吃午饭、闲聊。这是一顿透着苦涩的午饭。没有人提起麻三叔，没有人提起虎子。二瘸子说，子孝叔本来就疯疯癫癫，搬迁时可能是真的疯掉了。他拿着一根毛笔在祠堂的石狮子上、断砖上写字，白天也写，夜里也写。黑乎乎地写了好多好多。雨一淋，一脸一胡子都是墨汁。谁也不晓得他写的啥。有时人家在村口砍树，他抱着那些老柳树傻笑，不让砍。谁都拿他没法子，最后乡派出所的人用粗麻绳捆住他，抬到了堤上。德贵怕他淹死，就带人在大堤上穿梭搜找，这逃灾的人、救灾的人、寻人的人乱得眼花缭乱，大家累得精疲力竭也没有探出子孝叔的下落。还有

打铁的梅瞎子，死活也不肯搬，这是瘫子村辈分最尊的活祖宗啊，谁敢撇下他？谁去劝，他都一声不吭，可能是真的聋掉哑掉了。反正四十岁以下的瘫子村人，没人听他讲过一个字。我去硬拽他，他就死抱着那大铁砧子，不撒手，手指都快抠断了。再拽，他就操个大砍刀，要剁自己的手。真要剁了自己的臂，还不天打雷劈了我们这些瘫子村的晚辈？最后也是乡里来人把他捆住，搬进了乡养老院歇息，又把他铁匠铺的砧啊、风箱啊、钳子锤子啊全搬了去。他就在乡养老院的房间里丁丁当当地天天锻铁。没人买农具了，没人送废铁了。他就把刀子甩在炉子里烧掉，再打。打了又烧，烧了又打。跟在瘫子村时一模一样。乡养老院的其他老人都发疯似地，跑空掉了。

我问起王清举和陶月婷的事。二瘸子说：“那就是道听途说了。是不是真的？难讲。”据说瘫子村搬到堤上后，王清举为搬迁瘫子村作出的牺牲得到了丰厚的回馈，他很快地被选举为副县长。到县上履新的前一夜，他挨家挨户地到瘫子村招呼了一下，村民们都发现他眼圈有点发红，泛着薄薄的泪光。他告诉村民们，即便他以后做了省长，也会把家安在新瘫子村里，一辈子绝不搬走。说着王清举，二瘸子又提到了郭建辉，听说他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犯了种怪病，嘴里滋滋地冒着白沫，脑袋摆个不停，抓起什么都往头上砸，额头上碰得血肉模糊的。整天嚎着王清举那句口头禅：“我骗了你。我骗了你。”人瘦得跟把枯筋似的，谁见了都掉眼泪。那么精明的一个角色，到底什么把他刺激成这样？谁也说不清。最后县医院搞电疗，用电把他击昏了。醒过来后，病倒是好透了，就是人变得痴痴呆呆的。监狱提前释放了他，副

县长王清举念他在硃石乡吃过很多的苦，派他做了个天天喝茶、晒太阳的“守门差”。要说那陶月婷，那可真是个邪乎的女人，她把眉毛涂得碧绿碧绿的，唇皮子涂得血红血红的，脸上涂得煞白煞白的，还穿着《吊梁魂》里祝英台的戏装，到青迢岗虎子的坟头哭哇。这把桂枝的脸朝哪搁？桂枝就撕她的衣服，掴她的脸。依稀生离死别的“红唇牌”，没有人懂。只有你懂。陶月婷也不恼，嘴角被桂枝都掴出血来了，她也不还一下手，你说说看这怪女人！她竟然说桂枝可怜，要替她在城里买套别墅养老。桂枝气得要上吊，白绳子都挂上屋梁了。全村人都急了，把陶月婷轰走了，把桂枝救了下来。

在二瘸子的窝棚中正瞎扯着。梅红忽地抬手指着河面，叫道：“瞧，一根大圆木！”我顺着她的手指瞧过去，正午烈日灼照中的河心，浑浊的湍流快得让人眼昏，河面布满了乱糟糟的漂浮物。浸得肿胀毛脱的小猪崽、泡得发黑的草捆、长板凳、口子被封死的旧瓦罐、舢底朝上的破木船，绑在一堆的老竹竿。我还没找出那根大圆木，就见梅红蹭的一下站起，顺脚就蹬脱皮鞋，呼地跃入了水中。

我脑袋嗡的一声就涨大了，像是有人拎着大铁锤狠狠地砸得我眼前一黑，眼中的河面一霎间暗了下来，一簇簇亮闪闪的星光在眼皮里上下乱跳着。两手像两只激亢的小兽般哆嗦着。我紧紧抓着窝棚的木门，以稳定自己的目光。堤上的人一片惊叫，大家纷纷向这边聚拢过来。有人大喊：咋啦咋啦。有人扯起嗓子大叫：落水啦，救命啊。大约下午一点多钟光景，我僵着的嘴里一个字也吐不出，脑子一阵阵地晕眩。在德贵叔和二瘸子的招呼下，瘫子村几个精壮的男子也

跃入河中，逐着梅红游向河心。我的心才渐渐定了下来。梅红不断地交替挥扬双臂划着水，黑髻紧挽的头有节奏地时浮时沉。我没想到图书馆里的梅红竟如此矫健，她划水的动作如此有力，又如此优美。她从容地闪避开一些草堆畜尸等漂浮物。按我的理解，这些漂浮物会轻易地将人撞昏。仅仅两三分钟，她已被激流冲得下移了几十米远。我赶紧顺堤往下跑着，一边又紧盯着她，以求和她保持视线上的平衡。跑着跑着，刚被突然冲昏的头稍微清醒了些。不知是隔着远了，还是她的游速明显减缓，梅红仿佛只是逐流往下、很难前行。一阵强烈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我朝堤上的人群大叫，刚在前头看见有解放军的冲锋艇，快去喊他们啊。慌乱中仿佛有人答应了。

突然间梅红的游速又猛地加快了，手臂扬得更高。莫非刚才是在顺流小歇、积蓄气力？眼见着她接近那根大圆木了。有几分钟，她的手臂离圆木只有一臂之遥了，却仿佛始终绝望地隔着那一臂之遥。随行的几个瘫子村男子似乎比梅红更吃力地划动着。在她没牢牢抱住那根木头之前，我的心一直悬卡在喉咙上。我恨不得眼里能暴射出奇针异线，把她与大圆木之间迅疾缝合起来。她又缩回了手臂，顺水与圆木一道下移，又在小歇？仅仅是几秒钟的间隙，堤上所有的人都仿佛看到她猛地又发力了！她的双臂像刀子一般果断地斩起，半截身子几乎是跃出了水面地扑向那根圆木！堤上的人禁不住地齐声呐喊起来：快！快！快呀！身后的瘫子村男子被她激活了，也纵身出水，扑向大圆木。梅红是否受到了这激昂之声的鼓舞？大家的呐喊声中，她的手啪的一下搭到了大圆木上。堤上的喊声骤地停了下来。她显然已气力耗尽，

一搭上大圆木，她就紧紧地趴在上面。很快，歇在不远处的救灾用冲锋艇也赶到了。冲锋艇风驰电掣地逼近了梅红一行。艇上的人伸出长竿要抻梅红，显然是被梅红拒绝了。冲锋艇只好硬顶着大圆木，缓缓地向堤边移动。当她上岸，我一把搂住她时，我只感到她浑身疲软得像一摊宁静的淤泥。她回到了岸上的古老人间、翠柳如烟的平庸岁月。

在省城她藏在林荫深处的家中，梅红盯着我的眼。她的整个脸庞显出一种神秘莫测的光泽。她说，上岸的那一刹，真的耗尽了我最后一丝力气。我觉得浑身像灰烬一样扑簌簌地掉着，腰和腿，轻得像立刻要随风飘走。我知道身子里其实还紧藏着力气，如果那一刻我仍在洪水中扑腾，这力气一下子绝不会掏空。但一上岸，就垮了，一秒钟也撑不住了。那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我是一个瘫子村的女儿，我是麻三叔的女儿。别瞧这洪水是又黄又浊，可当我的眼睛埋到水底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水是黑的。

漆黑。

腔 魂 拉

后 记

我试图写作一部恢复乡村深度的小说。毫无疑问，这些年来，我们所见的乡村正在丧失它原有的深度，一种喧嚣的、“平面化的”繁荣攫取了它：虽然翻腾着鱼鳞状小青瓦的老屋子还在，堤坝和河水还在，但在我们的内心，乡村的神秘性和幽深感正在失去。鬼神已经退位；风习正在改变；建筑物正在工业化中迅速地复制着，无数的小村子将浓缩为同一个；东方式乡村特有的符号人群：走村串户的剃头匠、游医、戏班子、说书人、算命者、巫汉、媒婆、玩杂技者、磨刀人等等，已经与我们走失了。乡村追逐财富的欲望被真正地唤醒了，从社会财产的积累和改善生存处境这个角度看，这种变化是积极的，滚滚向前的，但总有一种感受让人黯然神伤。我们正在失去哺育我们数千年的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它离去的速度如此之快，我们的笔根本就追赶不上。我每次回桐城县老家的乡下，总像丢失一些东西后，才回来。农民们变成了熟谙商业之道的商贩，他们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挣钱，打破了旧的，建设了新的。是的，中国乡村丢失了它千年累积的荫凉的宿命感。乡村之变，是我们目睹的伟大事件之一，我们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层层地剥开这个事件，我们会越来越感觉到复活东方式乡村神秘性的必要。

从1989年的9月起，我每年都有约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到淮河沿岸的乡村采访。对沿淮的景物和人民，我是熟悉的，尤其是当他们不断地受到洪灾侵袭又不断地重建家园之时。在中国的河流中，淮河是在苦难中沉浸最深的一条，自1194年它被南泛的黄河夺去入海口之后，累有千万人被这条河剥夺了性命。财富千日点滴积蓄，圩堤一溃立刻

倾家荡产，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有时让我费解：沿淮的农民不仅没有逃离它，反而直至今日，淮河流域仍是中国人人口密度最高的流域。一年年共灾共处的经历养成了人民的两面性：一方面有安天乐命的顺遂，一方面有与天相搏的豪气。按我的理解，这是淮河乡村文化的真正核心。小说中的瘫子村人，只是靠着本能在为维护乡村的传统进行最后一搏。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你很难理解这最后一搏，觉得它毫无意义，但它恰恰是根植于一颗东方式内心深处的重重一搏。

我一直认为，保留一种文化遗存最好的载体就是两样，一是建筑，二是戏曲，所以在小说中，瘫子村人以命相护的梅氏祠堂和三代艺人血脉相传的土戏“拉魂腔”，一直维系着故事的情节。在淮河一带游历的多数时间，我花费大量精力收集寿县、凤阳、阜南、霍邱等地的建筑史料和地方史志，对梅祠的描述远比沿淮真实的同类建筑繁复得多，我融进了我家乡桐城一带、甚至是更遥远的徽州古建构的内容。拉魂腔戏的本名为泗州戏，应是淮河下游至洪泽湖沿岸的乡间主调子，戏词多粗俚，对它的“长腔”和唱词的描写，融合了桐城、安庆一带黄梅和古京腔的味道。小时候，我的母亲手上拿着锅碗瓢盆时，嘴里都哼着《小辞店》、《秦香莲》等黄梅调，哼着哼着，有时就满脸泪水。这种景象对我影响至深，现在我终于知道，戏曲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既定结局，是农民用来医治自我弱势的一剂良药。听戏，在农民天性好热闹的表相之下，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理需求。我还会用别的笔墨来解开农民爱听戏这个结。眼下，古建构与古戏词一样，正在消失，我所能做的，是记录一点，

剥开一点，再靠记忆复活一点。

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朋友的帮助。灵璧县、寿县的几个不愿其名字被纪录的农民朋友，给我讲了许多乡间逸事、风习和老戏词，在书中我记述或虚构了大量的风习，他们还用陈年自酿的米酒款待过我，让我写作此书的勇气不致中断，在此向他们道声谢了。也向与我一样对淮河怀有深情的摄影师孟宪玉先生道声谢了，他为本书提供了出色的图片。

2004年11月

于合肥市琥珀陈先发山庄寓所

这是一部波谲云诡的村庄变迁史。

小说以位于淮河“洪水走廊”上的瘫子村为背景，展示了淮河流域丰富幽深的乡村文化。作者把村庄的搬迁与民间戏曲拉魂腔的复兴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三代拉魂腔艺人爱恨纠缠的人生历程。村庄搬迁与否，守旧还是前进，这是瘫子村世代难解的心结，是生存的头号疑难。最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达至白热化，酿成一场人为的火灾，一个诗意的村庄消失了，古老的文化及其守护人也随水而逝。

全书以诗化的语言重现了淮河流域的风貌、习俗和民性，塑造了一批血性贵张的淮河人形象，写出了中国乡村的灵魂。

ISBN 7-5360-4608-1



责任编辑：钟洁玲 何满意

技术编辑：赵 琪

平面设计：苏家杰

9 787536 046085 > 定 价：22.00 元